

內容提要

《傷寒瘟疫條辨》係清·楊璣撰。楊氏對傷寒與溫病進行了深入研究之後，「集羣言之粹，擇千失之得」，又結合自家臨證經驗，著成是書。書成之後，曾廣為流傳，對當時治療瘟疫病頗有影響。

全書共分六卷。卷一為總論，共二十一條。卷二、卷三為辨證，共七十一條，對傷寒、瘟疫所見諸證均有辨析。卷四、卷五為醫方辨，選載正方一百八十一首，附方三十四首。其中絕大多數為前人成方，唯治溫十五方出於自裁。卷六為本草辨。對治療傷寒、瘟疫病有關的一百九十種藥物的性味、歸經、功效、主治等，均做了歸納與闡述。

本書以論述傷寒與溫病之病因、病機、辨證及處方用藥的辨析為主要内容。特別是對瘟疫病的論述，較前人有所發展，是一本實用價值較高的臨牀著作。

出版者的話

01/3517

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爲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過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以應急需。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要求，今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做到有計劃、有系統地陸續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

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力求保持原書原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新考證；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然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内容是極其廣博的，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由於歷史條件所限，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或迷信色彩，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内容等，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正確對待，認真研究，從中吸取精華，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

點校說明

《傷寒瘟疫條辨》為清代楊璠所撰。楊璠，字玉衡，別號栗山，夏邑（今河南省夏邑縣）人，後移居安徽亳縣。生於清康熙四十四年（公元一七〇五年），卒年不詳。初治舉子業未第，改習醫術，深痛世人「於病寒病溫兩者之辨不明，故處方多誤，以至殺人」。因對傷寒及溫病進行了深入研究，「集羣言之粹，擇千失之得」，結合個人體會及臨證經驗，著成《傷寒瘟疫條辨》。書成後曾廣為流傳，如孫公得此書後曾「懸帖通衢」，患時疫者，按法治之，獲愈者甚衆，對當時治療疫病頗有影響，為溫熱病學中較有價值的著作之一。

全書共六卷。卷一係總論諸項，共二十一條；卷二、卷三為辨證，共七十一條，對傷寒瘟疫所見諸證均有辨析；卷四、卷五為醫方辨，計選正方一百八十一首，附方三十四首，其中絕大多數為前人成方，唯治溫十五方出於自裁；卷六為本草辨，對治療傷寒瘟疫有關的、百九十種藥物的性味歸經、功效主治等加以歸納闡述。

全書以論述傷寒與溫病之病因、病機、辨證及處方用藥的辨析為中心內容，尤其足對瘟疫病的論述較前人有所發展，對後世影響較大。其對傷寒之論述主宗仲景

《傷寒論》，而溫病諸法則對劉河間、王安道、吳又可等人有所師承。楊氏指出，溫病之所由來，是因「雜氣由口鼻入三焦，怫郁內熾」。這不僅源於《溫疫論》，而且也受到《傷寒讀論》「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及《傷寒論·辨脈法》「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之說的啟發演繹而成。在治療方面，他指出：「若用辛溫解表，是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裏熱，裏熱除而表證自解。」在處方用藥方面，他化裁創制了治溫十五方，即所謂「輕者清之；神解散、清化湯、芳香飲、大小清涼散、大小復蘇飲、增損三黃石膏湯八方。重則瀉之；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主之。而升降散其總方也。」楊氏着重提出升降清濁之說，取蠶蠶、蟬蛻以升陽中之清陽，薑黃、大黃以降陰中之濁陰，有宣透風熱，清熱解毒之功，取名升降，亦有雙解之義，所訂諸方皆本於此，對治療溫病有較高的實用價值。但書中部分內容與《傷寒辨證》雷同，故有人認為係楊氏抄錄於陳堯道者。

本次點校以清·乾隆五十年乙巳（公元一七八五年）刊本為底本。以清·光緒四年戊寅（公元一八七八年）書業德刊本（簡稱德本），清·光緒十五年己丑（公

元一八八九年）掃葉山房刊本（簡稱掃本）為主校本。以清·光緒十九年癸巳（公元一八九三年）江右醉芸軒本（簡稱醉芸軒本）；清·同治二年癸亥（公元一八六三年）重鐫，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元一八九六年）重校，湘潭醫藥局翻印本（簡稱湘本）；民國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上海江東書局石印本（簡稱江本）等為參校本。

整理方法主要進行校勘、訓詁和標點。校勘主要進行對校、他校，並參以本校和理校。訓詁只對難字、僻字及費解或具有歧義、僻義之名詞術語進行注音或訓詁。現對有關問題作如下說明：

底本有序跋九篇，其他刊本續有增加。此次整理只保留底本序文和跋，其他刊本之序跋，因意義不大均未選入。全書有跋三篇，有列卷首者，有載卷末者，為保持原書面貌，此次整理跋文位置仍依其舊，不作變動。

底本有總目，又有分卷目錄，這次整理只保留總目錄，刪去分卷目錄；總目闕漏者據分卷目錄補齊；總目與正文標題不一者，則從正文標題改正。原分卷目錄卷六載「本草類辨」之文，移至卷六正文之前；凡卷首正文前缺「傷寒瘟疫條辨」卷×」者均予以補入。

凡底本與校本有互異之處，均逐一進行校勘。若顯係底本錯訛、脫漏、衍文、倒文者，即據校本增刪改正，並出校說明。不易論定是非者，則保留異文以備參閱，或加傾向性意見。

書中引用其他醫籍之文較多，凡引文雖與原書有出入，但意義不悖謬者，則仍依其舊，不予校勘。凡屬縮引、義引及節引，不失原義者，亦不出校。若與原義不符，如屬著作原誤，原文不改，出校指正，如屬傳刻致誤者，改後出校說明。凡引文出處有誤，須作說明者，如卷二「鬱冒」引《此事難知》曰：「傷寒心下不痛……導赤瀉心各半湯」，語出《傷寒瑣言·傷寒傳足不傳手經辨》，即出注說明。凡引他人之語，出處或誤，亦不出校，如卷六時珍曰：「天道貴嗇」一語，實為李氏引用老子的話。又如卷一稱「自制雙解散、三黃石膏湯」等，並非楊氏之方，涼膈散亦非河間方等。

底本部分書頁殘缺或字跡模糊不清者，據他本補入。暫無法核準補入者，用虛闕號「□」或「◻」。如卷五之五十三頁，卷六之一百二十四頁缺眉批，不出校記。底本原有之眉批、夾注、旁批等，一律保留。旁批作夾注處理，加注說明，以示與原夾注區別。

卷一、卷二、卷三文後等處，均有畏齋先生評論，因與正文易于區分，皆不出注。

凡底本中之通假字，有的予以保留，加注說明。較冷僻者，如「頂」作「鼎」，「痞」作「否」，予以逕改。凡古體字、異體字無歧義者，逕改為通行字。不常用者，出校說明。避諱字，則根據不同情況，或保留（如元參），或描正（如玄），或回改（如元精），回改者出校說明。凡屬明顯誤字，如「灸」誤作「炙」，「已」誤作「己」或「巳」者，予以逕改。

所引經文，凡屬作者自有見解而改動者，如卷一「長沙傷寒脈義」之「浮」改「濡」，「弦」改「滑」，則仍依其舊，只把原本字加（），以示區分。

凡需訓詁之詞、字多次重出者，於每卷首見時加注，當卷不再重注，另卷重出者再注。

由於我們的水平所限，錯誤在所難免，希同道予以指正。

點校者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自黃帝氏作，而生民之命，遂懸於醫人之手，其或專心致志，鈎深探微，如古所稱扁鵲之徒，可以使病者立愈，危者立安，豈不快然無憾。乃世之為醫者，吾懼焉，朝學看書，暮即自誇其能，其於藥性猶未深辨，脈理猶未深悉，虛實寒熱補洩，因應之宜，猶未深解，剽竊膚末，持其一偏之見物焉而不化，卒使疾輕增重，疾重趨危，可悲也夫！余以辛丑秋，筮仕^{〔一〕}江左，適大都係公亦官茲上，因得與之交。

其為人也，濟人之急，扶人之難，好善樂義，光明磊落，有古君子風。甲辰夏，其第三子適^{〔二〕}溫疫，醫者凡數十輩，竟無能名其為何疾者，最後得栗山楊先生《寒溫條辨》編，始知其誤，而病已不可為矣。嗣後公家復有患是疾者，公乃取是編而詳味之，因遵其方以治家之人，無不應手而愈。維時金陵染是疾者甚衆，公惻然憫之曰，是不可以獨愈吾家人。於是懸帖通衢，使病者咸來取藥。公於公退之餘，親問其證，按證而予之劑，雖費不吝，雖勞不辭，不取貲，不受謝，踵接於門，歡聲載路，金陵內外凡賴公而活者，殆未易更僕數^{〔三〕}焉。吾嘗謂人心之善，可以挽天時之瘴氣而使之平，然不得是編則此疾無由治，或得是編而不廣施而博濟之，則窮獨

注^{〔一〕}筮^{〔二〕}仕^{〔三〕}初謂將仕而占其吉凶也。《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於晉。」後遂以人官為筮仕。

〔一〕適^{〔二〕}《說文》：「遇也。」

〔三〕更僕數 喻事物繁多，數不勝數。《禮記·儒行》：「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禮記集

說》：「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更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

而罹此疾者終無由治。若公之仁心為質，盡捐其歲俸，以拯人於危殆之際，恩施而不自有，真可謂近世所罕觀者。迺公之心猶歉然也，公之言曰，吾一子亡，而千百人之命以全，吾何憾焉！所可惜者，書無刊本，而人苦於謄寫之難，不可以行遠，遂發願創刻是書，捐貲而付梓人。於是書之傳益廣，其活人也益多，而公之德亦益以無窮矣。嗚呼！醫豈可輕言哉？苟非體天地好生之心，數十年沉潛於茲，鮮有臻其奧者，如編中所論傷寒溫病之殊，與其治法之必不可混，皆鑿鑿不易，發前人所未發。人命至重也，一藥之投，失之毫釐，繆以千里，呼吸之間，生死遂判，片時偶誤，雖悔何追。世之人得是編而遵之，又取而融會貫通之，以無負我係公之意，則咸登壽域可也。為醫者其慎寶之哉。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桂月平陰朱續孜敬跋

注：「觀（*gōu*）鈎」《說文》：「遇見也。」

大都靜川孫公，官於江南，與余為同寮。其人敦以和，直以爽，慷慨好施與，余與之交七載，意氣懃懃懇懇，久而彌摯，蓋誠篤君子也。甲辰夏，余自淮至白下，公之第二子適以是日殤，相對垂泣，究不辨致殞之為何疾也。余時奉檄^{〔一〕}赴崑邑，匆匆別去，今年春旋返金陵，復與公追話曩昔^{〔二〕}，公始而愀然，繼乃慨然曰，吾今始知亡兒致殞之由，乃以溫證作寒證，向未有深於此者，為之條分縷辨也。因盛稱栗山楊先生《寒溫條辨》一書，為發千古未發之秘，且縷述以方藥治疾奇效狀，並出手錄一編授余曰：「因兒亡而得是書，因是書而吾家之患疾者咸獲無恙，因一家之獲效而得以推及路人。噫！使是書傳，兒雖亡無憾矣！今將鉞以傳世，乞子一言序之。余不知醫者也，即公亦素非以醫自見者也。茲之捐廉俸，選梓人，汲汲若不可一日緩者，夫固有所信之也。嗚呼！公之書，楊氏之書也。楊氏不暇以其書治人，而公治之，楊氏不暇以其書傳人，而公傳之。則凡因是書而得免疫癘夭札^{〔三〕}之虞者，楊氏濟世之心，亦公濟世之心也。世之讀是書者，一如公之信楊氏，濟人寧有量耶。」

注：〔一〕奉檄（*cheng*）謂受召書也。奉，《說文》：「承也。」檄，徵召之文書也。《漢書·中屠嘉傳》：「為檄召通。」

〔二〕曩（*na*）昔，猶昔日也。

〔三〕夭札，謂短命死亡。《左傳·昭公四年》：「癘疾不降，民不夭札。」杜預注：「短折為夭，大死為札。」

至其分晰寒溫，如快刀破竹，永斷葛藤，如明鏡取形，不隱毫髮。即余不知醫者，讀之豁然有以自明，況深探之「」微者乎！願與天下之人共寶之。

乾隆乙巳夏五山陰無恙邵驥拜手跋

注「」之 掃葉山房本（以下簡稱掃本）、書業德本（以下簡稱德本）作「人」。湘潭易俗河五穀殿本（以下簡稱湘本）作「其」。

傷寒瘟疫條辨 跋

傷寒瘟疫條辨序

寶田堂醫書成已數年矣，今予奉命兩河學使，栗山先生來請序於予，自顧譾陋，愧未能也，憶范文正嘗曰，不得為良相，願為良醫，其意與先生有默契焉。予為竊取言之，粵稽盛世，擇揆^{〔一〕}定輔，變理^{〔二〕}陰陽，保合太和^{〔四〕}，推吾老老幼幼之恩勳，猷爛如史冊朗然，唯醫亦然。大醫託於儒，自西漢始窮研經術，深知性天必因五運歲時，以別六淫雜氣，合外內辨虛實，培元氣於未衰，起沉疴於將斃。如《傷寒論》創於張仲景，當時兆民賴以生全，萬世長存可也。惜經兵燹^{〔五〕}散亡，溫病失傳，下逮劉氏《直格》，王氏《溯洄》，其方始差強人意，奈自王叔和妄纂序例，絞亂經文，以冬寒藏變春溫，殊覺悖謬，又插入異氣四變，更屬荒唐，乃一人倡之，

注〔一〕譾（zhǎ） 剪 猶淺也。《史記·李斯傳》：「能薄而材譾。」

〔二〕揆 猶掌管、管理。《左傳·文公十八年》：「以揆百事。」後稱宰相的職位為揆。

〔三〕登（yē） 謝 猶和調也。《書經·周官》：「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四〕保合太和 謂保持四時之氣皆極調諧，不越自然規律。《周易·乾第二》：「保合太和，乃利貞。」

〔五〕燹（xiǎn） 燬 《說文》：「火也。」

百人和之，先傳後經註為箴銘^一，久假而不歸，幸而喻氏非之，以為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非口過也。可見溫病自晉已失所宗，而世人自晉已有被其冤者，何況今日哉。先生初豈業醫耶，天性純一，學有淵源，幼讀宋儒名臣言行錄，便立志以韓魏司馬自期待。其生平所為光明正大，如日中天而不可掩^二，所以弱冠^三入庠來，國士之聲稱，雍正戊申冬，學政山東于公廣，科補縣學弟子生員，批其卷云：「三試經義論策，沉潛理窟如話家

常，有闡幽教，有裨治道，有切於民生，日用粹然，儒者之言，此國士之風也，他日必非常人。」卒之鄉闈^四十困，

信窮通於天命，此其涵養，氣識為何如者，每曰雕蟲小技，帖括^五浮名，唯醫一道，庶獲實用，於是熟復《靈》、《素》，更詳熱論，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遺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著為《寒溫條辨》。蓋絲分縷析，係出王、劉，而探本窮源，祖述經論。^{仲景《傷寒論》亦曰經。}其曰：「傷寒外感常氣，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內

傷雜氣，由血分發出氣分。」又曰：「傷寒但有表證，勿論久暫即當發汗；溫病雖有表

注：《經》猶言規諫警戒。《文心雕龍·銘箴》：「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曰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勸過，故文資

通切，銘兼褒貶，故體貴弘潤。」

一 瑜（二）掩 覆也。《禮記·聘義》：「瑕不揜瑜，瑜不揜瑕。」

二 弱冠 人生二十也。《禮記·曲禮》：「二十曰弱冠。」

三 鄉闈（二）（偉） 鄉試試院。鄉，《清史稿·選舉志》：「試諸生於直省曰鄉試。」

四 帖括 科舉應試的文章。明清八股文亦稱帖括。

證，實無表邪，斷無正發汗之理。又曰：傷寒風寒在表，下不嫌遲；溫病熱鬱在裏，下不嫌早。由斯以談，各有病原，各有脈證，各有治法，各有方論，見真守定，全活甚衆，真良醫良相之有同功，而壽世壽國之無二轍矣。予振鐸而警世曰：最哉！後學聽之，壽國者主持國事，留心民瘼^{〔一〕}，奠金甌^{〔二〕}以鞏固，奉玉燭以長調，相之任也。壽世者，春臺^{〔三〕}育物，池水生塵，民無天札之年，國多台耆^{〔四〕}之老，醫之責也。得志澤加於民，不則以仁術濟於世，仰答聖天子子惠元元^{〔五〕}，日昃不遑之至意，詎^{〔六〕}不盛哉。則夫觀此醫書，其爲郅隆^{〔七〕}之世之一助也，又何疑焉。先生姓楊氏名璿，字玉衡，栗山其號也。上溯其父^{〔八〕}諱泌，文學。祖諱廷陳。曾^{〔九〕}諱楫，文學。高諱清，文學。太高諱思謙，文學。至始祖^{〔一〇〕}諱仲友，原籍亳州，明永樂初年遷夏，讀書力田，廣業四百頃遂家焉。十三世文庠奕

注〔一〕瘼（mò）莫。《說文》：「病也。」

〔二〕金甌猶言以金所作之甌也。後喻疆土完固。《梁書·侯景傳》：「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

〔三〕春臺登眺遊玩之勝處。又喻盛世。《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四〕台耆（gōu qí）苟，猶言長壽也。《毛詩·大雅·行葦》：「黃耆台背，以引以翼。」鄭玄箋：「台之言鮒也，大老則背有鮒文。」耆，《說文》：「耆，老人面凍黎若垢。」

〔五〕元元庶民。《戰國策·秦策》：「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

〔六〕詎（nǐ）《說文》：「詎，猶豈也。」

〔七〕郅隆（zhì lóng）至隆昌盛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文王改制，爰周郅隆。」

葉二相繼，詩禮名族，忠孝傳家，世居中州之夏邑。康熙丙戌相行年七十，諸凡小心畏天，樂善慎行其身，可為能終矣。

賜進士及第禮部右侍郎辛卯會試總裁甲午河南學政武進年家眷弟莊存與拜叙於大梁學署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孟春之初

注(一)奕葉 《增韻》：「累世也。」

吾聞人之為學也，專則精。有執一業以成名於天下者，何獨不然，如醫尤不可易為也。雖古之人亦有兼精者，扁鵲之過邯鄲也，為帶下醫，其在周也，為耳目痺醫；人咸陽為小兒醫。然今之非鵲而欲為鵲者，何多也，此必無一事之能精已。中州楊栗山先生在场屋，有聲，而卒艱於一第，於是棄舉子業，專治岐黃之術，以世人於病寒病溫兩者之辨不明，故處方多誤，以至於殺人，而反諉於病之不可療也，先生有深痛焉，不惟救耳目所接之人，而且欲救天下之人，此《寒溫條辨》之書之所為作也。靜川孫公得其書於令嗣樓川明府，如其言以治衙內之人無不效者，更廣其術以施之部內，亦十不失一焉，於是為梓其書，以播之海內。栗山仁人也，靜川亦仁人也，其生死肉骨之功偉矣哉！昔齊臣病已愈，而諸大夫猶有所方者，或以為疑。晏子曰：「人有同是病者，則必求方於已愈者，又何疑焉。今人之求靜川者必多矣，為其已行之而效也。吾友江寧戴朝咸之祖磨郊先生，亦著有《廣瘟疫論》，與此書剖析，亦極相似，皆良書也，皆當家置一編已。」

賜進士及第誥授朝議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杭東里人盧文弨序

注：「場屋，科舉時代考試士子之處也。《宋史·陳彭年傳》：「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场屋間頗有雋名。」

技術之妙，乃進乎道。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厥後為史者，類取神奇詭秘之說，以附於正史。予頗疑其非經，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一〕。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為之，下逮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技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為經綸參贊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中州楊玉衡先生以經世之才，旁治軒岐之術，殆所謂技也，而進乎道者，所著《寒溫條辨》一書，破叔和之窠臼，追仲景之精微。余於先生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扁鵲倉公傳例。而獨聞吾友靜川孫君，言甲辰夏秋間，孫君署中頗感溫疫，賴先生此書全活甚衆。今將捐俸開雕，以廣其傳。噫！先生此書，救世寶書也。而孫君汲汲流布之意，能推其救一家之人者以救世人，是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夫。

錢塘袁枚序

注〔一〕傳〔一〕*shàn* 夠）與穀同。《集韻》：「穀，或作儔。」穀，《爾雅·釋詁》：「善也。」

余宦游江左，於寅友得靜川孫公，其人方正而質直，輕貨財，尚意氣，憫危拯急，有豪俠風，因與訂交者五年於茲矣。比者余以讀禮〔一〕故，蹇寓白門，夏秋間，藉藉〔二〕傳聞，一則曰，孫公之治瘟疫也，奇而效。再則曰，孫公之施醫藥也，公以溥〔三〕。且有喟然歎者曰，孫公之門戶雜還〔四〕如市，其廉俸且無幾，行將不堪為。

繼仁道之難，如是夫！余竊心焉訝之，以為向者固未稔〔五〕孫公之精於岐黃也，其神應立效，果何道而致此。冬月初，孫公偶過訪，款洽間詢其故。孫公瞿然曰：此楊太翁栗山先生《寒溫條辨》之力也，我何有哉。乃述其得是書之由，與驗是書之效，將欲付之梓人，以公諸天下，因出是書而囑為敘。余非諳於醫者，然反覆觀玩，見其於寒溫二字分條析理，截偽歸真，如山東父老說農桑事，事事言言皆着實。輒不禁心摹手追，欲嘗一試，而況專業家，宜何如信好也哉。余因想孫公年甫踰強仕〔六〕，子七人，成文章者已三人，閱其文，相其貌，皆卓然偉器，他日固未可量。孫公好

注〔一〕讀禮 居喪在家。《禮記·曲禮下》：「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二〕藉藉（jī jí） 古語。雜亂衆多貌。《漢書·司馬相如傳上》：「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填坑滿谷。」

〔三〕溥（pǔ） 通普。《詩經·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四〕雜還（zá xuān） 衆多雜亂貌。《文選·曹植賦》：「衆霧雜還。」

〔五〕稔（rěn） 猶熟悉也。《柳先生集·箕子碑》：「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

〔六〕強仕 舊稱四十歲為強仕之年。《禮記·曲禮上》：「四十曰強而仕。」

行其德，理固如斯乎。至於《寒溫條辨》作者之卓識苦心，折衷前人，嘉惠後學，則他敍備及之，不復贅而言也。

時

乾隆四十九年歲在甲辰仲冬月長至二日晉陽武先振拜譔

自序

漢長沙太守張仲景《傷寒論》為醫家鼻祖，其論治傷寒曰，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至於治溫病則曰，可刺五十九穴，可知溫病傷寒劃然兩途矣。況世之凶惡人病，死生人在反掌間者，盡屬溫病，而發於冬月之正傷寒百不一二。仲景著書，獨詳於彼而略於此，何與？蓋自西漢至晉，中歷兩朝，數經兵燹，人物幾空，相傳《卒病論》六卷，不可復覩矣。《傷寒論》十卷，溫病副之，想已遺亡過半。王叔和搜羅遺稿，編為序例，或得之傳寫，或得之口授，或得之斷簡殘編，使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流播人間，傳之奕禩不為無功。惜其雜以己意，以溫病為伏寒暴寒，妄立四變攙入《傷寒論》中，以致無人不以溫病為傷寒，無人不以傷寒方治溫病，混淆不清，貽害無窮，將經論亦不足傳信於世，此其罪有不容逭也。自晉以來，千有餘年，以傷寒名家發明其論者，不可以數紀。其尤者，如龐安常、許叔微、韓祗和、王海藏、趙嗣真、張璧、王實、吳綬、汪機，與林氏校正、成氏詮注、

朱氏《活人書》、陶氏《六書》、《景岳全書》、王氏《準繩》，其於冬月正傷寒，各能援古準今，自成一家，無可擬議。道及溫病，無一人不崇信叔和，先傳後經，一字不能辨別，附會支離，相沿到今，故《尚論篇》曰：有晉以後之談溫病者，皆偽學也。惟劉河間《直格》、王安道《溯洄》，以溫病與傷寒為時不一，溫清不同治方，差強人意。然於溫病所以然之故，卒未能闡發到底，使人見真守定，暨於臨證，終屬愴愴，何以拯危殆而濟安全。一日讀《溫疫論》，至傷寒得天地之常氣，溫病得天地之雜氣，而心目為之一開。又讀《續論》，至傷寒自氣分而傳人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不禁撫卷流連，豁然大悟。因繹經論平脈篇^(一)，有曰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又曰清邪中上曰潔，濁邪中下曰渾。清邪、濁邪便是雜氣，中上、中下便是血分。熱淫於內，故經用刺穴之法，斷非傷寒常氣，外感氣分所有事，乃論雜氣伏鬱血分，為溫病所從出之源，變證之總。所為赤文綠字^(二)，開天闢地之寶符，豈叔和序例之造言，與百家剿說雷同之所可比哉。嗚呼！千古疑案，兩言決

注：「愴愴」(tang huang 倘恍)猶不清也。《楚辭·遠遊》：「視倏忽而見兮，聽愴恍而無聞。」

〔一〕平脈篇 此下引文，出《傷寒論·辨脈法》。非「平脈篇」。

〔二〕赤文綠字 猶古傳說中之「河圖」。《宋書·符瑞志》：「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

矣。於是集羣言之粹，擇千失之得，零星採輯，參以管見，著《寒溫條辨》九十二則，務辨出溫病與傷寒另為一門，其根源、脈證、治法、方論，燦然昌明於世，不復攙入《傷寒論》中，以誤後學，是則余之志也。知我罪我，何暇計乎。編次已定，撮其大要，弁於簡端，夫猶祖述仲景傷寒溫覆，溫病刺穴之本意云爾。

時

乾隆四十九年

歲次甲辰正月既望栗山老人楊璿書於溧水縣署之槐陰軒時年七十有九

刻傷寒瘟疫條辨序

智薄宦〔一〕金陵五年矣，今年夏，第三兒忽感溫病，延醫治之，百方不效，半月而殞。既悼兒命之不永，而益傷治溫病之舊無善方也。蓋自張仲景《傷寒論》冠絕古今，然未嘗言治溫病，非不言也，其書經兵火之餘，散佚過半，厥後劉氏《直格》、王氏《溯洄》，雖亦辨傷寒溫病之不同，然未能直抉其所以異之故，是以後之醫者，仍以治傷寒之方治溫病，而愈治愈危矣。自亡兒逝後，合署染此病者幾至十人，驚弓之後，益惶迫不知所從，適明府楊公，自溧水來，出其尊甫栗山先生所著《寒溫條辨》，見示其言傷寒溫病之別也，曰傷寒得天地之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雜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又曰傷寒治法急以發表為第一義，溫病治法急以逐穢為第一義。又曰傷寒不見裏證，一發汗而外邪即解，溫病雖有表證，一發汗而內邪愈熾。其言明白洞悉，如易牙之辨淄澠〔二〕，如離朱〔三〕之分

注〔一〕薄宦 謂官職卑微也。《南史·陶潛傳》：「潛弱年薄宦，不繫去就之迹。」

〔二〕易牙之辨淄澠 言易牙善於辨味。《列子·說符》：「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

〔三〕離朱 人名，古之明目者。

五色，如冰炭之不同氣，南北轅之不相及也，而要歸仍本於仲景傷寒用溫覆消散，溫病用刺穴瀉熱之兩言，蓋直以其一心之精微，與古人相揖讓於千載之上，每向無字句處千搜萬索，鉤其元微而顯出之。嗚呼至矣！智反覆細讀，曠若發矇，急以其方治家人之病，無不應手而愈。嗚呼！使智早見此書，兒之亡或猶可追^(一)，然因此書以救吾家之多人，則凡病此而獲免者，皆先生之賜也，先生之德其可忘耶？又據其方合藥，施諸外人，凡以溫病來告者，予之藥無不霍然起目，踵門求藥者至數十百人，因念先生是書，曠代寶書也。智於先生之德，無以為報，爰捐貲付鏤木之工，以廣其傳，俾後之治溫病者，悉據是書以治之，活人之數當過於公矣，則先生之德，豈不更大也耶。金陵醫士周杓元，頃見是書，即先錄副本以去，見今治溫病，赫然有^(二)，使見此書者，皆如周君之信而是式也，民生其有賴也夫。

乾隆五十年十一月朔日北平孫宏智叙

注^(一)：追（huàn 換）《爾雅·釋言》：「逃也。」

注^(二)：役（yì 效）通效。《禮記·禮運》：「是故大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孔穎達疏：「役，效也。」

目錄

傷寒瘟疫條辨卷一	一
治病須知大運辨	一
脈義辨	三
脈義辨引	三
長沙傷寒脈義	四
《內經》脈義	六
陶氏傷寒三診脈義	七
溫病與傷寒不同診脈義	八
傷寒脈證辨	一〇
溫病脈證辨	一二
溫病與傷寒根源辨	一五
溫病與傷寒治法辨	一九

行邪伏邪辨·····	一一
證候辨·····	二三
寒熱為治病大綱領辨·····	二五
發表為第一關節辨·····	二八
溫病非時行之氣辨·····	三一
溫病是雜氣非六氣辨·····	三四
雜氣所傷不同辨·····	三六
雜氣有盛衰辨·····	三八
溫病瘟疫之訛辨·····	三九
四損不可正治辨·····	四一
六經證治辨·····	四三
壞病辨·····	四六
兩感辨·····	四七
傷寒合病併病辨·····	四九
溫病大頭六證辨·····	五二

傷寒瘟疫條辨卷二.....五四

陽證.....五四

陰證.....五五

陽證似陰.....五六

陰證似陽.....五七

陽毒陰毒.....六〇

表證.....六二

表裏兼證.....六三

裏證.....六三

面黃 身黃.....六四

目暗不明 目赤 目黃 目瞑 目直視 目反折.....六五

舌白胎 黃胎 黑胎.....六六

舌白砂苔 舌紫赤色.....六七

舌芒刺.....六七

舌裂.....六七

舌短 舌捲 舌硬·····六八

唇燥裂 唇焦色 口臭 鼻孔如烟煤·····六八

口燥咽乾 氣噴如火 揚手擲足 小便極臭 小便赤黑 小便涓滴作痛·····六八

潮熱·····六八

善太息·····六八

心下滿 心下痛心下滿痛 心下高起如塊 腹脹滿痛 腹痛按之愈痛 小腹滿痛·····六九

頭脹 頭脹痛 頭汗 頭痛如破·····六九

譫語 發狂 蓄血如狂·····六九

溫疹·····六九

小便閉·····六九

大便燥結 轉屎氣極臭·····七〇

大便膠閉·····七〇

協熱下利·····七〇

熱結旁流·····七一

脈厥 體厥·····七一

下後脈反浮	七二
下後脈復沉	七二
下後脈反數	七三
下後身反熱	七三
下後反痞	七三
下後邪氣復聚	七四
急證急攻	七四
發熱	七五
惡寒	七八
惡風	七九
頭痛	八〇
身痛	八一
不眠	八二
多眠	八三
自汗	八四

盜汗……………八五

頭汗……………八五

手足心腋下汗……………八七

結胸痞氣……………八七

腹滿……………九二

小腹滿……………九三

腹痛……………九四

煩熱……………九五

潮熱……………九六

往來寒熱……………九七

譫語……………九八

鄭聲……………九九

發狂……………〇〇

發斑疹……………〇二

發黃……………〇三

蓄血……………一〇四

衄血……………一〇五

吐血……………一〇七

傷寒瘟疫條辨卷三……………一〇八

頭目眩……………一〇八

咳嗽……………一〇九

口燥咽乾……………一一〇

咽痛……………一一一

渴……………一二二

漱水不欲嚥……………一二四

嘔吐……………一二五

喘……………一二六

短氣……………一二八

呃逆……………一九

蛇厥……………二二

厥逆……………二二

大便自利……………二四

大便膿血……………二七

小便不利不通……………二九

小便自利……………三〇

小便數……………三一

心悸……………三二

瘕……………三三

肉瞤筋惕……………三三

舌捲囊縮……………三四

循衣抹床……………三五

煩躁……………三六

懊憹……………三七

佛鬱……………三八

鬱目·····	一三九
動氣·····	一四一
藏結·····	一四二
狐惑病·····	一四三
百合病·····	一四三
主客交病·····	一四四
婦女傷寒溫病·····	一四五
熱入血室·····	一四五
妊娠·····	一四七
產後·····	一四八
小兒溫病·····	一四九
復病·····	一五一
傷寒瘟疫條辨卷四·····	一五八
醫方辨·····	一五八
醫方辨引·····	一五八

麻黃附子細辛湯（一五九）升降散（一六〇）麻黃湯（一六三）桂枝湯（一六四）大青龍湯（一六五）小青龍湯（一六六）黃芩湯（一六八）白虎湯附白虎加人參湯（一六九）大承氣湯（一七〇）小承氣湯（一七〇）調胃承氣湯（一七一）大柴胡湯（一七三）柴胡龍骨牡蠣湯（一七四）增損大柴胡湯（一七四）雙解散（一七五）增損雙解散（一七五）涼膈散（一七七）加味涼膈散（一七七）三黃石膏湯（一七八）增損三黃石膏湯（一七八）理中湯附附子理中湯理中丸（一七九）四逆湯附四味回陽飲（一七九）神解散（一八一）清化湯（一八一）大清涼散（一八二）小清涼散（一八三）小柴胡湯附柴胡加芒硝湯柴胡陷胸湯柴胡枳桔湯（一八三）六二順氣湯（一八五）加味六二順氣湯（一八六）理陰煎附附子理陰煎（一八六）補陰益氣煎（一八七）大溫中飲（一八八）補中益氣湯（一八九）桃仁承氣湯（一八九）代抵當丸（一八九）茵陳蒿湯（一九一）參胡三白湯（一九二）黃連解毒湯（一九二）玉女煎（一九三）黃龍湯（一九三）大復甦飲（一九四）小復甦飲（一九四）六味地黃丸料附腎氣丸料（一九五）參胡溫膽湯（一九五）人參養榮湯（一九六）葛根湯附桂枝加葛根湯（一九六）痛瀉要方（一九七）桂枝麻黃各半湯（一九七）人參敗毒散（一九八）沖和湯（一九八）葛根加半夏湯（一九九）增損普濟消毒飲（一九九）真武湯（二〇〇）梔子豉湯附梔子生薑豉湯梔子甘草豉湯梔子厚樸湯梔子乾薑湯（二〇一）瓜蒂散（二〇一）炙甘草湯（二〇三）生脈散（二〇四）左歸丸（二〇四）右歸丸（二〇五）蜜煎導法（二〇六）參歸養榮湯（二〇六）犀角地黃湯（二〇七）通脈四逆

湯（二〇八）白頭翁湯（二〇九）桔梗杏仁煎（二〇九）腸癰秘方（二〇九）連翹金貝煎（二〇〇）
蠟礬丸（二一〇）附子湯（二一一）桂枝加附子湯（二一一）甘草附子湯（二一二）
傷寒瘟疫條辨卷五……………二二三

吳茱萸湯（二一三）小建中湯附黃耆建中湯（二一二）當歸四逆湯附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二一四）
乾薑附子湯（二一六）桂枝新加湯（二一六）黃連阿膠湯（二一七）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
蠣救逆湯附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二一七）竹葉石膏湯附人參竹葉湯（二一八）加味溫膽湯（二一八）
疏表湯（二一八）桂枝附子湯附去桂加朮湯（二一九）人參固本湯（二一九）當歸六黃湯（二二〇）
黃耆湯（二二〇）柴胡桂枝乾薑湯（二二一）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二二一）大陷胸湯附
大陷胸丸（二二三）小半夏加茯苓湯附小半夏生薑湯（二二三）小陷胸湯（二二三）枳實理中丸（二三三）
海蛤散（二三三）桔梗枳殼湯（二三四）大黃黃連瀉心湯（二三四）附子瀉心湯（二三四）半
夏瀉心湯（二三六）生薑瀉心湯（二二七）甘草瀉心湯（二二七）桂枝人參湯（二二八）旋覆
花代赭石湯（二二八）桂枝加芍藥湯附桂枝加大黃湯（二二八）黃連湯（二二九）柴胡桂枝湯（二二九）
柴胡養榮湯附柴胡清燥湯（二三〇）五福飲附七福飲（二三〇）四君子湯附香砂六君子湯（二三〇）
四物湯附八珍湯十全大補湯（二三一）二陳湯（二三一）犀角大青湯（二三一）大建中湯（二三二）
麻黃芍藥人參湯（二三二）四逆散（二三三）桂苓甘草湯（二三四）甘草桔梗湯（二三五）黃

芩加半夏生薑湯（二三五）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二三六）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二三六） 葛
 根黃連黃芩湯（二三七） 五味子湯（二三七） 蘇陳九寶湯（二三七） 十棗湯附控涎丹（二三八）
 茯苓甘草湯（二二九） 橘皮竹茹湯（二四〇） 橘皮乾薑湯（二四〇） 丁香柿蒂散（二四一） 滌
 痰湯（二四一） 理中安蛔散（二四一） 烏梅丸（二四二） 麻黃升麻湯（二四二） 赤石脂禹餘糧
 湯（二四三） 桂枝去（桂）芍加茯苓白朮湯（二四三） 玉泉散（二四四） 六一散（二四四） 桂
 枝甘草湯（二四五） 桂枝加附桂湯附陽旦陰旦湯（二四五） 甘草乾薑湯（二四六） 芍藥甘草湯附芍
 藥甘草附子湯（二四七）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二四七） 生地黄連湯（二四八） 茯苓四逆湯附六味
 回陽飲（二四九） 導赤散（二四九） 導赤瀉心各半湯（二四九） 知母麻黃湯（二四九） 黃連犀角
 湯（二五〇） 雄黃銳丸（二五〇） 百合地黄湯（二五〇） 三甲散（二五〇） 桂枝加附子紅花湯
 （二五一） 黑龍丹（二五一） 麻仁丸（二五二） 枳實梔子豉湯（二五二） 牡蠣澤瀉散（二五三） 大營
 煎（二五三） 五苓散附柴苓湯（二五四） 解毒承氣湯附陷胸散（二五五） 猪苓湯（二五六） 桂
 枝加厚樸杏仁湯（二五六） 梔子梔皮湯（二五七）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二五七） 金沸草散（二五七）
 地榆散（二五八） 桃花湯（二五八） 桂枝加桂湯（二五八）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五九） 白通加
 人尿猪膽汁湯附白通湯（二六〇） 桂枝二越婢一湯（二六〇） 八正散（二六一） 太平圓酒（二六一）
 升麻鳖甲湯（二六二） 玉樞丹（二六二） 撥正散（二六四） 半夏散及湯（二六四） 苦酒湯（二六五）

猪膚湯（二六五）當歸導滯湯（二六五）芳香飲（二六六）三和湯（二六六）滾痰丸（二六七）
文蛤散（二六七）白散（二六七）加味茵陳蒿湯（二六八）

傷寒瘟疫條辨卷六……………二七〇

本草類辨……………二七〇

補劑類……………二七二

人參（二七二）熟地黃生乾（二七四）甘草梢（二七六）黃耆（二七七）白朮（二七七）茯苓皮
神（二七八）芍藥（二七八）當歸（二七八）遠志小草（二七九）山藥（二七九）杜仲（二八〇）
牛膝（二八〇）何首烏（二八一）山茱萸（二八一）胡桃仁（二八二）女貞子（二八二）枸杞
子地骨皮（二八二）菟絲子（二八二）覆盆子（二八三）五味子（二八三）五加皮（二八四）葫
蘆巴（二八四）鎖陽（二八四）肉從蓉（二八五）骨碎補（二八五）阿膠（二八五）
龜版膠版（二八五）鹿角膠霜茸（二八六）丹砂（二八六）磁石（二八七）玉竹（二八七）

潤劑類……………二八七

天門冬（二八七）麥門冬（二八八）款冬花（二八八）紫菀（二八九）酸棗仁（二八九）柏子
仁（二九〇）大麻仁（二九〇）百合（二九〇）枳椇子（二九〇）牛乳（二九一）竹瀝（二九一）
蜂蜜蠟（二九一）

寒劑類……………二九二

元參（二九二）沙參（二九三）苦參（二九三）黃連（二九三）胡黃連（二九四）黃芩（二九四）
黃蘗（二九四）知母（二九五）梔子（二九五）連翹（二九六）青黛（二九六）白頭翁（二九六）
石蓮子（二九六）川棟子（二九七）牛蒡子（二九七）青蒿（二九七）茵陳蒿（二九七）山豆
根（二九八）防己（二九八）石膏（二九八）香薷（二九九）栝實（二九九）天花粉（二九九）馬兜鈴
木香（二九九）枇杷葉（三〇〇）金銀花（三〇〇）蒲公英（三〇〇）龍膽草（三〇〇）夏枯
草（三〇一）益母草子（三〇一）牡丹皮（三〇二）桑白皮葉枝（三〇二）代赭石（三〇三）羚羊
角（三〇三）犀角（三〇三）童便（三〇四）

熱劑類……………三〇四

附子川烏頭側子（三〇四）肉桂桂枝（三〇六）乾薑丁香（三〇六）益智子（三〇七）破故紙淫羊
藿（三〇七）石硫黃（三〇八）米酒（三〇八）

燥劑類……………三〇八

白附子（三〇八）蛇床子（三〇九）吳茱萸根枝（三〇九）肉豆蔻（三〇九）白豆蔻（三一〇）
草豆蔻（三一〇）蒼朮（三一〇）

瀉劑類……………三一〇

蓮子藕鬚葉(三二〇)芡實子(三二一)木瓜(三二一)秦皮(三二二)川續斷沙苑蒺藜(三二二)
訶子(三二二)罌粟殼(三二二)椿樗白皮(三二三)五倍子(三二三)地榆(三二三)赤石
脂(三二四)牡蠣(三二四)龍骨齒(三二四)

消劑類

三二四

縮砂仁(三二四)沉香(三二五)廣木香(三二六)枳實殼(三二六)青陳皮核葉(三二七)
厚樸(三二七)藿香葉(三二八)桔梗(三二八)檳榔大腹皮(三二八)烏藥(三二九)香附(三二九)
滑石(三二九)猪苓(三三〇)澤瀉(三三〇)木通(三三〇)車前子葦葉(三三一)燈草(三三一)
山楂(三三一)六神麴(三三一)使君子(三三二)萊菔子萊菔(三三二)白芥子(三三三)旋
覆花(三三三)前胡(三三三)半夏(三三四)川貝母(三三四)膽星南星(三三四)鬱金(三三五)
薑黃(三三五)丹參(三三五)五靈脂(三三五)延胡索(三三六)紅花子(三三六)澤蘭
葉(三三六)紫草茸(三三七)桃仁花(三三七)杏仁(三三七)茜根(三三七)雄黃(三三八)

散劑類

三三八

白殭蠶(三二八)蟬蛻(三二九)淡豆豉(三三一)石菖蒲(三三一)甘菊花(三三二)威靈
仙(三三二)鈎鈎藤(三三二)荊芥穗(三三三)薄荷辛夷花(三三三)柴胡(三三三)川
芎(三三三)天麻(三三四)秦艽(三三四)升麻(三三五)葛根(三三五)白芷(三三五)

羌活（二三六）獨活（二三六）細辛蔓荊子（二三六）防風（二三六）

汗劑類……………三三七

麻黃根（二三七）紫蘇葉子梗（二三七）蒼耳子（二三七）水萍（二三八）

下劑類……………三三八

大黃（三三八）芒硝（三三九）巴豆（三三九）甘遂（三四〇）紫大戟澤漆（三四〇）芫花（三四〇）

葶藶子（三四〇）牽牛子（三四一）

攻劑類……………三四一

穿山甲（三四一）鼈甲（三四一）乾漆（三四一）京三稜（三四二）莪朮（三四三）青礞

石（三四三）

吐劑類……………三四四

瓜蒂（三四四）白礬（三四四）牙皂刺（三四五）常山（三四五）藜蘆（三四六）人參蘆（三四六）

傷寒瘟疫條辨卷一

夏邑後學栗山楊璿玉衡撰 子鼎編次

古 宋畏齋先生郭善鄰春山 參 較

大 興 靜 川 孫 宏 智 較 梓

治病須知大運辨

訂正

天以陰陽而運六氣，須知有大運，有小運，小則逐歲而更，大則六十年而易。大小有不合，大運於陽歲位居陰，是陽中之陰，猶夏日之亥子時也；大運於陰歲位居陽，是陰中之陽，猶冬日之巳午刻也。民病之應乎運氣，在大不在小，不可拘小運，遺其本而專事其末也。譬之子平，以運爲主，流年利鈍^{〔一〕}，安能移其大局乎！病而與大小俱合無論矣。有於大運則合，歲氣相違者，自從其大而略變其間也，此常理也。有於小則合，於大相違，更有於大運歲氣俱違者，偶爾之變，亦當因其變

注〔一〕 流年利鈍 流年，星命家稱一年所行之運曰流年。利鈍，順利與蹇滯也。

而變應之。如冬溫夏涼，怪病百出，俱不可以常理論也。總以大運為主，不以歲氣紛更，強合乎證。又不設成見於中，惟證為的，與司天不合而自合，庶乎其近道矣。若概謂必先歲氣，毋伐天和，似非世則之言。嘗稽東垣李氏，一以補中為主；丹溪朱氏，一以滋陰為重；戴人張氏，一以蕩滌為先，皆能表表於世。總得挈領提綱，故合一本萬殊之妙。否則當年豈無歲氣，而必各取其一耶。再以痘疹言之，有抱要於保元，有獨取於辛溫，有得意於清瀉，是亦治痘之名手，何不見有逐年之分別耶。要知大運之使然，非三氏之偏僻也。如曰偏僻，則當年各操其一以應世，何以得各擅其勝乎。後學不明其故，各效其一而不通變；亦有畏其偏僻，而第據證按時，侈談歲氣，以示高卓，皆不知循環之大運者也。余留心此道，年近四旬，鄉闈已經七困，肇於乾隆九年甲子，猶及謝事。〔寒水大運，證多陰寒，治多溫補，縱有毒火之證，亦屬強弩之末。自茲已後，而陽火之證漸漸多矣，向溫補宜重者變而從輕，清瀉宜輕者變而從重。迨及甲戌乙亥，所宜重瀉者，雖極清極解而亦弗驗矣，勢必蕩滌而元氣之勢始殺。至甲申乙酉，蕩滌之法向施於初病者，多有首尾而難免者矣。歷年已來，居然成一定局。間有溫補者，什一千百而已，是大運轉於相火矣。凡時

注〔一〕謝事 疑為謝施之誤。謝施，《莊子·秋水》：「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疏：「謝，代也。施，用也。」

行之氣，如正傷寒與冬溫、風溫、暑溫、濕溫、秋溫、飧瀉、痰癰、燥咳、吐痢、霍亂，並男婦小兒一切諸證及痘疹，民病火病十八九，何況溫病從無陰證，得天地疵癘早療之氣，其流毒更甚於六淫，又豈寒水司大運者之所可同年語哉。自古運氣靡常，純駁無定，病故變態靡常，補瀉無定，今之非昔，可知後之非今，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易地則皆然矣，任胸臆者，斷斷不能彷彿。余於當事，時懷冰兢〔一〕，惟恐偏僻致誤，庶幾屢經屢驗，差可自信，亦有莫挽者，明知其逆不必治，不過熱腸所迫耳。

脈義辨

脈義辨引

傷寒溫病不識脈，如無目冥行，動輒顛隕。夫脈者，氣血之神也，邪正之鑑也。呼吸微茫間，死生關頭，若能驗證分明，指下了然，豈有差錯耶。傷寒脈法，與雜證自是不同，而溫病脈法，與傷寒更是大異。今將長沙《內經》脈法揭於前，繼以

注〔一〕兢（jing 競）《玉篇》：「戒慎也。」

陶氏浮中沉三診脈法，又繼以溫病與傷寒不同診脈法，誠能洞晰於此，其於治也庶幾乎。

長沙傷寒脈義

問曰：脈有陰陽何謂也？答曰：凡脈浮、大、動、滑、數，此名陽也；沉、澹、弱、弦、微，此名陰也。陰證見陽脈者生，按證之陰者，陰極也。脈之陽者，陽生也。陰證陽脈真陰證也。陽生則陰長，故曰生。如厥陰下利，手足厥逆，脈數，微熱汗出，今「一」自愈是也。若脈不數而緊，則死矣。陽證見

畏齋曰：仲景陽證見陰脈一語，不知糊塗了多少公，得此訓話發人猛醒。

陰脈者死。河間註云：脈近於絕故也。《類經》註云：證之陽者假實也，脈之陰者真虛也，陽證陰脈即陰證也。按註既曰假實，知非真陽。既曰真虛，知為真陰。此假陽證真陰脈，直是陰證似陽也，故註曰即陰證也。若火閉而伏，以致脈沉細脫，此真陽證假陰脈，乃是陽證似陰也，非陰證也。辨之不明，死生反掌。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於陽中，則灑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陽脈（浮）濡陰脈弱者，則血虛。血虛則筋急也。其脈（沉）弱者，榮氣之微也。其脈（浮）濡而汗出如流珠者，衛氣之衰也。

按陽脈浮，其脈浮之二浮字，應是一濡字，若是浮字，則與衛氣汗出如流珠之義不屬。其脈沉之沉字，應是弱字，若是沉

注「一」今原作「令」，據文義改。

字，則與血虛榮微之義不屬，悉宜改之。

寸口脈浮為在表，沉為在裏，數為在府，遲為在藏。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榮俱傷，骨節煩痛，當發其汗也。

夏月盛熱，欲着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陽微則惡寒，陰虛則發熱也。

寸口脈浮大，而醫反下之，此為大逆。浮則無血，大則為寒，寒氣相搏，則為腸鳴，醫乃不知，而反飲冷水，令汗大出，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必餒〔一〕。

按令汗大出四字，與上下文義不相連貫，當是衍文，宜刪之。

諸脈浮數，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若有痛處，飲食如常者，當發其癰。脈數不時，則生惡瘡也。

傷寒表證，欲發其汗，脈浮有力者，乃可汗之。若浮而無力，或尺脈弱濇遲細者，此真氣內虛，不可汗也，汗之則死。傷寒裏證已具而欲下之，切其脈沉有力，或沉滑有力，乃可下之。若沉細無力，或浮而虛者，此真氣內虛，不可下也，下之

注〔一〕餒（音喀）：虛弱，食不下也。

則死。仲景治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此太陽少陰之兩感也。有太陽之表熱，故用麻黃；有少陰之脈沉，故用附子、細辛，發表溫裏並行。此證治之奇，脈法之奧，故《內經》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也。

《內經》脈義

《內經》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王太僕註曰：言病熱而脈數，按之不鼓動於指下者，此陰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又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盛也。王太僕註曰：言病證似寒，按之而脈氣鼓動指下而盛者，此陽甚格陰而致之，非寒也。東垣治一傷寒，目赤面赤，煩渴引飲，脈息七八至，按之不鼓，此陰盛格陽於外，非熱也。用乾薑附子湯加人參，數服得汗而愈，亦治法之奇妙也。大抵診脈之要，全在沉脈中分虛實。如輕手按之脈來得大，重按則無者，乃無根蒂之脈，為散脈，此虛極而元氣將脫也。切不可發表攻裏，如誤治之則死，須人參大劑煎飲之。以上所言，乃脈證治例之妙，水火徵兆之微，陰陽倚伏之理，要當窮究其指（二）趣，不可輕易而切之也。

陶氏傷寒三診脈義

浮診法 以手輕按於皮膚之上，切其浮脈之來，以察表裏之虛實。尺寸俱浮者，太陽也。浮而緊者為寒在表，浮而數者為熱在表。以脈中有力為有神，可汗之；浮而緩者為風在表，可解之，不可汗；浮而無力為虛為無神，不可汗。凡尺脈浮，寸脈浮，俱有力，可汗。若尺脈遲弱者，此真氣不足，不可汗也。浮大有力為實為熱，可汗之；浮大無力，為虛為散，不可汗也。浮而長，太陽合陽明；浮而弦，太陽合少陽。凡脈浮主表，不可攻裏也。

中診法 以手不輕不重，按至肌肉之分而切之，以察陽明、少陽二經之脈也。尺寸俱長者，陽明也。浮長有力則兼太陽，表未解也，無汗者宜發汗。長而大，有力為熱，當解肌；長而數，有力為熱甚，當平熱也；長洪、長滑有力，此胃中實熱，可攻之也。尺寸俱弦者，少陽也，宜和之；浮弦有力兼太陽，表未解也，可發汗；弦洪、弦長、弦數、弦滑有力為熱甚，宜清解之；弦遲、弦小、弦微皆內虛有寒，宜溫之也。凡弦脈只可和，不可汗、下，不可利小便也。

沉診法 重手按至筋骨之分而切之，以察裏證之虛實也。尺寸俱沉細者太陰也，

俱沉者少陰也，俱沉弦者厥陰也。沉疾、沉滑、沉實為有力有神，為陽盛陰微，急宜滋陰以退陽也；沉遲、沉細、沉微為無力無神，為陰盛陽微，急宜生脈以回陽也。大抵沉診之脈，最為緊關之要，以決陰陽寒熱，用藥死生在毫髮之間。脈中有力為有神，為可治；脈中無力為無神，為難治。用藥宜守而不宜攻，宜補而不宜瀉也。

溫病與傷寒不同診脈義

諸書未載

凡溫病脈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於左手，總由怫熱鬱滯脈結於中故也。若左手脈盛，或浮而緊，自是感冒風寒之病，非溫病也。

凡溫病脈，怫熱在中，多見於肌肉之分而不甚浮，若熱鬱少陰，則脈沉伏欲絕，非陰脈也，陽邪閉脈也。

凡傷寒自外之內，從氣分入，始病發熱惡寒，一二日不作煩渴，脈多浮緊，不傳三陰，脈不見沉；溫病由內達外，從血分出，始病不惡寒而發熱，一熱即口燥咽乾而渴，脈多洪滑，甚則沉伏。此發表清裏之所以異也。

凡浮診中診，浮大有力，浮長有力，傷寒得此脈，自當發汗，此麻黃、桂枝證也。溫病始發，雖有此脈，切不可發汗，乃白虎、瀉心證也。死生關頭，全於此分。

於脈中即見
得異，此發
前人所未到
之旨也。

此段議論，
乃千古特識，
患溫者，從
此不冤矣。
俗醫何曾夢
見。

凡溫病內外有熱，其脈沉伏，不洪不數，但指下沉澀而小急，斷不可誤為虛寒。若以辛溫之藥治之，是益其熱也。所以傷寒多從脈，溫病多從證。蓋傷寒風寒外人，循經傳也；溫病拂熱內熾，溢於經也。

凡傷寒始本太陽，發熱頭痛而脈反沉者，雖曰太陽，實見少陰之脈，故用四逆湯溫之。若溫病始發，未嘗不發熱頭痛，而見脈沉澀而小急，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發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四肢不熱者，此名厥。正雜氣怫鬱，火邪閉脈而伏也，急以鹹寒大苦之味，大清大瀉之。斷不可誤為傷寒太陽始病，反見少陰脈沉，而用四逆湯溫之，溫之則壞事矣。又不可誤為傷寒陽厥，慎不可下，而用四逆散和之，則病甚矣。蓋熱鬱亢閉，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脈沉而澀，甚至六脈俱絕，此脈厥也。手足逆冷，甚至通身冰涼，此體厥也。即仲景所謂陽厥，厥淺熱亦淺，厥深熱亦深是也。下之斷不可遲，非見真守定，通權達變者，不足以語此。

凡溫病脈，中診洪長滑數者輕，重則脈沉，甚則閉絕。此辨溫病與傷寒，脈浮脈沉異治之要訣也。

凡溫病脈，洪長滑數，兼緩者易治，兼弦者難治。凡溫病脈，沉澀小急，四肢厥逆，通身如冰者危。凡溫病脈，兩手閉絕，或一手閉絕者危。凡溫病脈，

沉瀋而微，狀若屋^(一)漏者死。凡溫病脈，浮大而散，狀若釜沸者死。

按傷寒溫病，必須診脈施治。有脈與證相應者，則易於識別，若脈與證不相應，却宜審察緩急，或該從脈，或該從證，務要脈證兩得。即如表證，脈不浮者可汗而解；裏證脈不沉者，可下而解。以邪氣微，不能牽引，抑鬱正氣，故脈不應。下利脈實有病愈者，但得證減，復有實脈，乃天年脈也。又脈法之辨，以洪滑者為陽為實，以微弱者為陰為虛，不待問也。然仲景曰：若脈浮大者，氣實血虛也。《內經》曰：脈大四倍以上為關格，皆為真虛。陶氏曰：不論浮沉大小，但指下無力，重按全無，便是陰脈。此洪滑之未必盡為陽也，實也。景岳曰：其脈如有如無，附骨乃見，沉微細脫，乃陰陽潛伏閉塞之候。陶氏曰：凡內外有熱，其脈沉伏，不洪不數，指下沉瀋而小急，是為伏熱^(二)。此微弱之未必盡為陰也，虛也。夫脈原不可一途而取，須以神氣、形色、聲音、證候，彼此相參，以決死生安危，方為盡善。所以古人望聞問切四者缺一不可。

脈證兩得，
此治病之大
關鍵也，
醫者深宜留
心。

傷寒脈證辨

太陽經病，頭頂^(三)痛，腰脊強，身痛，發熱惡寒，惡風，脈浮緊，以太陽經脈

注〔一〕屋 原作「渥」，據掃本、湘本、德本及醉花軒本改。

〔二〕陶氏曰……是為伏熱 語出《傷寒辨證·診脈二》，疑非陶氏原語。

〔三〕頂 諸本同。據文義作「項」似勝。

由脊背連風府，至顛頂，故為此證。此三陽之表也。

仲景曰：大江後，身熱愈甚者，陰陽交而魂

魄離也。

陽明經病，身熱，口痛，鼻乾，不眠，脈洪而長，以陽明主肌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為此證。此三陽之裏也。正陽明府病，由表傳裏，由經入府也。邪氣

既深，故為潮熱自汗，譫語發渴，不惡寒反惡熱，揭去衣被，揚手擲足，或發斑黃狂亂，五六日不大便，脈滑而實，此實熱已傳於內，乃可下之。若脈弱無神，又當詳辨。

少陽經病，往來寒熱，胸脇滿痛，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口苦目眩耳聾，脈弦而數，以少陽經脈循脇肋絡於耳，故為此證。此三陽二陰之間也。由此漸入三陰，故為半表半裏之證。傷寒邪在三陽，但有一毫表證，總以發汗解肌為主。

太陰經病，腹滿而吐，食不下，噤乾，手足自溫，或自利腹痛不渴，脈沉而細，以太陰經脈布胃中絡於噤，故為此證。

少陰經病，欲吐不吐，脈注胸，邪上逆。心煩，絡心故煩。但欲寐，陰主靜。口燥舌乾，自

利而渴，絡心故乾渴。或咽痛吐利，引衣蹠臥，寒主收引故蹠臥。其脈沉，以少陰經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為此證。

厥陰經病，煩滿囊縮，脈循陰器。消渴，子盛則母虛，故腎水消而生渴。氣上撞心，心中痛熱，母盛則子實，故氣撞心而痛熱。饑不欲食，食即吐衄，木邪則上受傷。下之利不止，脈沉而弦，以厥陰經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為此證。

按傷寒自外之內，脈證一定，而傳變無常，但不可拘於日數，泥於次序。《內經》次第言之者，以發明其理耳。大抵太陽表證居多，然豈無初病徑犯陽明者？豈無發於太陽即少陰受之者？豈無太陽熱鬱以次而傳三陰者？豈無太陽止傳陽明、少陽而不傳三陰者？所以仲景有云：日數雖多，有表證即宜汗；日數雖少，有裏證即宜下。此二句話活而義廣，治傷寒之良法也。

溫病脈證辨

《傷寒論·平脈篇》〔一〕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栗山曰：此段乃溫病脈證根源也，雖未明言溫病，其詞

意與傷寒絕不相干。《溫疫論》以溫病得於雜氣，《續論》以溫病由血分出，觀此益信〔二〕。陰中於邪，必內慄也。

慄，竦縮也。按經曰清邪，曰濁邪，明非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之邪也。另為一種，乃天地之雜氣也。種種惡穢，上注〔一〕《傷寒論·平脈篇》據此下引文當作《傷寒論·辨脈法》。

〔二〕栗山曰……觀此益信 原係旁批。

瀾：「空明清淨之氣，下敗水上汙濁之氣，人受之，故上曰潔，下曰渾，中必內慄也。」

仍從《傷寒論》中看出，溫病得於雜氣，與傷寒外感風寒不同，是讀出得間處。

奇想天開，妙有至理，溫病之來歷，從此復明於世矣。

玩篇中此四十六字，全非傷寒脈證所有事，乃論溫病所從人之門，變證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未之識耳。大意謂人之鼻氣通於天，如毒霧烟瘴謂之清邪，是雜氣之浮而上者，從鼻息而上入於陽，而陽分受傷，經云：清邪中上焦是也。久則發熱頭腫，項強頸攣，與俗稱大頭溫、蝦蟆溫之說符也。人之口氣通於地，如水上物產化為濁邪，是雜氣之沉而下者，從口舌而下入於陰，而陰分受傷，經云：濁邪中下焦是也。久則臍築湫痛，嘔瀉腹鳴，足膝厥逆，便清下重，與俗稱絞腸溫、軟脚溫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分佈上下，故中焦受邪，經云：陰中於邪是也。四則清濁相干，氣滯血凝不流，其釀變即現中焦，與俗稱瓜瓢溫、疔痞溫、陽毒、陰毒之說符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氣口脈盛屬內傷，洪長滑數，陰陽搏激曰緊。若三焦邪瀾為一，則佛鬱薰蒸，口爛蝕斷，衛氣通者，遊行經絡藏府，則為癰膿。榮氣通者，噓出聲喘，五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如屋漏，然以

注「一」瀾（三）混（《說文》：「亂也。」曰水濁貌）

「二」經云……中上焦是也 原係旁批

「三」經云……中下焦是也 原係旁批

「四」經云，陰中於邪是也 原係旁批

「五」喘（一）哇（一）聲塞而小也

傷寒以脈為主。

榮衛漸通，猶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交，則脾氣於中難運，斯五液注下，而生氣幾絕矣。《續論》所謂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鐵案不移。傷寒得天地之常氣，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自皮膚傳經絡，受病於氣分，故感而即動。認真脈證治法，急以發表為第一義，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何至傳入血分，變證百出哉？河間以傷寒為雜病，溫病為大病，信然。蓋溫病得天地之雜氣，由口鼻入，直行中道，流佈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復合，受病於血分，故鬱久而發。亦有因外感，或饑飽勞碌，或焦思氣惱觸動而發者。一發則邪氣充斥奔迫，上行極而下，下行極而上，即脈閉體厥，從無陰證，皆毒火也。與傷寒外感，與治傷寒溫散，何相干涉？奈何千年慣慣，混為一病，試折衷於經論，寧不渙然冰釋哉。治法急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瀉，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惡穢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所以溫病非瀉則清，非清則瀉，原無多方，時其輕重緩急而救之，或該從證，或該從脈，切勿造次。

《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

此段明言溫病治法與傷寒不同〔一〕成註：以瀉

注〔一〕漫原作「慢」，據棉本、湘本改。

〔二〕此段明言……與傷寒不同 原係旁批。

諸經之溫熱，謂瀉諸陽之熱逆，瀉胸中之熱，瀉胃中之熱，瀉四肢之熱，瀉五藏之熱也。

按溫病脈，經曰寸口脈陰陽俱緊，與傷寒脈浮緊、浮緩不同。溫病證，經曰中上焦，中下焦、陰中邪，升降散、增損雙解散主方也。與傷寒證，行身背，行身前，行身側不同。溫病治法，經曰刺五十九穴，與傷寒治法溫覆發散不同。非以溫病，雖有表證，實無表邪，明示不可汗耶。獨是河間以傷寒為雜病，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至詳且悉。溫病為大病，豈反無方論治法乎？噫！兵燹^{〔一〕}散亡，傳寫多訛，錯簡亦復不少，承訛襲謬，積習相沿，迄今千餘年矣。名手林立，方書充棟，未有不令發汗之說。余一人以管窺之見，而欲革故洗新，使之從風，亦知其難。然而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

溫病與傷寒根源辨

西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二〕}十六卷，當世兆民賴以生全。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劫火之餘，僅得之

注〔一〕發（*var* 顯）《說文》：「火也。」

〔二〕《卒病傷寒論》張仲景《傷寒論·原序》作《傷寒卒病論》。

人皆知仲景之法自叔和而明，不知亦自叔和而晦，溫病之壞始此矣。後賢先傳，後經附會，發，為叔和功臣，非仲景功臣也。茲欲溯仲景淵微，必先破叔和藩籬。譬諸五穀雖為食寶，設不各為區別，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

讀者之口授，其中不無殘闕失次，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而溫病失傳，王叔和搜討成書附以己意，指為伏寒，插入異氣，似近理而彌亂真。其序例有曰：冬時嚴寒殺厲之氣，中而即病者為傷寒；中而不即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成無已註云：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暑病，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由斯以談，溫病與傷寒同一根源也，又何怪乎！後人治溫病，皆以傷寒方論治之也。殊不知溫病另為一種，非寒毒藏至春夏變也。自叔和即病不即病之論定，而後世名家方附會之不暇，誰敢辯之乎！余為撥片雲之翳，以著白晝之光。夫嚴寒中人頃刻即變，輕則感冒，重則傷寒，非若春夏秋風暑濕燥所傷之可緩也。即感冒一證之最輕者，尚爾頭痛身痛，發熱惡寒，四肢拘急，鼻塞痰喘，當即為病，不能容隱。今為嚴寒殺厲所中，反能藏伏過時而變，誰其信之？更問何等中而即病？何等中而不即病？何等中而即病者，頭痛如破，身痛如杖，惡寒項強，發熱如炙，或喘或嘔，煩躁不寧，甚則發瘧，六脈如弦，浮緊洪數，傳變不可勝言，失治乃至傷生。何等中而不即病者，感則一毫不覺，既而挨至春夏，當其已中之後，未發之前，神氣聲色不變，飲食起居如常。其已發之證，勢更烈於傷寒，況風寒侵人，未有不由肌表而入，所傷皆同榮衛，所中均係嚴寒。一者何其靈

此曰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却是正論，却是翻自己的案，可知中而不即病，寒毒藏於肌膚之說，於理人謬矣，質之叔和何辭以對。

激，感而遂通，一者何其凝呆，寂然不動，一本而枝殊，同源而流異，此必無之事，歷來名家無不奉之為祖，所謂千古疑城，莫此難破。然而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云夫牧豎亦能辨之。再問何等寒毒藏於肌膚？夫肌為肌表，膚為皮之淺者，其間一毫一竅，無非榮衛經行所攝之地，即偶爾脫衣換帽所冒些小風寒，當時而嚏，尚不能稽留，何況嚴寒殺厲之氣，且藏於皮膚最淺之處，反能容忍至春，更歷春至夏發耶？此固不待辯而自諷一矣。

栗山曰：予頗明讀書之利害，王安石遵信《周禮》，何如前人蹈弊。醫雖小道，是乃仁術也，所以辯之親切懇至乃爾。乃又曰：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前後不答，

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欲為異氣四變，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知其為一場懵懂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凡治傷寒大法，要在表裏分明，未入於府者，邪在表也，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邪在裏也，可下而已。若夫溫病，果係寒毒藏於肌膚，延至春夏猶發於表，用藥不離辛溫，邪氣還從汗解，令後世治溫病者，仍執肌膚在表之寒毒，一投發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夫世之凶厲大病，死生在反掌間者，盡屬溫病，發於冬月正傷寒者，千百一二，而方書混同立論，毫無分別。總

注〔一〕溫（三）猶用也。《淮南子·氾論訓》：「溫寸而伸尺。」

〔二〕栗山曰……親切懇至乃爾 原係旁批。

〔三〕懵（meng）蒙 懵 猶不明也。翟耆年嘲米元暉詩：「善出無根樹，能描懵懂山。」

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動。

《溫疫論》

雜氣一語，

開溫病無窮

法門，《續

論》血分

語，開溫病

無窮方論。

鄉外人家見

有發熱頭痛

譫語者，大

家驚恐呼為

雜疾，此却

適中病根，

由王叔和序《傷寒論》於散亡之餘，將溫病一門失於編入，指為伏寒異氣，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插入《傷寒論》中混而為一，其證治非徒大壞而將泯「」焉，後之學者，殆自是而無所尋逐也已。余於此道中，已三折其肱矣，兼以閱歷之久，實見得根源所出。傷寒得天地之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雜氣，邪毒內入，由血分而發出氣分。

常氣雜氣之說，出自《溫疫論》，氣分血分之說，

出自《續論》，皆是千古特識。本此以辨溫病與傷寒異，辨治溫病與治傷寒異，非杜撰也。〔二〕一彼一此，乃風馬牛

不相及也。何以言之？常氣者，風寒暑濕燥火，天地四時錯行之六氣也；雜氣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非燥非火，天地間另為一種，偶荒旱潦疵癘烟瘴之毒氣也。故常氣受病，在表淺而易；雜氣受病，在裏深而難。就令如序例所云，寒毒藏於肌膚，至春夏變為溫病暑病，亦寒毒之自變為溫，自變為暑耳。還是冬來常氣，亦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說，於雜氣何與？千古流弊，祇緣人不知疵癘旱潦之雜氣而為溫病，遂與傷寒視而為一病，不分兩治。余固不辭譴「」陋，條分縷晰，將溫病與傷寒辨明，各有病原，各有脈息，各有證候，各有治法，各有方論。令醫家早為曲突徙

注「」泯（三）敏）猶滅也。《漢書·敘傳》：「巨滔天而泯夏令。」顏師古注：「泯，滅也。」

〔一〕常氣雜氣……非杜撰也。原係旁批。

〔二〕譴（三）前）猶淺也。《史記·李斯傳》：「能薄而材譴。」

省而不察者
吾輩也。

引經一語道
破。

薪「一」之計，庶不至焦頭爛額耳。

或問《內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余曰：冬傷於寒，謂人當冬時受寒氣也。春必病溫，謂人到來春必病熱也。亦猶經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云爾。東垣云：其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於春，開發腠理，少陰不藏，辛苦之人，陽氣外泄，誰為鼓舞，陰精內枯，誰為滋養，生化之源已絕，身之所存者熱也。故《內經》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水衰火旺，來春其病未有不發熱者，於溫病何與？溫病者，疵癘之雜氣，非冬來之常氣也。腎虛人易為雜氣所侵則有之，非謂傷於寒則為溫病也。經何以不曰溫病，而必曰病溫？蓋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也。豈諸家所謂溫病者乎。特辯以正前人註釋之謬。

辯的精細。

溫病與傷寒治法辨

讀仲景書，一字一句都有精義，後人之千方萬論，再不能出其範圍，余又何辯乎？蓋仍本之仲景矣。《傷寒論》曰：凡傷寒之為病，多從風寒得之。風屬陽，寒屬陰，然

注「一」曲突徙薪 原作「突曲徙薪」，據詞義改。突，烟囱。薪，柴。《漢書·霍光傳》：「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灶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後喻防患於未然。

傷寒瘟疫條辨 卷一

風送寒來，寒隨風入，本為同氣，故寒之淺者即為傷風，風之深者即為傷寒，故曰傷寒從風寒得之。始因表中風寒，

仍從《傷寒

論》中看出，

溫病治法與

傷寒不同，

是讀書得間

處。

瀉心者，大

黃連瀉心

湯也。

看仲景治法，

溫病與傷寒

原是兩門，

惜經兵火之

餘，散亡不

傳耳。此段

接上生下。

入裏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成氏註：風寒初客於皮膚，便投湯藥，溫覆發散而當，則無不消散之邪，此論傷寒治法也。其用藥自是麻黃、桂枝、大小青龍一派。《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成氏註：以瀉諸經之溫熱，謂瀉諸陽之熱逆，瀉胸中之熱，瀉胃中之熱，瀉四肢之熱，瀉五藏之熱也。此論溫病治法也。若用藥當是白虎、瀉心、大柴胡、二三承氣一派。宋又曰：此以前是傷寒溫病證候也。詳仲景兩條治法，於傷寒則用溫覆消散，於溫病則用刺穴瀉熱，溫病與傷寒異治判若冰炭如此，信乎仲景治溫病必別有方論，嗚呼！歷年久遠，兵燹散亡。王叔和指為伏寒，插入異氣，後之名公，尊信附會，沿習耳聞，遂將溫病為傷寒，混同論治。或以白虎、承氣治傷寒，或以麻黃、桂枝治溫病，或以為麻黃、桂枝今時難用，或以為溫病春用麻黃、桂枝須加黃芩，夏用麻黃、桂枝須加石膏，或於溫病知用白虎、瀉心、承氣，而不敢用麻黃、桂枝、青龍者，但昧於所以然之故，溫病與傷寒異治處總未洞晰。惟王氏《溯洄》，著有傷寒立法考，溫病熱病說，其治法較若列眉，千年長夜忽遇燈炬，何幸如之。惜其不知溫病中於雜氣，而於嚴寒中而

历代中医书籍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不管哪种方式，看到你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尽全力帮您！

加微信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加我！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

所以然之故，乃得於雜氣也，自血分發出氣分也。

王劉二公，分溫病與傷寒異治，

是千古特識，但不知溫病為雜氣也。

因此為辨明以補王劉所未及，見得真，守得定，

老吏斷獄，鐵案不移，

公當亦心折，

公唯不知

不即病，至春夏變為溫暑之謬說一樣糊塗，以為證治與傷寒異，病原與傷寒同，而未免小視輕忽之也。劉氏《直格》以傷寒為雜病，以溫病為大病，特製雙解散、涼膈散、三黃石膏湯，為治溫病主方，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惜其不知溫病中於雜氣，而於傷寒末傳陰證，溫病從無陰證之治法，無所發明。庸工不能解其理，不善用其方，而猥以寒涼擯斥之也。諸家混淆不清，而二公亦千慮之失也。余於此道中，抱膝長吟，細玩《傷寒論·平脈篇》「二曰：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陰中於邪等語，始翻然頓悟曰：此非傷寒外感常氣所有事，乃雜氣由口鼻入三焦，佛鬱內熾，溫病之所由來也。因此以辨溫病與傷寒異，辨治溫病與治傷寒異，為大關鍵。故多採王劉二公之論，並《續論》、《緒論》、《溫疫論》、《尚論篇》，及諸前輩方論。但有一條一段不悖於是者，無不零星湊合，以發揮仲景傷寒溫覆消散，溫病刺穴瀉熱之意，或去其所太過，或補其所不及，或衍其所未暢，實多苦心云。

行邪伏邪辨

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故治法有難有易，取效有遲有速。行邪如冬月正

注〔一〕猥（wěi）委，《廣韻》：「鄙也。」

〔二〕《傷寒論·平脈篇》據此下引文當作《傷寒論·辨脈法》。

濕病為雜氣，雖治分二門，其實不敢盡變叔和序例，伏寒暴寒之說，所以三黃石膏湯，雙解散內仍用麻黃，披枝見根，溯流窮源，公於此乃點出金剛眼睛矣。本平脈篇中兩次申明，不厭重複，正是婆心懇至處。

雜氣侵人，無論貧富強

傷寒，風寒為病自外之內，有循經而傳者，有越經而傳者，有傳一二經而止者，有傳盡六經不罷者，有始終只在一經而不傳者，有從陽經傳陰經為熱證者，亦有變為寒證者，有直中陰經為寒證者。正如行人經由某地，本無根蒂，因其漂浮之勢，病形雖亂，若果在經，一汗而解；若果在胃，一下而愈；若果屬寒，一於溫補；若果傳變無常，隨經治之，有證可憑，藥到便能獲效。所謂得天地之常氣，風寒外感，自氣分傳入血分者是也。先伏而後行者，溫病也。無形無聲者，難言矣。毒霧之來也無端，烟瘴之出也無時，濕熱薰蒸之惡穢，無窮無數，兼以餓殍〔一〕在野，齒齧〔二〕之掩埋不厚，甚有死尸連床，魄汗之淋漓自充，遂使一切不正之氣，升降流行於上下之間，人在氣交中無可逃避。雖童男室女，以無漏之體，富貴豐亨，以幽閒之志，且不能不共相殘染，而辛苦之人可知矣，而貧乏困頓之人又豈顧問哉！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大荒，大荒之後，必有大疫，此天地之氣數也，誰能外之。疵癘旱潦之災，禽獸往往不免，而況人乎。所謂得天地之雜氣，邪熱內鬱，由血分發出氣分者是也。當其初病之時，不唯不能即療其病，而病勢日加重，病家見病反增，即欲更醫，醫家不解其故，亦自驚疑，竟不知先時蘊蓄，邪微則病微，邪甚則病甚。病之輕重

注〔一〕殍（piao 總）《玉篇》：「餓死也。」

〔二〕齒齧（chi gao）白革。骸骨也。《禮記·月令》：「掩骼埋胔。」鄭玄注：「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弱，說得淋漓痛快，令人自開心朗。

非關於醫，人之死生全賴藥石。故嘔^(一)有之曰：傷寒莫治頭，勞病莫治尾。若果是傷寒，初受肌表，不過浮邪在經，一汗可解，何難之有，不知蓋指溫病而言也。要其所以難者，總因古今醫家，積習相沿，俱以溫病為傷寒，俱以傷寒方治溫病，致令溫魂疫魄含冤地下。誠能分晰明白，看成兩樣脈證，兩樣治法，識得常氣雜氣，表裏寒熱，再詳氣分血分，內外輕重，自迎刃而解，何至殺人耶。雖曰溫病怪證奇出，如飈舉蠡湧，勢不可遏，其實不過專主上中下焦，毒火深重，非若傷寒外感，傳變無常，用藥且無多方，見效捷如影響，按法治之，自無殞命之理。至於死而復甦，病後調理，實實虛虛之間，用藥却宜斟酌，妙筭不能預定，凡此但可為知者道也。若夫久病枯槁，酒色耗竭，耆^(二)老風燭，已入四損不可正治之條，又不可同年而語。

證候辨

或曰子辨溫病與傷寒，有雲壤之別，今用白虎、瀉心、承氣、抵當，皆傷寒方也，既同其方，必同其證，子何言之異也？余曰：傷寒初起必有感冒之因，冬月烈

注^(一)嘔 通謬。

^(二)耆^(三)其 古稱六十歲為耆。《禮記·曲禮上》：「六十曰耆。」

風嚴寒，雖屬天地之常氣，但人或單衣風露，或強力人水，或臨風脫衣，或當簷沐浴，或道路衝寒，自覺肌肉粟起，既而四肢拘急，頭痛發熱，惡寒惡風，脈緩有汗為中風，脈緊無汗為傷寒，或失治，或誤治，以致變證叢起。溫病初起，原無感冒之因，天地之雜氣，無形無聲，氣交流行，由口鼻入三焦，人自不覺耳。不比風寒感人，一着即病，及其鬱久而發也，忽覺凜凜，以後但熱而不惡寒，或因饑飽勞碌，焦思氣鬱，觸動其邪，是促其發也。不因所觸，內之鬱熱自發者居多。傷寒之邪，自外傳內；溫病之邪，由內達外。傷寒多表證，初病發熱頭痛，未即口燥咽乾；溫病皆裏證，一發即口燥咽乾，未嘗不發熱頭痛。傷寒外邪，一汗而解；溫病伏邪，雖汗不解，病且加重。傷寒解以發汗，溫病解以戰汗。傷寒汗解在前，溫病汗解在後。鮮薄荷連根搗，取自然汁服，能散一切風毒。傷寒投劑，可使立汗，溫病下後，裏清表透，不汗自愈，終有得汗而解者。傷寒感邪在經，以經傳經；溫病伏邪在內，內溢於經。傷寒感發甚暴，溫病多有淹纏，三五七日忽然加重，亦有發之甚暴者。傷寒不傳染於人，溫病多傳染於人。傷寒多感太陽，溫病多起陽明。傷寒以發表為先，溫病以清裏為主。各有證候，種種不同。其所同者，傷寒溫病皆致胃實，故用白虎、承氣等方清熱導滯，後一節治法亦無大異，不得謂裏證同而表證亦同耳。

寒熱爲治病大綱領辨

客有過而問之者曰：聞子著《寒溫條辨》，將發明傷寒乎，抑發明溫病也？特念無論傷寒溫病，未有不發於寒熱者，先賢之治法，有以爲熱者，有以爲寒者，有以爲寒熱之錯出者，此爲治病大綱領，盍爲我條分而辯論焉。余曰：願受教。客曰：《內經》云：熱病者，傷寒之類也。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三陽三陰，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藏府不通，則死矣。又曰：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下而已。《內經》直言傷寒爲熱，而不言其有寒，仲景《傷寒論》垂一百一十三方，用桂、附、人參者八十有奇，仲景治法與《內經》不同，其故何也？余曰：上古之世，恬淡渾穆，精神內守，即有傷寒，一清熱而痊可，此《內經》道其常也。世不古若，人非昔比，以病有淺深，則治有輕重，氣稟日趨於澆薄，故有鬱熱而兼有虛寒，此仲景盡其變也。客又曰：

道常盡變，

說盡古今病

勢人情。

雙解、涼膈、

三黃石膏

六一順氣、

大柴胡五方、

有治傷寒溫

病之不同處，

傷寒以發表爲第一義，然麻黃、桂枝、大青龍每苦於熱而難用，輕用則有狂躁、斑黃、衄血、亡陽之失，致成熱毒壞病，故河間自製雙解散、涼膈散、三黃石膏湯。若麻黃、桂枝、大青龍果不宜用，仲景何以列於一百一十三方之首乎？致使學者視

觀藥方辨白
知、解毒承
氣湯，即大
承氣湯合黃
連解毒湯，
加白殭蠶、
蟬蛻、去梔、
柴即瀉心承
氣湯，加枯
薑、半夏、
即陷胸承氣
湯。
此段辨溫病
與傷寒之異，
辨治溫病與
治傷寒之異，
坦白明亮，
毫無蒙混，
而筆力足以
達之。

仲景書，欲伏焉而不敢決，欲棄焉而莫之外。夫仲景為醫家立法不桃之祖〔一〕，而其方難用，其故何也？余曰：傷寒以病則寒，以時則寒，其用之固宜。若用於溫病，誠不免狂躁、斑黃、衄血、亡陽之失矣。辛溫發散之藥，仲景蓋為冬月觸冒風寒之常氣而發之傷寒設，不為感受天地疢癘旱潦之雜氣而發之溫病設，仲景治溫病必別有方論，今不見者，其亡之也。叔和搜採仲景舊論之散落者以成書，功莫大矣。但惜其以自己之說，雜於仲景所言之中，使玉石不分耳。溫病與傷寒異治處，惟劉河間、王安道，始倡其說，兼余屢驗得凶厲大病，死生在數日間者，惟溫病為然。而發於冬月之正傷寒者，百不一出，此河間所製雙解、涼膈、三黃石膏，清瀉內熱之所以可用，而仲景麻黃、桂枝、大青龍，正發汗者之所以不可用也。蓋冬月觸冒風寒之常氣而病，謂之傷寒；四時觸受疢癘之雜氣而病，謂之溫病。由其根源之不一，故脈證不能相同，治法不可相混耳。客又曰：人有傷寒初病，直中三陰，其為寒證無疑矣。又有初病三陽，本是熱證，傳至三陰，裏實可下，止該用承氣、抵當，乃間有寒證可溫可補，又用理中、四逆其故何也？余曰：以初本是熱證，或久病枯竭，或暴感風寒，或飲食生冷，或

注〔一〕不桃之祖 喻創業之人，或作永久不廢之意。桃，遠祖廟也。

傷寒直中三陰是寒證，

若本是熱證，

傳至三陰熱

證變為寒證

者，王劉亦

未言及，此

足補之。

侵入浮越四字，令人咀嚼不盡。

補出寒證治法。

又補出時氣病治法，何等緻密。

過為寒涼之藥所攻伐，遂變成陰證，所云害熱未已，寒證復起，始為熱中，末傳寒中是也。且人之虛而未甚者，胃氣尚能與邪搏，而為實熱之證。若虛之甚者，亡陽於外，亡陰於內，上而津脫，下而液脫，不能勝其邪之傷，因之下陷，而裏寒之證作矣。熱極生寒，其證多危，以氣血之虛脫也。客又曰：寒熱互乘，虛實錯出，既聞命矣。予之治療，果何以得其宜，條辨之說，可聞否乎？余曰：證治多端，難以言喻。傷寒自表傳裏，裏證皆表證侵入於內也；溫病由裏達表，表證即裏證浮越於外也。大抵病在表證，有可用麻黃、桂枝、葛根辛溫發汗者，傷寒是也；有可用神解、清化、升降、芳香、辛涼、清熱者，溫病是也。在半表半裏證，有可用小柴胡加減和解者，傷寒是也；有可用增損大柴胡、增損三黃石膏湯內外攻發者，溫病是也。在裏證，有可用涼膈、承氣鹹寒攻伐者，溫病與傷寒大略同。有可用理陰、補陰、溫中、補中調之養之者，溫病與傷寒大略同。但溫病無陰證，宜溫補者，即所云四損不可正治也。若夫傷寒直中三陰之真寒證，不過理中、四逆、附子、白通，一於溫補之而已。至於四時交錯，六氣不節，以致霍亂、瘧痢、吐瀉、咳嗽、風溫、暑溫、濕溫、秋溫、冬溫等病，感時行之氣而變者，或熱或寒，或寒熱錯出，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參酌傷寒溫病之法，以意消息而治之。

此方治之宜，大略如此。而變證之異，則有言不能傳者，能知意在言表，則知所未言者矣。客又曰：子之治療，誠無可易矣。第前輩諸名家，皆以為溫暑之病本於傷寒而得之，而子獨辨溫病與傷寒根源異，治法異，行邪伏邪異，證候異，六經脈證異，並與時氣之病異，得勿嫌於違古乎？余曰：吾人立法立言，特患不合於理，無濟於世耳。果能有合於理，有濟於世，雖違之庸何傷。客唯唯而退。因櫟括〔一〕其說曰：寒熱為治病大綱領辨，尚祈臨病之工，務須辨明的確，或為傷寒，或為溫病，再諦審其或屬熱，或屬寒，或屬寒熱錯出，必洞悉於胸中，然後診脈定方，斷不可偏執己見，亦不可偏信一家之謬說，庶不至於差錯也。

發表為第一關節辨

溫病與傷寒異處，不厭重複言之，正是婆心懇切處，從此得解，是作書根本處。

傷寒，冬月感冒風寒之常氣而發之病名也。溫病，四時觸受天地疢癘旱潦之雜氣而發之病名也。根源歧出，枝分派別，病態之異，判若霄壤。竊驗得凶厲大病，死生人在數日間者，盡屬溫病，而發於正傷寒者，未嘗多見。蕭萬興《軒岐救正》曰，其值嚴冬得正傷寒者，二十年來，於千人中僅見兩人，故傷寒實非大病，而溫

注〔一〕櫟括〔二〕隱括 亦作「櫟括」。就原有文章的内容，加以剪裁或修改。《文心雕龍·鎔裁》：「鑷要所

司，職在鎔裁，櫟括情理，矯揉文采也。」

前一節治法大異，此論發前人未發之奇。

傷寒得於常氣，溫病得於雜氣，本又可《溫疫論》，王劉亦未言及，論溫病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以補王劉所未及。

論溫病證有先見表而後見裏者，以

病方為大病也。從來傷寒諸籍，能辨溫病與傷寒之異治者，止見劉河間、王安道兩公，而病源之所以異處，亦未道出汁漿。余宗其說而闡發之，著為《寒溫條辨》。若論裏證，或清或攻，或消或補，後一節治法，溫病與傷寒雖曰不同，亦無大異。唯初病解表前一節治法，大有天淵之別。蓋傷寒感冒風寒之常氣，自外而傳於內，又在冬月，非辛溫之藥，何以開腠理而逐寒邪，此麻黃、桂枝、大青龍之所以可用也。若溫病得於天地之雜氣，怫熱在裏，由內而達於外，故不惡寒而作渴，此內之鬱熱為重，外感為輕，兼有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者，又多發在春夏，若用辛溫解表，是為抱薪投火，輕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涼苦寒，如升降、雙解之劑，以開導其裏熱，裏熱除而表證自解矣。亦有先見表證而後見裏證者，蓋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之時，若不用辛涼解散，則熱邪不得外泄，遂還裏而成可攻之證，非如傷寒從表而傳裏也。病之輕者，神解散、清化湯之類，病之重者，芳香飲、加味涼膈散之類，如升降散、增損雙解散，尤為對證之藥。故傷寒不見裏證，一發汗而外邪即解；溫病雖有表證，一發汗而內邪愈熾。此麻黃、桂枝、大青龍，後人用以治傷寒，未有不生者，用以治溫病，未有不死者。此前一節治法，所謂大有天淵之別也。舉

補王劉所未及。

傷寒發汗，溫病不發汗，此着治法高出常格，異處即在此。

此論發前人所未發，醫家病家多為舊病所誤。

此篇論溫病傷寒治法，各見精妙，而其文亦有筆有法，占致錯落，忽止忽起，正如斷嶺連峰，出沒隱現，一望無際，參攷張中丞後傳。

世不惺，誤人甚衆，故特表而出之，以告天下之治溫病而等於傷寒者。又溫病要得主腦，辟如溫氣充心，心經透出邪火，橫行嫁禍，乘其瑕隙虧損之處，現出無窮怪狀，令人無處下手，要其用藥，只在瀉心經之邪火為君，而餘邪自退。每見人有腎元素虛，或適逢淫慾，一值溫病暴發，邪陷下焦，氣道不施，以致便閉腹脹，至夜發熱，以導赤、五苓全然不效，一投升降、雙解而小便如注。又一隅之虧，邪乘宿損，如頭風痛，腰腿痛，心痛，腹痛，痰火喘嗽，吐血便血，崩帶淋瀝之類，皆可作如是觀。大抵邪行如水，唯注者受之，一着溫病，舊病必發，治法當先主溫病，溫邪退，而舊日之病不治自愈矣。不得主腦，徒治舊病，不唯無益，而壞病更烈於傷寒也。若四損之人，又非一隅之虧者可比。傷寒要辨疑似，有如狂而似發狂者，有蓄血發黃而似濕熱發黃者，有短氣而似發喘者，有痞滿而似結胸者，有併病而似合病者，有少陰發熱而似太陽發熱者，有太陽病脈沉而似少陰者，太陽少陰俱是發熱脈沉細，但以頭痛為太陽，頭不痛為少陰辨之。頭緒多端，務須辨明，如法治療。若得汗、吐、下合度，溫、清、攻適宜，可收十全之功，不至傳變而成壞病矣。《傷寒論》中，其計壞病八十有六，故傷寒本無多病，俱是辨證不明，錯誤所致。如太陽始病，當以汗解，如當汗不汗，則鬱熱內迫而傳經；如發汗太過，則經虛風襲而成瘳；如不當汗而汗，

治傷寒大法，不過所云云者，妙在要認的證，纔下的藥，不然則紙上談兵矣。

補出內傷類傷寒來，治法與傷寒口是不同。

則迫血妄行而成衄。大便不可輕動，動早為犯禁。當汗誤下，則引邪入裏，而為結胸痞氣，協熱下利。當下誤汗，則為亡陽，下厥上竭譫語。小便不可輕利，輕利為犯禁。蓋自汗而渴，為濕熱內盛，故宜利。如不當利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發狂；如當利不利，必就陽明燥火而成蓄血發黃。若夫內傷類傷寒者，用藥一差，死生立判。蓋內傷頭痛，時痛時止；外感頭痛，日夜不休。內傷之虛火上炎，時時鬧熱，但時發時止，而夜甚於晝；外感之發熱，非傳裏則晝夜無休息。凡若此等，俱要明辨於胸中，然後察色辨聲，詳證診脈，再定方製劑，庶不至誤傷人命耳。

溫病非時行之氣辨

春溫，夏暑，秋涼，冬寒，此四時錯行之序，即非其時有其氣，亦屬天地之常，而雜氣非其類也。雜氣者，非溫非暑，非涼非寒，乃天地間另為一種疵癘早潦之毒氣，多起於兵荒之歲，樂歲〔一〕亦有之。在方隅有盛衰，在四季有多寡，此溫病之所由來也。叔和序例有云：春應溫而反大寒，夏應暑而反大涼，秋應涼而反大熱，冬應寒而反大溫，非其時有其氣，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栗

注〔一〕樂歲 猶豐年。《孟子·梁惠王》：「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

傷寒溫病時氣，方書皆混而一之，得此辨別明白，自可免人錯誤，此後人發前人未到之處者也。

可知傷寒亦時氣之一耳，與溫病原非一種。

山曰：余讀《緒論》，冬月溫氣乘虛入裏，遂至合病，而悟冬溫與風溫、暑溫、濕溫、秋溫，並瘧痢、咳嗽、霍亂等證，皆時行之氣病也。正如叔和所云，而雜氣非其種耳，與溫病何干。「一」觀於此言，嘴裏說得是時氣，心裏却當作溫病，由是而天下後世之言溫病者，胥「二」準諸此，而溫病之實失焉矣，而時氣病之實亦失焉矣。總緣人不知疵癘旱潦之雜氣而為溫病，抑不知時行之氣，宜熱而冷，宜冷而熱，雖損益於其間，及其所感之病，豈能外乎四時之本氣？假令春分後，天氣應煖，偶因風雨交集，不能溫煖而反大寒，所感之病，輕為感冒，重為傷寒。但春寒之氣，終不若隆冬殺厲之氣，投劑不無輕重之分，此為應至而不至。如秋分後，適多風雨，暴寒之氣先至，所感之病，大約與春寒彷彿，深秋之寒，亦不若隆冬殺厲之氣為重，此為未應至而至。即冬月嚴寒倍常，是為至而太過，所感乃真傷寒耳。設溫煖倍常，是為至而不及，所感傷寒多合病併病耳，即冬溫也。假令夏月，時多風雨，炎威少息，為至而不及，時多亢旱，燂石流金，為至而太過。不及亦病，太過亦病，一時霍亂吐瀉，瘧痢咳嗽等項，不過因暑溫而已。又若春秋俱行夏令，天地暴烈，人感受之，內外大熱，舌胎口裂，腹脇脹滿，頭痛身痛，狀類傷寒而實非傷寒，狀類溫病而實非溫病，此即諸家所謂風溫、暑溫、濕溫、秋溫是也。按此四證，

注「一」栗山曰……與溫病何干 原係旁批。

「二」胥（xū 虛）《爾雅·釋詁》：「皆也。」

將一切時氣病說得明白坦亮，與溫病毫無干涉，令人目開心明。

何等平易，何等切當，豈無春夏秋冬受傷當時即發者乎？不可執泥傷非藏於肌膚可知。

說得定。

乃時行之氣所發，與溫病根源不同，而佛熱自內達外，與溫病證治相同。余每以溫病十五方，時其輕重而施之屢效。蓋能滌天地疵癘之氣，即能化四時不節之氣，古人云，方貴明其所以然者，即此也。與冬溫差近。按冬溫，即傷寒合病併病也。先解表而後攻裏，以外束風寒故也，與四證不同，須明辨之。凡此四時不節之時氣病，即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病，所感終不離其本源。正叔和序例所云云者是也，於雜氣所中之溫病終何與焉？誤以溫病為時氣病者，又寧不渙然冰釋哉。

按《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謂春必病熱也，非溫病也。霜降後雨水前，風送寒來，寒隨風入，傷寒即冬之時氣也。又云：春傷於風，夏生飧泄，即春之時氣也。夏傷於暑，秋必痄瘡，即夏之時氣也。秋傷於濕，濕土也，土生金則燥。冬生咳嗽，即秋之時氣也。知此便知溫病非時氣病^(一)，乃天地之雜氣病也，後人多為叔和所誤。

又按喻氏謂仲景獨傷寒一門立法，乃四序主病之大綱也。春夏秋三時雖不同，其外感則一，自可取傷寒之方錯綜用之。此亦臆斷，非確論也。所傷風暑濕燥，飧泄、瘧痢、咳嗽，亦能殺人，何必定以冬寒為大綱，於三時不立法乎。至於包含萬有，百病千方，不能出其範圍，自是別具隻眼。

注〔一〕病原作「時」，據湘本、醉云軒本改。掃本、德本作「是」，連下讀。

又按春傷風，夏傷暑，秋傷濕，冬傷寒，是人感節氣之變，虛損家多為所傷也，隨感隨病者固多，過時而病或亦有之。若中嚴寒殺厲之氣，即至壯之人亦必病，難言過時發矣。諸家註釋四傷，皆推求太過，但只平易說去，則經旨自明，而無穿鑿之患。

溫病是雜氣非六氣辨

日月星辰，天之有象可觀；水火土石，地之有形可求；昆蟲草木，動植之物可見；寒暑風濕，四時之氣往來可覺。至於山嵐瘴氣，嶺南毒霧，兵凶旱潦薰蒸，咸得地之濁氣，猶或可察，而唯天地之雜氣，種種不一，亦猶天之有日月星辰，地之有水土火石，氣交之有寒暑風濕，動植之有昆蟲草木也。昆蟲有龍蛇猛獸，草木有桂附巴豆，星辰有羅計熒惑，土石有雄硫礬信，萬物各有善惡，雜氣亦各有優劣也。第無聲無形，不覩不聞，其來也無時，其着也無方，感則一時不覺，久則蓄而能通。衆人有觸之者，各隨其氣而為諸病焉。或時衆人發頤，或時衆人頭面浮腫，俗名大頭溫是也；或時衆人咽痛聲啞，或時衆人頸筋脹大，俗名蝦蟆溫是也；或時

注〔一〕羅計熒惑，羅喉、計都、熒惑三星也。

情理宛然。

溫病本雜氣，在六氣外，來無時，着無方，此論發千古未發之奇，啟後人無窮之智，業醫者大宜留心。

雜氣為病甚於六氣，以補河間《原

衆人吐瀉腹痛，或時衆人斑疹疔腫〔一〕，或時衆人嘔血暴下，俗名攪腸溫、瓜瓢溫是也；或時衆人癰核〔二〕紅腫，俗名疙瘩溫是也；或時衆人痿痺〔三〕足重，俗名軟脚溫是也。大抵病偏於一方，延門合戶，當時適有某氣專入某藏府，某經絡，專發為某病，故衆人之病相同，不關人之強弱，血氣之盛衰。又不可以年歲四時為拘，是知氣之所來無時也。或發於城市，或發於村落，他處安然無有，是知氣之所着無方也。雖有多寡輕重不同，其實無處不有，如瓜瓢溫、疙瘩溫，緩者三二日死，急者朝發夕死，在諸溫中為最重者，幸而凡百年來罕有之病，不可以常時並論也。至於腫頭發頤，喉痺咽腫，項強反張，流火丹毒，目赤斑疹，腹痛嘔瀉，頭痛身痛，骨痿筋搖，登高棄衣，譫語狂叫，不識人之類，其時村市中偶有一二人患此，考其證，甚合某年某處衆人所患之病，纖悉皆同，治法無二。此即當年之雜氣，但日今所鍾不厚，所患者稀少耳，此又不可以衆人無有，斷為非雜氣也。況雜氣為病最多，然舉世皆誤認為六氣。假如誤認為風者，如大麻風、鶴膝風、歷節風、老幼中風、痛風、厲風、癰風之類，概作風治，未嘗一驗，實非風也，亦雜氣之一耳。誤認為火者，

注〔一〕腫 原作「癰」，諸本同。據文義改。

〔二〕核 原作「瘰」，諸本同。據《溫疫論補註》改。《溫疫論·雜氣論》作「核」。

〔三〕痺 原作「癰」，據掃本、德本改。

病式所未及。

如疔瘡發背，癰疽〔一〕毒氣流注，目赤瘴翳，以及斑疹之類，概作火治，未嘗一驗，實非火也，亦雜氣之一耳。誤認為暑者，如瘧痢吐瀉，霍亂轉筋，暴注腹痛，以及昏迷悶亂之類，概作暑治，未嘗一驗，實非暑也，亦雜氣之一耳。至誤認為濕燥寒病，可以類推。又有一切無名暴病，頃刻即亡，無因而生，無識鄉愚認為鬼祟，並皆雜氣所成，從古未聞者何也？蓋因來而不知，着而不覺，人唯向風寒暑濕燥火所見之氣求之，而不索之於無聲無形，不覩不聞之中，推察既已錯認病源，處方未免誤投藥餌。《大易》所謂，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也。劉河間作《原病式》，百病皆原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殊不知雜氣為病更有甚於六氣者。蓋六氣有限，現在可測；雜氣無窮，茫然不可測也。專務六氣，不言雜氣，烏能包括天下之病歟。

此吳又可雜氣論也，余訂正之，更其名曰溫病是雜氣非六氣辨。

雜氣所傷不同辨

夫所謂雜氣，雖曰天地之氣，實由方土之氣也。蓋其氣從地而起，有是氣即有是病，譬如天地生萬物，亦由方土之產也。但植物藉雨露而滋生，動物賴飲食而頤

注〔一〕疔 原作「疔」，諸本同。據《溫疫論·雜氣論》改。

雜氣為害其於六氣，觀物益知人矣，人特習而不察耳，至其沉潛理窟，如話家常，又非淺學所能道。

養，蓋先有是氣，然後有是物，推而廣之，有無限之氣，因有無限之物也。但二五之精〔一〕未免生剋制化，是以萬物各有宜忌，宜者益而忌者損，損者制也。故萬物各有所制，如貓制鼠，鼠制象之類。既知以物制物，既知以氣制物矣。以氣制物者，如蠛得霧則死，棗得霧則枯之類，此有形之氣，動植之物皆為所制也。至於無形之氣，偏中於動物者，如猪溫、羊溫、牛馬溫，豈但人溫而已哉。然猪病而羊不病，牛病而馬不病，人病而禽獸不病，究其所傷不同，因其氣各異也，知其氣各異，故謂之雜氣。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物即是氣，氣即是物，知氣可以制物，則知物之可以制氣矣。夫物之可以制氣者，藥物也，如蜈蚣解蜈蚣之毒，山甲補蟻瘻之潰，此受物氣之為病，是以物之氣，制物之氣，猶或可測，至於受無形之雜氣為病，莫知何物之能制矣。惟其不知何物之能制，故勉用汗、吐、下、和四法以決之耳。噫！果知以物制氣，一病止用一藥，又何煩用四法，君臣佐使，品味加減，分兩輕重之勞，並用方投證不投證，見效不見效，生死反掌之苦哉。

注〔一〕二五之精 指天地之數各五，相配以合成金木水火土。《周易·繫辭》：「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孔穎達疏：「若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三與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為土也。」

雜氣有盛衰辨

凶年溫病盛行，所患者衆，最能傳染，人皆驚恐，呼為瘟疫。蓋雜氣所鍾者盛也，以故鷄溫死鷄，猪溫死猪，牛馬溫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兵荒饑饉之歲，民多天札，物皆疵癘。大抵春夏之交為甚，蓋溫暑濕熱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足充一室，況於連床並榻，沿門閤境，共釀之氣，益以出戶戶蟲，載道腐壤，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溷空明清淨之氣，下敗水土汙濁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如世所稱大頭溫，頭面腮頤，腫如瓜瓠者是也；加味涼膈散。所稱蝦蟆溫，喉痺失音，頸筋脹大者是也；增損雙解散。所稱瓜瓢溫，胸高脇起，嘔汁如血者是也；加味涼膈散。所稱疙瘩溫，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是也；增損雙解散，玉樞丹外敷。所稱絞腸溫，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增損雙解散。所稱軟腳溫，便清瀉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增損雙解散，升降散皆可。其邪熱伏鬱三焦，由血分發出氣分，雖有表證，實無表邪，與正傷寒外感之表證全無干涉，人自不察耳。必分溫病與瘟疫為兩病，真屬不通。蓋豐年閭里所患

經云清邪中上焦，濁邪中下焦，即親上親下，病從其類，語可徵矣，所謂讀書有得者是也，豈傷寒外感表證所可同哉。

升降散，溫病主方也，此六證可參用。

者不過幾人，且不傳染，並不知為溫病，以致往往誤事。蓋雜氣所鍾者微也。余自辛未歷驗，今三十餘年，傷寒僅四人，溫病不勝屈指。樂歲之脈證，與凶荒盛行之年纖「一」悉無異，至用藥取效，毫無差別。輕則清之，重則瀉之，各行所利，未有不中病者。若認為傷寒時氣，誤投發散，為禍不淺，誤投溫補，更成痼疾。所以陳良佐曰：凡發表溫中之藥，一概禁用。此尤不可不辨也。

溫病瘟疫之訛辨

《傷寒論》曰：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只言溫病，未有所謂瘟疫也。後人省「溫」加「疔」為瘟，即溫字也。省「彳」加「疔」為疫，即役字也。又如病證之「證」，後人省「登」加「正」為証，後又省「言」加「疔」為症，即證字也。古文並無「瘟」字、「疫」字、「証」字、「症」字，皆後人之變易耳。不可因變易其文，遂以溫病瘟疫為兩病。序例以冬之伏寒，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又以冬時有非節之暖，名為瘟疫。春分後，秋分前，天有暴寒者，名為寒疫病熱云云。其後《活人書》以冬傷於寒，因暑而發為熱病，若三月至夏為晚發傷寒。又以

注「一」纖原作「線」，據掃本、德本、湘本、醉雲軒本改。

引衆旨，相將入火炕，甚是之謂歟。

見得真，說得透，放得倒。

非其時有其氣，責邪在四時專令之藏，名為春溫、夏溫、秋溫、冬溫。雲歧子以傷寒汗下過經不愈，如見太陽證，頭痛發熱惡寒，名為太陽溫病；見陽明證，目痛鼻乾不眠，名為陽明溫病；見少陽證，胸脇痛，寒熱嘔而口苦，名為少陽溫病；見三陰證，名為三陰溫病云云。又以發斑，名為溫毒。汪氏以春之溫病有三種，有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者；有溫病未已，再遇溫氣而為瘟疫者；有重感溫氣，相雜而為溫毒者。又以不因冬傷於寒，不因更遇溫氣，只於春時感春溫之氣而病，可名春溫云云。諸如此類，敘溫者絡繹不絕，議溫者紛紜各異，其憑空附會，重出疊見，不唯膠柱鼓瑟，且又罪及無辜。果爾，則當異證異脈，不然，何以知受病之原不一也。設使脈證大相懸殊，又當另立方論治法，然則脈證何異，方論治法又何立哉。所謂枝節愈繁而意愈亂，學者不免有多歧之惑矣。夫溫者熱之始，熱者溫之終，故夏曰熱病，而春曰溫病也。因其惡厲，故名為疫癘。終有得汗而解者，故又名為汗病。俗名為瘟疫者，蓋疫者役也，如徭役之役，以其延門合戶，衆人均等之謂也，非兩病也。此外，又有風溫、暑溫、濕溫、秋溫、冬溫之名，明明皆四序不節，所謂非其時有其氣，乃風、火、暑、濕、燥、寒之邪，天地之常氣為病也，與溫病何相干涉。總緣人不知天地間，另為一種疵癘早潦之雜氣而為溫病，俗名雜戾是也。

此句凡三見，

非重出也，
正是大聲連
呼，喚醒世
人處。

諸家愈說愈鑿，無所不至矣。噫！毫釐千里之謬，一唱百和之失，千古同悲。余故不辭固陋，詳為論辯，以就正於知物君子。《溫疫論》曰：溫病本於雜氣，四時皆有，春夏較多，常年不斷，不比凶年之盛且甚耳。序例、《活人》、汪氏，悉屬支離，正如頭上安頭，伏寒異氣，原非溫病根源。雲岐子則又指鹿為馬，並不知傷寒溫病原是兩途，未有始傷寒而終溫病者。若是溫病，自內達外，何有傳經？若果傳經，自是傷寒由外之內，而非溫病也。又曰：溫病初起，雜氣熱鬱腠理，亦發熱惡寒，狀類傷寒，後但熱而不惡寒也，其脈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甚則沉伏，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雖有發熱惡寒，頭痛身痛等證，而怫熱在裏，浮越於外，不可認為傷寒表證，輒用麻黃、葛根之類強發其汗，其邪原不在經，汗之反增狂躁，熱亦不減，此溫病之所以異於傷寒也。

按又可《溫疫論》以溫病本於雜氣，徹底澄清，看得與傷寒判若雲泥，諸名公學不逮此，真足啟後人無窮智慧。獨惜泥於邪在膜原半表半裏，而創為表證九傳之說，前後不答，自相矛盾，未免白圭之玷，然不得因此而遂棄之也，余多擇而從之。

四損不可正治辨

凡人大勞大慾，及大病久病，或老人枯槁，氣血兩虛，陰陽並竭，名曰四損。

真氣不足者，氣不足以息，言不足以聽，或欲言而不能，感邪雖重，反無脹滿痞塞之證；真血不足者，通身痿黃，兩唇刮白，素或吐血、衄血、便血，或崩漏產後失血過多，感邪雖重，面目反沒赤色，真陽不足者，或厥逆，或下利，肢體畏寒，口鼻氣冷，感邪雖重，反無燥渴譫妄之狀；真陰不足者，肌膚甲錯，五液乾枯，感邪雖重，應汗不汗，應厥不厥，辨之不明，傷寒誤汗，溫病誤下，以致津液愈為枯涸，邪氣滯澀，不能轉輸也。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調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正治之，正治不愈者，損之至也。一損二損尚可救援，三損四損神工亦無施矣。

按病有純虛純實，非清則補，有何乘除？設有既虛且實者，清補間用，當詳孰先孰後，從少從多，可緩可急，纔見醫家本領。余丙子在毫，生員張琴斯正，年過六旬，素多鬱結，有吐血證，歲三五犯，不以為事也。四月間，忽而發熱頭痛身痛，不惡寒而作渴，乃溫病也。至第二日，吐血倍常，更覺眩暈，大熱神昏，手足戰掉，咽喉不利，飲食不進。病家醫家但見吐血，便以發熱眩暈神昏為陰虛，頭痛身痛戰掉為血虛，非大補不可救，不察未吐血前已有發熱作渴，頭痛身痛之證也。余曰：舊病因溫病發，血脫為虛，邪熱為實，是虛中有實證也，不可純補。余用炙甘草湯去

桂枝、加歸、芍、熟地黃、五味、犀、丹、殭蠶、蟬蛻，二服血已不吐，諸證減去七分，舉家歸功於參，均欲速進，余禁之竟不能止，又進一服，遂覺煩熱頓作，胸腹痞悶，遍體不舒，終夜不寐，時作譫語。余曰：諸證皆減，初補之功也。此乃本氣空虛，以實填虛，不與邪搏，所餘三分之熱，乃實邪也。再補則以實填實，邪氣轉熾，故變證遽起，遂與升降散作丸服，微利之而愈。後因勞復，以參柴三白湯治之而愈。後又食復，以梔子厚樸湯加神麴六錢而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可以應無窮之變矣。

六經證治辨

凡傷寒足太陽膀胱經，從頭頂貫腰脊，故頭項強，發熱惡寒。然風寒常相因，寒則傷榮，頭痛惡寒，脈浮緊無汗，麻黃湯主之。開發腠理以散寒，得汗而愈。風則傷衛，頭痛惡風，脈浮緩有汗，桂枝湯主之。充塞腠理以散風，汗止而愈。若風寒並受，榮衛俱傷，大青龍湯主之。此三方者，冬月天寒腠密，非辛溫不能發散，故宜用也。若夫春夏之溫病，其雜氣從口鼻而入，伏鬱中焦，流佈上下，一發則炎熱熾盛，表裏枯涸，其陰氣不榮，斷不能汗，亦不可汗，宜以辛涼苦寒清瀉為妙。

輕則清之，神解、清化、芳香之類；重則下之，增損雙解、加味涼膈、升降之類，消息治之。傷寒汗後熱不退，此陰陽交而魂魄離也，證亦危矣。其勢稍緩者，宜更汗之。若反劇煩躁者，必有夾食夾痰，或兼有宿病，當尋其源而治之。若發熱煩躁，小便不利，為熱入膀胱之本，五苓散主之。溫病清後熱不退，脈洪滑數，或沉伏，表裏皆實，譫妄狂越，此熱在三焦也，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大下之。傷寒傳至陽明，則身熱目痛，鼻乾不得卧，葛根湯。表裏俱盛，口渴引飲，脈洪大，白虎湯。此在經之熱也。傳至少陽，為半表半裏之經，往來寒熱，脇滿口苦而嘔，默默不欲食，小柴胡湯加減和之。過此不解，則入陽明之府。表證悉罷，名為傳裏，潮熱譫語，唇焦舌燥，大便秘，脈沉實長洪，如痞滿燥實四證皆具，大承氣湯主之。但見痞滿實三證，邪在中焦，調胃承氣湯，不用枳、樸，恐傷上焦之氣。但見痞滿二證，邪在上焦，不用芒硝，恐傷下焦之血也。小腹急，大便黑，小便自利，喜忘如狂，蓄血也，桃仁承氣湯，代抵當湯丸。濕熱發黃，但頭汗出，茵陳蒿湯。傷寒下後熱不退，胸中堅滿不消，脈尚數實者，此為下未盡，或下後一二日復發熱喘滿者，並可用大柴胡湯，或六一順氣湯復下之。若下後仍不解，宜詳虛實論治。如脈虛人弱，發熱口乾舌燥，不可更下，小柴胡湯、參胡三白湯和之。溫病下後厥不回，熱

六一者，六
順氣湯也。

加殭蠶、蟬
蛻、黃連即
加味六、順
氣湯也。

傷寒溫病治
法各別，層
疊不亂，足
見精密，然
運用之妙存

仍盛而不退者，危證也。如脈虛人弱，不可更下，黃連解毒湯、玉女煎清之。不能不下，黃龍湯主之。若停積已盡，邪熱愈盛，脈微氣微，法無可生，至此下之死，不下亦死，用大復甦飲，清補兼施，宣〔〕散蓄熱，脈氣漸復，或有得生者。《醫貫》以六味地黃丸料，大劑煎飲，以滋真陰，此亦有理。若傷寒腹滿而噤乾，則知病在太陰也。口燥咽乾而渴，則知病在少陰也。煩滿囊縮而厥，則知病在厥陰也。邪到三陰，脈多見沉，倘沉而有力，此從三陽傳於三陰，熱證也。外雖有厥逆，自利欲寢，舌捲囊縮等證，正所云陽極發厥，止該清之下之，自是桂枝加大黃，承氣、六一派。若本是陽證，因汗下太過，陽氣已脫，遂轉為陰證。夫邪在三陽，其虛未甚，胃氣尚能與邪搏而為實熱之證。邪到三陰，久而生變，其虛之甚也，氣血津液俱亡，不能勝其邪之傷，因之下陷，而裏寒之證作矣。此熱變為寒之至理。脈必沉而無力，證見四肢厥逆，心悸惕瞤，腹痛吐利，畏寒戰慄，引衣踰卧，急宜溫之補之。陽虛者附子、四逆，陰虛者理陰、補陰。傷寒多有此證治，溫病無陰證，熱變為寒，百不一出，此辨溫病與傷寒六經證治異治之要訣也。蓋傷寒之邪，風寒外感，始中太陽者十八九。溫病之邪，直行中道，初起陽明者十八九。信平治療之宜早，

注〔一〕宣 原作「宣」，據掃本、德本改。

乎心耳

而發表清裏之宜諦當也。倘審之不諦，而誤治之，即成壞病矣。

壞病辨

壞病者，非本來壞病，醫壞之也。謂傷寒不當汗而汗，不當下而下，或汗下太早，或汗下太遲，或汗下無力不及於病，或汗下過度虛其正氣。如誤汗則有亡陽衄血，斑黃譫語，驚惕眩冒；誤下則有煩躁嘔瀉，結胸痞氣，下厥上竭等證是也。

《傷寒論》曰：太陽病，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此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又曰：若已發汗，吐下，溫鍼，譫語，柴胡證罷，此為壞病。觀其脈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前一段桂枝不中與，謂表證已罷，邪已傳變。後一段柴胡證罷，謂半表半裏之證已罷，邪入更深。仲景隨證治之，語活而義廣。以視王韓諸公專主溫補者，為盡善也。若溫病一壞，勢雖烈於傷寒，果隨證治之，亦有得生者，但不可鹵莽滅裂耳。又溫病怫熱內鬱，斷無傳經之理。傷寒則以七日為一候，其有二候三候不解者，病邪多在三陽經留戀。

仲景《傷寒論》原本《內經·熱論》一篇，並無過經再經明文，唯有七日太陽病衰，

注（一）鹵莽滅裂 猶做事草率苟且，粗魯莽撞也。《莊子·則陽》：「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

成玄英疏：「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舌潤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人之精神頓爽矣。玩本文六衰字，語意最妙。蓋謂初感之邪，至七日及十餘日尚未盡衰，則可或汗吐下錯誤，以致邪氣愈熾，則可自當依壞病例治之。豈有厥陰交盡於裏，再出而傳太陽之事哉。試質之高明。

兩感辨

表裏俱病，陰陽並傳，謂之兩感，乃邪熱亢極之證。冬月正傷寒，病兩感者亦少。一部《傷寒論》僅見麻黃附子細辛湯一證，有太陽之發熱，故用麻黃，有少陰之脈沉，故用附子，細辛，發表溫裏並用，此長沙正傷寒，太陽少陰之兩感治法也。

《內經》曰：一日頭痛發熱惡寒，口乾而渴，太陽與少陰俱病。

即此而推，陽明與太陰兩感，自當以陽明

太陰二經之藥合而治之。

《內經》曰：二日身熱口痛，鼻乾不眠，腹滿不食，陽明與太陰俱病。

少陽與厥陰

兩感，自當以少陽厥陰二經之藥合而治之。

《內經》曰：三日耳聾脇痛，寒熱而嘔，煩滿囊縮而厥，水

漿不入，少陽與厥陰俱病。

病有外內，藥有標本，斟酌合法，未必如《內經》所云必死也。

惟溫病兩感最多。蓋傷寒兩感，外感之兩感也；溫病兩感，內傷之兩感也。栗山曰：

傷寒兩感屬外感，溫病兩感屬內傷，此論精切的當，發從來所未有。

註解諦當。

掃除一切，省悟一切。

余讀景岳書得錢氏論，而悟傷寒溫病兩感，一感於外，一傷於內，確切不易也。〔一〕傷寒得於常氣，受病在經絡，如前註《內經》所云云者是也。溫病得於雜氣，受病在藏府，錢氏曰，邪氣先潰於藏，繼傷於府，縱情肆慾，即少陰與太陽〔二〕兩感；勞倦竭力，飲食不調，即太陰與陽明兩感；七情不慎，疲筋敗血，即厥陰與少陽兩感。按錢氏雖未說出溫病，實溫病確論也。從此分辨溫病與傷寒異處，自了然矣。此所以內之鬱熱為重，外感為輕，甚有無外感而內之鬱熱自發者，不知凡幾。河間特制雙解散、三黃石膏湯，為兩解溫病表裏熱毒之神方，即以補長沙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之瀉法也。《續論》謂河間以傷寒為雜病，溫病為大病，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知言哉。余觀張、劉二公用方，正以辨溫病與傷寒兩感異治之要訣也。祖長沙，繼河間，以著書立說者，何啻〔三〕汗牛充棟，未見有方論及此者，間或有之，亦掛一漏百，有頭無尾。余糾〔四〕合前賢，廣採衆論，於散遺零星中湊集而暢發之，而分晰之，務使溫病脈證不致混入傷寒病中，溫病治法不致混入傷寒方中。後有識者，或不以余言為謬云。乾隆乙亥、丙子、丁

注〔一〕栗山曰……確切不易也 原係旁批。

〔二〕陽 原作「陰」，諸本同。據《類經·兩感》及《傷寒辨證·兩感》改。

〔三〕何啻（一，三翅） 猶言何止也。啻，《說文》：「語時不啻也。」段卡裁注：「不啻者，多之詞也。」

〔四〕糾 原作「糾」，諸本同。據文義改。

丑、戊寅，吾邑連歲饑饉，雜氣〔一〕遍野，溫病甚行，余推廣河間用雙解、三黃之意，因定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湯、芳香飲、大小復甦飲、大小清涼散、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大柴胡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並雙解、三黃亦為增損，共合十五方。地龍湯亦要藥也。出入損益，隨手輒應，四年中全活甚衆，有合河間心法，讀《續論》不禁擊節稱賞不置也。地龍湯，即蚯蚓搗爛，入新汲水，攪淨浮油，飲清汁，治溫病大熱諸證。

傷寒合病併病辨

《傷寒論》合病止三證。

凡傷寒合病，兩經三經齊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先見一經病，一二日又加一經病，前證不罷兩經俱病也。若先見一經病，更變他證者，又為傳經矣。夫三陽合病，必互相下利。如太陽與少陽合病，脈浮而弦，自下利者，黃芩湯。太陽與陽明合病，脈浮而長，自下利者，葛根湯。喘而胸滿者，不可下，麻黃湯。若心下滿，腹痛，宜下之，調胃承氣湯。陽明與少陽合病，脈弦而長，必下利，其脈不負者順也，小柴胡湯加葛根、白芍。若脈不長而獨弦，利不止，不食者，名曰負，負者

注〔一〕氣 原作「盛」，據掃本、德本、湘本改。

《傷寒論》併
病止證

失也，上敗木賊則死也。若脈兼滑而數者，有宿食也，宜大承氣湯，急從下奪，乃為解圍之善着。若脈不滑數而遲弱，方慮土敗垂亡，尚敢下之乎？宜小柴胡湯合痛瀉要方，或可救之。太陽與陽明併病，太陽未罷，面色緣緣正赤，或煩躁者，桂枝麻黃各半湯。若太陽已罷，潮熱大便實，手足濇濇汗出，此內實也，調胃承氣湯。若脈弦而長，口苦、胸滿、壯熱者，小柴胡湯加葛根、白芍。若脈弦洪大，熱盛舌燥，口渴飲水者，小柴胡湯合白虎。若太陽與少陽併病，頭項強痛、眩冒，如結胸狀，心下痞硬，當刺大椎第一間、肺腧、肝腧。刺大椎，瀉手足三陽經也。刺肺腧，使肺氣下行，而膀胱之氣化出也。刺肝腧，所以瀉膽邪也。不善刺者，宜小柴胡湯加枳實、黃連、枳實、桔梗，或柴苓湯，慎不可下。若下之，便成結胸痞氣，下利不止等證。凡三陽合病，身重腹滿，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譫語、遺尿、自汗者，白虎湯。若一發汗，則津液內傷，譫語益甚。若一下之，則陽邪內陷，手足厥冷，熱不得越，故額上汗出也。惟有白虎湯主解熱而不礙表裏，在所宜用耳。大抵治法，某經同病，必以某經之藥合而治之，如人參敗毒散、沖和湯，乃三陽經藥。麻黃湯、桂枝湯、大青龍湯，乃太陽經藥；葛根湯、白虎湯，乃陽明經藥；小柴胡湯，乃少陽經藥。凡太陽經未罷，當先解表。若表已解，而內不瘥，大滿大實，方可用承氣等湯攻之也。按今傷寒多合病

併病，未見單經按次相傳者，亦未見表證悉罷止在裏證者，況多溫病，烏能依經如式，而方治相符合乎？《緒論》曰：

傷寒合病，多由冬月過溫，少陰不藏，溫氣乘虛入裏，然後更感寒邪，閉鬱於外，寒熱錯雜，遂至合病。其邪內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嘔，邪氣之充斥奔迫，從可識矣。必先解表，後清裏。其傷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葛根湯、麻黃湯等治法，觀仲景治例可見矣。余謂冬月溫氣乘虛入裏，雖曰非其時有其氣，到底是天地常氣，所以傷寒合病名曰冬溫，即此而推，所謂風溫、暑溫、濕溫、秋溫，亦皆時氣也，與溫病雜氣所得根源不同。

此段議論開
擴萬古心胸，
推倒一世豪
傑，令長沙
見之當亦無
異說矣。

按傷寒感冒風寒常氣，自表傳裏，故多循序而傳，而合病併病爲極少。溫病因雜氣怫熱，自裏達表，或饑飽勞碌，或憂思氣鬱，觸動其邪，故暴發競起，而合病併病爲極多，其有全無所觸，止是內鬱之熱，久則自然蒸動。《緒論》之邪氣充斥奔迫六字，可爲傷寒合病併病傳神，並可爲溫病傳神。故溫病但見太陽少陽證，即可用增損大柴胡湯。但見三陽證，即可用加味涼膈散。傷寒見太陽少陽合病，必俟邪熱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湯。見三陽合病，必有身重腹滿，譫語自汗，方可用白虎湯，又何論大柴胡、涼膈散乎。太陽陽明併病，在傷寒自是麻黃、葛根之類，蓋

注〔一〕氣 原作「病」，據掃本、德本，及《傷寒緒論·總論》改。

〔二〕傷 原作「俟」，據掃本、德本、湘本、醉云軒本改。

傷寒但有表證，非汗不解也，在溫病自是神解、升降、增損雙解之類，不可發汗，裏氣清而表氣自透，汗自解矣。太陽少陽併病，在傷寒小柴胡湯加減治之，在溫病增損大柴胡湯。此辨溫病與傷寒，合病併病異治之要訣也。

溫病大頭六證辨

大頭者，天行疰癘之雜氣，人感受之，壅遏上焦，直犯清道，發之爲大頭溫也。世皆謂風寒閉塞而成，是不知病之來歷者也。若頭巔腦後項下，及耳後赤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太陽也；鼻頰兩目，並額上面部，焮〔〕赤而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陽明也；耳上下前後，並頭角赤腫者，此邪毒內蘊，發越於少陽也。其與喉痺項腫，脛筋脹大，俗名蝦蟆溫，正經論所云清邪中上焦是也。如絞腸溫吐瀉痼痛，軟脚溫骨痿足重，正經論所云濁邪中下焦是也。如瓜瓢溫胸高嘔血，疙痞溫紅腫發塊，正經論所云陰中於邪是也。古方用白殭蠶二兩，酒炒，全蟬蛻一兩，廣薑黃去皮，三錢，川大黃生，四兩。爲末，以冷黃酒一盅，蜜五錢，調服三錢，六證並主之。能吐能下，或下後汗出，有升降降濁之義，因名升降散，較普濟消毒飲爲尤勝。

引證確切，
鐵案不移，
長沙亦應
肯其首，皆
後名家林
方書充棟，
未見有發明
溫病至此者，
妙在仍從傷

寒論中看出，外用馬齒莧，入麥蘖並醋少許，搗，敷腫硬處其妙。

夫此六證，乃溫病中之最重且凶者，正傷寒無此

見得真，放
得倒。

證候，故特揭出言之，其餘大概相若。七十餘條，俱從傷寒內辨而治之，正以明溫病之所以異於傷寒也，正以明傷寒方之不可以治溫病也。知此則不至誤傷人命耳。

喻氏曰：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己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溫^(一)，疑鬼疑神，駸^(二)成妖妄。世醫每奉叔和序例如箴銘^(三)，一字不敢辨別，故有晉以後之談溫者，皆偽學也。栗山獨取經論平脈篇^(四)一段，定為溫病所從出之原，條分縷析，別顯明微，辨得與傷寒各為一家，豪無蒙混，不為叔和惑煽，直可追宗長沙矣。
畏齋先生識。

注〔一〕四溫 《尚論·駁正王叔和序例》作「自變」。

〔二〕駸（音侵） 猶疾速也。《說文》：「馬行疾也。」

〔三〕箴銘 猶言規諫警戒。《文心雕龍·銘箴》：「夫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貶，故體貴弘潤。」

〔四〕平脈篇 據自序「平脈篇」下引文，當作「辨脈法」。

傷寒瘟疫條辨卷二

陽證

凡治傷寒溫病，最要辨明陰陽。若陰陽莫辨，則寒熱紊亂，而日不誤於人者，未之有也。如發熱惡寒，頭痛身痛，口痛鼻乾，不眠，脇痛，寒熱而嘔，潮熱譫語，胃罵不認親疏，面紅光彩，唇燥舌黃，胸腹滿痛，能飲冷水，身輕易動，常欲開口見人，喜言語聲響亮，口鼻之氣往來自如，小便或黃或赤，或溷〔混〕濁或短數，大便或燥秘或膠閉，或挾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手足自溫暖，爪甲自紅活，此陽證之大概也。傷寒陽證，有表有裏，隨證治之，方論詳後，用宜分清；溫病陽證，有表證無表邪，一於清熱導滯而已。尤要辨明是傷寒是溫病，斷不可溷而一之。傷寒得天地之常氣，由氣分傳入血分；溫病得天地之雜氣，由血分發出氣分。但其中證候相參，從來混淆，倘分別一有不清，則用藥死生立判矣。今人不辨寒溫，好用熱藥，

傷寒溫病是
緊要關隘，
先要分清路
分。

注（一）溷（hūn 混）《說文》：「亂也。一曰水濁貌。」

而不知涼藥之妙且難也。

陰證

凡傷寒末傳寒中而為陰證，與陰寒直中三陰而為陰證，或惡寒戰慄，而時青黑，或虛陽泛上，面雖赤而不紅活光彩，身重難以轉側，或喜向壁卧，或踞卧欲寐，或閉口不欲見人，懶言語，或氣微難以佈息，或口鼻之氣自冷，聲不響亮，或時躁擾，煩渴不能飲冷，或唇青，或胎黑而滑，手足厥逆，爪甲青紫，血不紅活，小便青白或淡黃，大便下利或寒結，或熱在肌肉之分，以手按之，殊無大熱，陰勝則冰透手也。雖是發熱，與陽證不同，不可以面赤煩渴誤作陽證，須要辨別明白。其用藥自是理中、四逆、白通一派。溫病無陰證，然或四損之人，亦有虛弱之人，但其根源原是溫病，即溫補藥中亦宜兼用滋陰之味，若峻用辛熱，恐真陰立涸矣。仲景傷寒少陰病，於附子湯、真武湯中用白芍即此義也。景岳理陰煎、大溫中飲，自謂雲騰致雨之妙，自我創始，其實亦本仲景此義而為之者也。後人之千方萬論，未有見出乎範圍之外者。

陽證似陰

陽證似陰，乃火極似水，真陽證也。蓋傷寒溫病，熱極失於汗下，陽氣亢閉鬱於內，反見勝己之化於外。故凡陽厥，輕則手足逆冷，涼過肘膝，劇則通身冰冷如石，血凝青紫成片，脈沉伏澀，甚則閉絕。以上脈證悉見純陰，猶以為陽證何也？及察內證，氣噴如火，譫語煩渴，咽乾唇裂，舌胎黃黑或生芒刺，心腹痞滿脹痛，舌捲囊縮，小便短赤涓滴作痛，大便燥結或膠閉，或挾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或下血如豚肝，再審有屁極臭者是也。粗工不察，但見表證，脈體純陰，便投溫補，禍不旋踵。大抵陽證似陰，乃假陰也，實則內熱而外寒。在傷寒以大承氣湯下之，有潮熱者，六一順氣湯，熱甚合黃連解毒湯；在溫病雙解、涼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氣之類，斟酌輕重消息治之，以助其陰而清其火，使內熱既除，則外寒自伏。《易》所謂水流濕者即此義也。此與陽勝格陰例同。王太僕所謂病人身寒厥冷，其脈滑數，按之鼓擊指下者，非寒也。余謂溫病火閉而伏，多見脈沉欲絕，不盡滑數鼓擊也，要在詳證辨之。

陰證似陽

似陰似陽二證分析不清，死生立判。溫病無陰證。

陰證似陽，乃水極似火，真陰證也。蓋傷寒傳變三陰而為陰證，或陰寒直中三陰而為陰證。陰勝於內，逼其浮游之火發於外，其脈沉微而遲，或沉細而疾，一息七八至，或尺衰寸盛，其證面赤煩躁，身有潮熱，渴欲飲水，或咽痛，或短氣，或嘔逆，大便陰結，小便淡黃，驚惶不定，時常鄭聲，狀類陽證，實陰證也。粗工不察，但見面赤煩渴，咽痛便秘，妄投寒涼，下咽立斃。大抵陰證似陽，乃假陽也，實則內寒而外熱，急以白通、附子、通脈四逆湯之類加人參，填補真陽，以引火歸源，但使元氣漸復，則熱必退藏。《易》所謂火就燥者即此義也。此與陰盛格陽例同。王太僕所謂身熱脈數，按之不鼓擊者，非熱也。但陽證似陰與陽證，傷寒溫病家通有之。而陰證似陽與陰證，此值「」正傷寒家事，溫病無陰證。古人未曾言及，後人多不知此，吳又可其先覺乎。

按寒熱有真假者，陽證似陰，陰證似陽是也。蓋熱極反能寒厥，乃內熱而外寒，即真陽假陰也；寒極反能燥熱，乃內寒而外熱，即真陰假陽也。假陰者最忌溫補，

注「」值 通直，猶但也。

假陰脈最足
誤人，宜細
心辨之。

假陽者最忌寒涼，察此之法，當以脈之虛實強弱為主。然洪長滑數，強實有力，真陽脈固多，而沉伏細澹，六脈如絕，假陰脈亦不少。可知不唯證之陰陽有真有假，即脈之陰陽亦有真有假。死生關頭，全在此分。噫！醫道豈易易哉。

吳又可曰：陰陽二證，古方書皆對待言之，以明其理。世醫以陰陽二證，世間均等，臨診之際，泥於胸次，往來惆悵，最易牽人誤揣。甚有不辨脈證，但窺其人多蓄少艾，或適在娼家，或房事後得病，或病適至行房，問及於此，便疑為陰證。殊不知病之將至，雖童男室女，曠夫寡妻，僧尼闍宦，勢不可遏，與房慾何涉焉？即使素多少艾，頻宿娼家，房事後適病，病適至行房，此際偶值病邪，氣壅火鬱，未免發熱，到底終是陽證，與陰證何涉焉？況又不知陰證，實乃世間非常有之證，而陽證似陰者何日無之。究其所以然者，不論傷寒溫病，邪在胃家，陽氣內鬱，不能外佈，即便四逆，所謂陽厥是也。仲景云：厥微熱亦微，厥深熱亦深。其厥深者，輕則冷過肘膝，脈沉而微，重則通身冰冷，脈微欲絕。雖有輕重之分，總之為陽厥。因其觸目皆是，苟不得其要領，於是誤認者良多。況且溫病每類傷寒，再不得其要領，最易混淆。夫溫病雜氣直行中焦，分佈上下，內外大熱，陰證自何而來？余治溫病數百人，僅遇一二正傷寒，即令正傷寒數百人，亦不過一二真陰證，又何必纔

見傷寒便疑為陰證，況多溫病，又非傷寒者乎！人亦可以憬然思，翻然悟矣。按吳氏溫病無陰證一語，開萬古之屯蒙「一」，救無窮之天枉。

按仲景曰：陽證見陰脈者死。《類經》註云：證之陽者假實也，脈之陰者真虛也，陽證陰脈即陰證也。夫證之陽而曰假實，自是假陽證矣，假陽證自是真陰證可知矣。脈之陰而曰真虛，自是真陰脈矣，真陰脈自是真陰證更可知矣。此真陰假陽，所謂陰證似陽是也。即王太僕所謂陰盛格陽是也，宜以溫補之藥無疑矣。今人一遇壯熱煩渴，譫語狂亂，登高棄衣，而聲音嘹亮，神色不敗，別無敗壞陽德之狀，但厥逆脈伏，沉瀆如絕，便以為陽證見陰脈而用溫補之藥，禍不旋踵，殊不知證現內熱外寒之象，脈見沉伏微細之形，火鬱亢極，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體厥脈厥狀類陰寒，此真陽假陰，所謂陽證似陰是也。即王太僕所謂陽盛格陰是也。乾隆甲戌、乙亥，吾邑連間數年溫毒盛行，眼見親友病多陽證似陰，用附子理中湯而死者若而人〔一〕。用八味丸料及六味丸，合生脈散而死者又若而人。病家醫家，皆以為死證難以挽回，卒未有知其所以誤者，余深憫焉。因古人格陰似陰體厥脈厥之說，精心研究，頗悟此理。溫病無陰證，傷寒陰證百中一二，庸工好用熱藥，且多誤補其虛，

注〔一〕屯蒙《周易》卦名，喻塞滯、晦暗。《周易》孔穎達疏：「屯，難也。蒙者，微昧闇弱之名物皆蒙昧。」
〔二〕若而人 猶言若干人。《經傳釋詞》：「若而者，不定之詞也。」

引證確切，
千古疑案可
釋然矣。

故患陰證似陽者少，壞事亦不若陽證似陰者之多也。每參酌古訓，又兼屢經閱歷，實驗得陽證似陰乃火極似水，陽邪閉脈，非仲景所謂陽證陰脈也。輒用升降、涼隔、加味六一、解毒承氣之屬，隨證治之，無不獲效，不必疑也，特書之以為誤認陽證陰脈之戒。可知仲景云陽證見陰脈者，所謂戴陽是也，所謂孤陽飛越是也，所謂內真陰而外現假陽之象是也，非真陽證也。夫天之所以生物，人之所以有生者，陽氣耳。脈證俱無真陽之氣，故曰死。豈若陰證見陽脈者之尚有生機乎？如陽證陽脈，即不藥亦無害生理，惟陽證似陰乃火鬱於內，反見勝己之化於外，脈自亢閉，實非陰脈，此羣龍無首之象，證亦危矣。然猶在可死可不死之間，若早為清瀉之，脈自復而愈。至若貧賤人饑飽勞傷，富貴家酒色耗竭，此則四損不可正治之輩，又當別論。甚至藏府久虛，痰火久鬱，一着溫病正不勝邪，水不勝火，暴發競起，一二日即死者，其脈或浮洪而散，狀若釜沸，或沉微而濇，狀若屋漏，每遇此等脈證，徒為悼嘆而已。

陽毒陰毒

《傷寒論》：「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

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湯主之。

《傷寒論》(二)曰：陰毒之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鳖甲湯(三)主之。

按陰陽和正氣也，陰陽偏異氣也。正氣者，四時錯行之氣也；異氣者，四時不節之氣也。而雜氣非其種也。雜氣者，兵凶旱潦，疵癘烟瘴，一切惡穢不正之氣也。此氣適中人之陽分，則為陽毒；適中人之陰分，則為陰毒。觀其所主之藥，二證一方，並不用大寒大熱之劑，可知長沙所謂陽毒陰毒，乃天地之雜氣，非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也，豈若後人之所謂陽毒陰毒乎？要之後人所謂陽熱極盛，固是陽毒；陰寒極盛，固是陰毒，終非長沙所以立名之本義。此二證者，即所稱溫病是也。即大頭溫、蝦蟆溫、瓜瓢溫，以及痧脹之類是也。吳又可溫病無陰證之論，實本長沙陽毒、陰毒中於雜氣之說，受毒有淺深，為病有重輕，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王太僕曰：此陽盛格陰而致之，非寒也。凡中此雜氣之人，不止咽喉痛身痛，甚至心腹絞痛，大滿大脹，通身脈絡青紫，手足指甲色如靛葉，口噤牙緊，心中忙亂，一二日即死者，此類是也。但刺尺澤，委中，十指出血，即令服玉樞丹最妙，撥正

注(一)《傷寒論》據此下引文，當作《金匱要略》。

(二)升麻鳖甲湯 《金匱要略》作「升麻鳖甲湯去雄黃、蜀椒」。

散尤為奇方，男左女右吹人鼻中，雖危必甦，以增損雙解散主之。

表證

發熱惡寒惡風，頭痛身痛，項背強痛，口痛鼻乾不眠，胸脇痛，耳聾目眩，往來寒熱，嘔而口苦，脈浮而洪，或緊而緩，或長而弦，皆表證也。在傷寒，風寒外人，但有一毫表證，自當發汗解肌消散而愈，其用藥不過麻黃、桂枝、葛根、柴胡之類；在溫病，邪熱內攻，凡見表證，皆裏證鬱結浮越於外也，雖有表證實無表邪，斷無正發汗之理。故傷寒以發表為先，溫病以清理為主，此一着最為緊要關隘。今人一遇溫病，便以為傷寒，遂引經論，先解其表，乃攻其裏之說，此大謬也。總因古今醫家，俱將溫病與傷寒看成一證，不分兩治。如王宇泰、張景岳曠代名手也，其論傷寒證治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至說到溫病，猶是老生常談，他何足道。人每以大劑麻黃、葛根等湯，強發其汗，此邪原不在經，汗之徒損經氣，熱亦不減，轉見狂躁。蓋發汗之理，自內由中以達外，今裏熱結滯，陽氣不能敷佈於外，即四末未免厥逆，又安能氣液蒸蒸以透表，如縛足之鳥焉能飛升？又如水注之器，閉其後竅，前竅焉能涓滴？惟用升降、雙解，裏熱一清，表氣自透，不待發散多有自能汗

所謂前一節治法，大有天淵之別者此也。俗醫何曾夢見，此論前人未

到。
引證諦當。

解者。此中玄妙，王劉二公其先覺乎。

表裏兼證

表裏俱見之證，疑似之間最宜詳晰。蓋在表者宜汗，在裏者宜下。今既兩證相兼，如欲汗之，則裏證已急，欲下之則表證尚在。在傷寒，自表傳裏，通宜大柴胡湯兩解之。在溫病，自裏達表，輕則增損大柴胡湯，重則加味六一順氣湯主之。

裏證

不惡寒反惡熱，掌心並腋下濺濺汗出，腹中硬滿脹痛，大便燥結或膠閉，或熱結旁流，或協熱下利，譫語發狂，口渴咽乾，舌黃或黑，舌捲或裂，煩滿囊縮而厥，脈洪而滑，或沉實，或伏數，此裏證之大略也。溫病與傷寒表證實不同，裏證無大異，亦須辨明治之。

按傷寒有表證，自當汗之。然脈有忌汗者七條，證有忌汗者十一條。有裏證，自當下之。然脈有忌下者十四條，證有忌下者二十二條，此尤不可不知也。《傷寒論》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詳且盡矣。兼以諸家闡發無餘，觀之自明，何

須余贅。是集特辨溫病根源脈證治方與傷寒大異，令業醫者分別清楚，不以傷寒混治溫病，是則余之志也已。

又按訥菴云：汗、吐、下、和，古人治病之四法。景岳云：若無邪氣在上不可輕吐，亦無多法，梔子豉湯吐無形之虛煩，瓜蒂散吐有形之實邪。一法以萊菔子為末，溫水調服一錢，良久即吐。和解，小柴胡湯加減足矣。二法之外，最切於病，無過汗下。正傷寒之當汗當下者，已逐條分晰矣。溫病無正發汗之理，惟下證最多，特為指明，莫厭其煩。

面黃 身黃

以下共計溫病溫下證五十二條

黃者土色也，脾胃於五行屬土，陽明之脈榮於面，黃則濕熱鬱於脾胃之中，薰灼上蒸於面，其則身黃如橘子色，此大熱之象。並宜茵陳蒿湯合升降散，再酌病情合三承氣湯下之。下後熱退，汗自出，黃自消矣。或以溫酒洗之。

《內經》曰：能合脈色，可以萬全。《難經》曰：望而知之謂神。故看病者，先要察色，然後審證切脈，參合以決吉凶也。如肝熱則左頰先赤，肺熱則右頰先赤，心熱則額先赤，腎熱則頤先赤，脾胃熱則滿面通赤也。又面色黃為溫為熱，白為氣

不調，青為風寒，黑為陰寒也。白準頭，年壽^{〔一〕}、命宮^{〔二〕}、法令^{〔三〕}、人中，皆有氣色可驗。又若傷寒陰寒內盛，逼其浮陽之火行於面，亦發赤色，非熱證也，此為戴陽，四逆湯加蔥白。夫陽已戴於頭面，不知者更用表藥，則孤陽飛越，危殆立見，可不慎哉。溫病無陰證。

目暗不明 目赤 目黃 目瞑 目直視 目反折

目者至陰也，五藏六府精華之所係，水足則明察秋毫，如常而瞭瞭者，裏無邪也。至於目暗不明，乃邪熱居內焚灼，腎水枯涸，不能朗照。若赤，若黃，若瞑，若直視，若反折，邪俱在裏也。若不急下，則邪愈熾矣。並宜加味涼膈散加龍膽草。薛氏曰：凡開目而欲見人者，陽證也；閉目而不欲見人者，陰證也。目中不了了，目睛不和，色赤，熱甚於內也。目瞑者，必將衄也。目睛黃者，將發身黃也。或瞪目直視，或戴眼反折，或目胞陷下，內多虛證。或睛暗而不知人者，亦有虛證。皆難治也。

注〔一〕年壽 指眉心與鼻尖之間的鼻樑部分。

〔二〕命宮 相術家語。謂兩眉之間也。

〔三〕法令 相術家語。謂鼻端之兩旁下，食倉之左及祿倉右方之部位也。

舌白胎 黃胎 黑胎

凡傷寒邪在表者，舌無胎。邪在半表半裏，白胎而滑，肺主氣而色白。故凡白胎猶帶表證，止宜和解，禁用攻下。有尖白根黃，尖黃根白，或尖白根黑，及半邊黃白而胎滑者，雖證不同，皆屬半表半裏。若傳裏則乾燥，熱深則黃，甚則黑也。然黑胎止有二種，有火極似水者，為熱極；有水極似火者，為寒極。細辨之，黑色亦自不同。熱極者色黑而胎燥，或如芒刺，再驗必小便赤澀，大承氣湯下之；寒極者色青灰而胎滑，再驗必小便清白，或淡黃，理中湯加附子溫之。又溫病與傷寒，舌色不同，傷寒自表傳裏，舌胎必由白滑而變黃變黑，不似溫病熱毒由裏達表，一發即是白黃黑諸胎也。故傷寒白胎不可下，黃則下之；溫病稍見黃白胎，無論燥潤，即以升降散、加味涼膈散下之，黑則以解毒承氣湯急下之。下後間有三二日裏證去，舌尚黑者，胎皮未落也，不可再下，務在有下證方可下。有一種舌俱黑而無胎，此經氣，非下證也。妊娠多有此，陰證亦有此。又有一種舌，屢經汗下消導，二便已通，而舌上青灰色未退，或濕潤，或雖不濕潤，亦不乾燥，不可因其濕潤妄投薑、附，亦不可因其不濕潤而誤與硝、黃。此因汗下過傷津液，其脈必虛微無力，

實熱火盛而焦，虛熱水虧而枯，分辨不消，彼此無生矣，仔細勘驗脈證，畢竟不同。

急宜救陰為主，炙甘草湯、左歸丸料，或六味地黄丸料合生脈散滋其化源。又有
一種舌，真陰虧損，火勝津枯，乾燥涸極，唇裂鼻煤舌黑，宜以涼水梨漿治其標，
左歸、六味滋其本，庶或可生。若執用承氣、涼膈則殆矣。杜清碧三十六舌法〔二〕，
三十五舌屬熱，惟一舌屬寒，大抵熱多寒少。三十六法已覺其煩，後廣之一口有餘，
真屬蛇足。大鵝梨削薄片，於新汲水中，去渣飲汁，即梨漿是也。

舌白砂苔 舌紫赤色

舌上白苔乾硬如砂皮，一名水晶舌。乃自白胎之時，津液乾燥，邪雖在胃，不能變黃，急下之。紫赤亦胃熱也，亦宜下之。

舌芒刺

熱傷津液，此熱毒之最重者，急下之。

舌裂

日久失下，血液枯涸，多有此證。又熱結旁流，日久不治，在下則津液消亡，

注〔二〕杜清碧三十六舌法 指元·杜清碧所撰之《放氏傷寒金鏡錄》，是書述三十六舌，並附簡圖。

在上則邪火毒熾，故有此證，急下之，裂自滿。

舌短 舌捲 舌硬

此皆邪氣勝，真氣虧，急下之，舌自舒。

唇燥裂 唇焦色 口臭 鼻孔如烟煤

此胃家實多有此證，急下之。鼻孔煤黑，溫毒在胃更甚，急下之。

口燥咽乾 氣噴如火 揚手擲足 小便極臭 小便赤黑 小便涓滴作痛

此皆內熱之極，急下之。

潮熱

邪熱在胃，宜下之。

善太息

此胃家實。呼吸不利，胸膈痞悶，每欲引氣下行故然，宜下之。

心下滿 心下痛 心下滿痛 心下高起如塊 腹脹滿痛 腹痛按之愈痛 小腹滿痛
此皆胃家邪實，內結氣閉，急下之，氣通則已。

頭脹 頭脹痛 頭汗 頭痛如破

此皆胃家邪實，氣不下降，急下之，脹痛立止。頭汗亦宜下之，則熱越而遍身汗出矣。
譫語 發狂 蓄血如狂

此胃家實，陽邪勝也，急下之。有氣血兩虛，躁煩如狂者，不可下，須辨之。

溫疹

治法不外清散，增損雙解散加紫萍。

小便閉

此大便秘，氣結不舒，因而小便不通也。急下之，大便行，小便立解。

大便燥結 轉屎氣極臭

此下之無辭。但有血液枯竭者，無表裏證，虛燥不可下，宜六味地黃丸料加麥冬、五味，煎成人乳，減半飲之。一方用白菜自然汁、大麻仁汁、生芝蔴汁等分，人蜜和服自通。或用蜜煎導法。

大便膠閉

其人平日大便不實，一遇溫邪便蒸作極臭，狀如粘膠，愈蒸愈粘，愈粘愈閉，以致胃氣不能下行，溫毒無自而出，不下即死。若得粘膠一去，無不愈者。

協熱下利

其人大便素或不調，邪熱乘胃，便作煩渴。一如素日泄瀉稀糞而色不敗，其敗色但焦黃而已。午後潮熱，便作瀉泄，子後熱退，泄瀉亦減，次日不作潮熱，利亦止，為病愈。若潮熱復作，利不止者，以增損大柴胡湯徹其餘邪，而利自止。

熱結旁流

此胃家實，邪熱壅閉，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日三五度，或十數度，急以加味六一順氣湯下之，得結糞而利自止。服藥後不得結糞，仍稀水旁流，及所進湯藥，因大腸邪勝，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在也，病必不減，仍以前湯更下之。或用解毒承氣湯。如虛並加人參。無參，以熟〔二〕地一兩、歸身七錢、山藥五錢煎湯，入前藥煎服，累效。蓋血不亡，氣亦不散耳。

脈厥 體厥

脈厥，沉伏欲絕。體厥，四肢逆冷，涼過肘膝，半死半生，通身如冰，九死一生。此邪火壅閉，陽氣不能四佈於外，胃家實也，急以解毒承氣湯大清下之。下後而鬱熱已解，脈和體溫，此為病愈。若下後而鬱熱已盡反見厥者，為虛脫，宜補。若下後鬱熱未盡，仍見厥者，更下之，厥不回者死。

按溫病厥逆皆下證，傷寒厥逆多兼下利，則陽熱變為陰寒者十之五。蓋木盛則

注〔二〕熟 原作「熱」，據薛岳軒本改。

胃上受尅，水穀奔迫，胃陽發露，能食則為除中。木盛則腎水暗虧，汲取無休，腎陽發露，面赤則為戴陽。戴陽尚多可救，除中十不救。所以溫之灸之，以回其陽，仍不出少陰之成法也。但厥而下利，陰陽之機其微，不可不辨也。

下後脈反浮

裏證下後，宜脈靜身涼。今脈浮，身微熱，口渴，神思或不爽，此邪熱溢於肌表，裏無大留滯也。雖無汗，宜白虎湯。若大下後，或數下後，脈空浮而虛，按之豁然如無，宜玉女煎加人參，覆杯則汗解。以其人或自利經久，或他病先虧，或本病日久不痊，或反覆數下，以致周身血液枯涸。石膏、知母、麥冬辛涼除肌表散漫之熱邪，人參、熟地、牛膝滋陰以助周身之血液，於是經絡潤澤，元氣鼓舞，腠理開發，此邪從榮解，汗化於液之義也。

下後脈復沉

下證脈沉而數，下後脈浮，當得汗解，以熱邪溢於氣分也。今下後二三日，脈復沉者，餘邪復瘀到胃也，宜更下之。更下後，脈再浮者，仍得汗解，宜白虎湯。

以白虎發汗，亦裏熱除而表邪自解之義，非比麻黃、桂枝發散風寒也。

下後脈反數

應下失下，口燥咽乾而渴，身反熱減，四肢時厥，欲得近火壅被，此陽氣伏也。下後厥回，身復熱，脈大而反數，舌上生津，不甚飲水，此裏邪漸去，鬱陽暴伸也，柴胡清燥湯以和解之。此證類近白虎，但熱渴既除，又非白虎所宜也。

下後身反熱

應下之證，下後當脈靜身涼，今反發熱者，此內結開，正氣通，鬱陽暴伸也。即如爐中伏火撥開，雖焰不久自息，與下後脈反數義同。

下後反痞

邪氣留於心胸，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以其人或因病先虧，或因稟賦嬌怯，氣血兩虛，下之益虛，失其健運，邪氣留止，故致痞滿。今愈下而痞愈甚，若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病矣。宜參歸養榮湯，中病即止。

下後邪氣復聚

裏證下後，脈不浮洪，煩渴減，身熱退，三五日後復發熱者，亦無傷食勞役，乃餘邪尚有隱伏，因而復發，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歸咎於醫家，誤也。再酌前方下之，慎勿過劑，以邪熱微也。

急證急攻

傷寒無此證治

雜氣流毒，怫鬱三焦，其病不可測識。一發舌上白胎如積粉，譬如早服涼膈、承氣等方下之，至午舌變黃色，煩滿更甚，再急下之，至晚舌變黑刺，或鼻如烟煤，仍加硝黃大下之。所謂邪微病微，邪甚病甚，非藥之過也。此一日之間而有三變，幾日之法一日行之，稍緩則不及救矣。若下後熱渴除胎不生方愈。更有熱除胎脫，日後熱復發胎復生者，再酌前方下之，不必疑二也。嘗見溫病有一二日即死者，乃其類也。丁亥五月，監生李廉臣女，年十八，患溫，體厥脈厥，內熱外寒，痞滿燥實，譫語狂亂，罵詈不避親疏，煩躁渴飲，不食不寐，惡人與火，晝夜無寧刻。予自端陽日診其病，至七月初三始識人，熱退七八而思食，自始至終以解毒承氣湯。

方，雪水熬石膏湯〔二〕煎服，約下三百餘行，黑白稠粘等物，愈下愈多，不可測識，此真奇證怪證也。廉臣曰：若非世兄見真守定，通權達變，小女何以再生。戊子秋，舉人李煦南長公，約年十五，患溫，脈沉伏，妄見妄言，如醉如癡，渴飲無度，以加味涼膈散連下一月而甦。又予甥年二十一，患溫，初病便煩滿囊縮，登高棄衣，渴飲不食，日吐血數十口，用犀角地黄湯加柴、芩、連、梔、元參、荊芥穗灰十劑，間服瀉心、承氣湯七劑，諸證退而飲食進。越五日，小便不通，脹痛欲死。予細診問，脈仍沉，臍間按之勁疼，予思此土實氣閉不舒，因而小水不利也，以大承氣湯下黑血塊數枚，而病始痊。此皆證之罕見者也，可見凡下不以數計，有是證即投是藥。但恐見理不明，認證不透，反致擔閣，而輕重緩急之際，有應連日，有應間日下者，如何應多，如何應少，其間不能如法，亦足誤事，此非可以言傳，臨時酌斷可也。此等證治亦少，姑存以備參考。

發熱

凡治傷寒溫病，當發熱之初最為緊要關隘，即宜詳辨脈證治療，此時用藥稍不

注〔一〕湯 醉云軒本無。

確當，必變證百出而成壞病矣。如溫病發熱，雜氣佛鬱三焦，由血分發出氣分，斷無正發汗之理。而發熱頭痛，身痛而渴，為熱之輕者，神解散、小清涼散之類；如發熱氣噴如火，目赤舌黃，譫語喘息，為熱之重者，加味涼膈散、增損三黃石膏湯之類；如發熱厥逆，舌見黑胎，則熱之極矣，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大清大下之。若正傷寒，自當詳發熱之表裏虛實以施治。如翕翕而熱者表熱也，謂若合羽所覆，明其熱在外也，桂枝麻黃各半湯、桂枝二越婢一湯、葛根湯選用；蒸蒸而熱者，裏熱也，謂若薰蒸之蒸，明其熱在內也，白虎湯、黃連解毒湯、瀉心湯選用。太陽經以表為標，膀胱為本。凡發熱頭項痛，腰脊強，脈浮緊無汗，此寒在標也，麻黃湯汗之；發熱脈浮緩自汗，此風在標也，桂枝湯和之；發熱脈緊而兼緩，此風寒並在標也，大青龍湯發之。若脈浮發熱，煩渴小便不利，此熱在本也，五苓散兩解之。陽明經以肌肉為標，胃為本。凡發熱目痛，鼻乾不眠，無汗，葛根湯，熱甚加黃芩、知母主之者，乃熱在標也；若表裏俱熱，渴飲水漿，汗出脈洪數，白虎湯主之者，乃熱在本也；若不惡寒反惡熱，或蒸蒸而熱，內實不大便，脈洪數有力，調胃承氣湯下之者，乃熱在本也。少陽經主半表半裏，從乎中治，脈弦，發熱頭痛，口苦耳聾，胸滿脇痛，往來寒熱，心煩喜嘔，默默不欲食者，小柴胡湯主之。若標

內陽而外無熱，內陰而外反熱，辨之不明，用藥死生立判。

病止宜小柴胡加減，若本病因邪深入，不能傳散，多以柴胡加芒硝湯，或大柴胡湯。大抵熱在太陽忌下，熱在陽明忌利小便，熱在少陽忌汗、忌下、忌利小便。至傳入三陰，則不發熱，唯少陰經能發熱。然少陰發熱有二證，初病即見少陰證，脈沉反發熱，麻黃附子細辛湯。若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此陰盛格陽，內寒而外熱也，理中湯加附子，或通脈四逆湯。蓋陽邪傳陰經而下利者，乃是熱利，陽陷入陰，外所以無熱，自是白頭翁湯、黃連阿膠湯一派。如陰邪入陰經而下利者，乃是裏寒自利，寒既在裏為主，則陽氣必客於外，外所以反熱，非理中、四逆何以禦之。要知雖皆發熱，畢竟不同，發於陽而發熱者，頭必痛，發於陰而發熱者，頭不痛，此為辨也。又太陽以惡寒發熱為病進，恐邪氣傳裏也。厥陰以厥少熱多為病退，喜陰盡陽復也。然熱氣有餘，則又為內癰便血之兆矣。發熱多端，不可不詳辨也。

按《傷寒論》之論內癰，止於三句中，即以三證辨內癰為極確，文法精練，不可不細玩之。第一句，諸脈浮數，當發熱，而反灑淅惡寒，謂脈浮數，本當發熱，而反多灑淅惡寒者，內癰也。第二句，若有痛處，謂浮數之脈，主邪在經，當一身盡痛，而痛偏着一處者，內癰也。第三句，飲食如常，謂病傷寒，當不欲飲食，而

飲食如常者，內癰也。讀仲景書，可不於一字一句深求其義哉。景岳治肺癰，有桔梗杏仁煎；治腸癰，有腸癰秘方；通治有連翹金貝煎；外又有蠟礬丸。皆神方也，謹採以備用。外科之法門，亦仲景熱盛內癰之說，有以開之。

惡寒

傷寒惡寒者，不見風亦惡寒，身雖發熱，不欲去衣被也。惡寒屬表證，而有虛實之分，以有汗者為虛，無汗者為實也。但有惡寒為表不解，若欲攻其熱，當先解其表，麻黃、桂枝之屬是也。必「二」不惡寒反惡熱，此為表解，乃可清裏，白虎、承氣之屬是也。然又有少陰之惡寒者，則踰臥足冷，脈沉細，四逆湯溫之，不可發汗。必「三」振寒，脈微細者，內外俱虛也，真武湯主之。又有止稱背惡寒者，蓋入背為陽，腹為陰，陽氣不足，陰寒氣盛，則背為之惡寒，陽微陰盛之機已露一斑。《傷寒論》云：少陰病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當灸之，處以附子湯者是也。又有陽氣內陷入陰中，表陽新虛，有背微惡寒者。《傷寒論》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入參湯主之者是也。蓋微，不甚也；若少陰，則寒甚也。二者

注「二」必 掃本、德本同，醉雲軒本無，湘本作「其一」。

「三」必 原作「心」，諸本同，據《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改。

一為陰寒氣盛，一為陽氣內陷。蓋陰寒為病，不能消耗津液，故於少陰病則口中和；及陽氣內陷，則熱灼津液為乾，故於陽明病則口燥渴也。二者均為背惡寒，要辨陰陽寒熱不同，亦於口中潤燥可知，不可不仔細審之也。又有傷寒惡寒，全不發熱，六脈緊細，乃素稟虛怯而不能發熱，此太陽寒傷榮證。但極虛感寒，無正發汗之理，宜理陰煎、大溫中飲以滋其陰，而雲騰致雨之妙，則景岳有心得矣。若溫病惡寒，口燥咽乾，舌黃唇焦，乃陽盛格陰，內熱則外寒，非惡寒也。蓋惡寒表證也，得就煖處便解，外寒重證也，雖近火烈不除。輕則神解散，甚則升降散、增損雙解散，豈可與正傷寒惡寒同日語哉。

惡風

惡風者，見風則惡，密室中則無所惡也。雖屬表證，而發散又自不同。若無汗惡風，則為傷寒，當發其汗，麻黃湯；有汗惡風，則為中風，當解其肌，桂枝湯。裏證雖具，而惡風未罷者，皆當先解其表也。又有汗多亡陽與風濕皆有惡風之證，蓋汗出漏不止，則亡陽外不固，是以惡風也，以桂枝加附子湯，溫其經而固其衛。風濕相搏，骨節煩痛，濕盛自汗而皮腠不密，是以惡風也，以甘草附子湯，散其濕

而實其衛。若溫病，惡風等於惡寒，陽伏於內，陰格於外，不過初病一二日，後則惡熱，不惡風寒矣。要之邪熱內鬱，輕則發越於外而手足溫，重則內外格拒而通身涼，死生關頭，惟在識與不識耳。神解、芳香、升降、涼膈等方，斟酌得宜，萬無一失。

頭痛

太陰少陰，有身熱而無頭痛，蓋二經皆不上頭故也。厥陰，有頭痛而無身熱，蓋厥陰與太陽會於巔也。若身熱又頭痛，皆屬三陽經也。傷寒太陽頭痛，發熱惡寒無汗，麻黃湯；頭痛發熱，惡寒有汗，桂枝湯。陽明頭痛，不惡寒反惡熱，白虎湯；不大便，調胃承氣湯；頭痛甚者必衄，葛根湯去大棗加蔥白。少陽頭痛，頭角痛，或耳中痛，或口苦發熱，或往來寒熱，脈弦數，並宜小柴胡湯。厥陰頭痛，嘔而吐沫，吳茱萸湯；又厥陰頭痛，脈微浮為欲愈，如不愈小建中湯。若溫病頭痛，或頭脹痛，乃邪熱鬱結於內，上攻頭面三陽，斷不可發表，輕則神解散、清化湯治之，重則增損雙解散、升降散合內外而治之。裏氣通，頭痛自止，不可拘傷寒頭痛當發表，不可攻裏之例也。

溫病頭痛，
禁用風藥，
恐邪氣上升
也，清熱裏
熱，表證自
息。

身痛

凡傷寒太陽病，身體痛，骨節痛，若惡寒無汗，脈浮緊者，麻黃湯汗之；若脈浮緩，惡風自汗者，桂枝湯和之；若風寒並中，脈浮緊而緩者，大青龍湯發之。少陰病，身體痛，骨節痛，手足厥，脈沉者，附子湯主之。然此陰陽二證，一般身痛，用藥則相去雲壤，浮沉之脈，要在指下辨識。若誤發少陰經汗，必動其血，或從口鼻出，或從目出，少陰脈入肺絡心，太陽脈起目內眥。則為下厥上竭而死，或可以當歸四逆湯救之。凡一身盡痛，發熱發黃，頭上汗出，背強，小便不利者，濕也，茵陳蒿湯。凡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桂枝新加湯。凡身痛下利清穀者，表裏俱寒也，原文先救裏四逆湯，次救表桂枝湯。若溫病，雜氣熱鬱三焦，表裏阻隔，陰陽不通，身體痛，骨節痛，以及頭痛項強，發熱惡寒惡風，目痛鼻乾不眠，脇痛耳聾，寒熱而嘔，一切表證狀類傷寒，實非風寒外感之邪，通宜清熱解鬱以疏利之，如神解散、芳香散、升降散、加味涼膈散、增損雙解散之類，隨其輕重酌量用之。裏氣一清，表氣自透而外證悉平矣。故溫病凡見表證，皆裏證鬱滯浮越於外也。不知者，一見身痛頭痛，發熱惡寒等證，便以為傷寒，而用麻黃、青龍以發其汗，則壞病遽起矣。

表證皆裏證
浮越於外，
是不可正發
汗，之所以
然處，前輩
名公知此者，
除王劉吳喻
無多人焉，
習俗之陋，
難以驟更耳。

言之可勝鳴咽。

此即前一節治法大有天淵之別也，王劉兩公其先覺乎。

不眠

陽盛陰虛，則晝夜不得卧，陰盛陽虛，則嗜卧不欲起。晝夜以陰為主，陰氣盛則目閉而卧安。若陰為陽擾，故煩躁而不眠也。溫病熱鬱三焦，陰不敵陽，大渴引飲，煩躁不眠，輕則增損大柴胡湯，重則增損雙解散，兩解表裏之熱毒以治之。若太陽傷寒，脈浮數，身痛無汗，煩躁不眠，大青龍湯或桂枝麻黃各半湯；若發汗後不眠，脈浮數，微熱煩渴，小便不利，五苓散；若大汗後，胃中乾燥，不眠，煩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脈數大者，白虎湯或竹葉石膏湯，不用五苓。又太陽傷寒，脈浮，以火劫汗，亡陽驚狂，起卧不安，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陽明經病，口痛鼻乾不眠，葛根湯；內熱多加黃芩，知母；若自汗，脈洪數，經府俱熱，煩渴舌燥不眠，白虎湯；若火熱，錯語呻吟，乾嘔不眠，黃連解毒湯。少陽病往來寒熱，口苦，心煩不眠，脈弦數，小柴胡湯加黃連、梔子；若虛弱人，津液不足，加酸棗仁、五味子、麥冬。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煩不眠，黃連阿膠湯。凡汗、

吐、下後，煩渴不眠，劇者懊憹不眠，此邪熱乘虛客於胸中，煩熱鬱悶而不得散也，梔子豉湯。凡下後虛煩不眠，參胡溫膽湯、加味溫膽湯「二」湯。

多眠

凡病者多不得眠，傷寒反多眠者，以衛氣晝則行陽，夜則行陰，行陽則寤，行陰則寐。陽氣虛陰氣盛，則目瞑，故多眠，乃邪氣傳於陰而不在陽也。昏昏閉目者，陰司闔也。默默不言者，陰主靜也。凡傷寒頭痛發熱，神昏多眠者，表證也，宜解表為先，疏表湯。若得汗後，脈浮細，身涼嗜卧者，此陽邪去而陰氣復，可不藥而愈。設胸滿脇痛，風熱內攻而喜眠者，邪傳少陽也，小柴胡湯加桔梗、枳殼。少陰病得之二三日，表邪未悉併陰，但欲寐，脈微細，無裏證者，麻黃附子甘草湯以微發其汗則愈。少陰病，欲吐不吐，心煩多眠，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真武湯。凡脈微細欲絕，或踰卧惡寒向壁，或身重逆冷，皆屬少陰，附子湯。若溫病多眠，三陽合病，目合則汗，小清涼散合白虎。譫語有熱者，增損三黃石膏湯加大黃。蓋凡胃中有熱者，亦欲多眠，但神昏氣粗而大熱，絕不似少陰之踰卧足冷也。

注「一」膽 原作「脾」，據湘本，酌予刪本改。

自汗

傷寒熱證，易
明尚且引脈，
何況溫病

自汗者，不因發散而自然汗出也。然有表裏之別，虛實之異焉。凡傷寒太陽病，汗出惡風，反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湯，或小建中湯，或黃耆建中湯，隨證用之。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大承氣湯，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表證罷裏證實者，急下之，大承氣湯。大脈遲，乃熱鬱陽明，火邪閉脈也。裏實乃身重，短氣腹滿而喘，濇濇汗出也，非若邪氣在表而汗出之可緩也。漏風亡陽者，桂枝加附子湯。凡陰證四逆，額上及手背冷汗出者，與自利厥逆大汗出者，急以四逆湯溫之。凡自汗出，小便難，脈沉者，桂枝附子湯加茯苓。若溫病邪熱內結，誤服表藥，大汗亡陽，煩渴不解，大復甦飲。不因誤表而自汗者，增損三黃石膏湯，裏實者加大黃。愈後每飲食及驚動，即自汗出，此表裏虛怯也，人參固本湯加黃耆、牡蠣、麻黃根以固之。若發熱而利，自汗不止者死。若大汗出，熱反盛，狂言不止者死。若汗出髮潤，喘不休者死。若汗出如珠，不流者死，此又不可不知也。

盜汗

盜汗者，睡着而汗出也，是由邪在半表半裏。何者？若邪氣一切在表與衛，則自然汗出也，此則邪氣侵行於裏，外連於表，及睡則衛氣行於裏，乘表中陽氣不緻，津液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覺則氣散於表而止矣。雜病盜汗者，或陽虛血熱，補中益氣湯加防風、麻黃根、生地黃、牡丹皮。或陰虛火動，當歸六黃湯加浮麥、麻黃根。傷寒盜汗，責於半表半裏，知其膽有熱也。《傷寒論》曰：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小柴胡湯主之。《傷寒論》曰：陽明病，脈浮而緊，必潮熱，發作有時，但浮者，必（盜）自汗出。按盜汗是少陽證，自汗是陽明證，但浮者必盜汗出句之盜字，應是自字，當改之，可與白虎湯、病愈脈靜身涼，數日後，忽得盜汗及自汗者，此屬表虛，並宜黃耆湯加防風、麻黃根。若溫病盜汗，邪熱內鬱，外侵於表，升降散或增損大柴胡湯加牡蠣、龍膽，或龍膽末二錢、豬膽汁同溫酒調服。

頭汗

凡熱邪內蓄，蒸發腠理，遍身汗出者，謂之熱越。若身無汗，則熱不得越，上

蒸於陽，故但頭汗出也。熱不得越，陽氣上騰，頭汗出譫語者，在傷寒大柴胡湯、涼膈散；在溫病增損大柴胡湯，加味涼膈散。頭汗出劑頸而還，渴飲水漿，小便不利，此爲熱鬱在裏，身必發黃，在傷寒茵陳蒿湯，在溫病加味涼膈散加茵陳蒿。心下滿，頭汗出，水結胸也，並宜柴胡陷胸湯。陽明病，下血譫語，此爲熱入血室。

此證兼男子言，不僅婦女也。

但頭汗出者，在傷寒小柴胡湯加歸尾、桃仁、穿山甲、丹皮、梔子；在溫病柴胡清燥湯加穿山甲、桃仁、黃連、大黃、芒硝。又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往來寒熱，心煩，但頭汗出者，柴胡桂枝乾薑湯。又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難，脈沉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細，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小柴胡湯。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柴胡加芒硝湯。若中濕，誤下之，頭汗出，小便利者死。又下後，額上汗出而喘，小便反秘者亦死。二者乃頭汗之逆，以陰陽上下俱脫也。關格不通，不得尿，頭無汗者生，有汗者死。若元氣下脫，額上汗如貫珠者死。《脈經》曰：陽氣上出，汗見於頭，五內枯乾，胸中空虛，醫反下之，此爲重虛也。蓋

頭汗有生死之分，須詳辨之。

按此細者，應是脈沉細者，觀下文脈沉亦在表也之亦字自知，當補之，脈雖沉緊之緊字，當是細字，若是緊字，與上下文義不屬，當改之。

手足心腋下汗

凡潮熱手足濇濇汗出，爲陽明胃實也。腋下濇濇汗出，爲兼少陽膽實也。在傷寒大柴胡湯，在溫病增損大柴胡湯。若大便秘硬者，在傷寒大柴胡湯加芒硝，在溫病加味六一順氣湯。若手足心濇濇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此有燥糞，爲熱聚於胃也。在傷寒調胃承氣湯，在溫病加味涼膈散。《傷寒論》曰：陽明病，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心濇濇汗出，此欲作痼瘕。大便必初硬後溏，胃中虛_(二)，水穀不別故也。痼瘕者，寒氣結而爲積也，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或理中湯加木香、檳榔，不可下也。若額上及手背熱熱冷汗出者，此屬陰證傷寒，通脈四逆湯溫之。此皆不可不辨也。

結胸痞氣

《傷寒論》曰：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裏作結胸。謂表證當汗也，而醫反下

注〔一〕虛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並治》作「冷」。

浮則爲風，
動則爲痛，
數則爲熱

之，則外邪乘虛內陷結於心膈，乃爲結胸也。《傷寒論》曰：太陽病，脈浮動數，頭痛發熱，微盜汗出，反惡寒者，表未解也。而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煩躁，心中懊懣。陽氣內陷，心下因硬，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梔子豉湯主之。又曰：太陽病，重發汗而復下之，不大便，舌上燥而渴，日晡潮熱，從心下至小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湯主之。又曰：傷寒嘔而發熱，柴胡證具，而以他藥下之，其柴胡證仍在者，復與小柴胡湯，必蒸蒸振汗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又曰：傷寒六七日，結胸實熱，脈沉而緊，心下硬痛者，大陷胸湯主之。又曰：結胸無大熱，此爲水結在胸脇也，但頭汗出者，大陷胸湯主之。《活人》云：宜逐其水，小半夏〔二〕茯苓湯，小柴胡湯去棗加牡蠣亦可。又曰：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又曰：病應汗解，反〔二〕以冷水噴之，或灌之，其熱被却不出，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瘥，與五苓散。寒實結胸，寒飲結於胸中。無熱證者，與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崔行功曰：傷寒誤下，結胸欲絕，心胸高起，手不可近，用大陷胸湯。恐不得瘥，

注〔一〕夏 此下《類證活人書》有「加」字。

〔二〕反 原作「及」。據掃本、湘本、德本改。

此下後虛逆，氣已不理，當以枳實理中丸，先理其氣，次療諸疾，古今用之如神。且誤下之初，未成結胸者，急宜頻服理中湯加枳殼、桔梗，自得解散，更不作結胸也。又有衄血不盡，血結胸中，手不可近，漱水不欲嚥，身熱喜忘如狂，腹脇脹滿，大便黑，小便利，犀角地黄湯加大黃主之。婦人血結胸脇，揉而痛，不可撫近，海蛤散主之。凡結胸，脈沉緊、沉滑、沉實，或數大有力者，乃可攻之。若脈微沉細，手足冷者，爲難治。若欲救之，宜四逆湯。凡結胸，有兼發黃或發斑，或厥逆者，皆爲最重之證。又結胸證悉具，煩躁者死。又結胸脈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則死。須詳辨之。張景岳曰：結胸治法，仲景俱以大陷胸湯主之。然以余之見，惟本病不因誤下而實邪結胸，下連小腹，燥渴譫妄，脈來沉實者，正大陷胸湯所宜用也。至於太陽少陽，表邪未解，因下早結胸，而復用大陷胸湯，是既因誤下而又下之，恐不得瘥，不若用枳實理中丸、柴胡陷胸湯，以緩治之爲妙。

余按崔張皆謂不得瘥者，恐復下之過也。不知仲景大有所見，蓋〔一〕誤下結胸危證也，緩則死矣。結胸而用陷胸者，有病則病受之。觀大病瘥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用牡蠣澤瀉散峻攻，何反不顧其虛耶。蓋病勢危急，設用緩劑，陰水襲入陽界，驅之無

注〔一〕蓋原作「盡」，據醉翁軒本、湘本改。

及，可見活人之事迂闊〔二〕者無劑也。

《傷寒論》曰：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以下之太早故也。謂內挾痰食，外感風寒，裏之陰虛已受邪熱，中氣先傷也。或熱微下證未全，不任轉瀉也，而醫反下之，則裏之微熱雖除，表之邪熱又至，表邪乘虛內陷，結於心下，但硬滿而不痛，雖不結胸，亦成痞氣也。若不因下早而爲痞氣者，或痰、或食、或氣、或血爲之結也。各有寒熱之不同，要在辨而治之。大約輕者，通用枳殼桔梗湯。若實熱而爲痞者，內實熱盛不大便，手足溫，其脈關上浮，大黃黃連瀉心湯。如寒熱偏勝者，上有濕熱，下有陳寒也，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如寒多熱少，胸滿脈濡者，半夏瀉心湯。如胃不和，心下痞硬，乾嘔，脇下有水氣者，生薑瀉心湯。如下利腹鳴者，非熱結也。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心下痞硬，甘草瀉心湯。要之瀉心非瀉心火之熱，乃瀉心下之痞滿也。如痞滿胃寒咳逆，理中湯。如外證未除，而數下之，爲重虛其理，邪熱乘人，遂挾熱而利，心下痞硬，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即理中湯加桂枝而易其名，爲治虛痞下利之的方也。如汗吐下後，胃虛停飲痞硬，噫氣不除，旋覆花代赭石湯，此輔正匡邪蠲飲下氣之妙方也。如本以下之，

注〔一〕迂闊 猶迂遠而不切實際也。《漢書·王吉傳》：「上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

故心下痞，與諸瀉心湯不解，其人渴而煩躁〔一〕，小便不利，五苓散。邪在上而治在下，使濁氣出下竅，而清陽之在上焦者，自能宣化，乃藏實而瀉其府也。蓋五苓有兩解之功，潤津滋燥，導飲盪熱，亦消痞滿之良方也。如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硬，或吐，或下利，脈滑數，或關脈沉緊，大柴胡湯。蓋外邪不解，轉入於裏，心下痞硬，嘔吐下利，攻之則礙表，不攻則裏證又迫，計惟有大柴胡湯，合表裏而兩解之。

余按大凡結胸痞氣，未經攻下而成者，此或痰、或食、或氣、或血凝滯而然，先須柴胡陷胸湯、柴胡枳桔湯以開之，開之不愈，則攻下之。曾經下後，此爲外邪陷入而爲結胸痞氣，時其輕重，當下則下，緩則誤矣。若不分曾下未下，但見心下脹滿，便以爲結胸痞氣，輒用攻下之劑，反成真結痞矣。又按結言胸，痞言心下，結言按之石硬，痞言按之濡，結言寸脈浮關脈沉，痞不言寸而但言關上浮，可以知其病之分，治之異矣。然此皆爲正傷寒言之也。若溫病鬱熱內攻，火性上炎，一發即心胸結痞，脈洪滑數，或伏沉，自是熱實結胸痞氣，特患下之不早耳，非大小陷胸，或陷胸承氣，加味涼膈等方下之不爲功。凡結胸，不問寒熱虛實遲早，使用瀾法，生薑、蔥白等分，生蘿蔔加倍。無，以子代之。三味共搗一處，炒熱，白布包作餅，

注〔一〕其人渴而煩躁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作「其人渴而口燥煩」。

霍胸前結痛處。此法須分三包，冷則輪換，無不即時開通，但不宜太熱，恐炮烙難受也。更以溫手順下揉之，自無不愈。並治一切痞滿脹痛，真妙法也。

張氏《發明》曰：成註云，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既無熱而又惡寒，其爲陰證明矣，安有下之之理，下之豈止作痞而已哉。夫仲景所謂陰陽者，指表裏而言也，非此之謂也。病在表則當汗，而反下之，因作結胸。病雖在裏，尚未入府，而輒下之，因成痞。所以成結胸者，誤下之故也。所以成痞氣者，下之太早故也。經曰：脈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又曰：脈浮而緊，復下之，緊反入裏則作痞。由此言之，風邪入裏則結胸，寒邪入裏則爲痞。然此亦皆太陽病之所致，非陰證之謂也。又曰：病在陽，應以汗解。陽指表證而言明矣。況痞證諸條，未有因無熱惡寒下之而成者，此成註之誤也。按此說深合經義，故錄之。

腹滿

腹滿者，腹中脹滿也。腹滿不減者爲實，時滿時減者爲虛。以手按之，堅硬而痛不可按者爲實，可揉可按而軟者爲虛。《傷寒論》曰：凡傷寒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痛。自利益甚，宜理中湯

注（一）痛 原作「梗」，據掃本、德本，及本文後按語改。湘本、醉軒本及《傷寒論·辨太陰病脈證並治》作「硬」。

加藿香、厚樸、陳皮、半夏，甚則四逆湯。腹滿時減復如故，此虛寒從下而上也，理中湯加厚樸、木香。病人自言腹滿，他人以手按之不滿，此屬陰證，切不可攻，宜四逆湯溫之。凡汗解後腹滿，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木太陽證而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桂枝加芍藥湯。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大承氣湯。凡發汗後不解，腹脹滿痛者，大承氣湯。凡潮熱腹滿，短氣而喘，內實者，大柴胡湯加厚樸、檳榔。胸中有熱欲嘔吐，胃中有寒作滿痛者，黃連湯。溫病無陰證，熱鬱失下，邪火久羈，腹脹滿痛者，升降散、加味涼膈散加枳實、厚樸。大抵陽熱爲邪，則腹滿而咽乾，便秘譫語；陰寒爲邪，則腹滿而吐利，食不下。與夫曾經汗吐下後腹滿，治各不同。故爲醫者，要知邪氣所起所在。審其所起，知邪氣之由來，觀其所在，知邪氣之虛實，汗下之不差，清補之適當，則十全之功可得也。按自利益其四字，當在必胸下結痛句之下，不應在吐食不下句之下。若在此句下，則是已吐食不下而自利益其矣，仲景復曰若下之三字，無所謂也，當移之。

小腹滿

小腹滿者，臍下脹滿也。胸膈滿爲邪氣，小腹滿爲有物，物者何？尿與血耳。

小腹滿，小便不利者，尿瀼也。在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宜五苓散、猪苓湯；在溫病，自血分發出氣分，宜神解散、升降散。小腹滿，小便自利者，蓄血也。在傷寒，桃仁承氣湯、代抵當湯丸；在溫病，解毒承氣湯加夜明砂、桃仁、丹皮、穿山甲。又傷寒小腹滿，厥逆，真武湯。小腹滿，不結胸，按之痛，厥逆，脈沉遲，冷結關元也，四逆湯加吳茱萸，外灸關元穴。溫病無陰證。

腹痛

凡腹中痛，按而痛甚爲實，按而痛減爲虛。陽邪痛者，痛不常久；陰邪痛者，痛無休歇。傷寒腹痛，須明部分。中脘痛屬太陰脾經分，脈沉遲而寒者理中湯，甚加附子。陽脈瀼，陰脈弦，脈三陽急爲瘕，三陰急爲疝，此傷寒瘕疝發於內，故腹中急痛。小建中湯。散結安瘕，治在陽明太陰。不瘥，小柴胡湯。和中定疝，治在少陽厥陰。臍腹痛屬少陰腎經分，脈沉者

真武湯。小腹痛屬厥陰肝經分，陽鬱厥逆者，當歸四逆湯加吳茱萸、生薑；陰寒厥逆者，四逆湯加吳茱萸。若太陽病下之早，因而腹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若內實腹痛，繞臍刺痛，煩躁，發作有時，此有燥糞也，調胃承氣湯；大實腹滿而痛，脈實者，大承氣湯。若脈弦，口苦發熱，腹中痛者，小柴胡湯去人參，加炒白

芍，寒熱交作，腹中痛者，小柴胡湯加肉桂、白芍，寒多去黃芩。大抵傷寒腹痛，有虛有實，有寒有熱，要在辨脈證而治之。溫病腹痛，乃雜氣潛人，邪火鬱滯陽明也，以升降散、加味涼膈散消息治之。溫病無陰證，實與熱自不屑言，即有虛者，亦當先去其急，而後理其緩也。張子和曰：良工先治其實，後治其虛。今之庸工，不敢治其實，惟誤補其虛，舉世不知其非，奈何。

煩熱

煩熱者，因發熱而煩躁不安也，惟溫病爲特甚。此蓋雜氣伏鬱三焦，邪火亢閉，怫熱燔灼，故心神無定耳。增損雙解、增損三黃石膏之屬，消息治之。若傷寒有表邪不得汗出而煩躁者，其脈浮緩而緊數，大青龍湯。若煩而渴，脈弦數者，乃半表半裏證也，小柴胡湯加知母、天花粉。若煩渴舌燥，大汗出，飲水，脈洪數有力者，陽明經府證也，白虎湯，甚則調胃承氣湯。若手足厥，下利而煩，脈沉細而軟者，此則陰證之類煩也，急以人參、附子溫之。若手足厥，陽氣受於胸中，四肢爲諸陽之本。邪結胸，寒飲伏停，陽氣隔塞。心中滿而煩，飲作煩悶。此非少陰之藏寒也，急以瓜蒂散吐之。若內傷勞役，陰虛火動而煩者，身倦自汗，尺脈浮虛者，補陰益氣煎加白芍滋之。凡

傷寒五七日，兩手六部脈皆至，六脈同等。大煩，邪欲外散，故作煩熱。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邪正相爭。欲作汗解也。若脈和大煩，邪欲外向，大有作汗之機。目腫瞼內際黃者，太陽主目上綱，陽明主目下綱，目腫而〔一〕內際黃者，上旺而邪欲散也。此亦欲作汗解也。所以言大煩者，以肌表大熱，則是邪熱欲泄達於外也，故爲欲解。間有大戰者，然必以脈爲主，若脈不至而大煩，不能言，反解上條。脈不和而瞼黃大煩，反解次條。其病爲進，又不可執一而論也。

潮熱

潮熱者，如潮水之潮，其來不失其時。蓋陽明屬土，應時則旺於四季，應日則旺於未申，故必日晡發者爲潮熱。陽明內實也，宜下之。若一日三五發者，乃是發熱，非潮熱也。又須切脈之滑大沉實，再審其人臍腹脹滿，以手按之則硬而痛，手足心並腋下澀澀然有汗，此內實有燥糞也。在傷寒大柴胡湯，或調胃承氣湯；在溫病增損大柴胡湯，或加味涼膈散加龍膽草。務要酌度適中病情，不可太過不及。若傷寒，發在寅卯辰巳時分，且未可下，宜小柴胡湯加減與之。若少陽邪併陽明，發

注〔一〕而 原作「面」，據醉云軒本改。

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痛不去者，主以小柴胡湯。又脇下硬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則上下通和，澀然汗出而解。至於溫病，邪鬱胃中，但有潮熱，悉以增損大柴胡湯，甚則加味六一順氣湯。凡傷寒潮熱者，先以小柴胡湯，如熱不除，內實可下者，以大柴胡湯。此大略也。

往來寒熱

傷寒往來寒熱，邪正分爭也。蓋寒爲陰，熱爲陽，裏爲陰，表爲陽。邪客於表，與陽相爭則發寒矣；邪客於裏，與陰相爭則發熱矣。表邪多則寒多而熱少，裏邪多則熱多而寒少。邪在半表半裏之間，外與陽爭而爲寒，內與陰爭而爲熱，表裏之不拘，內外之無定，由是寒熱往來而無常也，故以小柴胡湯，立諸加減法以和之。又往來寒熱與寒熱如瘧，似是而實非也。寒熱如瘧者，作止有時，正氣與邪爭則作，分作「一」止矣。往來寒熱，則發作無時，往來無常，日三五發或十數發，此其與瘧異也。雖治往來寒熱屬半表半裏，當和解之，又有病至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自宜大柴胡湯下之。凡少陽證，往來寒熱，必先與小柴胡湯和之。服後不解，

注「一」作「醉」，本、湘本均作「則」。

其脈反浮者，與柴胡桂枝湯，使邪從表而散。其脈如數者，與大柴胡湯，使邪從裏而出也。溫病伏邪內鬱，往來寒熱多屬熱結在裏，陰陽不和，增損大柴胡湯主之，如升降散，乃此證妙藥也。蓋升清可以解表，降濁可以清裏，則陰陽和而內外俱徹矣。若施之傷寒，則又不可。

譫語

譫語者，語言訛謬而氣盛也。經曰：實則譫語。蓋邪熱深入，蓄於胸中，則昏其神氣，遂語言無次而妄說也。邪熱輕者，惟睡中譫語，醒則無矣；邪熱重者，即不睡亦譫語；如熱極者，詈罵不避親疏，不識人，此神明之亂也。譫語蓋非一端。傷寒發汗多亡陽譫語，以胃爲水穀之海，津液之主，汗多津液亡，胃中燥，必發譫語。此非實熱，故不可下，以柴胡桂枝湯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譫語不惡寒反惡熱，白虎湯。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不知味也。面垢，譫語，遺尿自汗，脈滑實者，白虎湯。潮熱，手足腋下濺濺汗出，其脈沉實，或滑數有力，大便難而譫語者，大承氣湯。溫病熱鬱三焦，神昏氣亂，譫語不識人，時其輕重，以升降、涼膈、六一、解毒承氣之類，消息治之。若誤服表藥，譫語悶亂者，增損三黃石膏湯

加大黃。若蓄血譫語，大便秘，小便利，在傷寒桃仁承氣湯；在溫病解毒承氣湯加夜明砂、桃仁、穿山甲、丹皮。下利譫語，脈滑而數，有宿食也。在傷寒，六一順氣湯加黃連；在溫病，加味六一順氣湯。此非內寒而利，乃燥糞結實，胃中稀水旁流之物也，必須能辨滑數之脈，乃可下之。此證最難酌度。溫病多有體厥脈厥者，更須下之。此《內經》通因通用之法也。若下後下證悉除，三五日後譫語不止者，此邪氣已去，元氣未復，宜柴胡養榮湯加辰砂一錢。大抵譫語脈短則死，脈自和則愈。或氣上逆而喘滿，或氣下奪而自利，皆爲逆也。

鄭聲

鄭聲者，鄭重頻繁，謬語諄諄不已而氣微也。經曰：虛則鄭聲。如老人遇事諄語〔一〕不休，成氏以爲聲轉其本音，二理並通，故兩存之。蓋鄭聲，乃因內虛正氣將脫而言，皆不足之狀。如手足厥，脈沉細，口鼻氣息短少，所說語言輕微無力，氣少難以應息者，皆陽氣微也。若神昏氣促，不知人事者死。如氣不促，手足頗溫，其脈沉細而微者附子湯。或內熱不可用附子者，人參二白湯、五福飲、七福飲之類，

注〔一〕諄（shū）語 責罵也。《漢書·賈誼傳》：「母取箕帚，立而諄語。」顏師古注引張晏曰：「諄，責讓也。」

隨證加減治之。所謂傷寒溫病，四損不可正治者此類是也。婁氏曰，譫語氣虛獨言也。此出《素問》。予用參、耆、歸、朮治之屢驗。按此即所謂鄭聲也。人抵譫語、鄭聲，態度無二，但有虛實之分，須詳辨之。

發狂

凡發狂，本屬陽明實熱之證。蓋陽明爲多氣多血之經，或傷寒陽邪傳入胃府，或溫病陽邪起自胃府，熱結不解，因而發狂。《內經》脈解篇曰：胃者土也，故開木音而驚者，土畏木也。其惡火者，熱甚則畏火也。其惡人者，以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也。其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數日不食，或踰垣上屋者，以四肢爲諸陽之本，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其棄衣而走者，以熱盛於身也。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以陽盛爲邪也。又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乃狂。又曰：邪入於陽則狂。是皆以陽明熱邪上乘心肺，故令神志昏亂若此，此陽狂也。傷寒溫病雖根源不同，至於發狂皆邪熱已極，使非峻逐火邪則不能已。故但察其大便硬結，或腹滿而堅，或濕滯膠閉，或協熱下利，或熱結旁流有可攻之證，酌用大小承氣、涼膈、六一、解毒承氣之類下之。如無脹滿結實等證，而惟胃火使然者，

但以白虎、解毒、三黃石膏、大小清涼之屬，清其火邪，其病自愈。外有傷寒如狂發狂二證，以太陽邪熱不解，隨經入府，重則發狂，輕則如狂，此熱搏血分，蓄血下焦，故宜桃仁承氣與代抵當下之。溫病多蓄血陽明，以黃連解毒湯，送下代抵當湯丸去桂加牛膝、丹皮。近見別有一種如狂之證，或由失志而病，其病在心；或由悲憂而病，其病在肺；或由失精而病，其病在腎；或由鬱怒思慮，饑餓勞碌而病，其病在肝脾，此其本病已傷於內，而邪氣復侵於外，則本病必隨邪而起矣。其證所謂虛狂是也。外無黃赤之色，剛暴之氣，內無胸腹之結，滑實之脈，或不時躁擾而禁之則止，或口多妄誕而聲息不壯，或眼見虛空，或驚惶不定，察其上，口無燥渴，察其下，便無硬結，是皆精氣受傷，神魂不守，其證與陽極發狂者反若冰炭，而時醫不察，但見錯亂，便謂陽狂，妄行攻下，必致殺人。凡治此者，須辨氣血陰陽四損何在。其有虛而挾邪者，邪在陽與氣分，宜補中益氣湯、大溫中飲。邪在陰與血分，宜補陰益氣煎、理陰煎。設有邪氣因結，勢不能下者，必以黃龍湯，或大柴胡湯加人參。其虛而無邪者，在陽與氣分，宜八珍、十全、腎氣丸料、右歸丸料。在陰與血分，宜六味丸料、左歸丸料。其虛而挾寒者，宜四逆湯加人參、右歸丸料。其虛而挾火者，宜六味丸料、左歸丸料。此方治之宜，大略如此。若夫潤澤之，則

在醫者活法耳。

發斑疹

發斑者，輕如蚊跡，重如錦紋。其致此之由，總因熱毒不解。或當汗不汗，則表邪不解。當下不下，則裏邪不解。當清不清，則火盛不解。陽證誤用溫補，則陽亢不解。必須察脈之浮沉，人之虛實，熱毒之輕重而治之，斷不可執成氏不可汗，不可下之說。凡邪氣自外而入，深人不解，則又自內而出，表裏相乘，勢所必至，原非表虛證也。但使內外通達，則邪由表裏而解矣。即如犀角地黄湯，乃治斑之要藥。人知此湯但能涼血解毒，而不知此湯尤善解表散邪，若用之得宜，裏氣一清，必通身大汗，熱邪頓解，何爲不可汗耶。發斑大熱，狂躁引飲，又何爲不可下耶。凡斑出赤紅者爲胃熱，紫紅者爲熱甚，黑色者爲胃爛也。鱗紅起發者吉，最忌稠密成片。如熱甚脈洪數煩渴者，以白虎湯合犀角地黄湯加殭蠶、蟬蛻、青黛。如熱毒內蘊，煩心不得眠，錯語呻吟者，犀角大青湯加殭蠶、蟬蛻，或增損三黃石膏湯加青黛、犀角。熱燥便結者，俱加酒大黃。如斑發已盡，外熱稍退，內實便秘譫語者，以加味涼膈散微下之。溫病與傷寒治法同。蓋殭蠶、蟬蛻尤斑疹要藥也。至於陰證，

胃熱乾燥，
榮氣不舒，
得涼藥以滋
其陰，則胃
中和而大汗
出矣。

亦時有發斑者，狀如蚊跡，多出胸背手足間，但稀少而淡紅，身雖熱而安靜。以其人元氣素弱，或因慾事傷腎，當補不補，則陰凝不解。或誤服涼藥太過，以致變成陰證。寒伏於下，逼其無根失守之火，聚於胸中薰灼肺胃，傳於皮膚而發斑點，補陰益氣煎加乾薑、附子。寒甚脈微，大建中湯、通脈四逆湯，則真陽回陰火降，而證乃痊，此治本不治標也。溫病無陰證。若夫疹與斑等乃溫病中之重證也，治同溫病，傷寒百不出一。總緣雜氣之毒鬱於胃中，無所施瀉，發於皮膚而爲疹，增損雙解散主之，加紫背浮萍五七錢，或重加石膏、大黃、芒硝，清散得宜，未有不出者。如身出而頭面不出，此毒氣內歸，危候也。急以大蟾蜍一個，搗和新汲水，去渣痛飲之，自出，屢驗。若溫病有久而甚者，煩躁昏沉，祇用蟾蜍心三兩個，和水飲一二次，定心安神而病去矣，勿以爲微而忽之。凡斑疹，脈洪長滑數易治，脈沉伏弦微難治。黑如果實壓〔〕者死，不可不知。

發黃

凡傷寒溫病皆發黃，多由陽明濕熱，與合麴相似。如發熱汗出者爲熱越，不得

注〔一〕壓〔二〕夜〔三〕面頰之微窩也。此喻疹點透發乾癢不充貌。

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際〔一〕頸而還，或心中懊憹，或渴飲水漿，小便不利，或赤或黃，或溷濁，肚腹脹滿，或痛或不痛，或燥結，脈來沉實有力，此皆瘀熱在裏。薰蒸於皮膚之上，身黃如橘子色者，在傷寒茵陳蒿湯，在溫病加味涼膈散加茵陳蒿。占〔二〕方治裏證有三承氣湯，便於三承氣中合茵陳蒿湯，或加味茵陳蒿湯，隨證施治，方爲盡善。外用黑豆一升，黃蒿四兩，煮滾湯一鍋，傾銅盆內，攪稍冷，入鷄子清七八個，以手指攪起白沫，敷身黃處，黃散，溫覆汗出而愈。又傷寒有身黃發熱者，梔子檨皮湯。傷寒有瘀熱在裏表者，麻黃連軀赤小豆湯。此瘀熱在表而發黃，故用表藥。設泥裏字〔三〕，豈有邪在裏而反治其表之理哉。夫傷寒溫病，至於發黃爲疾已甚，多有不治之證。形體如烟薰，直視頭搖，是爲心絕；環口黧黑，柔汗〔四〕發黃，是爲脾絕，當辨之。

蓄血

蓄血者，瘀血蓄結於內也。身黃如狂，屎黑善忘，皆蓄血之證。許學士云：血

注〔一〕際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並治》作「劑」。

〔二〕古 原作「右」，據掃本、德本、湘本、醉芸軒本改。

〔三〕字 原作「子」，據掃本、醉芸軒本改。

〔四〕汗 原作「汁」，據醉芸軒本改。

在上則喜忘，血在下則發狂。蓋傷寒病在太陽，則當發汗。或不汗，或汗遲，或脈盛汗微，邪無從出，故隨經入府，結於膀胱，乃爲蓄血。溫病起無表證，而惟胃實，陽明熱鬱失下，邪火久羈，故腸胃蓄血多，膀胱蓄血少。亦有血爲熱搏，下注膀胱者，雖腐爲黑血，溢於腸間，結糞得瘀而潤下，然其元已憊矣。醫者必察人胸臍旁、小腹，但有硬滿處，以手按則痛者，便爲蓄血。若蓄血陽明，不必問其小便。若小腹硬滿而小便自利，則膀胱之氣化行，而與尿瀆氣不化不同也，允爲有形之蓄血矣。溫病與傷寒治法亦無大異。《保命集》分三焦。上焦胸脇手不可近，在傷寒犀角地黃湯加大黃，在溫病再合黃連解毒湯；中腕臍間手不可近，在傷寒桃仁承氣湯加丹皮、枳殼，在溫病去肉桂，再合黃連解毒湯；臍下小腹手不可近，在傷寒代抵當湯丸，在溫病以黃連解毒湯送下此丸，去肉桂，加丹皮、牛膝。夫傷寒溫病至於蓄血，實病證之奇異，治法之精微，能審諸此，垂手取效，可爲妙也，然而難矣。實者可救，虛者多危。

衄血

經絡熱盛迫血妄行，出於鼻者爲衄。傷寒責其血熱在表也；溫病責其血熱在裏，

浮越於表也。犀角地黄湯加芩、連、柴、梔、元參、殭蠶、蟬蛻，甚加大黃，人蜜、酒、小便，冷服。凡傷寒陽明病，口乾鼻燥能食者，知邪不在裏而在經，故必衄也，葛根湯去大棗，加葱白、黃芩。不止，黃芩湯去棗，加生茅根、生艾、生藕、生荷葉、生側柏葉，小便煎。太陽病脈浮緊，發熱無汗而衄者愈。太陽病衄血，及服桂枝湯後衄者，爲欲解。亦可服犀角地黄湯加茅花。如無，以根代之。脈浮大，發熱下利，衄血乾嘔者，黃芩湯去大棗，加生地汁、童便。衄血煩而渴欲飲水，水入即吐者，先服五苓散，後服竹葉石膏湯。不止，茅花湯。即茅花五錢，小便煎服是也。或於涼血藥中，磨京墨三茶匙亦妙。汗後熱退，衄血不止，用草紙折數層，浸於新汲水中，貼頂門上及項脊，溫則易之，必止。少陰病，但厥無汗而強發之，必動其血，或從口鼻出，或從目出，是爲下厥上竭，爲難治，可與當歸四逆湯。仲景曰：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瞬，不能眠。又曰：亡血家，不可發表，汗出即寒慄而振。二說皆爲久衄，亡血已多，故不可汗。若熱毒蘊結成衄，脈浮緊者，麻黃湯；脈浮緩者，桂枝湯。若脈已微，二藥必不可用。脈細者，黃芩湯去大棗，加生地、童便；脈滑者，犀角地黄湯。大抵衄血、吐血、下血，脈微小者生，脈實大者死。或衄後、吐後、下後，脈微小易治。若熱反盛，脈反洪數者死也。若衄而頭汗

出，或身上有汗不至足者，皆難治也。

吐血

傷寒諸陽受邪，其邪在表，當汗不汗，熱毒深入，故吐血也，麻黃湯汗之。內有瘀血者，桃仁承氣湯利之。服桂枝湯後吐血者，犀角地黄湯加茅花。凡久病虛弱，外有寒形，內有火邪，風寒閉塞，壅遏裏熱，以致吐血者，麻黃芍藥人參湯〔一〕主之。凡吐血鮮紅色者，皆熱也，犀角地黄湯以涼之；凡吐血紫黑成塊，脈沉遲細，口不渴，小便清，爲瘀血寒凝也，宜理中湯加丹皮、肉桂之辛溫以散之。若脈洪數，仍屬熱，宜桃仁承氣湯以行之。溫病吐血與衄血，皆屬熱毒內鬱，經絡火盛，火載血液而妄行，大清涼散，或犀角地黄湯合瀉心湯。有瘀血紫黑成塊者，加桃仁、大黃以利之。

按麻黃芍藥人參湯證出自《準繩》，《傷寒論》無此證。因東垣治一寒上感寒吐血，用麥冬飲子合仲景麻黃湯各半服之，甚善，故並載之以爲後學津梁。乾隆乙巳季冬科試，先君六旬有六，冒雪歸家，風寒鬱熱，以致頭痛，發熱惡寒，吐血，諸醫不效。余甚驚惶，斟酌東垣此湯一服而愈。前因吾父中風，留心醫道，三年內未敢處方，自是而悟，認真脈證，方未有不效者。噫！醫道之難在此矣。

辨中有發經論所未發者，實千古不易正理，後學宗之，自不覆晉人轍矣。畏齋。

注〔一〕麻黃芍藥人參湯 《證治準繩·傷寒條之六》作「麻黃人參芍藥湯」。下同。

傷寒瘟疫條辨卷三

頭目眩

眩者，頭旋眼黑也。傷寒頭眩，多因汗吐下，虛其上焦元氣之所致也。傷寒邪在半表半裏，表中陽虛，故時時頭目眩，葛根湯。風家多頭目眩，亦當解肌，葛根湯。《傷寒論》曰：少陽，口苦咽乾目眩，小柴胡湯加天麻、川芎。《傷寒論》曰：陽明病，但頭眩不惡寒，故能食而咳，其人必咽痛。能食為陽明中風，四逆散加天麻、桔梗。《傷寒論》曰：太陽傷寒，誤吐誤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裏虛氣上逆也。起則頭眩，表虛陽不足也。脈沉緊，邪在裏，不可汗。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汗則外動經絡，傷損陽氣，則不能主持諸脈也。桂苓甘朮湯以溫經益陽。或真武湯以實衛止汗。

按《鍼經》（一）云：上虛則眩，下虛則厥。頭目眩皆屬虛，宜溫經補陽之劑。吳氏治傷寒汗出過多，頭眩，身搖發熱，脈虛數，人參養榮湯倍人參，加天麻，少佐

注〔一〕《鍼經》原作《真經》，據《傷寒辨證·頭眩》改

酒炒黃槩，二服而愈。易老云：頭旋眼黑，非天麻不能定，少佐黃槩以滋腎水也。若血虛頭眩，四物湯加人參、天麻。氣虛頭眩，四君子湯加天麻、川芎。伏痰頭眩，二陳湯加南星、白朮、天麻、川芎。內兼痰火上攻，再加酒炒黃芩、竹瀝、薑汁。若元氣虛脫者，人參養榮湯、大建中湯，俱加天麻、川芎。內傷勞役者，補中益氣湯加天麻、川芎。惟溫病頭目眩及頭脹、頭痛、頭汗，並目赤、目黃、目不明、目直視、目反折，與傷寒治法不同，俱係雜氣伏鬱中焦，邪熱亢閉，上攻頭目，乃胃家實也。通宜升降散，加味涼膈散清利之。

頭眩疼量加大黃，目眩赤等證量加龍膽草酒炒。

咳嗽

咳謂有聲無痰，嗽謂有痰無聲，咳嗽則有聲有痰也。肺主氣，形寒飲冷則傷之，使氣逆而不散，衝擊咽膈，令喉中淫淫如癢，習習如梗而咳嗽也。有寒者，有熱者，有停飲者，有在表者，有在裏者，有在半表半裏者，病各不同，治亦有異。如傷寒停飲與表寒相合而咳嗽者，小青龍湯，或金沸草散；停飲與裏寒相合而咳嗽者，真武湯；邪熱在半表半裏而咳嗽者，小柴胡湯加貝母、知母、天花粉，肺熱去

注「一」飲 原作「飯」，據湘本、醉云軒本改

人參加沙參，凡陰證手足厥逆而咳嗽者，四逆湯加五味子。若溫病伏熱內鬱咳嗽，白虎湯合升降散、小清涼散加竹葉，若煩悶則加味涼膈散、增損三黃石膏湯，並加桔梗。夫咳為肺疾，必待發散而後已，然又有不可發散者。《傷寒論》曰：咳而小便利，不可發汗，發汗則四肢厥逆。又曰：咳而發汗，蹇而苦滿，腹中復堅，此為逆也。不知發汗尤為溫病所大忌者，豈止小便利一節乎。又咳而脈數者，為心火刑肺金則死。

口燥咽乾

引飲口渴，不引飲曰燥乾。凡傷寒少陽，邪在中焦，口苦舌乾，不甚渴，脈弦者，小柴胡湯。少陽脈弦，往來寒熱而嘔，口燥咽乾者，小柴胡湯。口乾少津液，脈浮緊微數者，白虎加人參湯。陽明無大熱，背惡寒，口燥咽乾者，白虎加人參湯。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急下之以存津液，大承氣湯。此熱在下焦，燥枯腎水，下不可緩也。若溫病佛熱內鬱，未有不口燥咽乾者，小清涼散、增損三黃石膏湯，再看兼證消息之。凡傷寒汗吐下後，津液少，口燥咽乾，及虛人水衰火旺，口燥咽乾，以補陰益氣煎加麥冬、黃檗、知母、天花粉，以滋其水。若脈沉足冷者，

多難治。溫病下後須酌之，不可驟補。脈沉足冷，宜大下之，不可以傷寒例拘也。

咽痛

凡傷寒咽痛有多般，務宜詳辨，不可一例以為熱也。太陽病誤下，脈若浮緊，必咽痛，此熱邪仍在上膈也，小建中湯加桔梗。誤汗亡陽漏風而咽痛，此陽虛而陰氣上乘也，乾薑附子湯。陽明病六七日不大便，熱蒸頭痛而咽痛者，調胃承氣湯。熱傳少陰而咽痛者，以其經上循喉嚨故也，脈必數而有力，證必燥渴引飲，小便秘濇短赤，急當下奪以泄其熱也，大承氣湯。少陰咽痛，四逆，瀉利下重者，四逆散加薤白、桔梗。少陰病一二日，咽痛者，與甘草桔梗湯即瘥。此湯為陰陽通用之劑。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脈微欲絕，面赤咽痛，此陰盛格陽也，通脈四逆湯加桔梗。有直中陰經而咽喉驟痛，不腫不渴，始病無發熱頭痛，脈來沉緊而細，或疾數無倫，或嘔吐清水，或瀉利清穀，或燥極悶亂，渴不能飲，此寒氣客於少陰之經，虛陽上逆之候，附子湯、乾薑附子湯加人參急溫之，或可救療。大抵陽邪上逆而咽痛，宜甘寒以解其熱；陰寒邪塞而咽痛，宜辛溫以解其結，此大較^(一)也。若夫腎氣

注(一) 大較 猶大略也。《史記·貨殖傳》：「此其大較也。」

本虛，龍火勢盛，必挾痰飲於上而腫痛閉塞也，當衄破出血，湧泄痰涎，後用六味地黃丸料加牛膝、麥冬、五味子頻服。又有真陰虧損，腎水枯涸，陰寒直中而咽痛者，附子理陰煎大劑濃煎飲之。若溫病怫鬱中焦，流佈上下，即見少陰經口燥舌乾，咽喉腫痛不利之證，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也，增損雙解散加元參、牛蒡子。或增損普濟消毒飲倍桔梗加荊芥穗。升降散尤為對證之藥。

渴

凡傷寒發渴，或因熱耗津液，或因汗下太過，當分六經而治。太陽熱在表不渴，若熱入膀胱之本，脈浮數，小便不利，微熱發渴者，五苓散，切不可與白虎湯。陽明病脈長，標熱不惡寒，無汗而渴者，葛根湯加黃芩、知母，減麻黃二錢。若陽明熱傳胃中，本熱惡熱，濺濺汗出而渴，脈洪大而數者，白虎湯，切不可與五苓散。若陽明本熱內實，或蒸蒸而熱，潮熱煩渴，口燥咽乾，大便實者，調胃承氣湯，或大柴胡湯。少陽脈弦數，口苦咽乾，發熱而渴，及心煩喜嘔而渴，或往來寒熱而渴，並宜小柴胡湯去半夏加陳皮、知母、麥冬、天花粉。太陰自利則不渴，惟少陰則口渴飲水也。小便色白者此下虛有寒也，脈沉附子湯。厥陰渴欲飲水者，少少與之愈。

傷寒溫病，

大渴欲飲涼水，而世醫禁用，不解何故。

景岳此論發

前人所未發

每見鄉曲人

害溫病，飲

涼水而汗出

熱退，此即

助陰解熱之

義也，此即

裏熱清而表

邪自解之義

也。

以其傳經盡，欲飲水為欲愈之候也。若身寒厥逆，脈滑而口渴者，此裏有熱也，白虎加人參湯。凡陰證，煩燥口渴不能飲水，此虛陽上迫而為假熱，脈沉足冷者，四逆湯加人尿、豬膽汁冷飲之。若溫病，發即煩渴引飲，以鬱熱自內而達外也。故《直格》曰：身熱為熱在表，引飲為熱在裏。溫病本末身冷不渴，小便不赤，脈不洪數者，未之有也。輕則白虎湯加白殭蠶、蟬蛻、天花粉，重則增損三黃石膏湯加大黃。凡病忽欲飲水者為欲愈。蓋腸胃燥，不能散邪，得水則和其胃氣，汗出而解。若不與水則乾燥無由作汗，遂至悶亂也。但當察邪熱之輕重，寧少與之。若熱少與多，不能滲化，則停蓄為支結，喘嘔下利，腫滿等證。《要訣》曰：亦有利清穀，純是陰證，而反見渴者，此陰在下格陽於上，兼因瀉泄，津液既去，枯燥而渴，雖引飲自少，而常喜溫，不可投寒劑，宜理中湯加附子、四逆湯加人參以溫之。景岳曰：水為天一之精，涼能解熱，甘可助陰，非苦寒傷氣者之比。如陽虛無火者，其不宜水無待言也。其有陰虛火旺者，元氣既衰，精血又涸，則津液枯燥，多見鼻乾唇裂，舌胎黑色，一二便閉結，使非借天一之精，何以濟燃眉之急，故先以冰水解其標，繼以甘溫壯水之劑培其本，水藥並進，無不可也。其有內真寒而外假熱，陰

注：「投」原作「設」，據掃本、德本、湘本及《證治要訣·諸傷門》改。
「精」原作「清」，據掃本、湘本改。

轉悉所謂真對真假對假者此也。

盛格陽之證，察其元氣，非甘溫大補則不足以挽回，察其喉舌，則些小辛熱又不可以近口。有如是者，但將甘溫大補之劑煎成湯液，用冷水浸冷飲之，此以假冷之味解上焦之假熱，而以真熱之性復下焦之真陽，是非用水而實亦用水之意。《內經》所云：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是也。

漱水不欲嚥

傷寒陽明病，凡內有熱者欲飲水。今欲漱水而不欲嚥，是熱在經，裏無熱也。陽明多血多氣，經中熱極，迫血妄行，故知必作衄也，犀角地黃湯加茅花。有太陽表證者汗之，麻黃湯。外證無寒熱，欲漱水不欲嚥，必發狂，此蓄血停留也，桃仁承氣湯下血乃愈。少陰脈沉細，厥逆，時煩躁作渴，欲漱水不欲嚥，四逆湯溫之。又下利，厥逆無脈，乾嘔煩渴，欲漱水不欲嚥，白通湯。不瘥，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大抵陰證發燥煩渴，不能飲冷水，或勉強飲下，良久仍吐出，或飲水而嘔者，皆內寒也。蓋無根失守之火，遊於咽嗑之間，但欲漱水不能飲水也。若飲水不吐，復欲飲者熱也。若溫病雜氣怫鬱三焦，邪熱內熾，渴欲飲水者多矣。間或有漱水不欲嚥者，必其人胃中濕飲過甚，或伏火未散，或蓄血停留，俱未可知，但口舌乾而

不欲嘔也。輕則小清涼散，升降散清降之，重則解毒承氣湯大瀉之。不可拘傷寒陽明熱在經裏無熱之例也。

嘔吐

嘔者聲物俱出，吐者無聲出物。傷寒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而嘔者，葛根加半夏湯。少陽陽明多嘔證，脈弦發熱，口苦而嘔，或寒熱往來而嘔，並宜小柴胡湯倍半夏，生薑。先渴後嘔者，為水停心下，小半夏加茯苓湯；先嘔後渴者，為欲解，可與水飲。太陽少陽合病，自利而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少陽邪甚，發熱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大柴胡湯。三陽發熱而嘔，俱用小柴胡湯。發熱不解而煩，伏飲與邪熱相搏作煩悶。渴欲飲水，胃乾希水自救。水入即吐，伏飲內作，水不得入。名曰水逆，五苓

散。傷寒本自寒（下）格，醫復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太陽誤吐下，心中（溫溫）嘔嘔欲吐，而胸中痛，大便溏，腹微滿，鬱鬱微煩者，調胃承氣湯。若未曾吐下者，大柴胡湯。太陰腹滿，或吐食不下，脈沉者，理中湯加厚樸、陳皮、半夏、生薑，寒甚加附子。少陰脈沉遲，飲食入口即吐，心中（溫溫）嘔嘔欲吐，復不能吐，手足厥者，四逆湯。厥陰乾嘔吐涎沫者，吳茱萸湯。若

注「心」原作「必」，據湘本、掃本、德本改。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可與四逆湯救之。若下利無脈，乾嘔煩者，自通加人尿猪膽汁湯。若陰厥嘔而不渴，乾薑附子湯。至於溫病嘔吐者，胃中伏火，鬱而攻發也，增損三黃石膏湯，加味涼膈散加石膏清利之自止。若有宿糞燥結，時時嘔吐者，此為下格，亦宜加味涼膈散，升降散通之。如病愈後，脈證俱平，往往有下格之證，所云病愈結存是也，但常作哇聲，上下通氣，故不嘔而能食，俟胃氣漸復，津液流通，宿糞自然潤下也，斷不可攻。如下格常嘔則氣閉矣，通之則宿糞除而嘔吐止。語云，欲求南風，須開北牖，正謂此也。大抵嘔吐清水，即為寒證。若胃中有熱，必是涎液酸水。病機曰：諸嘔吐酸，水液渾濁，皆屬於熱。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此可見矣。凡胃熱甚，服藥嘔吐不納者，愈吐愈服，三服後，火性漸消，然後徐徐用藥，即不吐。凡過藥不可用甜物，須嚼生薑為妙。

按傷寒本自寒下句之下字，為是格字。心中溫溫欲吐句溫溫二字，應是嘔嘔，蓋嘔嘔者，乃吐飲之狀也，皆當改之。

喘

喘無善證。溫病內熱怫鬱，三焦如焚，氣上衝胸而喘者，加味涼膈散。腹脇滿痛而喘者，解毒承氣湯。若自臍下氣海動氣而喘者不治。正傷寒，則宜辨六經寒熱

治之。太陽表有寒發喘者，脈浮緊，惡寒無汗也，麻黃湯加厚樸。表有風發喘者，脈浮緩，惡風有汗也，桂枝加厚樸杏仁湯。內有寒，心下有水氣，乾嘔汗出而喘者，小青龍湯。凡發汗後，汗出而喘無大熱者，表寒未解也。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太陽經病誤下之，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連黃芩湯。陽明病內實不大便，腹滿短氣，發潮熱而喘者，大柴胡湯加厚樸、杏仁。凡陰證厥逆，脈沉細而微，氣促而喘，無汗者可治，四逆湯加細辛、五味子。少陰病反發熱，脈沉而喘，麻黃附子細辛湯。凡虛人脈沉，手足厥逆而喘者，五味子湯。凡暴感風寒，脈浮無汗而喘者，蘇陳九寶湯。凡熱甚有痰，脈弦滑數而喘者，不可汗，不可下，小柴胡湯去人參加陳皮、貝母、天花粉和之。胸滿者加枳殼、桔梗；心下滿者加枳實、黃連；舌燥飲水者加石膏、知母。凡傷寒止於邪氣在表而喘者，心腹必滿而不堅，設或腹滿而喘，則又為可下之證，須酌之。大抵諸喘為惡，謂肺中邪勝而兼虛也，所以陰證發喘，尤為惡候。下元虛損之人，腎氣上乘而喘，急以腎氣丸料引火歸源，可救十之二三。若兼動息搖肩，戴眼直視，汗出厥逆者立斃。以邪氣上盛，正氣欲脫，必至喘滿。經曰：直視譫語，喘滿者死。又身汗如油，喘不休者為命絕也。

短氣

短氣者，氣短不能相續，似喘而不搖肩，似呻吟而無痛處，其證多端，實為難辨，表裏寒熱虛實稍不明切，誤治者多矣。一者太陽表證不解，汗出不徹，其人面色緣緣正赤，陽氣怫鬱，煩躁不安，其身不知痛所在而短氣者，宜微汗則愈，桂枝麻黃各半湯。二者太陽病發於陽而反下之，陽氣內陷，遂成結胸。心下硬滿高起，氣促而短，脈沉滑而實者，大陷胸湯。脈浮大而虛者，柴胡陷胸湯。三者陽明病，內實不大便，腹滿潮熱而短氣者，大柴胡湯。四者乾嘔短氣，痛引脇下，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控涎丹亦可。五者短氣煩躁，心中懊懣者，梔子豉湯。六者少陰病，脈沉細遲，四逆，面上惡寒有如刀刮，口鼻之氣難以佈息而短促者，通脈四逆湯加人參。七者因汗吐下後，元氣虛弱，脈來微細，氣不相續而短促者，大建中湯。八者風濕相搏，一身盡痛，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被而短氣者，甘草附子湯。九者食少飲多，水停心下，妨〔〕悶短氣者，茯苓甘草湯，兼小便難，五苓散。大抵心腹脹滿，按之硬痛而短氣者，為裏實，宜承氣輩。若心腹濡軟不脹滿而

短氣者，為表邪，宜瀉心輩。若少氣不足以息，脈微弱而短促者，為氣虛，宜理中輩。此傷寒短氣之大略也。若溫病鬱熱內迫，氣多急促，須看兼證。舌上白胎如屑，清化湯、增損二黃石膏湯；若胎黃及黑色而短氣，加味涼膈散，或解毒承氣湯急下之。若病者屬四損之輩，又當詳辨。蓋短氣有類於喘，但短氣則氣急而短促，不似喘之搖肩而氣粗也。大抵氣急而不相續多屬實，少氣不足以息多屬虛，以此辨之，百不一失。

呃逆

呃逆者，氣上逆而呃忒也。《內經》作噦，即此字之聲也，即此證也。勿誤作咳逆。咳逆者，咳嗽之甚也，非呃逆也。呃逆者，纔及咽喉則遽止，呃呃然連續數聲，而短促不長也。如傷寒胃熱失下，內實大便硬呃逆者，脈必應指有力，調胃承氣湯。便軟者，生薑瀉心湯。胃虛有熱呃逆者，橘皮竹茹湯。有痰飲者，脈必弦滑，小半夏生薑湯。脈細微呃逆者，胃寒也，橘皮乾薑湯、丁香柿蒂湯。《金匱要略》曰：其氣自臍下直上衝於胸嗌間而呃逆者，此陰證也。其病不在胃也，乃肝腎虛寒之極，而挾陰火上衝，以病本下虛，內已伏陰，或誤服寒冷之藥，遂令寒極於下，逼其相火上衝，率集於胃中而呃逆，亦欲盡也，急服腎氣丸料。又病人呃逆煩躁，自覺甚

熱，他人以手按之，其肌膚則冷，此為無根失守之火，散亂為熱，非實熱也，乃水極似火，陰證似陽也。若不識此，誤用涼藥，下咽立斃。大建中湯，或附子湯加肉桂、乾薑急溫其下，真陽回陰火降，呃忒乃止也。如寒極呃忒不已者，兼用硫黃、乳香等分為末，酒煎服之，或以艾湯調服硫黃末二錢，或艾灸中脘、關元、氣海更妙。凡呃逆而二便不通者，屬實熱；凡呃逆而厥逆自利者，屬虛寒。凡呃逆不尿腹滿者，不治。凡久病而見呃逆者，此真氣已衰，不治。凡舌短灰黑，及頭汗，不得尿，與自利腹痛而呃逆者，不治。凡呃逆脈散者死。按以上論傷寒呃逆寒熱死生之論，無遺蘊矣。若溫病無陰證不在此例。佛熱攻發，火性上炎，氣逆而呃呃連聲也。治法各從其本證而消息之，大概不外清化、升降、加味涼膈以清熱導滯為主。如見白虎證則投白虎，見承氣證則投承氣，膈間痰閉則用滌痰湯、滾痰丸，但治本證呃自止，其餘可以類推矣。

按呃逆一證，古無是名，俗謂打攔忒是也。其在《內經》本謂之噦，因其呃呃連聲，故今人以呃逆名之，於義亦妥。係真人云：遍尋方論無此名，遂以咳逆為噦，致令後世訛傳，乃以咳逆、嘔吐、噦、乾嘔、噫氣之類，互相淆亂，紛紛聚訟。自

唐迄今，余用析而判之，曰噦者，呃逆也，非咳逆也。咳逆者，咳嗽之甚也，非呃逆也。乾嘔者，無物之吐即嘔也，非噦也。噫者，飯食之息，即噯氣也，非咳逆也。嘔者有聲有物也，吐者無聲出物也。後人但以此為鑑，則異說之疑，可以盡釋矣。

蚘厥

陶說無理之甚，誤人不淺。

陶氏曰：吐蚘雖有大熱，忌用冷藥，犯之必死。胃中有寒，則蚘上膈，大凶之兆，急服理中安蚘散，待蚘定，却以小柴胡湯退熱，此說謬甚。又傷寒吐蚘責於寒，雜證吐蚘責於熱，此說亦謬。紛紛聚訟，迄無定見。余按傷寒七八日，脉微而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為藏厥，非蚘厥也，四逆湯主之。至於肝藏或寒或熱，以致胃無穀氣，蚘不安其位，至咽而吐，須看本證消息治之。如寒則靜而復時煩，宜烏梅丸、理中安蚘散；如熱則煩嘔不止，宜黃連解毒湯、白虎湯，俱加川楝子，使君子、烏梅，此大略也。若治溫病而用理中、烏梅，正如抱薪投火，輕病致重，重病致危。蓋溫病無陰證，若至吐蚘，則表裏三焦熱鬱亢極，不思現在事理，徒記紙上文詞，因之誤人甚重。胃熱如沸，蚘動不安，下氣不通，必反〔一〕於上，蚘因嘔

注〔一〕反 通返。下同。

出，此常事也，酌用增損三黃石膏湯、加味涼膈散，俱加川楝子、使君子、烏梅，則熱退而虵自不出耳。大抵胃脘忽痛忽止，身上乍寒乍熱，面上時赤時白，脈息倏（一）亂倏靜，皆吐虵之候也，須早辨之。

厥逆

厥逆，陰陽之氣不相順接，手足寒涼便為厥也。凡有四逆者，便當早察寒熱虛實而施治。大抵病至發厥，正氣已極，但有陰厥陽厥之分，辨之一差，死生立判。凡傷寒陽厥者，必先因熱甚不解，而後發厥也。仲景曰：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是也。切其脈雖沉而有力，四肢雖涼有時而溫，或手足心溫，戴氏以為指甲却煖，大便燥實，譫語發渴，揚手擲足，畏熱喜冷，與之冷水則嘔，此乃陽厥之候。仲景曰：厥逆手足冷，脈滑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劉河間曰：肢體厥逆，惟心胸有熱，以涼膈散養陰退陽，不宜速下。大便不秘者，以黃連解毒湯調之。故凡厥證，可速下者，內有燥糞也，必以手按人之臍腹上下左右，或硬或痛，或腹中轉氣下失極臭者，有燥糞也，乃可下之，宜調胃承氣湯。近有陽證，自腰以上常熱，兩脚常

注（一）倏（shū 叔） 俗倏字。《說文》：「倏，犬走疾也。」一段玉裁注：「引伸為凡忽然之詞。」

冷，蓋二陰脈上不至頭，故陰證頭不痛，三陽脈下不至足，故陽證亦足冷也。孫兆曰：凡陰證脛冷，兩臂亦冷，若脛冷臂不冷，則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陽微厥也。陽厥雖曰陽邪在裏，甚不可下。蓋傷寒以陽為主，厥逆有陰進之象，若復用苦寒下之，則陽益虧矣，是在所忌，宜四逆散輕劑以和之。又有邪傳厥陰，誤下厥逆，寸脈沉遲，尺脈不至，咽喉不利，吐膿血，泄利不止，麻黃升麻湯主之。凡傷寒陰厥者，初病無身熱頭痛，便就惡寒，直至臂脛以上，過乎肘膝，引衣踰卧不渴，或兼腹痛吐瀉，小便清白或淡黃，切其脈沉遲微細無力，此為陰經直中真寒證，不從陽經傳入，自是白通、四逆一派。又有初是陽證傳陽經，或因復着外寒，或因誤服涼藥太過，或因誤下而致虛極，則積陰盛於下，陽氣衰於上，變成陰證，真武湯加人參。又有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結胸，小腹滿，按之痛者，此寒氣結在膀胱關元也，四逆湯加吳茱萸。大抵陽厥，邪熱轉入轉深，狂亂譫妄，必然神志昏憤，人事迷惑，陰厥便利不渴，身踰多卧，醒則人事了了，神志清明，此大端也。若溫病厥逆，無陰厥。雜氣伏鬱，陽熱內迫，格陰於外，氣閉不能達於四肢，甚有通身冰涼，其脈多沉滑，或沉伏，或沉細欲絕，或六脈俱閉，所云體厥脈厥是也。證多怪異不測之狀，輕則升降散，增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重則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斟酌下之，豈可與傷

寒陽厥並論哉。若數下後，厥不回，熱不退者死。亦有下數十次，利下數十行，厥方回，熱方退而得生者。正所云急證急攻，下之或可活，不下必死無疑矣。此則溫病厥逆治法也。外有壞病，多厥逆煩躁者，不獨陽極陰極也，當辨陽傷陰傷治之。陽傷則宜滋養後天胃氣，兼助下焦真陽，補陰益氣煎，或大溫中飲；陰傷則宜滋補先天真陰，兼清血中之熱，左歸丸料，或六味地黃丸料，俱加青蒿、地骨皮。是在臨證活法，不得如初病厥逆例治也。

大便自利

自利者，不因攻下自然溏瀉也。要在辨寒熱而治之，庶幾無差。大抵傷寒陽熱之利與陰寒之利不同。陽利，渴欲引水，小便色赤或深黃，發熱後重，糞色焦黃，或為腸垢，所去皆熱臭，臍下必熱，得涼藥則愈；若陰利，則不渴，小便色白或淡黃，厥逆脈沉遲，洞下清穀或為鶩溏，糞色淡黃或白，臍下多寒，得溫補藥則愈。三陽下利身熱，太陰下利手足溫，少陰厥陰下利身涼無熱，此其大概耳。傷寒合病家皆作自利。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葛根湯；太陽少陽合二病下利，黃芩湯；少陽陽明合

注〔一〕合原作「有」，據湘本、醉菴軒本改。

病下利，小柴胡湯加葛根、白芍。合病發熱自利，皆為表邪，不可例以為裏證也。

唯有陽明一證，脈浮而遲，

浮為風，遲為寒。表熱裏寒，內寒外熱。下利清穀者，胃中虛冷不能化穀。

四逆湯以溫中止利，則裏氣和而表邪散矣。自利不渴屬太陰，以其藏有寒也，當溫之，宜四逆輩，則宜用理中湯可知矣。若寒甚厥逆脈沉者，附子必加之。若腹滿小便不利者，宜五苓散合理中湯。若嘔者，加半夏、生薑。自利而渴屬少陰，虛故引水自救，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以通其陽，而消其陰。利仍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入尿豬膽汁湯。借膽汁嚮導之力，以引湯藥深入。服湯後脈暴出者死，氣因泄脫也；脈續出者生，陽氣漸復也。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或咳，或嘔，或小便利者，真武湯去白芍，加乾薑以運脾，滲水為務。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冷，脈微欲絕，身反不惡寒，面時色赤，通脈四逆湯。少陰病，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少陰病，下利六七日，咳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豬苓湯。自利不止，裏寒下脫，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服湯後，利仍不止，當利其小便，與豬苓湯。少陰病，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加薤白。此亦陽邪傳至少陰，陷入於裏，而不得交通陽分，故不以苦寒攻之，而但以此散和之。少陰病，

自利清水，色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以存津液，大承氣湯。蓋熱邪傳人少陰，逼迫津水注為自利，質清而無渣穢相雜，色青而無赤黃相間，此正陽邪暴橫，反類陰邪，但陽邪傳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設係陰邪，則心下滿而不痛，口中和而不燥，必無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陰也。厥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四逆湯，乃攻其表，桂枝湯。此總以溫裏為急也。下利脈大者虛也，以強下之太早故也。設脈浮革，因而腸鳴者，當歸四逆湯。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痛，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蓋亡血本不宜用薑附以損陰，陽虛又不當用歸、芍以助陰。此利後惡寒，陽氣下脫已甚，故必用四逆湯以復陽為急也，再加人參則陽藥愈為得力，陽生則陰長。設用陰藥，必致腹滿不食，或重加泄利嘔逆，轉成下脫而死矣。下利譫語者，有燥糞也。蓋下利則熱不結胃不實，何緣得有譫語？此必熱反於胃，內有燥糞，故雖下利而結者自若也，必用小承氣湯以蕩熱潤燥，微攻其胃則愈。熱利下重與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在腸胃故也，俱宜白頭翁湯。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宜梔子豉湯。若溫病佛鬱內盛，發熱煩渴，小便色赤，大便自利，升降散主之。內熱甚而利不止，躁悶狂亂者，增

損三黃石膏湯加酒大黃，腹滿痛更加之。挾熱下利者，因其人大便素溱，邪忽乘胃便作煩渴，午後潮熱便作瀉泄，宜升降散，小承氣湯徹其餘邪而利自止。熱結旁流者，以胃家實，邪熱壅閉，大便先秘，續得下利純臭水，全然無糞，以加味六一順氣湯下之，得結糞而利立止。若不得結糞，仍下臭水，及所進湯藥，因大腸邪深，失其傳送之職，知邪猶在也，再以前湯重下之，虛甚則宜黃龍湯。此《內經》通因通用之法也。大抵下利脫氣至急，五奪之中惟此為甚，故不厭詳審。傷寒下利日十餘行，脈反實大者死，傷寒發熱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夫厥證，但發熱則不死，以發熱則邪出於表，而裏證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有加，則其發熱，又為真陽外散之候，陰陽兩絕，故主死也。傷寒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卧者死。躁不得卧，腎中陽氣越絕之象也。下利手足厥逆，皆為危候，以四肢為諸陽之本也，加以發熱躁不得卧，不但虛陽發露，而真陽亦燦盡無餘矣，安得不死。《金匱要略》曰：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不禁。氣已脫矣，孰能治之。

大便膿血

長沙著便膿血，無死證。世醫用溫熱之藥，罔或得痊，殊不知此證屬熱者十之

九。古人云，見血無寒。又云，血得熱而妄行。溫熱之藥豈可輕投。如傷寒太陽病，誤發淋家汗因便膿血，宜豬苓湯。由小便淋瀝所致，利其小便自愈。經曰：淋家不可發汗，

發汗則便膿血是也。

太陽病以火薰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一〕不解，必清。〔一〕圍也。血，黃連

阿膠湯。陽明病無表裏證，發熱雖脈浮數可下，下之脈數不解，下利不止，協熱便膿血者，地榆散。二證乃熱勢迫血下行，折其火邪自愈。其在少陰，下利便膿血，不腹痛，與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便膿血者，俱桃花湯主之。蓋調正氣濇滑脫，亦辛以散之之意也。又少陰七八日，一身手足盡熱，以熱在膀胱，必便血也。此藏府合病，白頭翁湯主之。厥陰先厥後熱，下利必自止。若不利〔二〕，必便膿血。又厥少熱多，其病當愈，四五日至六七日熱不除者，必清膿血。又下利脈數而渴者，令自愈。設不瘥，必清膿血。又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四證皆傳經之熱邪也，悉白頭翁湯主之。若溫病怫熱結滯，火勢下注，陽實陰虛，大便膿血，甚如豚肝，如爛瓜肉屋漏水者，大清涼散，增損三黃石膏湯，或當歸導滯湯加減消息治之。予用升降散治此大證，而得愈者若許人，真神方也。

注〔一〕到 此下《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有「經」字。

〔二〕利 《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並治》作「止」。

小便不利不通

凡傷寒小便不利，當分六經施治，不可與雜證同論。而溫病小便不利，又不可與傷寒同論也。太陽病汗下後，仍頭項強痛，發熱無汗，心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芍加白朮茯苓湯（二）。太陽病，發熱脈浮煩渴，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但有汗多者不可用也。陽明病，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若汗多者，小便原少，不可用也。若脈洪大，舌燥飲水，小便不利者，白虎湯，或玉泉散合六一散亦可。若大便乍難乍易，小便不利而熱者，此有燥糞也，調胃承氣湯。若頭汗出，壯熱渴飲水漿，小便不利者，必發黃也，茵陳蒿湯加木通、滑石。少陽病，發熱口渴，或嘔，或心下悸，小便不利，脈弦數者，小柴胡湯加白茯苓。口乾燥去半夏，加陳皮、麥冬、竹葉。太陰病，腹滿自利，小便不利，無熱脈沉者，理中湯合五苓散，加厚樸、木香，分利其水而大便自實也。少陰病，四五日小便不利，四肢重沉自下利者，真武湯。少陰病四逆，或咳，或悸，或瀉利下重，或小便不利者，四逆散加白茯苓。厥陰病，寒閉厥逆，脈沉囊縮，小便不利者，四逆湯加木通、白茯苓，或灸氣海、關元，或以葱白搗炒熨法治之。大抵膀胱為津液之府，氣化而

注（一）桂枝去（桂）芍加白朮茯苓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作「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能出。若有汗多者，津液外泄，小便自少，不可利之，恐亡津液也，待汗止小便自行矣。若溫病小便不利，因陽明熱鬱氣結不舒，故小水瀯滯而短少也，以升降散通之，則清氣一升，而濁氣自下降矣。亦有心熱小便不利者，宜小復甦飲。又小便不通，其因有二，有熱鬱者，有寒凝者。溫病皆熱鬱，用玄明粉（玄明亦可）三錢，鷄子清一枚，蜂蜜三匙，和一處，或新汲水，或燈心煎湯，或車前草汁調服。甚則以解毒承氣湯下之，利水無益也。傷寒有熱鬱，亦有寒凝。寒則茯苓四逆湯。或以鹽入臍中，蒜片蓋之，堆艾葉於上，灸七壯自通。或以炒鹽熨臍，並治腹痛，皆妙法也。熱則以八正散通之。

《續論》曰：傷寒小便不利，以脈浮者屬氣分，五苓散；脈沉者屬血分，猪苓湯。而溫病之小便不利，脈浮者屬氣分，猪苓湯；脈沉者屬血分，承氣湯。蓋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出氣分，（千古雙眼）不可以此而礙彼也。

小便自利

傷寒小便自利，正因不當利而反自利也。如太陽陽明自汗，不應小便利，而

注：（一）千古雙眼 原係旁批。

（二）自 原作「不」，據標題及文義改。

《續論》氣分
血分二語，
詮解傷寒溫
病，言簡意
賅，透骨徹
髓，讀醫至
此如夢初覺，
千古疑案兩

言而定。

反自利者，寒為膀胱不禁，熱為蓄血使然，是以傷寒之一證也，安得不辨治乎。太陽小便自利，以飲水多，必心下悸，桂枝甘草湯。身黃小便當不利，今反自利，其人如狂，下焦蓄血也，代抵當湯丸。二便俱自利，六脈沉遲，四逆湯。陽明自汗，應小便不利而反自利，津液內竭也。糞雖硬不可攻，宜蜜煎導法。一法以白菜自然汁、大麻仁汁、生芝麻汁等分，人蜂蜜三匙調服，一二次自下。凡大便閉，小便自利，知其熱在內也，宜承氣輩。大便通，小便清白自利，知其內虛寒也，宜四逆輩。若溫病小便自利，無陰證，乃邪熱干於血分，蓄血尿血，邪留欲出，小便數急，膀胱不約而自遺也，升降散，或桃仁承氣湯去桂加丹皮、牛膝、枳殼，合黃連解毒湯去其邪熱，自愈。

小便數

小便數者，頻來而短少也。膀胱積熱，熱則小便濇，乃水行不快，淋瀝而數起也。在傷寒自外傳內，五苓散、猪苓湯；在溫病由內達外，神解散、升降散。又太陽傷寒，脈浮大自汗，腳攣急，心煩，微惡寒，小便數者，此虛寒所致，桂枝加附桂湯主之，不可行桂枝湯。得之便厥，咽乾吐逆，煩躁譫語，與甘草乾薑湯以復其

陽，厥愈足溫，再與芍藥甘草湯，其脚即伸。若陽明猶有餘風生熱，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和之。又小便數，腎與膀胱俱虛，客熱乘之，為虛不能制水也，人參三白湯加熟地、黃蘗、知母、麥冬。

心悸

悸者，心中築築然動，怔忡不安也。傷寒心悸之由，不過氣虛停飲兩端。氣虛由陽氣內弱，心下空虛，正氣內動而為悸也，小建中湯，甚則大建中湯，或人參三白湯。脈沉心悸，頭眩身瞤振，真武湯。停飲，由水停心下，心屬火而惡水，水既內停，心不自安而悸，茯苓甘草湯或五苓散分利之。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又發汗過多，其人必叉手冒心，心悸喜按，桂枝甘草湯，甚則炙甘草湯。又發汗過多，心液虛耗，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腎乘心虛上凌而剋之，故動惕於臍間。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寒熱心悸，小便不利，心煩喜嘔，小柴胡湯。心神不寧，怔忡不眠，朱砂安神丸。若溫病心悸，鬱熱內盛，火性上衝，加味涼膈散、增損三黃石膏湯，看兼證消息之。

瘛

瘛者，如角弓反張也。以胃為總筋，筋急而縮之故。由於濕生熱，熱生痰，痰生風，風火彌甚，木勝剋土，筋不能榮。輕則瞶〔一〕惕瘈瘲，手足戰掉，重則鼻煽目直，頭折臂反。在傷寒以六一順氣湯下之；在溫病以加味六一順氣湯下之。蓋瀉土所以瀉木也。若傷寒有不可下者，以四物湯合桂枝湯，加黃連吳茱萸炒、黃芩、防風、釣藤鈎，則血和風火自滅也。

肉瞶筋惕

瞶者，肌肉蠕動；惕者，筋脈動跳也。此因發汗攻下太過，邪熱未解，血虛氣奪，筋肉失其所養，故惕惕而跳動也。凡傷寒惕瞶兼肢冷者，真武湯；輕者，桂苓甘朮湯。汗下後虛極而惕瞶者，人參養榮湯、大建中湯；汗下後虛極，煩而不得眠惕瞶者，加味溫膽湯。若不經汗下而肉瞶筋惕，潮熱來尤甚，大便必結，小便赤澇〔二〕，以手按臍旁硬痛，此燥糞也，大柴胡湯加芒硝。如初病便見肉瞶筋惕，必先

注〔一〕瞶 原作「瞶」，據掃本、湘本、醉芸軒本改。下同。

〔二〕澇 原作「滿」，據湘本改。

元氣虛損，或失血，房室勞役，及新產崩漏，致有是證，人參養榮湯。若誤用表藥，必無生理。倘不詳辨寒熱虛實，而欲治之無差，難矣！若溫病而見惕瞤之證，此陽明火毒陷入厥陰。陽明主潤宗筋，燔灼津液，弗榮而動，加味六一順氣湯、解毒承氣湯消息治之。設有虛而惕瞤者，必入四損不可正治之條。一實一虛，其脈證畢竟有辨，隨證變治，全賴醫者活法耳。

舌捲囊縮

扁鵲曰：舌捲囊縮者死。然在古人雖曰死證，亦不可不盡心以救之。但有因熱極而捲縮者，有因寒極而捲縮者，要在詳細辨之。凡熱極者宜下。傷寒從三陽熱證傳至厥陰，而見此證者，乃肺氣燔灼，水受火困而不得舒縱。訥菴云：陽明之熱陷入厥陰。陽明主潤宗筋，宗筋為熱所攻，弗榮而急，引舌與罩丸，為熱極危殆之候，男子則囊縮，婦人則乳頭縮。如脈實便秘，口渴煩滿之極，六一順氣湯加黃連。若溫病邪鬱中焦，流佈上下，以致肺肝受傷，水不勝火，陰不敵陽，筋脈弗榮，故有此證，加味六一順氣湯，或解毒承氣湯。凡寒極者宜溫。傷寒始病無熱惡寒，便厥逆無脈而見此證，乃厥陰虛寒。內則經血失養而引急不舒，外則肢體蹇曲而下部不

溫，乃肝氣垂絕之候，急用四逆湯加人參、肉桂、吳茱萸溫之，並灸關元、氣海，及葱熨法。溫病無陰證。

循衣抹牀

華陀曰：傷寒循衣抹牀者死。《傷寒論》曰：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至十餘日，日晡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抹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滑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大承氣湯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又曰：傷寒手足躁擾，捻衣抹牀，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可見此證，非大實即大虛，但參其證，審其音，察其脈，而分治之。實而便秘，大承氣湯；虛極熱極，不下必死者，黃龍湯。虛而便滑，獨參湯，厥逆加附子。若亡血者，又當用生地黄連湯。大抵陰陽二氣將絕者，則妄言撮空也。婁全善曰：嘗治循衣抹牀數人，皆用大補氣血之劑。一人兼調振脈代，遂於補劑中加肉桂五分，亦振止脈和而愈。汪訥菴曰：妄言撮空，有因氣虛陽脫而然者，皆宜用參附補劑。兩說確有至理。若溫病，陽明邪熱亢閉，上乘心肺，致令神志昏憤，多有撮空之證，宜解毒承氣湯下之。如火盛精枯，用熟地一兩、歸身七錢、山藥五錢煮湯，人前藥煎服，

每收奇功。若久病神昏，氣血陰陽四損者，自當從婁汪之說而消息之。

按弦脈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弦為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為陽，始有生理，況滑者通也，澹者塞也。凡物之理，未有不以通為生而澹為死者，宜改之。

煩躁

煩者，心不安而擾擾，心胸愠怒，如有所觸〔一〕，外不見形，為熱尚輕。躁者，身不安而憤亂，手足動掉，若無所措〔二〕，內外不寧，為熱最劇。凡傷寒表邪熱盛，脈浮緊，不得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大熱錯語呻吟，乾嘔不眠，煩躁脈數者，黃連解毒湯，或竹葉石膏湯。內有燥糞繞臍腹痛，煩躁，調胃承氣湯。誤汗誤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脈必沉細，乃可用之。少陰病身微熱，脈沉細，手足厥而煩躁者，四逆湯。面赤者加蔥白。若無脈乾嘔煩躁者，白通加人尿豬膽汁湯。少陰病吐利厥逆，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少陰病，下之後誤下傷陰，復發汗，誤汗傷陽，晝日煩躁，陽虛生煩，陰虛生躁，夜而安靜，可微裏寒，不嘔不渴，可微內無實熱，無表證，頭不痛，不惡寒，脈沉微，沉為在裏，微為陽虛，身無大熱者，可微陽微，乾薑附子湯。凡陰極發躁，欲坐

注〔一〕觸 原作「解」，據湘本改。

〔二〕措 原作「指」，據湘本、醉芸軒本改。

井中，或投泥〔一〕水中卧者，厥逆脈沉微，一息七八至，按之則無，但欲飲水，不得入口，此陰盛格陽，氣欲脫而爭，譬如燈將滅而暴明矣，乾薑附子湯加人參，以接真陽之氣，或可救療。一方以艾湯調服硫黃末二錢，〔二〕時汗出乃愈。若溫病表裏三焦大熱，渴欲引飲，煩躁不安，多現奇怪不測之狀，增損三黃石膏湯，增損雙解散，升降散，三方並為對證之劑，予每隨證用之，救壞病而得生者若許人，真稀世之珍也，其共寶之。大抵不經汗下而煩躁者為實，汗下後煩躁為虛。內熱曰煩，謂心中鬱煩也，乃為有根之火，故大煩不躁為可治。外熱曰躁，謂氣外熱躁也，乃為無根之火，故但躁不煩為不可治。經論少陰病，有曰四逆惡寒，脈不至，不煩而躁者死。煩與躁可治不可治判然矣。凡結胸證悉俱，煩躁者死。發熱下利厥逆，躁不得眠者死。少陰吐利，煩躁四逆者死。煩躁為有常之病，復有不治之證，傷寒溫病皆然，臨病之工當詳細辨之。

懊憹

憹即惱字，古人通用。

懊憹者，鬱鬱然不舒，憤憤然無奈，比之煩躁而更甚也。凡傷寒發汗吐下後，

注〔一〕泥，原作「泥」，據湘本、拙本、德本改。

〔二〕翌（一）翼，明日也。《爾雅·釋言》：「翌，明也。」

虛煩不得眠，劇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與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而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二者為邪熱鬱於胸中，須梔子豉湯吐之，以湧其結熱也。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糞，與陽明病無汗，小便不利，心中懊憹者，必發黃，二者為邪熱結於胃中，須大承氣湯、茵陳蒿湯下之，以滌其內熱也。若溫病懊憹，為熱毒蘊於胸中，加味涼膈散；或熱毒鬱於胃中，解毒承氣湯。識此等證候者，吐下之不差，湯劑之適當，則無不可愈之疾矣。一或當吐反下，治熱以溫，則變證百出，斑生黃發者比比也，為醫者請精究之。

怫鬱

怫鬱者，陽氣怫鬱，面色緣緣正赤也。傷寒汗出不徹，陽氣怫鬱在表，不知痛處，須發汗乃愈，桂枝麻黃各半湯。若腹痛潮熱，脈大而數者，因大便不通，火氣上炎而作面赤，大柴胡湯。時有微熱，怫鬱不得眠者，調胃承氣湯。吐汗下後虛極，胃中虛冷，外氣怫鬱，乃假色現於面而內寒也，理中湯加蔥白，冷甚加附子。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面色赤者，四逆湯加蔥白。若溫病無陰證，滿面色赤，目紅如硃，煩躁飲水者，此熱毒怫鬱也，增損三黃石膏湯。內實潮熱不大便，增損大柴

胡湯，或加味涼膈散。大抵傷寒陰證怫鬱併汗吐下虛者，自是面赤而不光彩也。若傷寒陽證表不解，溫病內實熱甚者，赤而光盛也。不可但見面赤，便以為熱證也，須辨之。

鬱冒

鬱為鬱結而氣不舒，冒為昏冒而神不清，俗謂昏迷是也。皆因虛乘寒所致。《傷寒論》曰：諸虛乘寒者，則為厥，鬱冒不仁。此正寒氣乘虛中於人也，駱龍吉以附子湯加天麻、川芎、乾薑之類治之。《傷寒論》曰：太陽病，先下之不解，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冒，冒家汗出自愈，由表和也。若不得汗不解者，以人參三白湯加天麻、川芎。下虛脈微加附子，溫經乃固本也。昏冒耳聾非大劑溫補不能取效。滋苗者必固其本，伐下者必枯其上，此之謂也。陽明病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眠，有燥糞也，調胃承氣湯。少陽病下利止而頭眩，時時自冒者死，以虛極而脫也。若溫病蓄熱內逼，脈道不利，反致脈沉細或閉而鬱冒欲死者，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之類治之。《此事難知》曰：傷寒心下不痛，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

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形如醉^(一)人。此熱傳少陰心經也。因心火逼肺，所以神昏，蓋肺為清肅之令，內有火邪故也。若脈在丙者，脈浮是也。宜導赤散；脈在丁，脈沉是也。大黃黃連瀉心湯，丙丁俱熱者，導赤瀉心各半湯^(二)。在溫病火邪逼肺，神昏不惺，大復甦飲主之。蓋心經透出邪火，與火邪之越經而傳於心，及汗多亡陽者，皆心神不足故也，醫者不識此證，便以為將死，因之誤治者多矣。最要忌灸，灸則愈增其熱，最要忌下，與食則嘔，邪不在胃也，誤下則亡其陰。傷寒溫病極多此證，不可不辨也。《活人書》曰：傷寒瘥後，又云，傷寒後不瘥。或十數日，或半月二十日，終不惺惺，常昏沉似失精神，言語錯謬，或無寒熱，或寒熱如瘧，或朝夕潮熱，都是發汗不徹，餘毒在心胞絡所致也，宜知母麻黃湯，溫覆令微汗。若心煩不眠，欲飲水，當稍稍與之，胃和即愈。未汗須再服，以汗為度。此說亦有理。愚謂須是傷寒不曾大發汗，及病以來身無汗者，尤為相宜。或於知母麻黃湯中加酒炒黃連尤妙。若治溫病，清熱導滯，自能汗解，並無正發汗之理，安得有汗出不徹之後證乎。此中玄妙，但可為知者道也。

注^(一)醉 原作「罪」，據醉芸軒本改。

〔二〕《此事難知》曰：傷寒、心下不痛……導赤瀉心各半湯 語出《傷寒瑣言》：傷寒傳足不傳手經辨，非《此事難知》原語。

動氣

動氣乃藏氣不調，肌膚間築築跳動於臍旁，上下左右，及左乳之下曰虛里者，皆其所聯絡者也。故動之微者止於臍旁，若動之甚則連及虛里並心脇，真若春春然連續而渾身振動者，此天一無根，故氣不蓄藏而鼓動於下，誠真陰守失，大虛之候也。即在病者不痛不癢，尚不知為何故，醫家不以為意，弗能詳辨，誤治者多矣。《活人》曰：諸動氣者不可發汗，亦不可下，以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即傷寒虛者不可汗下之例。即有汗下之證，但解肌微和胃氣可也。古人治法，以誤汗則傷陽，陽傷則邪併於氣而氣上沖，或咳嗽眩暈，或心煩惡寒，並宜五苓散加酸棗仁，以降斂之。誤下則傷陰，陰傷則虛陽不禁而氣下奪，或身熱踈臥，或下利汗出，並宜大建中湯、理中湯倍加桂、苓，急溫其裏，則虛熱不治自息。此其意在脾胃虛寒困憊，概可知也。余治此證，則惟直救真陰以培根本，使氣有所歸，無不獲效。右腎虧損，則以腎氣丸、右歸丸；左腎虧損，則以六味丸、左歸丸，或作丸料煎飲。《傷寒論》曰：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人胸膈，此奔豚之氣結，動於臍間，而上逆凌心也。宗氣反聚，心胞之宗氣反聚而不下行。血結心下，血結於心下而脈不通。陽氣退下，退，陷也。熱

歸陰股，鬱熱歸於氣街。與陰相動，與陰氣之脈相動。令身不仁，此為尸厥，麻木無知，其狀若尸。當亦動氣證也。天一無根，即此可徵。所云傷寒溫病，四損不可正治者，觀此可例其餘矣。

藏結

藏結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寸脈浮，關脈細小沉緊，名曰藏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註：寸脈浮，知邪結在陽也；關脈細小沉緊，知邪結在陰也。既結於藏，而舌上白胎滑，又為胸寒外證，上下俱病，故難治也。又藏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註：藏結於法當攻，無陽證為表無熱。不往來寒熱，為半表半裏無熱。其人反靜，為裏無熱。舌上胎滑者，以丹田有熱，胸中有寒，是表裏皆寒，故不可攻。《蘊要》主灸氣海、關元穴，宜人參三白湯加乾薑。寒甚加附子治之。《緒論》曰：舌白胎滑者，以其仍邪熱內結，所以生胎，若內無結邪，則胎不生矣。只因裏氣素虛，不能薰熱，故無陽證發現。以其本虛邪結，故為難治，非不治也。謂不可攻者，以飲食如故，知邪不在胃也，時時自利，腸中亦無留結也，邪既不在腸胃，攻之無益，徒伐元氣耳。至於素有積痞，又加誤

下，而邪結新舊，兩邪相搏不解，故死。然亦不可概為死證，而委之不救也。調其陰陽，使之相入，黃連湯主之。有腹痛引脇下不可按者，附子瀉心湯。素有積痞，痛引陰筋者，四逆湯加吳茱萸。按《蘊要》治法與《緒論》治法略有不同，而《緒論》較穩，貴在臨病者詳證活法耳。要之此皆論傷寒治法也。若溫病而見藏結之證，一有舌胎，便知熱邪內結，即酌用神解散、大復甦飲之類清解之，亦可與太極丸緩下之，庶幾可生。

狐惑病

狐惑者，傷寒溫病失於汗下不解所致。食少胃虛，蟲嚙五藏，故唇口生瘡。蟲食其藏，則上唇生瘡為惑；蟲食其肛，則下唇生瘡為狐。謂之狐惑者，如狐之猶豫不定也。其候齒燥聲啞惡食，面目乍赤乍白乍黑，舌上胎白，唇黑，四肢沉重，喜眠，胃虛蟲食，殺人甚速，黃連犀角湯主之。外用雄黃銳丸，納穀道中。

百合病

百脈一宗，舉身皆病，無復經絡傳次，故曰百合。大抵病後虛勞，藏府不調所致。其病似寒不寒，似熱不熱，欲食不食，欲卧不卧，默默不知苦所在，服藥即吐，

如見鬼狀，俱因病在陰則攻陽，病在陽則攻陰，藥劑乖違，故成百合病，通宜小柴胡湯加百合、知母、梗米。血熱用百合地黄湯。《緒論》曰：百合病，即痿〔一〕證之暴者。以肺熱葉焦，氣化不行，以致小便不利。又肺為百脈之總司，故通身經絡廢弛，百脈一宗，舉身皆病，宜百合地黄湯。蓋取百合之清肅肺氣以利水道，則周身之陽火自化耳。按此亦傷寒溫病之後證也。

主客交病

凡人向有他病疴羸〔二〕，或久瘧瀉痢，或內傷瘀血，或吐血便血，男子遺精白濁，真陰枯涸，女子崩漏帶下，血枯經閉之類，以致肌肉消燦，邪火獨存，故脈近滑數也。此際一著溫病，醫家病家見其穀食暴絕，更加身痛發熱，痞悶不眠，指為原病更重，誤以絕穀為脾虛，以身痛為血虛，不眠為神虛，遂投參、朮、歸、地、茯神、酸棗仁之類，愈補愈危。知者稍以溫病治之，發熱稍減，不時得醒，但治法不得要領，病終不解。六脈滑數不去，肢體時痛，胸脇刺痛，醫者以雜藥頻試，補之則邪火愈熾，瀉之則脾胃愈損，滋之則邪氣愈固，散之則經絡愈虛，疏之則精氣愈耗，

注〔一〕痿原作「痿」，據湘本、醉芸軒本及《緒論·百合病》改。

〔二〕疴羸（wān lēi 汪雷）瘦弱。《抱朴子·自叙》：「洪稟性疴羸，兼之多疾。」

日復一日，久之又久，伏邪與血脈合為一致，彼此膠固。脈數身熱不去者，邪火與正氣並鬱也；肢體時痛者，邪火與榮血相搏也；胸脇刺痛者，邪火上結於隔膜也。主客交渾，最難得解。治法當乘其大肉未消，真元未敗，急用三甲散多有得生者，更附加減，隨其素而調之。

婦女傷寒溫病

婦女六經治例，與男子無異，但多兼經候，調治為難。經行之際，用藥必和，中兼調血為主。如傷寒自氣分傳入血分，表證居多，用生地四物湯合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小柴胡湯之類，隨證消息之。如溫病由血分發出氣分，裏證居多，用神解散、小清涼散、升降散、增損雙解散之類，隨證消息之。至於傷寒傳裏熱證治法，與溫病雖異而大略同，否則邪傷衝任而為熱入血室矣。若胎前產後又當別論。此亦大概言之，神明則存乎人耳。

熱入血室

衝為血〔一〕海，即血室也。衝脈得熱，血必妄行。在男子則下血譫語，在婦人則

注〔一〕血 原作「室」，據德本、掃本、湘本改。

月水適來。惟陽明病下血譫語，兼男子言，不僅謂婦人也。但以婦人經氣所虛，邪得乘虛而入，故病熱入血室為多。然婦人熱入血室，有須治而愈者，有不須治而愈者。如《傷寒論》曰：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之七八日，熱除而脈遲身冷，邪氣內陷，表證罷也。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當刺期門，

隨其實而瀉之。又曰：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二者是須治而愈者也。又曰：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則明了，夜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此不須治而愈者也。夫胸脇滿如結胸，譫語，此言適來即斷，是邪氣留結於胸脇而不去，血結在裏為實證，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不善刺者，以小柴胡湯加梔子、丹皮、歸尾、桃仁、紅花、益母草、穿山甲以消之。如熱盛神昏，但頭汗者，加酒大黃微利之。以有瘀血，故頭汗出也。寒熱如瘧，發作有時，此言經行未盡而適斷，雖有結血未為全實，以小柴胡湯加丹皮、梔子、生地、歸尾、益母草以清之，胃不甚虛者，二證並去人參。二者既有留邪，必須治之可也。在溫病，並宜增損大柴胡湯，加歸尾、桃仁、穿山甲。若發熱經水適

來，晝則明了，夜則譫語，此則經水既來而不斷，裏無留滯之邪，故晝日明了，但暮夜則譫語。俟經盡熱隨血散自愈。不可刺期門犯胃氣，及用柴胡犯上二焦也。在溫病亦宜小柴胡湯去人參，加陳皮、丹皮、梔子、黃連、益母草以清其熱。又婦人傷寒，表虛自汗身涼，四肢拘急，脈沉而遲，太陽標病，少陰本病，經水適斷，桂枝加附子紅花湯。又婦人傷寒，汗解表除，熱入血室，擾其榮血，經水過多，不受補益，宜芍藥甘草湯和之。

妊娠

妊娠，傷寒溫病六經治例皆同，但要保胎為主。傷寒外感風寒，表證居多，宜汗、宜解、宜和，不過麻黃、桂枝、葛根、小柴胡等湯，合四物湯隨證治之自愈。溫病內蘊邪熱，裏證居多，不可發汗，急用護胎之法，井底泥塗臍至關元，乾再易之，或以青黛、伏龍肝為末，水調塗之。若大熱〔一〕乾嘔，錯語呻吟，增損三黃石膏湯、清化湯。若熱甚躁急，胎動不安，必須下之，慎勿惑於參、朮安胎之說。奪其裏熱，庶免胎墜。蓋邪火壅鬱，胎自不安，轉氣傳血，胎胞何賴？酌用升降散、增

注〔一〕熱 原作「黃」，據德本、掃本、湘本改。醉云軒本作「渴」。

至情至理，
屢經屢驗。

此段議論，
足開後人茅
塞矣。

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或去芒硝，以逐去其邪，則焰熇頓為清涼，氣回而胎自固，反見硝、黃為安胎之聖藥，歷治歷效，子母俱安。若治之不早，以致腹痛如椎，腰痛如折，服藥已無及矣。古人所以有懸鐘之喻，梁腐而鐘未有不落者。在裏證，溫病與傷寒治法大略同。或曰孕婦而投硝、黃，設邪熱未逐，胎氣先損，當如之何？余曰不然。結糞瘀邪，腸胃中事也；胎附於脊，腸胃之外，子宮內事也。大黃直入腸胃，鬱結一通，胎得舒養，是興利除害於頃刻之間，何慮之有？《內經》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正此之謂。但毒藥治病，衰去七八，餘邪自散，幸勿過劑。凡妊娠萬〔一〕有四損者，不可以常法正治，當從其損而調之。產後同法，非其損而誤補必危。芒硝有化胎之說，不可輕投。若至燥實，非此不可解救，有病當之，全無妨礙，不必去也。

產後

產後，傷寒不可輕汗，溫病不可輕下。蓋有產時傷力發熱，去血過多發熱，惡露不行發熱，三日蒸乳發熱，或起早動勞，飲食停滯，一皆發熱，要在仔細辨之。大抵產後大〔一〕血空虛，若誤汗誤下，則亡陽亡陰之禍，更難解救。凡有發熱，且與

注〔一〕萬 湘本作「若」。

〔二〕大 湘本作「氣」。

丹溪產後以大補氣血為主，雖有他證以本治之，固是確論，執泥之則誤人矣。

四物湯。歸、芎為君最多，生地、白芍須用酒炒，合小柴胡湯，加金銀花、澤蘭葉、益母草，少佐乾薑最妙。蓋乾薑之辛熱，能引血藥入血分，能引氣藥人氣分，且能去瘀血生新血，有陽生陰長之道，以熱治熱，深合《內經》之旨。如有惡露未盡者，黑龍丹必兼用之，如有積熱停滯者，麻仁丸、大柴胡湯必兼用之，不可執泥丹溪之說。胃虛食少者，必加白朮、茯苓；痰飲嘔逆者，必加陳皮、半夏。但藥中必主以四物、人參，乃養血務本，滋陰降火之要務也。即偶爾傷寒，或遭溫病，亦須調理血氣為主。傷寒內虛外感，以大溫中飲、理陰煎。無汗用麻黃，有汗用桂枝等湯。頭痛用羌活、川芎之類加減治之。溫病佛熱內熾，用三合湯加減治之最妙。如萬不能不下，升降散無妨，增損雙解散去芒硝、黃連，加生地、川芎，尤為對證之藥，其餘脈證治法，與男子同。

小兒溫病

凡小兒感冒、傷風、傷寒、咳、嘔、瘡、痢等證，人所易知，至染溫病，人多不料，亦且難窺，所以耽誤者良多。且幼科專於痘疹、疳積、吐瀉、驚風併諸雜證，在溫病則甚略之，一也。占人稱幼科為啞科，蓋不能盡罄所苦以告醫，醫又安得悉

乎問切之義，所以但知不思乳食，心胸膨脹，疑其內傷乳食，不知其為溫病熱邪在胃也。但知嘔吐惡心，口乾下利，以小兒吐利為常事，不知其為溫病協熱下利也。但知發熱，不知其頭痛身痛也。凡此何暇致思為溫病，二也。小兒神氣嬌怯，筋骨柔脆，一染溫病，延挨失治，便多二目上吊，不時驚搐，肢體發痙，甚則角弓反張，必延幼科，正合渠平日學習見聞之證，多誤認為急慢驚風，轉治轉劇，或將神門、眉心亂灸，艾火雖微，內攻甚急，兩陽相搏，如火加油，死者不可勝紀，三也。凡雜氣流行，大人小兒所受之邪則一，且治法藥餌亦相仿，加味太極丸主之，升降散亦妙。四五歲以下者，藥當減半，三三歲以下者，三分之一可也，臨病之上，宜酌量焉。

觀此三段議論，曲體人情盡致，真小兒之福也。

加味太極丸 小兒溫病主方。

凡治溫病方，皆可隨證酌用。

白殭蠶 二錢，酒炒

全蟬蛻 去土，一錢

廣薑黃 三分

川大黃 四錢

天竺黃 一錢

膽星

錢 冰片 一分

右七味，稱準為細末，糯米濃湯和丸如芡實大。冷黃酒和蜜泡化一丸，冷服。

薄希〔一〕熬酒亦可。本方去天竺黃、膽星、冰片，即升降散。煉蜜丸即太極丸是也。

注〔一〕希 德本、掃本均作「荷」。

用之便而且嘉，看證消息治之。

復病

凡瘥後無故復發熱者，以伏邪未盡也，謂之自復。當問前得某證，所復某證，稍與前藥以徹其餘邪，自然獲愈。有溫病瘥後，或三五六日，反腹痛裏急者，非前病原也。此別有伏邪所發，欲作滯下，邪盡痢止，不止者，宜當歸導滯湯。又有溫病瘥後，脈遲細而弱，或黎明或半夜後，便作瀉泄，此命門真陽不足也，宜腎氣丸，或右歸丸作湯劑服亦可。《傷寒論》曰：傷寒瘥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枳實梔子豉湯。脈沉者，以下解之。枳實梔子豉湯加大黃。又曰：傷寒瘥後虛羸

少氣，氣逆欲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又曰：大病瘥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按：如氣復，雖通身浮腫似水氣而不喘，別無所苦，與水氣不同。丹溪云：氣易有餘。又云：血者難成而易敗，大病愈後，氣先血而復，血不足以配氣，故暫浮腫，靜養自愈，須辨之。又曰：大病瘥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飲也^{〔一〕}，理中丸主之。夫傷寒自外傳內，邪在陽分居多，瘥後易於復元，復病尚少。溫病邪熱自內達外，血分大為虧損，無故最善反覆。如到熱

注〔一〕胃上有寒飲也 《傷寒論·辨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作「胸上有寒」。

退身涼，飲食能進時，服太平圓酒三次，十日之間，精血漸充，而病如洗，何至勞復。若因梳洗沐浴，多言妄動，遂至發熱，前病復起，惟脈不沉實為辨，此為勞復。《傷寒論》曰：大病瘥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黃少許。此破結除煩散熱之妙劑也，加大黃則又推蕩經滯矣。余謂氣為火之舟楫，今則真氣方長，勞而復折，真氣既虧，火亦不前，如人欲濟，舟楫已壞，其能濟乎。是火也，某經氣陷，火隨陷於某經，陷於經絡則表熱，陷於藏府則裏熱，虛甚熱甚，虛微熱微，輕則靜養可愈，重則大補氣血，俟真氣一回，則血脈融和，表裏通暢，所陷之火，隨氣轉輸，自然熱退而病痊矣。若直用寒涼剝削之劑，變證叢起矣。傷寒多傷氣，宜五福飲、大營煎之類；溫病多傷血，宜補陰益氣煎、六味地黃丸料之類，隨證加減之。若因飲食所傷，或吞酸飽悶而發熱者，此為食復。輕則梔子厚樸湯加神麴，或小柴胡湯合梔子厚樸湯，重則神昏譫語，腹滿堅痛，欲吐不得，欲下不能，此危候也，以升降散、大柴胡湯、黃龍湯、涼膈散之類，酌量與服。有病則病當之，亦無妨也。大抵復病治法，溫病與傷寒大同小異，貴在臨證活法耳。《內經》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歧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也。若此者皆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搏，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歧伯曰：

視其虛實，調其逆從，可使必已也。帝曰：病熱當何禁之？歧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吳又可曰：裏證下後稍差，而急欲食者，此非得已，以伏邪初散，陰火乘虛擾亂故也。慎勿便與粥食，只宜先進稀糊，次進濃者，須少與之，不可任意過食，過食則復。此一著最為緊要，世多忽之。至於怒氣病復，房勞病復者，乃度量褊淺，不自貴重之輩，觀其脈證，隨證救之。更有嬌養成性，過於謹慎之輩，或傷寒表證方解，或溫病裏證方退，原不甚虛，輒用參、附溫補，是因補而復，以致不救者，又不知凡幾，病家醫家，尤當深惺。大抵治病之法，不可執一，總要脈證的確耳。古方未有不善者，偏於溫補而死，與偏於清瀉而死，其失等也。人之一身陰陽血氣，寒熱表裏虛實盡之，臨證者，果能望聞問切，適得病情，則溫清補瀉，自中病情矣，何得鹵莽粗疏，草菅人命哉。噫！難矣。

按以上證候七十餘條，俱從《傷寒論》中駁出溫病證治之異來，令閱者了然於心，不以溫病為傷寒，不以傷寒方治溫病，則患溫者自以不冤矣。但有輕者，有重者，有最重者，到底無陰證，與傷寒外感不同，並非六氣為病也，亦雜氣中之一耳。始則發熱，頭痛身痛，舌上白胎，漸加煩躁渴飲水漿。或發熱而兼凜凜，或先凜凜而後發熱，或晝夜純熱，或潮熱，或往來寒熱，或眩暈，或嘔吐，或痰涎湧盛，或

嘔汁如血，或口舌乾燥，或咽喉腫痛，或咳嗽膿血，或喘呃吐衄，或心腹痞滿，或胸脇脹痛，或大便不通，或小水自利，或前後癰閉，或協熱下痢，或熱結旁流，或下血如豚肝，或如膠粘，或水泄無度，有舌黃胎黑胎者，有舌裂者，有舌生芒刺者，有舌色紫赤者，有唇崩者，有唇黑者，有鼻孔如烟煤之黑者，有目暗不明、目赤、目黃、目瞑、目直視、目反折者，有頭汗、盜汗、自汗者，有手足心腋下汗者，有耳聾不聞聲者，有頭腫大如斗者，有喉痺頸腫滴水不能下嚥者，有發狂如顛如癇者，有哭笑無常如醉如癡者，有棄衣登高踰垣上屋者，有厥逆身冷如冰者，有譫語晝夜不眠者，有昏迷不省人事者，有詈罵不避親疏者，有蓄血、吐血、衄血、毛孔血、目血、舌血、齒縫血、大小便血者，有發黃者，有發斑者，有發疹者，有斑疹雜出者，有發頤、疔瘡瘡者，有渾身火泡瘡帶白漿者，有首尾能食者，有絕穀一月不死者，有無故最善反覆者，有愈後漸加飲食如常者，有愈後飲食勝常二三倍者，有愈後耳聾眼花者，有愈後退爪脫皮落髮者。至其惡狀，甚有口噤不能張，腿屈不能伸，唇口不住牽動，手足不住振戰，遺尿遺糞，圓睜口張，咬牙嚼舌，聲啞不語，舌伸外攪沫如水浪，項強發瘕，手足反張，肉瞤筋惕，骨痿足重，舌捲囊縮，循衣抹牀，見神見鬼。凡此怪怪奇奇不可名狀等證，有相兼三五條者，有相兼十數條者，不可

枚舉。總因血氣虛實之不同，藏府稟賦之有異，其受邪則一而已。及邪盡，一任諸證如失。所云知其一，萬事畢，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窮，所以溫病無多方也。然而陰陽乘除，寒熱倚伏，表裏參錯，虛實循環，見之真而守之定，通乎權而達乎變者，蓋幾希矣。

又按古人謂望聞問切，乃臨證之首務，診治之要領也。明此四者，則六變具存，而萬病情形，俱在吾目中矣。醫之為難，難在不識病本而誤治耳。誤則殺人，天道可畏，不誤則濟人，陰功無窮。學者欲明是道，必須先察此要，以定意見，以為階梯，然後再採羣書，廣其知識，熟之胸中，運之掌上，非止為人，而為己不淺也，慎之寶之。

又按傷寒自外之內，先傷氣分，溫病由內達外，先傷血分。故傷寒初感，利用發表，溫病初發，利用攻裏。傷寒後證多補氣，溫病後證多養血。溫病與傷寒實出兩門，自晉迄今，溫病失傳，無人不以溫病為傷寒，無人不以傷寒方治溫病，動云先解其表，乃攻其裏，此仲景《傷寒論》也。所以溫病一二日內，遇陽明腹脹滿痛之證，少陰口燥咽乾之證，厥陰舌捲囊縮之證，再不敢議下，明知厥深熱深之陽證，下之已遲，萬一僥倖，不過為焦頭爛額之客，千餘年來，孰任殺人之辜耶。

又按古今醫書，非不有溫病之條，然皆編入於傷寒之中，議論無非傷寒，所用之藥，雖曰治溫病，實治傷寒之的方也。余謂此等方論，但治傷寒未嘗不驗，若謬以治傷寒之方，而治春夏之溫病，是猶抱薪投火。蓋溫病自內達外，雖有表證，實無表邪，終有得汗而解者，必裏熱清而汗始出，前一節治法與傷寒不同。本朝陳良佐曰：春分後，秋分前，一百八十二日半，諸病皆不可發汗，汗之多亡陽矣，溫病尤忌。凡治正傷寒發汗解表，溫中散寒之藥一概禁用。今特摘其尤者，如麻黃、桂枝、羌活、獨活、白芷、葛根、細辛、浮萍、蒼耳、蒼朮、艾葉、胡椒、故紙、茴香、肉桂、附子、乾薑、豆蔻、益智等味。古人亦未曾道破，余深體驗而知其不可，以溫病無風寒與陰證也。但今醫家病家，未有不以溫病為傷寒者，未有不以傷寒方治溫病者，此固風氣之使然，亦習俗之舊染也。舌敝唇促，難以遍諭。須知生死有命，誤犯禁藥，不過輕重之分，苟從死後而追悔前方，愚矣。

又按仲景《傷寒論》用參、薑、桂、附者，八十有奇，而溫病非所論也。伏邪內鬱，陽氣不得宣佈，積陽為火，陰血每為熱搏，未解之前，麻黃、桂枝不可沾唇；暴解之後，餘焰尚在，陰血未復，最忌參、薑、桂、附，得之反助其壅鬱，餘邪伏留，不惟目下淹纏，日後必變生異證。或周身痛痺，或四肢拘攣，或流〔一〕火結痰，

注〔一〕流 原作「留」，據文義改。

聖賢養身養德之學亦不過是，不意於醫學中得之。

或兩腿鑽痛，或勞嗽湧痰，或毒氣流注，或痰核穿漏，皆驟補之為害也。大抵溫病愈後，調理之劑，投之不當，莫若靜養，節飲食為第一。而慎言語，謹起居，戒氣惱，寡嗜慾，皆病後所宜留神也。

長沙《傷寒論》，天苞地符〔一〕，為衆法之宗，羣方之祖，雜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莫適於用，茲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溫病一證，另闢手眼，却不於長沙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不為冥索旁趨，得以隨施輒效，其利溥〔二〕哉。文之悲壯，淋漓無論也。畏齋。

注〔一〕天苞地符 傳說中之河圖洛書。《周易集解》：「《春秋緯》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成，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符，原作「付」，據文義改。

〔二〕溥（*pu* 譜） 《說文》：「大也。」

傷寒瘟疫條辨卷四

醫方辨

醫方辨引

作方圓必以規矩，治病證必以古方，固也。但古方今病，焉能盡合？是以羅太無曰：以古方治今病，正如拆舊屋湊新屋，其材木〔一〕非一，必再經匠氏之手。故用方者，不貴明其所當然，要貴明其所以然，則或增，或損，或奇方，或偶方，或合方，或以內傷方治外感，或以外感方治內傷，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許學士云：讀仲景之書，用仲景之法，未嘗執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若不明其所以然，而徒執其方，如經生家不能搦管作文，乃記誦先輩程文，以計場屋〔二〕題目之必中，奚可哉。是集諸方，人所易曉者，止錄其方，其涉疑難及理趣深奧者，頗採《明理

注〔一〕木 原作「本」，據掃本、德本、湘本改。

〔二〕場屋 科舉時代考試士子之處也。《宋史·陳彭年傳》：「太平興國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

論《醫方考》、《明醫方論》等書，以闡明之，問附一得之見，誠能潛心於此，處方其無誤乎，抑又有慮焉。仲景《傷寒論》曰：病當汗解，診其尺脈濇，先與黃耆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一〕。先賢慎於用汗藥如此，則吐藥下藥可知矣。故凡用方者，雖方與病合，又在診脈，並察兼證，以詳辨其虛實，或汗或吐或下，方為盡善。若遇老人虛人，血氣陰陽四損者，寧可顧護元氣，而不可輕用汗吐下之重劑也。麻黃附子細辛湯《傷寒論》曰：少陰病，脈微細，但欲寐。始得之，反發熱，太陽表熱。脈沉者，少陰裏寒。此方主之。

麻黃去節 附子炮 細辛各二錢

水煎麻黃去沫，次入附子、細辛煎服。

病發於陰者當無熱。今少陰始病，何以反發熱？此乃太陽少陰之兩感病也。蓋太陽膀胱與少陰腎相為表裏，寒邪感於少陰，故裏有脈沉，由絡達於太陽，故表有發熱。有太陽之表熱，故用麻黃以發汗；有少陰之裏寒，故用附子、細辛以溫中。三陰之表發與三陽不同，三陰必以溫經之藥為表，故麻黃、附子同用，方是少陰表發之正也。按傷寒病兩感者亦少，此即太陽少陰之兩感也。麻黃、附子同劑，治

注〔一〕《傷寒論》曰：病當汗解……然後汗之。語出《格致餘論》，原作「仲景有言，病當汗解，診其尺脈濇，當與黃耆建中湯補之，然後汗之。」非《傷寒論》原語。

此論僅見，
真出人頭地
矣，傷寒溫
病分門另治
從此得解。

法委是奇特，學者引伸觸類，可應無窮之變矣。且傷寒兩感，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此仲景傷寒兩感之治法；溫病兩感雙解散主之，此河間補仲景溫病兩感之治法，此二方者，乃辨溫病與傷寒，發表攻裏兩感異治之要訣也。世之以溫病為傷寒，以傷寒方治溫病者，觀此能勿悔心乎。

升降散 溫病亦雜氣中之一也，表裏三焦大熱，其證治不可名狀者，此方主之。如

頭痛眩暈，胸膈脹悶，心腹疼痛，嘔噦吐食者，如內燒作渴，上吐下瀉，身不發熱者，如憎寒壯熱，一身骨節酸痛，飲水無度者，如四肢厥冷，身涼如冰，而氣噴如火，煩躁不寧者，如身熱如火，煩渴引飲，頭面猝腫，其人如斗者，如咽喉腫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嚥者，如遍身紅腫，發塊如瘤者，如斑疹雜出，有似丹毒風瘡者，如胸高脇起脹痛，嘔如血汁者，如血從口鼻出，或目出，或牙縫出，毛孔出者，如血從大便出，甚如爛瓜肉，屋漏水者，如小便濇淋如血，滴點作疼不可忍者，如小便不通，大便火瀉無度，腹痛腸鳴如雷者，如便清瀉白，足重難移者，如肉瞤筋惕者，如舌捲囊縮者，如舌出寸許，絞攣不住，音聲不出者，如譫語狂亂，不省人事，如醉如癡者，如頭疼如破，腰痛如折，滿面紅腫，目不能開者，如熱盛神昏，形如醉〔一〕人，哭笑無常，目不能閉者，如手舞足蹈，見神見鬼，似風癲狂祟者，如誤服發汗之藥，變為亡陽之證，而發狂叫跳，或昏不識人者，外證不同，受邪則一。凡未曾服過他藥者，無論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無不輒效。

注〔一〕醉 原作「罪」，據掃本、德本改。

白殭蠶 酒炒，二錢

全蟬蛻 去土，一錢

廣薑黃 去皮，三分

川大黃 生，四錢

稱準，右為細末，合研勻。病輕者，分四次服，每服重一錢八分二釐五毫，用黃酒一盅、蜂蜜五錢，調勻冷服，中病即止。病重者，分三次服，每服重二錢四分三釐三毫，黃酒盅半，蜜七錢五分，調勻冷服。最重者，分二次服，每服重三錢六分五釐，黃酒二盅，蜜一兩，調勻冷服。一時無黃酒，稀熬酒亦可，斷不可用蒸酒。胎產亦不忘。煉蜜丸，名太極丸，服法同前，輕重分服，用蜜、酒調勻送下。

按溫病總計十五方。輕則清之，神解散、清化湯、芳香飲、大小清涼散、大小復甦飲、增損三黃石膏湯八方；重則瀉之，增損大柴胡湯、增損雙解散、加味涼膈散、加味六一順氣湯、增損普濟消毒飲、解毒承氣湯六方；而升降散，其總方也，輕重皆可酌用。察證切脈，斟酌得宜，病之變化，治病之隨機應變，又不可執方耳。按處方必有君、臣、佐、使，而又兼引導，此良工之大法也。是方以殭蠶為君，蟬蛻為臣，薑黃為佐，大黃為使，米酒為引，蜂蜜為導，六法俱備，而方乃成。竊嘗考諸本草，而知殭蠶味辛苦氣薄，喜燥惡濕，得天地清化之氣，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勝風除濕，清熱解鬱，從治膀胱相火，引清氣上朝於口，散逆濁結滯之痰也。其性屬火，兼上與木，老得金水之化，殭而不腐，溫病火炎土燥，焚木燦金，得秋

分之金氣而自衰，故能辟一切怫鬱之邪氣。夫蠶必三眠三起，眠者病也，合簿皆病，而皆不食也；起者愈也，合簿皆愈，而皆能食也。用此而治合家之溫病，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為君。夫蟬氣寒無毒，味鹹且甘，為清虛之品，出糞土之中，處極高之上，自感風露而已。吸風得清陽之真氣，所以能祛風而勝濕，飲露得太陰之精華，所以能滌熱而解毒也。蛻者，退也，蓋欲使人退去其病，亦如蟬之蛻〔一〕，然無恙也。亦所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故為臣。薑黃氣味辛苦，大寒無毒，蠶人生啖，喜其祛邪伐惡，行氣散鬱，能入心脾二經建功辟疫，故為佐。大黃味苦，大寒無毒，上下通行。蓋亢甚之陽，非此莫抑，苦能瀉火，苦能補虛，一舉而兩得之。人但知建良將之大勲，而不知有良相之碩德也，故為使。米酒性大熱，味辛苦而甘。令飲冷酒，欲其行遲，傳化以漸，上行頭面，下達足膝，外週毛孔，內通藏府經絡，驅逐邪氣，無處不到。如物在高巔，必奮飛冲舉以取之。物在遠方及深奧之處，更必迅奔探索以取之。且喜其和血養氣，伐邪辟惡，仍是華佗舊法，亦屠蘇〔二〕之義也，故為引。蜂蜜甘平無毒，其性大涼，主治丹毒斑疹，腹內留熱，嘔吐便秘，欲其清熱潤燥，而自散溫毒也，故為導。蓋蠶食而不飲，有大便無

注〔一〕蛻 原作「脫」，據掃本、德本改。

〔二〕屠蘇 華佗屠蘇酒也。元旦飲之，辟疫癘一切不正之氣。

小便，以清化而升陽；蟬飲而不食，有小便無大便，以清虛而散火。君明臣良，治化出焉。薑黃辟邪而靖疫；大黃定亂以致治，佐使同心，功績建焉。酒引之使上行，蜜潤之使下導，引導協力，遠近通焉。補瀉兼行，無偏勝之弊，寒熱並用，得時中之宜。所謂天有覆物之功，人有代覆之能，其洵〔一〕然哉。是方不知始自何氏，《二》分晰義，改分兩變服法，名為賠賑散，用治溫病，服者皆愈，以為當隨賑濟而賠之也。予更其名曰升降散。蓋取殭蠶、蟬蛻，升陽中之清陽；薑黃、大黃，降陰中之濁陰，一升一降，內外通和，而雜氣之流毒頓消矣。又名太極丸，以太極本無極，用治雜氣無聲無臭之病也。乙亥、丙子、丁丑，吾邑連歉，溫氣盛行，死者枕藉〔二〕。予用此散，救大證、怪證、壞證、危證，得愈者十數人，餘無筭。更將此方傳施親友，貼示集市，全活甚衆，可與河間雙解散並駕齊驅耳。名曰升降，亦雙解之別名也。

麻黃湯 太陽傷寒，寒傷榮。頭痛太陽脈上巔絡腦。發熱，表氣不通。身痛腰痛，寒凝血滯，其脈抵腰。骨節痛，腎上骨，而寒氣注之。惡寒衛弱之故。無汗榮強之故。而喘，寒阻氣道故喘。脈浮緊者，寒性緊急之故。此方主之。

麻黃 去節三錢 桂枝 二錢 甘草 炙，一錢 杏仁 一錢八分

注〔一〕洵（xun 旬），猶誠然也。《詩經·鄭風·有女同車》：「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二〕枕藉（zhèn jī 鎮及），縱橫相枕而卧也。《文選·西都賦》：「禽相鎮壓，獸相枕藉。」

水煎麻黃去沫，次入羣藥煎服，覆取微汗。

足太陽經，起目內眥，循頭巔腰膂，故所過痛而不利，寒邪外束，人身之陽不得宣越，故令發熱；寒邪在表，不復任寒，故令惡寒；寒主閉塞，故令無汗；人身之陽既不得宣越於外，則必壅遏於內，故必作喘；寒邪剛勁，故令脈緊。麻黃辛溫散寒，故為君；佐以桂枝，取其解肌；佐以杏仁，取其利氣；人甘草者，亦辛甘發散之意。抑太陽無汗，麻黃之用固也，若不量人品之虛實，時令之寒暄，則又有汗多亡陽之戒。汗多者宜撲粉，亡陽者宜附子湯。大抵麻黃性熱，惟冬月正傷寒無汗者宜之。若溫病斷不可用。抑不獨溫病也，若傷寒脈微弱而誤用之，汗出不止，或將病人頭髮披水盆中，再將糯米八兩，炒研，龍骨、牡蠣、藁本、防風各二兩，研為末合勻，周身撲之。此良方也。汗出不止，汗多也，與亡陽不同。

桂枝湯 太陽中風，風傷衛。頭痛發熱，風邪鬱蒸。汗出玄府疏也。惡風衛虛不勝風也。脈緩者，

風性柔和之故。此方主之。

桂枝 三錢 芍藥 三錢 甘草 二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三枚

水煎溫服，覆取微汗，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

風之傷人也，頭先受之，故令頭痛；風為陽，氣亦為陽，同類相從則傷衛，衛

氣傷則無以固津液，故令汗出；其惡風者，衛氣不能衛也；其脈緩者，衛氣不能鼓也。桂枝味辛甘，辛則能解肌，甘則能實表，辛甘發散為陽，故用以治風為君；然恐其走泄陰氣，故用芍藥之酸以收之；佐以甘草、生薑、大棗，此發表而兼和裏之意。然桂枝本為解肌，若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與之則表益實，而汗益難出也。故伸之以常須識此，勿令誤也。大抵桂枝性熱，惟冬月正傷寒有汗者宜之。若溫病斷不可用，酒客亦不可用。抑不獨溫病酒客也，凡服桂枝湯作嘔者，以胃熱而服熱藥，兩熱相搏故也。

大青龍湯

太陽中風，脈浮緊，

以中風而得緊脈，知為風寒兩傷也。

頭痛發熱惡寒，身痛

也。不汗出

寒邪鬱於腠理。

而煩躁，

風作煩，寒作躁。

此方主之。

麻黃四錢

桂枝二錢

甘草炙，二錢

杏仁泡去皮，尖，十枚

石膏八錢

生薑三錢

大棗一枚

水煎麻黃去沫，入羣藥煎服，覆取汗愈。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

青龍者，東方甲乙木神也，主發育萬物，方以發散為義，故名之。仲景曰：太

陽傷寒，治以麻黃湯；太陽中風，治以桂枝湯。傷寒太陽證見風脈，是有頭痛發熱，無汗惡寒。但脈來不〔一〕緊而緩，為傷寒且中風矣。與中風脈得浮緊一也，故二方併

注〔一〕不原作「得」，諸本同，據文義改。

而用之。邪氣外盛，人身之陽鬱為內熱，此石膏之所以加也。大青龍其發表之重劑乎，而亡〔一〕陽狂躁之弊，筋惕肉瞤之害，則用青龍之過者也，急以真武湯大溫大補之，又仲景救壞之良方也。許學士曰：大青龍一證，尤難用藥，須是脈證諦當，然後可行，故王實夫證〔二〕，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蓋慎之也。按亡陽惕瞤之弊，原因脈微弱誤用者之過，非大青龍之過也。

小青龍湯 傷寒脈浮緩，表不解，風寒在表。心下水氣，水飲搏膈。嘔噦，發熱而咳，

水飲上射。或渴，津液不行。或利，停飲下溜。或噎，水寒相擊。或小便不利，太陽裏氣不化。小腹

滿，小水隔〔三〕滿。或喘者，水飲射肺。此方主之。

麻黃二錢 桂枝二錢 白芍二錢 半夏二錢四分 五味子一錢 細辛一錢 乾薑一錢 甘

草炙，一錢

水煎溫服。若渴者，去半夏，加天花粉二錢；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薤花〕茯苓如雞子大；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五分，炮；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十枚；若小便不利，小腹滿，去麻黃，加白茯苓二錢。按原文加薤花如雞子大，此必傳寫之訛，考本草，

注〔一〕亡 原作「已」，據掃本、德本、湘本、醉芸軒本改。

〔二〕王實夫證 《普濟本事方·傷寒時疫》作「王實大夫證治」。

〔三〕隔 原作「隔」，據文義改。

薤花是芫花類也，每用之攻水，五分可令人下十數行，豈有治停飲之微利，用雞子大塊之薤花者乎？照原方當改加茯苓如雞子大。

柯韻伯曰：發熱而咳，知內有水氣射肺，乾嘔知水氣未入於胃，而在心下也。心下為火位，水火相射，則水氣之變幻不可拘。如下而不上，則或渴或利，上而不下，則或噎或喘，留於腸胃，則小便不利而小腹因滿矣。惟心下有水氣，嘔噦發熱而咳為定證，故於桂枝湯中去大棗之泥，加麻黃以開腠理，細辛逐水氣，半夏除嘔噦，五味、乾薑以除咳。若渴者，是心火盛，故去半夏之燥熱，加天花粉以生津，若利與噎，小便不利與喘者，乃病機偏於向裏，故去麻黃之發表，加附子以除噎，加芫花、茯苓以利水，加杏仁以定喘耳。兩青龍湯皆治有表裏證，皆用兩解法，但大青龍證是裏熱，小青龍證是裏寒，故發表之藥相同，而治裏之藥則殊也。此與五苓散，同為治表不解，而心下有水氣者。在五苓治水之蓄而不行，故大利其水，而微發其汗，是水鬱折之也；小青龍治水之動而不拘，故備舉辛溫以散水，並用酸苦以安肺，培其化源也。細繹仲景發表利水諸論，精義入神矣。

又曰：麻黃、桂枝、大青龍三表證中，仲景即分表裏之不同，溫消之殊治。麻

注（一）加原作「如」，據掃本、德本、湘本、醉芸軒本改。

黃湯證熱全在表，桂枝湯證之自汗，大青龍湯證之煩躁，皆兼裏熱，於表劑中便加寒藥以清裏。自汗是煩之兆，躁是煩之徵，汗出則煩得泄，故不躁，桂枝湯加微寒酸苦之芍藥以和之，汗不出則煩不得泄，故躁，大青龍湯加大寒堅重之石膏以清之。芍與膏本是裏藥，今人見仲景於表劑中人之，因疑而畏焉，當用不用，以致熱結陽明，而斑黃狂亂紛出矣。仲景於太陽經中即用石膏以清胃火，是預保陽明之先着，用薑、棗以培中氣，又慮夫轉屬太陰。苦心良法有如此者。

又曰：桂枝湯為一百一十三方之冠，乃滋陰和陽，調理榮衛，解肌發汗之第一方也。世人咸謂桂枝止汗，不知先輩言無汗不得用桂枝者，正以桂枝湯中有芍藥之酸寒，益陰斂血能止汗故也。其實芍藥功在止煩，煩止汗亦止，故反煩更煩與心悸而煩者，咸賴之。要知桂枝湯治表虛，能解肌以發榮中之汗，而不能開皮毛之竅，以發衛分之汗，故汗不出，脈浮緊者，是麻黃湯證，即不得與桂枝湯矣。庸工妄謂桂枝湯專治中風，不治傷寒，不知此湯，凡中風傷寒脈浮弱而表不解者，以及自汗盜汗，虛癰虛痢，柔痙癰瘕，小兒慢驚等證，皆隨手而效。因知仲景一方可通百病，後人一證，便集百方以眩人，豈不陋哉。

黃芩湯 太陽少陽合病，必自下利者，此方主之。

先輩云有汗不得用麻黃，是言麻黃湯也，無汗不得用桂枝，是言桂枝湯也，非言麻黃、桂枝二藥味也，須知之。

黃芩 五錢 白芍 五錢 甘草 炙，三錢 大棗 三枚

水煎溫服。

太陽少陽合病者，身熱，頭痛脊強，而又脇痛耳聾，寒熱，嘔而口苦也，必自下利者，表實裏虛，邪熱漸攻於裏也；若太陽與陽明合病，為在表，當與葛根湯發汗；若陽明與少陽合病，為在裏，當與大柴胡湯下之。此太陽少陽合病下利，非汗下所宜，故與黃芩湯。蓋虛而不實者，苦以堅之，酸以收之，故用黃芩、白芍以堅斂腸胃；弱而不實者，甘以補之，故用甘草、大棗以補益腸胃也。溫病始發即可用黃芩湯，以去邪熱為妙；傷寒必傳至少陽，邪熱漸次入裏，方可用黃芩佐柴胡以和解之。此辨溫病與傷寒異治之要訣也。

白虎湯 《傷寒論》曰：陽明傷寒，脈浮滑，此以表有熱裏有（寒）熱，此方主之。

按裏有寒句之寒字，當是熱字，若是寒字，非白虎湯證也，宜改之。或曰：此寒字，當作寒鬱為熱之寒。

石膏 生，八錢 知母 三錢 甘草 生，一錢半 粳米 二錢 竹葉 三十片

水煎冷服。加人參一錢五分，名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西方庚辛金神也。五行之理，成功者退，如秋金之令行，則夏火之炎息，名曰白虎，所以行清肅之令，而除熱也。

按白虎湯乃溫病主方也，雖為陽明解利之藥，實解胃本內蒸之熱，非徒治在經之熱也。以邪熱傷胃，所以必需。若在經之熱，自有葛根湯等方治法，並無借於白虎也。所以溫病誤用麻黃、桂枝，傷寒誤用白虎、黃芩，輕者必重，重者必危。設熱鬱胃裏，已成燥結，而徒用白虎，既無逐結之能，且以剛悍而伐胃氣，反抑邪氣內鬱，致脈不行，因而沉伏微細，便謂陰脈，益不敢議下，日惟雜進白虎、解毒，以為穩妥，愈投愈危，至死不悟，此承氣、涼膈之所以必需也，明者自知之。

又按以石膏一物之微，入甘溫隊中，則為青龍，從清涼同氣，則為白虎。設傷寒在表之風寒未除，當用青龍而反用白虎，溫病在裏之熱渴已逼，當用白虎，而反用青龍，則用者之誤不小。熱結在裏，白虎以匡青龍之不逮，誤犯少陰，真武以救青龍之妄投，神乎其神矣。

大承氣湯 陽明病痞滿燥實，譫語煩渴，腹痛便秘，此方主之。

大黃酒浸，四錢 芒硝二錢 厚樸薑炒，四錢 枳實麩炒，二錢

水煎溫服。病有宜加倍者，仲景原方大黃、厚樸各四兩，芒硝、枳實各二兩，分三服。

大黃蕩熱斬關，破實於腸胃，芒硝潤結軟堅，化燥於肛門，厚樸導滯，節制硝、黃之太寒，枳實瀉滿，輔佐厚樸之下氣。

小承氣湯 陽明病，心腹脹〔一〕滿，潮熱，狂言而喘，此方主之。

注〔一〕脹 原作「服」，據掃本、德本、湘本、醉芸軒本改。

大黃 酒浸，三錢 厚樸 二錢 枳實 一錢

水煎溫服。

調胃承氣湯 陽明病，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譫語，此方主之。

大黃 酒浸，三錢 芒硝 三錢 甘草 炙，二錢

水煎溫服。

王海藏曰：仲景三承氣，有大小調胃之殊，今人不分大小上下緩急用之，豈不失立方本意哉。大熱大實用大承氣，小熱小實用小承氣，胃實燥結用調胃承氣，以甘草緩其下行，而祛胃熱也。若病大用小，則邪氣不伏。病小用大，則過傷元氣。病在上而瀉下，則上熱不清。病在下而瀉上，則下熱不除。用方者豈可一概混施乎！

喻嘉言曰：傷寒陽明篇，總是以外證之解與不解，氣之轉與不轉，臍腹之痛與不痛，脈之弱與不弱，汗出之多與不多，小便之利與不利，邪熱之熾與不熾，津液之乾與不乾，而辨腹中燥屎多與不多，澇與不澇，以消息微下之法。故惟手足濇然汗出，大便已硬者，主之以大承氣湯焉。其他一則曰，宜用導法；再則曰，不可攻之；再則曰，少與小承氣湯；再則曰，明日再與一升；再則曰，宜大承氣湯。全是商量治法，聽人臨時斟酌以祈無誤，所以不用主之二字，此等處關係安危最大。蓋

熱邪入胃，不以苦寒攻之則胃傷，然寒藥本以救胃也，不及則藥不勝邪，太過則藥反傷正，況不勝其邪，必盡傷其正，徒傷其正，未必盡去其邪，仲景所以諄諄於二者之間者，恐傷寒裏未實也。

溫病下不厭
早一語，發
從來所未發。

此說情理兼
到，淋漓痛
快，讀至此，
心曠神怡。

按傷寒裏實方下，溫病熱勝即下，其治法亦無大異。但傷寒其邪在表，自氣分而傳入血分，下不厭遲，溫病其邪在裏，由血分而發出氣分，下不厭早。其證不必悉具，但見舌黃嘔渴，痞燥滿痛一二證，便於升降、增損雙解、加味涼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氣等方，酌度病情上下，輕重緩急下之，以徹其邪毒，無不獲效。大凡溫病，邪熱內熾，貴乎早治，乘入血氣未亂，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劑不至掣肘，下後亦易平復。欲為萬全之策者，不過知邪熱之所在，早拔去病根為要耳。但要量人之壯弱，度邪之輕重，察病之緩急，然後用藥，不至空投，投藥無太過不及之弊。是以仲景治傷寒，自大柴胡以下立三承氣，多與少與，自有上下輕重緩急之殊。若溫病勿拘傷寒下不厭遲之說，如應下之證，見下無結糞，則以為下之早，或以為不應下之證，紛紛聚訟，殊不知仲景立三承氣本為逐邪而設，非專為結糞而設也。必俟其糞結而後下之，則血液為邪熱所搏，變證迭起，是猶養虎遺患也。況多有溏糞失下，但蒸作極臭，如敗醬，如藕泥，至死不結者，倘酌用前方，

千古不磨之
論從何處得
來？

穢惡一下，邪熱自此而消，脈證自此而退，豈徒孜孜糞結而後行哉。假如久病精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竭，多主燥結，或病後血氣未復，亦多燥結。在經所云，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有何妨害？是燥結不至損人，熱毒之為殞命也。此辨溫病與傷寒下遲下早異治之要訣也。

大柴胡湯 傷寒陽邪入裏，表證未罷，而裏證又急者，此方主之。

柴胡四錢 半夏薑汁炒，一錢半 黃芩二錢 白芍一錢 枳實麸炒，一錢 大黃酒浸，二錢 生

薑二錢 大棗一枚

水煎溫服。

表證未罷，寒熱脇痛口苦而嘔尚在也，裏證又急，大便難而燥實也。有表證故用柴、芩以解表，有裏證故用枳、黃以攻裏，白芍能和少陽，半夏能止嘔逆，薑、棗又所以和中而調衛榮也。少陽病，六七日至十餘日，大便不行，脇下澀然汗出，方可用大柴胡〔一〕湯微利之。緣膽無出入，瀉土所以瀉水也。如脇下無汗，為膽未實，設誤下之，必犯少陽之本，則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譫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又宜用：

注〔一〕胡原脫，據掃本、德本、醉云軒本補。

柴胡龍骨牡蠣湯

柴胡四錢 半夏三錢 茯苓二錢 人參一錢 龍骨錢半 牡蠣錢半 桂枝錢半 鈎丹錢半
大黃二錢 生薑錢半 大棗一枚

水煎將成，方人大黃，煎一二沸，不欲味全而傷中氣。去渣溫服。薛氏去鈎丹，加黃連、黃芩、當歸各一錢半。鈎丹，即黃丹也。

按大柴胡湯，本為裏證已急而表證未罷者設，若用以治溫病，最為穩妥。雙解散，荆、防以解表，硝黃以攻裏，為雙解之重劑；大柴胡，柴、芩以解表，枳、黃以和裏，為雙解之輕劑。若內熱甚者，合黃連解毒湯，或白虎湯，以治老弱人，及氣血兩虛人之溫病尤為適宜。予去半夏，加陳皮，合黃連解毒湯，升降散名增損大柴胡湯，用之累驗。

增損大柴胡湯 溫病熱鬱腠理，以辛涼解散，不至還裏而成可攻之證，此方主之。乃內外雙解之劑也。

柴胡四錢 薄荷二錢 陳皮一錢 黃芩二錢 黃連一錢 黃檗一錢 梔子一錢 白芍二錢
枳實一錢 大黃二錢 廣藿黃七分 白僵蠶酒炒三錢 全蟬蛻十個 嘔加生薑二錢
水煎去渣，入冷黃酒一兩，蜜五錢，和勻冷服。

雙解散 傷寒溫病，表裏實熱，此方主之。此河間原方也。

防風 荊芥 薄荷 麻黃 當歸 川芎 白芍 白朮^{土炒} 連翹^{去心} 梔子 大

黃^{酒浸} 芒硝^{各五分} 桔梗^{一錢} 黃芩^{一錢} 石膏^{四錢} 滑石^{三錢} 甘草^{二錢}

水煎溫服。

防風、麻黃以解表，薄荷、荊芥以清上，大黃、芒硝以滌腸胃，滑石、梔子以利水道，桔梗、石膏以清肺胃之邪，而連翹又所以祛諸經之遊火，風熱為患，肝木主之，芍、歸、白芍和肝血以息風熱，而白朮、甘草又所以建運脾土，能勝濕熱禦風火故也，方中倍用六一者，以伏氣所蒸之濕熱，半從肌表而泄，半從水道而利也。按此乃河間舊解耳。予謂麻黃性大熱，冬時正傷寒發汗之要藥也。溫病乃雜氣中之一也，斷無正發汗之理，於法為大忌，即河間亦未言及。不如易殭蠶、蟬蛻得天地清化之氣，以滌疫氣，散結行經，升陽解毒，且鬱熱伏於五內，傷損正氣，脹悶不快，川芎香竄，走泄真元，白朮氣浮，填塞胃口，皆非溫病所宜，不如易黃連、薑黃辟邪除惡，佐歸、芍涼血散鬱以退蒸，則心肝和而風火自熄矣，因名增損雙解散。

增損雙解散 溫病主方。溫毒流注，無所不至。上下則頭痛目眩耳聾，下流則腰痛足腫，注于皮膚則癰疹瘡

瘍，壅于腸胃則毒利膿血，傷于陽明則腮臉腫痛，結于太陰則腹滿嘔吐，結于少陰則喉痺咽痛，結于厥陰則舌捲囊縮。此

方解散陰陽內外之毒，無所不至矣。

白殭蠶 酒炒，二錢

全蟬蛻 土板

廣薑黃 七分

防風 一錢

薄荷葉 一錢

荊芥穗 一錢

當

歸 一錢

白芍 一錢

黃連 一錢

連翹 去心，一錢

梔子 一錢

黃芩 二錢

桔梗 二錢

石膏 六

錢 滑石 三錢

甘草 一錢

大黃 酒浸，二錢

芒硝 二錢

水煎去渣，冲〔一〕芒硝，入蜜三匙，黃酒半酒杯，和勻冷服。

按溫病本末身涼不渴，小便不赤，脈不洪數者，未之有也。河間以傷寒為雜病，溫病為大病，特立雙解散以兩解溫病表裏之熱毒，以發明溫病與傷寒異治之秘奧，其見高出千古，深得長沙不傳之秘。且長沙以兩感為不治之證，傷寒病兩感者亦少，一部《傷寒論》僅見麻黃附子細辛湯一證，惟溫病居多，以溫病咸從三陰發出三陽，乃邪熱亢極之證，即是兩感，惜長沙溫病方論散佚不傳，幸存刺五十九穴一法。惟河間雙解散，解鬱散結，清熱導滯，可以救之，必要以雙解為第一方，信然。予加減數味，以治溫病，較原方尤覺大驗。戊寅四月，商邑貢生劉兆平，年八旬，患溫病，表裏大熱，氣噴如火，舌黃口燥，譫語發狂，脈洪長滑數，予用原方治之，大汗不止，舉家驚惶，急易大復甦飲一服汗止，但本證未退，改製增損雙解散方，兩

注〔一〕冲 原作「充」，據掃本、德本改。

劑而病痊。因悟麻黃春夏不可輕用，因悟古方今病不可過執也。所以許學士有云：讀仲景之書，學仲景之法，不可執仲景之方，乃為得仲景之心也。旨哉斯言。河間雙解、三黃俱用麻黃，仍是牽引叔和舊說。蓋溫病熱鬱，自裏達表，亦宜解散，但以辛涼為妙。

涼膈散 傷寒溫病，火鬱上焦，大熱面赤，舌黃唇焦者，此方主之。此河間原方也。

連翹二錢 黃芩二錢 梔子二錢 薄荷二錢 大黃酒浸 芒硝各三錢 甘草生一錢 竹葉三十片

水煎去渣，入蜜冷服。

加味涼膈散 溫病主方。余治溫病，雙解、涼膈愈者不計其數，若病大頭、瓜瓠等溫，危在旦夕，數年來以二方救活者，屈指以筭百十餘人，真神方也，其共珍之。

白殭蠶酒炒，三錢 蟬蛻全，十二枚 廣蘆黃七分 黃連二錢 黃芩二錢 梔子二錢 連翹去心 薄荷 大黃 芒硝各三錢 甘草一錢 竹葉三十片

水煎去渣，沖〔一〕芒硝，入蜜，酒冷服。若欲下之，量加硝、黃，胸中熱加麥冬，心下痞加枳實，嘔渴加石膏，小便赤數加滑石，滿加枳實、厚樸。

注〔一〕沖原作「充」，據掃本、德本改。

連翹、荷、竹味薄而升浮，瀉火於上；芩、連、梔、薑味苦而無氣，瀉火於中；大黃、芒硝味厚而鹹寒，瀉火於下；殭蠶、蟬蛻以清化之品，滌疵癘之氣，以解溫毒；用甘草者，取其性緩而和中也；加蜜、酒者，取其引上而導下也。

三黃石膏湯 傷寒溫病，大熱神昏，兩目如火，身如塗硃，燥渴欲死，脈洪長滑數者，此方主之。此河間原方也。

石膏 四錢 豆豉 二錢 麻黃 錢半 黃連 一錢 黃芩 一錢 梔子 一錢 黃檗 一錢

水煎冷服。

傷寒表裏大熱，欲攻其裏則表證未解，欲發其表則裏證又急，庸工不識，趙_(一)不能下手，待斃而已。殊不知熱在三焦，閉滯經絡，津液枯涸，榮衛不通，遂成此證。用解毒、石膏以清裏熱，麻黃、豆豉以散表熱，內外之邪俱燼矣。

增損三黃石膏湯 溫病主方。表裏三焦大熱，五心煩熱，兩目如火，鼻乾面赤，舌黃唇焦，身如塗硃，燥渴引飲，神昏譫語，服之皆愈。

石膏 八錢 白殭蠶 酒炒，三錢 蟬蛻 十個 薄荷 二錢 豆豉 三錢 黃連 黃檗 鹽水微炒 黃芩 梔子 知母 各二錢

注(一)趙趙(zhào) 趙，越的俗字。《說文》：「趙趙，行不進也。」喻猶豫不進之意。

水煎去渣，人米酒、蜜冷服。腹脹疼或燥結加大黃。

寒能制熱，故用白虎湯，苦能下熱，故用解毒湯。佐以荷、豉、蠶、蟬之辛散升浮者，以溫病熱毒至深，表裏俱實，揚之則越，降之則鬱，鬱則邪火猶存，兼之以發揚，則炎炎之勢皆盡矣。此內外分消其勢，猶兵之分擊者也。熱鬱腠理，先見表證為尤宜。

理中湯 加炮附子一錢，名附子理中湯。厥逆自利，不渴而嘔，腹痛鴨漉，此太陰有真寒也，此方主之。

白朮 土炒，三錢 人參 一錢 乾薑 炮，二錢 甘草 炙，二錢

水煎溫服。為末，煉蜜丸，名理中丸，日三夜一服，治瘥後喜唾，久不了了者，此胃有寒飲停留也。

四逆湯 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此方主之。

附子 生 乾薑 生 甘草 炙，各二錢

水煎溫服。一云冷服。經曰：治寒以熱，涼而行之。否則戴陽者，反增上燥，耳目口鼻出血者有之矣。謹小慎微，醫豈易言哉。加人參即四味回陽飲。

此方通治三陰脈沉惡寒，手足厥逆之證。故用附子之生者，上行頭項，外徹肌

表，以溫經散寒；乾薑亦用生者，以內溫藏府；甘草獨用炙者，以外溫榮衛，內補中焦也。

《瑣言》曰：仲景云，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瘥，身體疼痛者，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此證出太陽篇。又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附子細辛湯。此證出少陰篇。竊詳太陽病發熱頭痛，法當脈浮，今反沉，少陰病脈沉，法當無熱，今反發熱，仲景於此兩證，各言反者，謂反常也。蓋太陽病脈似少陰，少陰脈病似太陽，所以各謂之反，而治之當異也。深究其旨，均是脈沉發熱，以其有頭痛，故為太陽病。陽證當發熱脈浮，今脈反沉，以裏虛久寒，正氣衰微所致。又身體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逼邪外出，而乾薑、生附亦能出汗而解。假使裏不虛寒，則當見脈浮，而正屬太陽麻黃湯證也。均是脈沉發熱，以其無頭痛，故為少陰病。陰證當脈沉無發熱，今反發熱，以寒邪在表。但皮膚腠理鬱閉為熱，知在裏無熱，故用麻黃、細辛以發肌表之熱，附子以溫少陰之經。假使身寒無熱，則當見厥逆吐利等證，而正屬少陰四逆湯證也。由是觀之，正氣衰微脈沉之反為重，表邪浮淺發熱之反為輕，此四逆湯為劑，不為不重於麻黃附子細辛湯也。又可見熟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

今人罕識其旨。

此實治法之神奇，處方之精奧，學者其致思焉。

神解散 溫病初覺，憎寒體重，壯熱頭痛，四肢無力，偏身酸痛，口苦咽乾，胸腹滿悶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 酒炒，一錢 蟬蛻 五個 神麴 三錢 金銀花 二錢 生地 二錢 木通 車前子 炒研

黃芩 酒炒 黃連 黃蘗 鹽水炒 桔梗 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冷黃酒半小杯，蜜三匙，和勻冷服。

此方之妙，不可殫〔一〕述。溫病初覺，但服此藥，俱有奇驗。外無表藥而汗液流通，裏無攻藥而熱毒自解，有斑疹者即現，而內邪悉除，此其所以為神解也。

清化湯 溫病壯熱，憎寒體重，舌燥口乾，上氣喘吸〔二〕，咽喉不利，頭面猝腫，目不能開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 酒炒，三錢 蟬蛻 十個 金銀花 二錢 澤蘭葉 二錢 廣皮 八分 黃芩 二錢 黃連

炒梔 連翹 去心 龍膽草 酒炒 元參 桔梗 各一錢 白附子 炮 甘草 各五分

大便實加酒大黃四錢，咽痛加牛蒡子炒研，一錢，頭面不腫去白附子。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注〔一〕殭（gāng 丹）《說文》：「殭，蠶蠶也。」

〔二〕吸 湘本作「咳」。

其方名清化者，以清邪中於上焦，而能化之以散其毒也。芩、連、梔、翹清心肺之火，元參、橘、甘清氣分之火，膽草清肝膽之火，而且沉陰下行，以瀉下焦之濕熱，殭蠶、蟬蛻散腫消毒，定喘出音，能使清陽上升，銀花清熱解毒，澤蘭行氣消毒，白附散頭面風毒，桔梗清咽利膈，為藥之舟楫，蜜潤藏府，酒性大熱而散，能引諸涼藥至熱處，以行內外上下，亦火就燥之意也。其中君明臣良，而佐使同心，引導協力，自使諸證息平矣。

大清涼散 溫病表裏三焦大熱，胸滿脇〔一〕痛，耳聾目赤，口鼻出血，唇乾舌燥，口苦自汗，咽喉腫痛，譫語狂亂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 酒炒，三錢

蟬蛻 全，十二個

全蝎 去毒，三個

當歸

生地 酒洗

金銀花

澤蘭 各

二錢

澤瀉

木通

車前子 炒研

黃連 薑汁炒

黃芩

梔子 炒黑

五味子

麥冬 去心

龍膽草 酒炒

丹皮

知母 各一錢

甘草 生，五錢〔一〕

水煎去渣，入蜜三匙，冷米酒半小杯，童便半小杯，和勻冷服。

此方通瀉三焦之熱，其用童便者，恐不得病者小便也。《素問》曰輪迴酒，《綱

注〔一〕脇 原作「協」，據湘本、掃本改。

〔二〕錢 掃本、德本均作「分」。

目》曰還元湯〔一〕，非自己小便，何以謂之輪迴？何以謂之還元乎？夫以己之熱病，用己之小便，入口下嚥，直達病所，引火從小水而降甚速也。此古人從治之大法。惜愚夫愚婦未曾曉也，甚且嘲而笑之，眼見嘔血人，接自己小便飲一二碗立止，非其明效大驗乎。

小清涼散 溫病壯熱煩躁，頭沉面赤，咽喉不利，或唇口頰腮腫者，此方主之。

白殭蠶

炒，三錢

蟬蛻

十個

銀花

澤蘭

當歸

生地

各二錢

石膏

五錢

黃連

黃芩

梔子

酒炒

牡丹皮

紫草

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黃連清心火，亦清脾火；黃芩清肺火，亦清肝火；石膏清胃火，亦清肺火；梔子清三焦之火；紫草通竅和血，解毒消脹；銀花清熱解毒；澤蘭行氣消毒；當歸和血；生地、丹皮涼血以養陰而退陽也；殭蠶、蟬蛻為清化之品，散腫消鬱，清音定喘，使清升濁降，則熱解而證自平矣。

小柴胡湯

少陽病五六日，

邪傳半裏之時。

往來寒熱，

風寒之邪出入於表裏之間。

胸脇苦滿，

下膈

循脇，伏飲搏聚。

默默不欲飲食，

咽乾故默，木乘土故不思食。

心煩喜嘔，

伏飲作悶，上逆作嘔。

或胸中

注〔一〕《素問》曰輪迴酒，《綱目》曰還元湯 本語出《本草綱目·人部》人尿條，李時珍曰：「方家謂之輪迴酒、還元

湯，隱語也。」《素問》無「輪迴酒」語。

煩而不嘔，煩乃熱悶也，不嘔無伏飲之甚也。或渴，津液不足。或腹中痛，血滯陰結。或脇下痞硬，邪熱與伏飲相搏于脇下。或心下悸，水停心下凌心作悸。小便不利，水不下行。或不渴，裏未結實。身有微熱，表未全罷。或咳者，伏飲射肺。此方主之。和解半表半裏之邪。加芒硝名柴胡加芒硝湯。

柴胡四錢

黃芩二錢

半夏二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一錢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若胸中煩而不嘔，去半夏、人參，加枳實一枚，潤下泄滿，若渴者，去半夏倍人參，生津潤燥，加天花粉二錢，微熱滋乾，若腹中痛，去黃芩加芍藥二錢，收陰緩中，若脇下痞硬，去大棗加牡蠣粉二錢，軟堅，若心下悸，小便不利，去黃芩加白茯苓二錢，上行肺氣，下過膀胱，若不渴，外有微熱，去人參固表加桂枝一錢，發散覆取微汗自愈矣；若咳者，去人參、棗、薑加五味子斂肺，乾薑各一錢，發肺寒濕以逐飲。

邪在表則惡寒，邪在裏則發熱，邪在半表半裏則惡寒且熱，故令寒熱往來。少陽之脈起目銳眥，故令目眩。膽者，中精之官，五藏取決於膽，咽為之使，故令口苦咽乾。脈行兩脇，故令脇痛。膽者肝之府，在五行屬木，有垂枝之象，故令脈弦。柴胡辛溫，辛者金之味，故用之以平木，溫者春之氣，故就之以人少陽。一云專主往來寒熱，謂其能升提風木之氣也。黃芩質枯味苦，枯則能浮，苦則能降，君以柴

胡則入少陽矣。一云味苦不沉，黃中帶青，有去風熱之專功，謂其能散風木之邪也。然邪之傷人常乘其虛，用參、草欲實其中氣，使邪不得復傳人裏耳。一云少陽氣血薄，全賴土膏滋潤，則本氣始得發榮，即經所謂胃和則愈之說。是以中氣不虛之人，雖有小柴胡證，而人參在可去也。邪初入裏，以風寒外邪挾有形之痰涎，結聚於少陽之本位，所以裏氣逆而煩嘔，故用半夏之辛以除嘔逆；邪在半表，則榮衛爭，故用薑、棗之辛甘以和榮衛，亦所以佐參、草以補中氣，使半表之邪仍從肌表而散也。獨怪後世用小柴胡湯者，一概除去人參，豈仲景立方之本意哉！又少陽經當衝要之路，關係最重，小柴胡非套藥也。今人不論何病，但見發熱惡寒，便以小柴胡湯和解之，殊覺可笑。

本方加枳實四錢，黃連二錢，名柴胡陷胸湯。本方加枳殼三錢，桔梗三錢，名柴胡枳桔湯。

六一順氣湯 少陰、厥陰病，口燥咽乾，怕熱消渴，譫語神昏，大便燥實，胸腹滿硬，或熱結旁流，遶臍疼痛，厥逆脈沉伏者，此方主之。

大黃 酒浸，四錢

芒硝 二錢五分

厚樸 錢半

枳實 一錢

柴胡 三錢

黃芩

白芍

甘草

各一錢

水煎去渣，入鐵繡水三匙，冷服。

加味六一順氣湯 溫病主方，治同前證。

白殭蠶

酒炒，二錢

蟬蛻

十個

大黃

酒浸，四錢

芒硝

二錢五分

柴胡

二錢

黃連 黃芩

白芍

甘草生，各一錢

厚樸

一錢五分

枳實

一錢

水煎去渣，冲〔一〕芒硝，入蜜、酒和勻冷服。

理陰煎 此理中湯之變方也。凡天一無根，真陰不足，或素多勞倦之輩，因而忽感寒邪，不能解散，或發熱，頭痛身痛，或面赤唇焦，或雖渴而不喜飲冷，或背心肢體畏寒，但脈見無力者，悉是假熱之證，涼藥不可入口，宜速用此煎，照後加減，以溫補陰分，托散表邪，連進數服，使陰氣漸充，則汗從陰達，而寒邪不攻自散，此最切於時用者也，神效不可盡述。

熟地

五、七錢，或一兩

當歸

或二、五、七錢

乾薑

炒，一錢，或二、三錢

甘草

炙，一、二錢

水煎熱服。加附子炮，一、二錢，名附子理陰煎，治命門火衰，陰中無陽。

張景岳曰：若風寒外感，邪未深入，但發熱身痛，脈數不洪，或凡內無火證，素稟不足者，但用此煎，加柴胡二、三錢，連進二、三服，無不獲效。若寒凝陰盛，

注〔一〕冲 原作「充」，據掃本、德本改。

而邪有難解，必加麻黃二錢，放心用之。或不用柴胡亦可。此寒邪初感，溫散第一要方，惟仲景知此義。但仲景之溫散，首用麻黃、桂枝，予之溫散，即以理陰、溫中為增減，此雖一從陽分，一從陰分，其跡若異，然一逐於外，一托於內，而用溫散則一也。學者當因其所宜，酌而用之，又若陰〔一〕勝之時，寒邪深入，脈沉細，發熱惡寒，或背惡寒，乃太陽少陰證也，加細辛一、二錢，甚則再加附子一、二錢，真神劑也。或並加柴胡以助之，或並加麻黃以發之。若有陰虛火旺內熱，不宜用溫，而氣血俱虛，邪不能散者，宜去乾薑，以三味酌加前藥與之。或止加人參一味亦可。按此正傷寒妙論也，去溫病萬里，學者宜詳辨焉。

補陰益氣煎 此補中益氣湯之變方也。凡屬真陰不足，而寒邪外侵者，用此升散之，並治勞倦傷陰，精不化氣，或陰虛內乏，以致外感不解，寒熱痲瘧，陰虛便結不通等證。

熟地 三、五、八錢

當歸 二、三、五錢

山藥 酒炒，二錢

陳皮

人參

甘草

炙，各一錢

柴胡

一錢

升麻 五分，火上浮者不用。

生薑 二錢

水煎溫服。

注〔一〕陰 原作「陽」，諸本同，據《景岳全書·新方八陣·熱陣》「理陰煎」條改。

大溫中飲 此可與理陰煎相參互用也。凡患傷寒陽虛不足，及勞倦感冒，或兼嘔惡泄瀉等證，身雖熾熱，時猶畏寒，但六脈無力，邪氣不能外達者，此元陽太虛，正不勝邪之候，若非峻補托散，則寒邪日深，必致不救，溫中自可散寒，即此方也。

熟地 三、五、八錢

當歸 二、三、五錢

白朮 上炒，二、三、五錢

肉桂 去粗皮，一錢

乾薑 一、二

錢，煨生薑亦可

甘草 炙，一、二錢

柴胡 三、五錢

虛加人參 一、二錢

水煎熱服，覆取微汗。無汗加麻黃，有汗去肉桂加桂枝、白芍，氣虛加黃耆，寒甚陽虛加炮附子，陽虛氣陷加升麻，頭痛加川芎、白芷，泄瀉去當歸加山藥、蓮子，或並加防風、細辛。

景岳曰：古來傷寒之治，惟仲景知溫散，如麻黃湯、桂枝湯是也。亦知補氣而散，如小柴胡湯、黃耆建中湯是也。至若陽根於陰，汗化於液，從補血而散，而雲騰致雨之妙，仲景亦未言及。予制理陰、補陰、溫中三方，乃邪從榮解第一義也。其功難悉，所當深察。

按景岳首開補血散寒，邪從榮解之論，得仲景不傳之秘，治傷寒無剩義矣。真令人衣冠焚香，望拜茅山不置也。但傷寒不過感冬月烈風嚴寒之常氣，而溫病得天地疵癘旱潦之雜氣。世之凶惡大病，死生在反掌間者，非傷寒乃溫病也。若於溫病

出一超越前人之意見，以啟後人之聾聵，豈不盡美又盡善乎？而乃仍覆前轍，曰溫病即傷寒云云，羽翼叔和，一樣糊塗。噫！若非王安道、劉完素二公，於治法辨別明白，不幾蒙昧終古耶。

補中益氣湯

黃耆蜜炙

人參

白朮

上炒，各一錢半

當歸

陳皮

炙甘草各一錢

升麻五分

柴胡七

分 生薑二錢

大棗二個

水煎溫服。

桃仁承氣湯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者愈。其表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表，宜桂枝湯。表解，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此方主之。薛氏加丹皮、枳殼。

桃仁連皮尖，十五個

桂枝三錢

大黃酒浸，四錢

芒硝二錢

甘草炙，一錢

水煎去渣，冲〔二〕芒硝，溫服。

代抵當丸

太陽表證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小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以藥下之故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

注〔一〕冲 原作「充」，據棉本、德本改。

也，此方主之。

大黃

酒洗，四兩

芒硝

穿山甲

鱗粉炒

夜明砂

淘焙

莪朮

醋炒

肉桂

去粗

當歸尾

酒蒸

各一兩

紅花

酒炒，七錢

桃仁

不去皮尖，生用，七十粒另研

為末，煉蜜丸，薑湯送下三錢。

按代抵當湯丸，方出《準繩》。蓋瘀蓄之血，攻之為難，仲景直用水蛭、蟲虫有毒之物，惟恐藥不峻利，亦何待攻之不動，而後加減乎。後人不敢用此毒物，故作此方以代之。原方生地黄用之無理，歸尾必不可減，故於本方中減去生地一味，倍肉桂，加莪朮、紅花、夜明砂用之，殊覺有效。若溫病蓄血，用此方去肉桂，加牡丹皮一兩、牛膝一兩，或止加乾漆五錢。

柯韻伯曰：膀胱為水府，血本無所容〔一〕蓄者也。然太陽為諸陽主氣，是氣之最多者，而其經又多血少氣，則知太陽在表，陽分之氣多，而在經血分之氣反少也。少氣者，膀胱之室，熱結硬滿，法當小便不利，而反利者，是太陽上焦之氣化行，而下焦血海之氣化不行也，必其隨經之榮血，因瘀熱而結於裏矣。此為小腹之裏，而非膀胱之裏，故小便雖利，而硬滿急結，蓄血仍瘀小腹也。熱淫於內，神魂不安，

注〔一〕容 原作「蓄」，據掃本、德本改。

故發狂，血瘀不行，則榮不運，故脈微而沉；榮不運，則氣不宣，故沉而結也；榮氣不周於身，則身黃；消穀善饑者，胃火熾盛也；大便反易者，血之濡也；色黑者，蓄血滲入也；善忘者，血不榮心智不明也。此皆蓄血之徵兆，非至峻之劑不足以抵其巢穴，而當此重任，故仲景制抵當湯以攻之。若熱雖盛而未狂，小腹滿而未硬，宜小其制，為用抵當丸，以緩治之。若外證已解，小腹急結，其人如狂，是轉屬陽明，用調胃承氣加桃仁、桂枝之行血者，於其中以利之，胃和則愈矣。此桃仁承氣湯，又為治之緩者也，宜辨之明矣。

茵陳蒿湯 傷寒頭汗出，渴飲米漿，小便不利，必發黃也，此方主之。

本方再加白朮、

山藥、赤苓、木通、黃芩、猪苓、黃蘗、甘草治諸黃。

茵陳蒿 二錢

梔子 三錢

大黃

酒浸，五錢

水煎溫服。

按茵陳蒿〔二〕退黃之君藥，今以病較之，黃因小便不利，故用山梔除小腸屈曲之火，熱除便利，當以發黃為標，小便不利為本。及論小便不利，乃係胃家實熱，又當以小便不利為標，胃實為本，故宜以大黃為君，梔子次之，茵陳又其次也。設去

注〔二〕蒿原作「湯」，諸本同。字誤，據文義改。

大黃而用梔子、茵陳，是忘本治標，鮮有效矣。

參胡三白湯 傷寒汗下不解，脈虛少氣發熱，或潮熱口乾舌燥，此方主之。

柴胡 三錢

人參 二錢

白朮

土炒，三錢

白茯苓 三錢

白芍 酒炒，三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三枚

水煎溫服。

柯韻伯曰：傷寒汗下後不愈，裏氣既虛，當求之於三陰；而表熱仍在，又當責之三陽。三陽以少陽為樞，其方以小柴胡湯；三陰以少陰為樞，其方以附子湯〔一〕，法當參合為治。然此熱是少陽之虛，不得仍作前證之實火論，故於柴胡方中去黃芩，口燥而不嘔故去半夏，少氣而反去甘草者，欲其下達少陰也，於附子方〔二〕中不取附子，欲其上通少陽也。所藉惟人參，故用為君，佐白朮以培太陰之母，白芍以滋厥陰之血，茯苓以清少陰之水，生薑助柴胡散表邪，大棗助人參補元氣，信為大病後調理之聖劑矣。若榮衛不和，則去柴胡加桂枝；口渴心煩加麥冬、五味，輔人參生津止渴；心下痞加黃連、枳實瀉心；不得臥加竹茹泄太陰熱。如無表熱，並去柴胡，名人參三白湯，純乎調內矣。

黃連解毒湯 大熱乾嘔，煩渴譫語，呻吟不眠者，此方主之。

注〔一〕附子湯 《古今名醫方論·參胡三白湯》作「真武湯」。

〔二〕附子方 《古今名醫方論·參胡三白湯》作「真武湯」。

黃連 黃芩 黃檗 梔子 各一錢

水煎冷服。

崔尚書曰：胃有燥糞，令人錯語，邪熱盛極，亦令人錯語。大便秘而錯語者，承氣湯；大便通而錯語者，解毒湯。

玉女煎 治少陰不足，陽明有餘，水虧火旺，六脈浮洪滑大，乾燥煩渴，頭痛牙痛，吐血衄血者。

熟地 五錢 牛膝 錢半 石膏 五錢 知母 錢半 麥冬 去心，一錢

水煎服。

按熟地、牛膝補腎水之不足，石膏、知母瀉脾上之有餘，而金則土之子，水之母也，麥冬甘以保肺，寒以清肺，所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也。

黃龍湯 治胃實失下，虛極熱極，循衣撮空，不下必死也。

人參 錢半 熟地 三錢 當歸 二錢 大黃 酒浸，三錢 芒硝 二錢 枳實 一錢 厚樸 一錢五分

水煎溫服。此補瀉兼施之方也。《千金》溫脾湯中用人參、附子、乾薑、甘草各一錢，當歸二錢，大黃三錢，

芒硝八分，寒熱並用，後人罕識其旨，姑錄之，以見治療之法不一端也。

虛人熱結於裏，攻之不行，乃腸胃枯涸之故，故陶氏加參、歸、地於大承氣湯

中，以助氣血，建背城之功。與小柴胡湯、桂枝新加湯，用人參佐表藥輔正匡邪之義同。

大復甦飲 溫病表裏大熱，或誤服溫補和解藥，以致神昏不語，形如醉〔一〕人，或哭笑無常，或手舞足蹈，或譫語罵人，不省人事，目不能閉者，名越經證。及誤服表藥，而大汗不止者，名亡陽證。並此方主之。

白殭蠶 三錢

蟬蛻 十個

當歸 二錢

生地 二錢

人參

茯神

麥冬

天麻

犀角鎊 磨

汁入湯和服

丹皮

梔子 炒黑

黃連 酒炒

黃芩 酒炒

知母

甘草 生

各一錢

滑石 二錢

水煎去渣，入冷黃酒、蜜、犀角汁和勻冷服。

陳來章曰：熱入於心經，涼之以連、梔、犀角；心熱移於小腸，泄之以滑石、甘草；心熱上逼於肺，清之以芩、知、麥冬；然邪之越經而傳於心，與夫汗多亡陽者，皆心神不足也，故又人人參、茯神以補之。此即導赤瀉心各半湯也。予謂應加明天麻，濕紙包煨，切片酒炒。使之開竅，以定其搖。再加生地、當歸、丹皮，和血涼血以養其陰，仍用殭蠶、蟬蛻以清化之品，滌疵癘之氣，方為的確。

小復甦飲 溫病大熱，或誤服發汗解肌藥，以致譫語發狂，昏迷不省，燥熱便秘，

注〔一〕醉 原作「罪」，據掃本、德本改。

或飽食而復者，並此方主之。

白殭蠶 三錢

蟬蛻 十個

神麴 三錢

生地 三錢

木通

車前子 炒，各二錢

黃芩

黃檗

梔子 炒黑

黃連

知母

桔梗

牡丹皮 各一錢

水煎去渣，人蜜三匙，黃酒半小杯，小便半小杯，和勻冷服。

六味地黃丸料

加肉桂一錢，炮附子一錢，牛膝一錢，車前子一錢，名金匱腎氣丸

料。去牛、車，名腎氣丸。

熟地 四錢

山藥 二錢

山萸肉 二錢

白茯苓

丹皮

澤瀉 各一錢半

水煎溫服。加黃檗、知母名知檗地黃丸。

參胡溫膽湯

治傷寒汗下後，嘔而痞悶，虛煩不眠。

人參

柴胡

白茯苓

廣反 各一錢五分

半夏 薑製

枳實 麸炒，各一錢

甘草 炙，六分

薑 二錢

棗 二個

水煎溫服。

脾胃虛寒，少陽不能行生發之令，故痰涎沃膽而不能眠。參、草、苓、棗之甘溫，以補益脾氣；柴胡之辛溫，以升發陽氣；二陳之辛散，枳實之導滯，以開發痰飲，痰飲散而膽不寒矣。然又有膽寒肝熱，煩悶不寧而不能眠者，則當入竹茹、白

芍等味也，其則入黃芩。

人參養榮湯 治發汗過多，身振脈搖，汗為心液，汗多則血液枯涸，筋肉無以養，故有此證。通治脾

肺氣虛，榮血不足，氣短食少，驚悸健忘，寢汗發熱，身倦肌瘦，色枯毛髮脫落，

小便赤澀。《內經》曰：脾主轉運，散精行津，上輸于肺，此地氣上升也；肺主治節，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此天氣下降

也，故名泰。脾肺虛則上下不交而為否。榮血無所借以化生，肺虛故氣短，脾虛故食少。心主脈，脈屬榮，榮虛血少則心失養，故悸忘汗熱。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血虛火旺，故瘦枯毛脫。肺為水之上源，金不生水，故小便赤澀。

白芍酒炒，一錢五分 當歸 黃耆蜜炙 人參 白朮 茯苓 陳皮 甘草炙，各一錢 熟

地 肉桂 五味子研，各七分 遠志甘草湯浸，去心，五分

水煎溫服。

陰虛火動加黃蘗、知母各一錢，陽虛下寒加炮附子一錢，心悸不眠加酸棗仁炒研，二錢，倍遠志。

葛根湯 傷寒標熱壯熱，頭額痛，目痛鼻乾不眠，無汗，尺寸脈俱長，及太陽陽明合病脈浮而長，必自下利者，此方主之。

葛根四錢 麻黃三錢 桂枝 白芍 甘草各二錢 大棗二枚 生薑三錢

水煎麻黃、葛根去沫，次入諸藥煎服。去麻黃名桂枝加葛根湯。

太陽陽明合病下利，猶屬表證，世人多以為漏底傷寒，為不治，仲景以此方主之。蓋以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陰虛故下利也。與此湯以散經中表邪，則陽不實而陰氣平，不止利而利自止也。

痛瀉要方 治土敗木賊，痛瀉不止。

白朮 土炒，三錢

白芍 酒炒，四錢

陳皮 炒，一錢半

防風 一錢

水煎溫服。或為末，煉蜜丸服。久瀉加升麻。

白朮補脾燥濕和中；白芍瀉肝火，斂逆氣，緩中止痛；防風散肝舒脾勝濕，為理脾引經要藥；陳皮利氣，尤能燥濕醒脾，使氣行則痛止。數者，皆所以瀉木而益土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 太陽風寒兩感，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一日二三度，面赤反有熱者，表未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此方主之。

桂枝 三錢二分

麻黃

白芍

杏仁 去皮

甘草 炙，各二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二枚

水煎麻黃去沫，入羣藥煎服，覆取微汗。

此風寒兩感之輕劑也，不比大青龍之峻險。麻黃發汗祛太陽之寒邪，桂枝止汗解太陽之風邪，一發一止，則汗不得大洩矣。

人參敗毒散 治傷寒三陽經合病，頭痛發熱，及時行感冒，風寒咳嗽，風濕身腫者。

人參 羌活 獨活 柴胡 前胡 薄荷 川芎 茯苓 枳殼 桔梗 各一錢 甘草

五分 生薑 一錢

水煎溫服。內熱口燥加黃芩一錢。

按羌活、獨活、柴、前、薄、芎皆風藥，升浮輕散開發之劑也，故用之以解寒邪散風熱，用枳殼者，取其清膈而利氣也，用參、苓、甘草者，取其補益中氣，外邪不能深入也。滌其邪氣，培其正氣，故曰敗毒。此散乃解傷寒太陽、陽明、少陽三經之藥，全在詳證加減，以盡其妙。虛怯人借人參之力，補正氣以驅邪氣耳。若溫病雜氣鬱熱內迫，流佈三焦，人參豈可輕投，表藥豈可妄用？執泥此方以治溫病，恒恐誤人，訛菴盛稱其妙，未免溢美，不可印板眼目，總緣人不知溫病為雜氣。

冲和湯 治傷寒三陽經合病。一名九味羌活湯。

羌活 一錢五分 白芷 黃芩 蒼朮 細辛 川芎 防風 生地 甘草 各一錢 生

薑 二錢 葱白 一莖

水煎溫服。喘加杏仁，夏加石膏、知母。

此方分經而主治，傷寒邪在太陽者主以羌活，邪在陽明者主以白芷，邪在少陽

者主以黃芩，邪在太陰者主以蒼朮，邪在少陰、厥陰者主以細辛、川芎，而防風者又風藥之卒徒也，生地所以去血中之熱也，甘草又所以和諸藥，補脾胃而除氣中之熱也。余謂九味合為一方，然用者不可執方，當視其經絡，前後左右之不同，從其多少大小，輕重之不一，增損與之，乃能效矣。今人視為四時套藥，無論感冒、傷風、傷寒、時氣、溫病，亦無論經絡藏府，概以沖和湯和之。此張元素之說誤之也，須知之。

葛根加半夏湯 太陽陽明合病，下利而嘔，又云不利但嘔，此方主之。此以利嘔辨風寒

之不同也。寒為陰，陰性下行，裏氣不和，故利而不嘔；風為陽，陽性上行，裏氣逆，故嘔而不利，加半夏之辛散，以下逆氣。下利而嘔，則風寒兩感也。

葛根 三錢 半夏 薑製 麻黃 去節，泡去黃汁，炒乾，各一錢 桂枝 白芍 甘草 炙，各錢半 生

薑 二錢 大棗 二枚

水煎麻黃、葛根去沫，次入諸藥煎服，覆取微汗。

增損普濟消毒飲 太和年，民多疫癘，初覺憎寒壯熱體重，次傳頭面，腫盛目不能開，上喘，咽喉不利，口燥舌乾，俗名大頭瘟。東垣曰：半身以上天之陽也，邪氣客於心肺，上攻頭面而為腫耳。經謂清邪中於上焦，即東垣之言益信矣。

元參三錢
黃連二錢
黃芩三錢
連翹去心
梔子酒炒
牛蒡子炒研
藍根如無，以青黛代之

桔梗 各二錢
陳皮
甘草 生，各一錢
全蟬蛻 十二個
白殭蠶 酒炒
大黃 酒浸，各三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冷服。

芩、連瀉心肺之熱為君，元參、陳皮、甘草瀉火補氣為臣，翹、梔、芩、藍、蟬散腫消毒定喘為佐，大黃蕩熱斬關，推陳致新為使，桔梗為舟楫，載藥上浮，以開下行之路也。

真武湯，太陽病，發汗太過，仍發熱，汗雖出而表不除之故也。心下悸，心生血，汗為心液，多則

心虛。頭眩身暈，振振欲擗地，振搖欲伏地不能起。及少陰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

疼痛，自下利者，此為有水氣，或咳，或嘔，或小便利者，並此方主之。

白朮土炒，二錢
白茯苓三錢
白芍三錢
生薑三錢
附子炮，一錢半

水煎溫服。少陰病加減法：咳加乾薑、細辛、五味子各一錢，嘔去附子倍生薑，小便利去茯苓，下利去白芍加乾薑二錢。

避處也。猶陰證似陽，欲坐井中而就冷也。何

汗多而心下悸，此心亡津液，腎氣欲上而凌心也；頭眩而身瞤，此汗多亡陽，虛邪不靖而內動也。真武北方之神，司水火者也。今腎氣凌心，虛邪內動，有水火奔騰之象，故名此湯以主之。白朮、茯苓補土利水之物也，可以伐心腎而療心悸；

注〔一〕伐原作「代」，據湘本改。

得妄指《詩經》註，辯附心貌為解哉？

附子、生薑回陽益衛之物也，可以壯火而制虛邪；白芍酸以收陰，用白芍者，以小便利，則知其人不但真陽不足，真陰亦已虧矣。若不用白芍以固護其陰，豈能勝附子之雄悍乎！

梔子豉湯 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邪入胸中，挾飲生煩，心為水凌故也。若劇者，反覆顛倒，展轉反側之象。心中懊懣，悔恨也。此方主之。叶無形之虛煩。

山梔子 牛研，七枚 淡豆豉 四錢

水煎溫服，得吐便止，不吐再作服。

梔子湧膈上虛熱，香豉散寒熱惡毒，能吐能汗，為傷寒汗下後不解，虛煩悶亂之聖藥。若嘔則加生薑以滌飲，名梔子生薑豉湯；若少氣則加甘草以緩中，名梔子甘草豉湯；若心煩腹滿，起臥不安，則去香豉而加厚樸、枳實，名梔子厚樸湯。又《傷寒論》曰：傷寒，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豉湯主之。又曰：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乾薑湯主之。故凡欲湧虛煩，必先顧慮中氣，所以病人素有微瀉者，有不可吐之戒。

按梔子乾薑湯主之，當是梔子豉湯；梔子豉湯主之，當是梔子乾薑湯。斷無煩熱用乾薑，結痛用香豉之理，當移之。

柯韻伯曰：傷寒，太陽以心腹為裏，陽明以心腹為表。蓋陽明之裏，是胃實，

不特發熱惡熱，目疼鼻乾，汗出身重謂之表，一切虛煩虛熱，咽燥口苦，舌胎，腹滿，煩躁不得臥，消渴而小便不利，凡在胃之外者，悉屬陽明之表也。仲景製汗劑，是開太陽表邪之出路；製吐劑，是引陽明表邪之出路。若太陽當汗而反吐之，便見自汗出不惡寒，饑不能食，朝食暮吐，欲飲冷水，不欲近衣等證，此太陽轉屬陽明之表，當梔子豉湯主之。陽明當吐而不吐，反行汗下溫鍼等法，以致心中憤憤怵惕，懊憹煩躁，舌胎等證。然仍陽明之表，仍當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苦能湧泄，寒能勝熱，其形象心，又色赤通心，故主治心中上下一切證；豆形象腎，又色黑入腎，製而為豉，輕浮上行，能使心腹之濁邪上出於口，一吐而心腹得舒，表裏之煩熱悉除矣。所以然者，二陽之病發心脾，此乃心脾熱，不是胃家實，即所云有熱屬藏者，攻之不令發汗之義也。急除胃中之熱，不致胃家之實，即此一湯，為陽明解表裏之聖劑矣。

瓜蒂散

吐有形之實邪

病如桂枝證，頭不痛，項不强，寸脈浮，胸中痞硬，氣上衝咽喉

不得息者，此為胸有寒也，寒者痰飲也。此方主之。

甜瓜蒂

炒黃

赤小豆

各等分

為末，熱水二盅，入淡豆豉三錢，煎一盅，去渣，和藥末一錢，溫服之。不吐

再加，得快吐即止。或燒鹽熟〔一〕湯調服，以指探吐，治霍亂宿食，熱痰冷痛。

《千金》曰：凡病皆宜，大勝用藥〔二〕。

炙甘草湯 傷寒脈結代，心動悸，此方主之。

炙甘草 二錢 阿膠 二錢 麻仁 去皮 麥冬 去心，各四錢 生地 八錢 桂枝 二錢 人參 一錢

生薑 二錢 大棗 二枚

水、酒各半，煎去渣，入阿膠化服。薛氏加當歸，酸棗仁炒，各三錢，五味子炒研，一錢。

脈結心悸，由血氣虛衰，不能相續也。緣其人汗下不解，真陰衰竭，津液枯涸，滋陰之藥當倍於補氣，故參、草、桂枝、薑、棗補益中氣，調和榮衛；阿膠、麻仁、麥冬、生地，藥味既多，分兩亦重，所以潤經益血，復脈通心也。《聖濟經》曰：津液耗散為枯，五藏痿弱，榮衛涸流，濕劑所以潤之，與水停心悸之治法不同。汪詡菴曰：《千金翼》用治虛勞，《寶鑑》用治呃逆，《外台》用治肺痿。愚按開後人滋陰降火無窮之法門，此方是也。

注〔一〕熱 《千金要方》卷二十霍亂第六作「熱」。

〔二〕凡病皆宜大勝用藥 《千金要方》卷二十霍亂第六作「此法大勝諸治」。

生脈散 治夏月金受火囚，絕寒水生化之源，以致咳嗽喘促，肢體痿軟，脚軟（一）、眼黑，口渴汗出者。

人參 二錢 麥冬 去心，二錢 五味子 一錢

水煎溫服。

東垣曰：人參甘寒，瀉火熱而益元氣；麥冬苦寒，滋燥金而清（二）源；五味酸溫，瀉丙火而補庚金。以肺朝百脈，故名曰生脈散。今人因生脈之名，用治脈微欲絕，陽氣將脫之證，誤人多矣！何如獨參一味。

左歸丸

減兩為錢，大劑煎飲，名為丸料。

治真陰腎水不足，不能滋養榮衛，漸至衰弱，或虛

熱往來，自汗盜汗，或神不守舍，血不歸元，或氣虛昏暈，或眼花耳聾，或口燥舌乾，或腰酸腿軟，或遺淋瀝痛。凡精髓內虧，津液枯涸等證，俱宜壯水之主，以培左腎之元陰，而精血自充矣。

熟地 八兩

山藥 炒

山茱萸 蒸，去核

兔絲子 酒蒸

枸杞子 蜜蒸

鹿角膠 打碎炒珠

龜板

膠 切碎炒珠，各四兩，無火不必用此味。牛膝 酒蒸熟三兩，滑精者不用。

為末，煉蜜丸，任下。如真陰失守，虛火上炎者，宜用純陰至靜之劑，去枸

注（一）軟 原作「欬」，據湘本及《景岳全書·古方八陣·補陣》「生脈散」條改。

（二）水 原作「木」，據掃本、德本、醉芸軒本、湘本改。

杞、鹿膠，加女貞子三兩、麥冬三兩，火燥灼金，乾枯多嗽，加百合三兩，夜熱骨蒸，加地骨皮三兩，水不利不清，加白茯苓三兩，大便燥結，去兔絲，加肉蓯蓉三兩，血虛血滯，加當歸四兩，腰膝痠痛，加杜仲，鹽水炒斷，三兩，藏平無火，而腎氣不充者，去龜板膠，加破故紙炒香，三兩，蓮肉去心，胡桃肉，各四兩，氣虛加人參三兩。

右歸丸

以兩作錢，大劑煎飲，名為丸料。

治元陽不足，或先天稟弱，或勞傷過度，以致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而為脾胃虛寒。飲食少進，或嘔惡膨脹，或反胃噎膈，或怯寒畏冷，或臍腹多痛，或大便不實，瀉痢頻作，或小水自遺，虛淋寒疝，或寒在谿谷，而肢節痺痛，或寒在下焦，而水邪浮腫。總之真陽不足者，必神疲氣怯，或心跳不寧，或四肢不收，或眼見邪祟，或衰弱無子等證，俱宜益火之源，以培右腎之元陽，而神氣自強矣。

熟地

八兩

山萸肉

微炒，三兩

杜仲

藍湯炒斷

枸杞子

微炒

兔絲子

酒蒸

鹿膠

各四兩

當

歸

三兩

肉桂

去粗

附子

製，各二兩

為末，煉蜜丸，任下。如陽虛氣衰，必加人參以為之主，隨人虛實增損。蓋人參之功，隨陽藥則入陽分，隨陰藥則入陰分，欲補命門之陽，非加人參不能捷效。

陽虛精滑，或滯濁便溏，加故紙酒炒，三兩；殮泄腎泄不止，加五味子三兩，肉豆蔻麵煨去油，三兩；飲食減少，或不易化，或嘔惡吞酸，加乾薑炒黃，三兩；腹痛不止，加吳茱萸二兩；腰膝痠痛，加胡桃肉連皮四兩；陰虛陽痿，加巴戟肉四兩，肉蓯蓉三兩，或黃狗外腎二幅，酒煮搗人之。

蜜煎導法 陽明病自汗，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便雖硬不可攻。此仲景心法，後人罕知。當自欲大便時，以此法導之，乃承氣之變法也。

蜂蜜

入銅勺內微火煎，稍凝，勿令焦，人皂角末五分，食鹽五分^(一)，併手作挺子，長寸許，令頭銳，欲大便時，入穀道中，自下。

參歸養榮湯 邪留心下，令人痞滿，下之痞應去，今反痞者，虛也。以其人或稟賦嬌怯，或素病虧損，如失血崩帶等證，因下益虛，失其健運，愈令痞滿，再用行氣破氣之劑，轉成壞病矣。

人參 一錢 半夏 二錢 生薑 炮，三錢 甘草 炙，一錢 白芍 酒炒，一錢半 當歸 二錢 生地 二錢 熟地 三錢 大棗 二枚

注^(一) 皂角末五分，食鹽五分 《傷寒論·辨陽明病脈證並治》蜜煎導法原方無。

水煎溫服。

果如前證，一服痞若失。若下後仍潮熱口渴，脈洪大而痞者，投之禍不旋踵。此有虛實之分，須詳辨之。

犀角地黄湯 傷寒溫病，胃火熱盛，衄血吐血，咳咯血，衄行清道，吐行濁道，以喉通天氣，

咽通地氣也。循經之血走而不守，隨氣而行，火氣急迫，故隨經直犯清道，上腦而出于鼻為衄，其從肺而出於咽者，則為咳咯，其存胃中者，為守榮之血，守而不走，胃虛不能攝，或為火逼，故嘔吐從咽而出也。衄血之熱在經，吐血之熱存府。

傷寒衄血為表熱，溫病衄血為裏熱。《內經》曰：心移熱於肺，則咳嗽出血也，當詳細辨而治之。便血，蓄血如狂，

漱水不欲嚥，傷寒便血，為傳經熱邪；溫病便血，為裏熱蓄血。在上則喜忘，在下則如狂。漱水不欲嚥，熱在經，

裏無熱也。蓄血發燥而內不渴，故雖漱水而不欲嚥。海藏云：大凡血證多不飲水，惟氣證則飲水。經云：陽明病，口燥漱

水不欲嚥者，必衄。傷寒當發汗而不發汗，邪熱妄行，逼血外出，故見此證。及陽毒發斑，熱甚傷血，發于皮膚見

紅點者為疹，如錦紋者為斑。傷寒不當下而下，熱毒乘虛入胃則發斑疹；溫病當下而不下，熱留胃中亦發斑疹。或誤服熱

藥太過亦發斑疹。並婦人血崩赤淋，以火勝故治之。此方並治之。

懷生地 六錢 白芍 四錢 牡丹皮 三錢 犀角鎊 二錢，磨汁或末入。

水煎，人犀汁服。瘀血甚者，加大黃三錢以行之，或因怒致血，或熱極如狂，

加柴胡平少陽、厥陰之火；黃芩瀉上、中二焦之火，梔子瀉三焦之火也。

生地甘寒涼血，以滋腎水；丹皮苦寒，瀉血中之伏火；犀角大寒，解胃熱而清心火；白芍酸寒，和陰血而散肝火，以共平諸經之僭逆也。

通脈四逆湯 下利，裏寒外熱，面反赤，手足厥，脈微欲絕，及脈不出，係羣陰格陽於外，不能內返也，此方主之。

附子 生，三錢 乾薑 生，三錢 甘草 炙，一錢

水煎溫服。一云冷服。解見四逆湯下。

按《蘊要》云：四逆湯一名通脈四逆湯，細玩傷寒通脈四逆湯所治之證，裏寒外熱，其面反赤，陰盛於內，逼陽於外，而脈不出，較四逆湯所治之證為更重。若通脈四逆湯即四逆湯，何故多加通脈二字耶？《醫統》及《醫宗必讀》俱云：即四逆湯加甘草一倍。然厥逆脈不出，反加甘草緩味，殊不近理。《續論》云即四逆湯加乾薑一倍。然回陽通脈，全賴生附子雄悍之力，豈宜單加乾薑耶？再按四逆湯原方甘草炙，二兩，乾薑一兩五錢，附子一枚，生用。方下云：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此即通脈四逆湯也。故通脈四逆湯方，甘草炙，二兩，與四逆湯同，乾薑三兩，是為倍用；附子大者一枚生用。夫既云大者其為倍用，可想而知，細心較定，通脈四逆湯即四逆湯倍附子、乾薑是耶。

仲景加減法：面色赤加葱白二莖，腹痛去葱白加白芍二錢，嘔加生薑二錢，咽痛去白芍，加桔梗二錢，利止脈不出加入參一錢，去桔梗。

白頭翁湯 下利欲飲水，亡津液而內燥，以有熱故也。又熱痢下重者，邪熱下痢，氣滯後重。並

此方主之。

白頭翁 二錢 秦皮 二錢 黃連 三錢 黃檗 三錢

水煎溫服。

此胃與肝、腎藥也。白頭翁苦寒，入胃經血分，而涼血止澀；秦皮苦寒性瀉，洗肝益腎而固下焦；黃連清心涼血；黃檗瀉火補水，並能燥濕止利而厚腸，濕熱除而利自止矣。

桔梗杏仁煎 治咳嗽吐膿，痰中帶血，或胸膈隱痛，將成肺癰者。

桔梗 杏仁 炒研 甘草 各一錢 枳殼 麸炒，一錢五分 麥冬 去心 百合 阿膠 夏枯草

金銀花 各二錢 連翹 二錢五分 川貝母 紅藤 各三錢 火勝兼渴者加天花粉 二錢

水煎溫服。

腸癰秘方 凡腸癰生於小肚角，微腫而小腹陰陰痛不止者，是毒氣不散，漸大內攻

注〔一〕陰 《景岳全書·新方八陣·因陣》：腸癰秘方作「隱」。

而潰，則成大患矣，急以此方治之。

先用紅藤一兩，酒二碗，煎一碗，午前一服，醉臥之。午後用紫花地芋一兩，酒二碗，煎一碗，服之。服後痛必漸止為效。然後服後藥末除根。

當歸 五錢

石蠟

五錢，蜜蠟也

白殭蠶 白而直者

蟬蛻 全，各二錢

天龍 即蜈蚣也

川大黃

各一錢 老蜘蛛 二個，捉住放新瓦上，以酒盅蓋定，外用炭火煨乾存性。

右為細末，每空心好酒調服一錢許，日逐漸服，自消。

連翹金貝煎 治陽分癰毒，或在肺、膈、胸、乳、藏府之間者，此方最佳，連用數服，無有不愈。

連翹 去心

紅藤 各七錢

金銀花

蒲公英

夏枯草

土貝母 各三錢

火勝煩渴乳腫者，加天花粉三錢，好酒二碗，煎一碗，服後暖臥片時。若陽毒內熱，或在頭頂間者，水煎亦可。

蠟礬丸

生白礬 二兩

白芨 一兩

為細末，用黃蠟四兩熔化，去淨渣，入藥末為丸，白滾水送下一錢，日三服。護膜托裏，解毒化膿之功甚大。一方無白芨，一方有琥珀三錢。

附子湯 少陰病，口中和，背惡寒者。少陰病骨節痛，身體痛，手足厥，脈沉者。並此方主之。

人參一錢 附子生 白朮上炒 白茯苓 白芍各二錢

水煎溫服。

傷寒以陽為主，上證皆陰證，幾於無陽矣。辛甘皆陽也，故用參、附、苓、朮以養陽；辛溫之藥過多，恐有偏陽之弊，故又用白芍以扶陰。經云：火欲實，水當平之，此用白芍之意也。若溫病陽邪佛鬱，而厥逆脈沉，一用辛溫之藥治之，正如抱薪投火矣。

桂枝加附子湯 太陽病中風，誤汗遂漏不止，惡風。表虛則玄府疎。小便難，汗多則亡津液。四肢微急^(一)，四肢為諸陽之本，陽虛則血滯。難以屈伸，筋骨不和，風邪客之。此方主之。

桂枝 白芍各三錢 附子生 甘草炙，各一錢五分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誤汗亡陽則血滯，兼有風人而勁急也，故用桂枝湯疏風解肌以和榮衛，加附子以助元陽而固表也。此中風誤汗而見此證，故以此湯救之。若濕家重發汗，必恍惚

注(一)急 原作「怠」，據湘本改。

心亂，汗為心液，心無血養，故神不寧。小便已，陰痛，水道乾涸，故陰痛也。炙甘草湯加白茯苓四錢。

甘草附子湯 風濕相搏，骨節煩痛，掣痛不能屈伸，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身微腫者，此方主之。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迨兩相搏激，注經絡，流關節，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風勝則衛氣不固，故汗出惡風，濕勝則水道不行，故便濇身腫。

甘草 炙，二錢 附子 生，二錢 白朮 土炒，二錢 桂枝 四錢

水煎溫服。

成氏曰：甘草、桂枝之辛甘，散風邪而和衛；附子、白朮之辛溫，解濕氣而溫經。

傷寒瘟疫條辨卷五

茱萸湯 厥陰頭痛，嘔而吐沫，少陰犯真寒，吐利，手足厥，煩躁欲死，及寒邪入陽明，食穀欲嘔者，並此方主之。

吳茱萸

揀淨，三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三枚

人參

一錢

水煎溫服。

厥陰肝也。寒邪內格，故嘔而吐沫。厥陰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少陰腎也。腎藏中寒，則上格乎陽而爲嘔吐。經云：腎主二便。腎寒則大便不禁而爲利下。手足得陽氣而溫，內有真寒，故令手足厥冷。煩躁者，陰盛格陽，故令陽煩陰躁，其證多危，故曰欲死。吳茱萸辛熱而氣厚，專司開豁胸中逆氣。經曰：氣爲陽，氣厚爲陽中之陽。故能走下焦而溫厥陰少陰也，臣以生薑散其寒也，佐以參、棗補中虛也。

小建中湯 傷寒三四日，心悸而煩，及少陰惡寒，腹中急痛，此方主之。加黃耆蜜炙，三錢，名黃耆建中湯。

白芍酒炒，四錢 桂 甘草炙，各一錢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飴糖三錢

水煎去渣，入飴糖融化服。

《醫方考》曰：小建中湯宜用肉桂，枝則味薄，故用之以解肌；桂則味厚，故用之以建中也。愚按開後人補中益氣無窮之法門，此方是也。

《續論》曰：桂枝湯中白芍、桂枝等分，用白芍佐桂枝以治衛氣；小建中湯中白芍四錢，桂枝二錢，用桂枝佐白芍以治榮氣，更加飴糖以緩其脾，故名之曰建中，則其功用大有不同耳。

當歸四逆湯 手足厥寒，陽邪陷內，四肢逆冷。脈細欲絕，陰盛陽衰。此方主之。

當歸 白芍 桂枝各二錢 細辛 通草 甘草各一錢四分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加吳茱萸二錢，生薑二錢，酒煎，名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治前證內有久寒者。

手足厥寒，脈細欲絕，似乎陰證之極，蓋緣陽邪傳入厥陰榮分，以本虛不能作熱，故厥而脈細欲絕也。此爲陰陰是指厥陰經也。鬱陽邪，故用桂枝、細辛以解表，白芍、甘草以瀉熱，當歸以和厥陰之榮血，通草以通太陽之本府，使陽邪得從外解，原非治陰寒四逆之藥也。故藥宜歸、芍以濟陰，不宜薑、附以劫其陰也。是證也，白表

入裏，雖曰傳至厥陰，始終只是陽證，與陰寒直中三陰不同，故不用四逆湯，而用桂枝湯加當歸、細辛、通草耳，明者自知之。

按昔人云，人有陰血虧於陽分，不能勝辛熱者，更宜此湯主之。殊不知此唯有陽邪者宜之。若無陽邪而見此證，則是陰血大虧矣，投之禍不旋踵。蓋細辛爲少陰中表藥，隨桂枝湯以解肌，加當歸以和榮血。至於通草甘淡微寒，能瀉丙丁，能通水道，爲虛寒者禁用。此湯治法，本是和榮血以緩脈，使陽邪得從肌表而散，或從膀胱而泄也。若循其名，以治陰虧寒中之四逆，則謬甚矣。觀於《傷寒論》曰：「若其人素有久寒者，宜當歸四逆湯加茱萸、生薑主之。正如四逆散，本以散傳經之熱邪，腹中痛者方加附子，則當歸四逆湯，非治陰寒四逆之藥也明矣。更有一等固守王道之醫，辨證不明，遇有厥逆脈細之證，不敢用四逆湯，但曰用當歸四逆湯極爲穩當，不知此湯乃桂枝湯加當歸、細辛、通草耳。細辛隨桂枝湯止能解表，通草又爲疏通最有力之藥，當歸一味果足以治陰寒四逆耶？藥不對證，果可謂之穩當耶？甚矣！其不明於製方之理，而以舛〔一〕錯誤病也。予前所云，用方貴明其所以然者，正謂此也。

注〔一〕舛（chuǎn 喘） 錯亂也。《集韻》：「舛，一曰錯亂。」

乾薑附子湯 少陰誤下復發汗，晝日煩躁，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此方主之。又陰盛格陽，目赤面赤，煩渴引飲，脈來七八至，按之則散，爲無根之脈，以此方加人參主之。

乾薑二錢 附子三錢

水煎溫服。或云冷服。

此即四逆減去甘緩之甘草，爲回陽重劑。若加增藥味，反牽制其雄悍之力，必致迂緩無功矣。乾薑辛以潤燥散煩，和表裏之誤傷，附子熱以溫中固表，調陰陽於既濟，陽回即可用平補之藥。蓋陽既安堵，即宜休養其陰，切勿過用辛熱，轉生他患也，審之慎之。

桂枝新加湯 汗後身痛，脈沉遲者，此方主之。以桂枝湯解汗後之風邪，加參、芍益不足之血脈，亦兩解表裏安內攘外之一法。曰新加者，因發汗新虛，明非桂枝湯中之舊法也。

桂枝三錢 白芍四錢 甘草二錢 人參一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注〔一〕安堵 猶安居，不受騷擾也。《史記·田單列傳》：「即墨即降，願勿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

黃連阿膠湯

少陰病，二三日以上，心中煩不得卧，此方主之。

少陰本欲寐，今反煩不得寐

者，以風邪客於裏，裏熱其而不和也。此扶陰散熱之良方也。並治火邪內攻，迫血下行者。用以治痢，亦取扶陰散熱之義。

黃連 清腸消悶厚腸

阿膠 祛風養腎，各三錢

黃芩 疏風泄熱

白芍 利脾制木（一），各三錢

生雞子黃

逐風鎮膽，一枚

水煎成去渣，入阿膠烱盡，少冷，入雞子黃攪勻服。

桂枝 同陽定驚。

去白芍 恐其損陽。

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太陽傷寒脈浮，此風寒兩傷也。

醫以火

迫劫之，亡陽此大汗不止也。

驚狂，神乃陽之靈，陽衰則亂矣。

起卧不安者，煩躁不寧，此皆停飲上逆

凌心也，飲去則心神定矣。

此方主之。

桂枝 三錢 蜀漆 去脚，三錢

龍骨 四錢

牡蠣粉 五錢

甘草炙，二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二枚

水煎蜀漆三沸，

取其逐飲。

次入羣藥煎服。

去蜀漆名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治火逆

下之復煩躁者。

按桂枝解風邪以固表養心，甘草和中氣以益陽瀉火，牡蠣鹹走腎而寧心，龍骨瀉收神而宅心，生薑利氣和胃，大棗通經健脾，蜀漆辛以逐停飲。飲去則心安，故

注（一）木 原作「水」，據醉芸軒本改。

驚狂不安者，乃水凌心火也。此仲景不傳之秘也。

竹葉石膏湯 陽明汗多而渴，衄血，渴欲飲水，水人即吐，及傷寒瘥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並此方主之。

竹葉 二錢 石膏 四錢 麥冬 去心二錢 半夏 二錢 人參 一錢 甘草 炙二錢 生薑 二錢 粳

米 二錢

水煎溫服。本方去石膏、半夏、薑、米，加柴胡、黃芩，名人參竹葉湯，治汗下後煩熱口渴，虛羸少氣之證。

竹葉、石膏之辛寒，以止喘促散餘熱；參、草、粳、麥之甘平，以益肺胃生津液；生薑、半夏之辛溫，以豁痰飲去嘔逆。此虛羸熱逆之良方也。

加味溫膽湯 治汗下後不解，嘔而痞悶，或虛煩不眠，肉瞤筋惕者。

人參 甘草 炙 茯苓 遠志 去心 酸棗仁 炒研 熟地 枳實 炒 陳皮 半夏 薑汁炒

各一錢 五味子 五分 生薑 一錢

水煎溫服。

疏表湯 治四時感冒風寒，鼻塞聲重，或流涕不已，發熱惡寒，頭痛身痛者。

淡豆豉三錢 羌活二錢 防風 桔梗各一錢半 前胡 黃芩各一錢 蘇葉 川芎各八分

細辛 甘草各五分 生薑二錢 葱白二莖

水煎溫服。微汗口渴加花粉、麥冬各一錢，滿悶加枳殼數炒，錢半，熱甚加知母一錢。

桂枝附子湯 傷寒七八日，即傳裏之時也。風濕相搏，搏聚而爲痺也。身體煩痛，風勝則煩，濕勝

則痛。不能自轉側，濕主重濁。不嘔邪在表也。不渴裏無熱也。脈浮虛而濇，浮虛爲風，濇爲濕也。此

方主之。浮虛而濇，知風濕但在經也。與桂枝以解表風，加附子以散寒濕。若其人大便難，小便自利者，

去桂枝加白朮湯主之。去桂惡其走表而不和（一）裏，加朮喜其益土而燥濕也。

桂枝二錢 附子炮，一錢 甘草炙，一錢半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去桂枝加白朮三錢，名去桂加朮湯（二）。

人參固本湯 治溫病虛極熱極，循衣作空，不下必死者。下後神思稍甦，續得肢體振寒，怔忡驚悸，如人將捕之狀，四肢厥逆，眩運鬱冒，項背強直，此大虛之兆，將危之候也，此方救之。

人參二錢 熟地三錢 生地二錢 當歸二錢 杭芍一錢五分 天冬去心 麥冬去心 五味

陳皮 知母 甘草炙，各一錢

注（一）和 原作「知」，據湘本、掃本、德本改。

（二）名去桂加朮湯 原脫，據掃本、德本補。

水煎溫、冷服之。服後虛回，止後服。蓋溫病乃火邪燥證，人參固爲補元氣之神丹，但恐偏於益陽，恣意投之有助火固邪之弊，不可不知也。

按溫病乃天地雜氣之一也，有邪不除，淹纏日久，必至虛羸。庸工望之，不問虛實久暫可否，輒用人參，殊不知無邪不病，邪去而正氣自通，何慮虛之不復也。今妄投補劑，邪氣益固，正氣益鬱，轉鬱轉熱，轉熱轉瘦，轉瘦轉補，轉補轉鬱，循環不已，乃至骨立而斃，猶言服參幾許，補之不及奈何。余於乾隆甲戌、乙亥、丙子三年中，眼見親友患溫病服參受害者，不可枚舉。病家止誤一人，醫家終身不悟，不知殺人無算，特書之以爲濫用人參之戒，非禁之使不用也。果如前證虛危之極，非人參烏能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哉。

當歸六黃湯 治陰虛盜汗。又方用蓮子七枚，黑棗七枚，浮麥七錢，馬料豆七錢。

水煎，治同。

當歸二錢 熟地二錢 生地 黃連 黃芩 黃蘗各一錢 黃耆生三錢 防風一錢 麻黃

根一錢 浮麥一錢

水煎溫服。

黃耆湯 治陽虛自汗。

黃耆 五味子各二錢，槌〔一〕碎核 當歸 白朮上炒 甘草各一錢

水煎溫服。汗多不止，加麻黃根一錢，防風一錢，或加麻黃根一錢，牡蠣粉一錢，浮麥一錢。

《經疏》曰：凡服固表藥而汗不止者，當用酸棗仁炒黑三錢，白芍、生地、麥冬、五味子、元肉各二錢，竹葉二十片，煎服多效，以汗爲心液故也。

柴胡桂枝乾薑湯 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三陽脈起於頭，陽邪甚於上，陰精衰於下，故汗出也。往來寒熱，心煩者，表未解也，此方主之。

柴胡四錢 花粉一錢 黃芩 桂枝 牡蠣粉各一錢半 乾薑 甘草炙各一錢

水煎，初服微煩，後〔一〕服汗出愈。

按柴胡除少陽之寒熱，桂枝解太陽之餘邪，花粉徹陽明之渴熱，乾薑去胸脇之煩滿，甘草調汗下之誤傷，此少陽陽明兩解之治法也。

厚樸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陽明病，中寒不能食，小便利，手足濇然汗出者，此欲作痼瘕，大便必初硬後溏，此胃中虛冷，水穀不別故也。痼瘕者，寒氣結而

注〔一〕槌〔一〕楊猶打也。《列子·黃帝》：「斫縫無傷痛。」張湛注：「槌，打也。」

〔一〕後 醉芸軒本作「復」。

積也，此方主之。並治汗解後腹脹滿。此非裏實，蓋脾胃爲津液之主，汗多則津液不足，氣虛不能敷布，諸氣壅滯，停飲而爲脹滿。與此湯以和脾胃而降氣也。

一云腹泄也。蓋大便初硬後溏，因成腹泄。腹泄即瀉泄，久而不止，則曰癰瘕也，亦通。

厚樸薑炒 生薑 半夏薑汁炒，各四錢 甘草二錢 人參一錢

水煎溫服。

脹非苦不泄，氣非溫不行，飲非辛不散，胃非甘不和，虛非補不復，五味之功大矣。

大陷胸湯

大黃三錢 芒硝二錢 甘遂末五分

水煎大黃五六沸去渣，再入芒硝煎一二沸，調甘遂末服。

加葶藶子、杏仁去皮，炒黑。與大黃、芒硝四味等分爲末，煉蜜丸如彈子大，取丸入甘遂末三五分，蜜三匙，水煎並渣服之，此名大陷胸丸。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痙狀，下之則和矣，此方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湯 心下滿，頭汗出，水結胸，或心悸目眩，此方主之。 去茯苓即

小半夏生薑湯。

半夏薑炒，五錢 茯苓五錢 生薑五錢

水煎溫服。健脾滲濕，火因水下，則痞渴消而悸眩止。

小陷胸湯 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此方主之。邪氣深入，尚在半表

半裏，爲熱，爲痰，爲飲，病有淺深，方有大小，除熱下痰。

黃連薑汁微炒，一錢五分 半夏薑炒，三錢 栝蘆搗爛，一個

水煎溫服。

黃連苦以瀉熱，用代大黃；半夏辛以逐痰，用代甘遂；栝蘆潤以行滯，用代芒硝，不比大陷胸湯之峻厲也。

枳實理中丸

枳實麩炒 栝蘆 牡蠣粉 白朮土炒 甘草各二兩 乾薑炒，八錢 人參 黃連 黃芩
各三錢

爲末，煉蜜丸如雞子黃大，以熱湯化服一丸，覺腹中熱，則胸中豁然矣。未熱，則加丸再服。

海蛤散 治血結胸，揉而痛不可撫近者。

海蛤粉 滑石 甘草各等分 芒硝減半，元明粉更妙

爲末，用蜜水入雞子清調服二錢

桔梗枳殼湯 治痞氣胸膈不痛，噯氣吐酸，或咳者。

桔梗 枳殼 麩炒，各二錢

水煎溫服。此二味，苦下氣而散痞滿，寒消熱而除咳飲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 心下痞，按之濡，按之不痛而軟。其脈關上浮者，關候心下，浮主虛熱。此方主之。

大黃二錢 黃連一錢 黃芩一錢

搗碎，麻沸湯漬之，去渣服。

《活人書》曰：湯液論有黃芩一錢，今無者，恐傳寫之訛也。李時珍曰：仲景治心下痞按之濡者，用大黃黃連瀉心湯。此亦瀉脾胃之濕熱，非瀉心也。病發於陰而下之太早，則作痞滿，乃寒傷榮血，邪氣乘虛結於上焦，胃之上脘在於心下，故曰瀉心。

附子瀉心湯 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此方主之。

附子炮 大黃各二錢 黃連 黃芩各一錢

注（一）《活人書》曰：湯液論有黃芩一錢，今無者，恐傳寫之訛也。語出《傷寒辨證·藥方》大黃黃連瀉心湯條，「錢」作「共三味」。今本《類證活人書》無此語。

附子一味，另煎取汁，大黃、芩、連三味，以麻沸湯漬之，去渣，人附子汁，溫服。

心下痞，故用三黃以瀉痞，惡寒汗出，故用附子以回陽。無三黃則不能瀉痞熱，無附子恐三黃益損其陽氣，熱有三黃，寒有附子，寒熱互用，斯爲有制之兵矣。仲景誠醫家之善將將者也。俗醫用寒則不敢用熱，用熱則不敢用寒，何異於膠柱鼓瑟乎。

《續論》曰：瀉心湯諸方，皆治汗下後表解裏未和之證。其半夏、生薑、甘草三瀉心湯，是治痰飲濕熱結聚之痞。方中用半夏、生薑以滌痰飲，黃連、黃芩以除濕熱，人參、甘草以助胃氣，乾薑炮黑以滲水濕。若但用苦寒治熱，則格拒不入，必得辛熱爲之嚮導，是以半夏、乾薑在所必需。如痞極硬滿暫去人參，氣壅上升勿用生薑，此一方出入而有三用也。其大黃、黃連與附子二瀉心湯，乃治陰陽偏勝之痞。一以大黃、芩、連滌胸中素有之濕熱，一加附子兼溫經中驟脫之虛寒也。三黃用沸湯漬服者，取寒藥之性，不經火而力峻也。附子煮汁者，取性熱行經，以復其陽耳。仲景寒熱並用，補瀉兼施，立方之妙，無出乎此。以三黃滌胸中之邪熱，以附子散凝結之陰寒，一舉而寒熱交聚之邪盡解。詎知後人目覩其方而心眩也。

按半夏、生薑、甘草三瀉心湯，人尤易曉，其大黃黃連與附子二瀉心湯，具有妙用，不可不透悟也。夫大黃黃連瀉心湯，孰不以爲治心下之痞熱也？竊詳《傷寒論》曰：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主之。成氏註曰：心下痞，按之痛，關脈沉者，實熱也；按之濡，關脈浮者，虛熱也。故大黃、芩、連不用煎煮，而但以麻沸湯漬服者，取其味薄而瀉心下之虛熱，不欲其味厚而傷中氣也。附子瀉心湯，人亦知爲寒熱之互用也。竊詳《傷寒論》曰：心下痞，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成氏註曰：心下痞者，虛熱內伏也；惡寒汗出者，陽氣外虛也。與大黃黃連瀉心湯以導痞熱，加附子以回陽氣。夫痞熱固須導除，而陽虛更爲可慮。附子煮汁者，回陽之重劑也；三黃沸漬者，導熱之輕劑也。《續論》謂取寒藥之性，不經火而力峻，豈其然乎？今人以大黃熟煎則無力，實《續論》之說誤之也。《內經》曰：味屬陰，味厚屬陰中之陰。熟煎味厚，安得無力，須辨之。

半夏瀉心湯 柴胡證具，而誤下之，但心下滿而不痛，此爲痞，此方主之。

半夏薑製，四錢 人參一錢 乾薑炮黑 甘草炙 黃芩各二錢 黃連一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少陽誤下，變證有三等治法。嘔而發熱，柴胡證猶在者，復與小柴胡湯，必蒸

蒸振汗而解；若心下滿而硬痛，此爲結胸，柴胡陷胸湯、大陷胸湯，量輕重用之；但滿而不痛，此爲痞，宜此湯。

否而不泰爲痞。瀉心者必以苦，故用黃連、黃芩，散痞者必以辛，故用半夏、乾薑；交陰陽通上下者，必和其中，故用人參、甘草、大棗也。諸瀉心湯，寒熱並用，妙不可傳。

生薑瀉心湯

傷寒汗解之後，

火邪乍退。

胃中不和，

正氣未復。

心下痞硬，

胃虛不運，停飲致痞。

乾噦爲水所遏則噦。

食臭，

脾虛不運則臭。

脇下有水氣，

上弱不能制水。

腹內雷鳴水氣奔激。下利

者，濕勝濡瀉。此方主之。

生薑

半夏

薑製，各三錢

黃芩

甘草炙，各二錢

乾薑炮黑

人參

黃連各一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甘草瀉心湯

傷寒中風，反誤下之，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硬

而滿，嘔煩不安。醫見心下痞硬，復誤下之，其證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

客氣上逆，故使滿硬，此方主之。

甘草炙

半夏

薑製，各三錢

乾薑炮黑

黃芩各二錢

黃連一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桂枝人參湯

即理中湯加桂枝也

太陽病，表未除而下之早，熱邪乘虛入裏，挾熱下利不止，心下痞硬，表裏不解者，此方主之。

桂枝 甘草炙，各三錢

乾薑二錢

白朮上妙，一錢

人參一錢

水煎溫服。

此湯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裏證虛，故以理中以和之。蓋取兩解表裏之義也。

旋覆花代赭石湯

傷寒汗、吐、下解後，

胃氣弱也。

心下痞硬，

伏飲停膈。

噫氣未除者，

氣逆也。

此方主之。

噫音暖。

周揚俊用治噎膈反胃，氣逆不降者累效。

旋覆花三錢

代赭石二錢

半夏薑製，六錢

人參一錢

甘草炙，二錢

生薑五錢

棗三枚

水五盅，煎取二盅，去渣，再煎取一盅，溫服。

濃煎則不助飲。

旋覆之鹹以軟堅，赭石之重以鎮逆，薑、夏之辛以散痞，參、草、大棗之甘以補脾，此輔正匡邪，蠲飲下氣之良方也。

桂枝加芍藥湯 本太陽病，反下之，因腹滿時痛者，此方主之。

桂枝三錢

白芍六錢

甘草二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加大黃酒浸，三錢。名桂枝加大黃湯，治前證大實痛者。

黃連湯 胸中有熱欲嘔吐，胃中有寒腹疼痛，此方主之。

黃連 三錢 半夏 四錢 桂枝 乾薑炒 甘草炙，各二錢 人參 一錢 大棗 二枚

水煎溫服或冷服。日三夜一。治關格氣不能上下者，與桂附八味丸相間服之。

即腎氣丸。

此傷寒邪氣傳裏，而爲下寒上熱也。胃中有邪熱〔一〕使陰陽不交，陰不得升而獨滯於下，爲下寒腹脹痛；陽不得降而獨鬱於上，爲上熱欲嘔吐。故用黃連之苦，以瀉上熱而降陽；薑、桂、半夏之辛，以散中寒而升陰；參、草、大棗之甘，以緩中急而益胃，寒熱並用，猶奇正之相倚耳。此分理陰陽，和解上下之正治也。或丹田有熱，胸中有寒者，仲景亦用此湯治之。藏結之證，更宜以此湯調其陰陽。

柴胡桂枝湯 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痛，微嘔，心下支結，此外證未除，不可攻裏，以此方和解之。並治發汗後亡陽譫語，以此方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

柴胡 四錢 桂枝 黃芩 白芍 半夏薑製 甘草炙，各二錢 人參 一錢 生薑 二錢 大棗 二枚

注〔一〕熱 《傷寒辨證·藥方》黃連湯條作「氣」。

水煎溫服。此太陽少陰合病治方也。

柴胡養榮湯 治溫病陰枯血燥，邪熱不退。

柴胡三錢 黃芩二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五分 生地三錢 知母一錢

花粉一錢 蟬蛻全，十個 白殭蠶酒炒，三錢 大棗一枚

水煎溫服。去當歸、白芍、生地名柴胡清燥湯。數下後餘熱未盡，邪與衛搏，

故熱不能頓除，宜此湯和解之。

五福飲 凡五藏氣血虧損者，此方能兼治之，足稱王道之最。

人參補心，隨宜用 熟地補腎，三錢至一兩 當歸補肝，二錢至七錢 白朮補肺，酒浸，土炒，二錢

甘草補脾，蜜炙，一錢

水煎溫服。或加生薑。

凡治氣血兩虛等證，以此為主。或宜散者加升、柴、荆、防，宜溫者加薑、桂、附子，宜清者加梔子、青蒿、地骨皮之類，左右逢原，無不可也。七福飲即五福飲加酸棗仁炒研，二錢，遠志甘草湯浸，去心，微炒，一錢。治氣血兩虛，而心脾爲甚者。

四君子湯 方去人參，加蜜炙黃耆，亦名四君子湯。

白朮土炒，二錢 白茯苓二錢 人參 甘草炙，各一錢

水煎溫服。加半夏薑炒一錢，陳皮一錢，木香三分，磨汁，砂仁一錢，名香砂六君子湯，補脾養胃之要藥也。

四物湯

當歸酒蒸三錢 熟地三錢 白芍酒炒一錢五分 川芎一錢

水煎溫服。合四君子湯名八珍湯，再加黃耆、肉桂名十全大補湯，補氣養血之要藥也。

二陳湯

半夏薑汁製一錢 陳皮一錢 白茯苓一錢半 甘草一錢 生薑一錢

水煎溫服。順氣化痰之總方也。

犀角大青湯 治斑出心煩大熱，錯語呻吟不眠，或咽喉不利者。

犀角鎊二錢，爲末，或磨汁對湯服 大青或以青黛代之 元參各三錢 升麻 黃連 黃芩 黃

梔子各一錢 甘草五分

水煎去渣，入犀角汁、童便，冷服。一方加白殭蠶酒炒，三錢 蟬蛻十個，全更妙。

大便秘加大黃。

大建中湯 中氣不足，手足厥冷，小腹攣急，或腹滿不食，陰縮多汗，腹中寒痛，

唇乾精出，寒熱煩冤，四肢酸痛，嘔吐下利，及無根失守之火出於肌表而爲斑點，並此方主之。

人參 甘草炙，各五分 黃耆 蜜炙 當歸 白芍 酒炒 桂心 各一錢 附子 炮 半夏 薑汁製，各一錢二分五釐

水煎溫服。

按此乃汗、吐、下後，中氣虛乏，則餘邪無所歸附，隱隱見於肌表，其色淡紅而不甚顯爲辨也。參、耆所以補中，夏、草所以調中，此皆脾胃藥也；復有歸、芍之和血，則外溢之斑流而不滯；又有桂、附之溫中，則失守之火引而歸元，此中營之職一端，而失位之師各就其列也。是方也，以參、耆、桂、附而治斑，猶兵法之變者也。語云治病如殺賊。孫臏滅竈滅龐涓，虞詡增竈平朝歌，臨機應敵，豈有一定之法哉。

麻黃芍藥人參湯 李東垣曰：予治一寒士，病脾胃弱，與補劑愈。繼而居曠室，臥熱炕，咳而吐血，予謂此久虛弱，外有寒形，內有火熱，上氣不足，陽氣外虛，當補表之陽氣，瀉裏之虛熱。蓋冬居曠室，衣服單薄，是重虛其陽，表有大寒，壅遏裏熱，火邪不得舒伸，故血出於口。因思仲景治傷寒脈浮緊，當以麻黃湯發

汗，而不與之遂成衄血，却與麻黃湯立愈。與此甚同，因處此方。本方去麻黃，桂枝名麥冬飲子。

麻黃

去外寒

白芍

安太陰

甘草

炙，補三焦元氣而去外寒

黃耆

生，各一錢，實表益衛

桂枝

補表

當歸

酒蒸，各五分，和血養血

人參

益元氣而實表

麥冬

蒸，去心，各二分，保肺清心

五味子

十五粒，

蜜蒸，撻碎核，收肺氣而安五臟

水二盅半，先煮麻黃去沫，入羣藥同煎一盅，去渣，乘熱臨卧一服愈。觀此方足爲萬世模範也。蓋取仲景麻黃湯，與補劑麥冬飲子各半服之。但凡虛人合用仲景方者，皆當以此爲則也。

四逆散

少陰病，四逆，

陽邪傳入少陰，手足厥冷。

或咳，

少陰脈絡肺。

或悸，

少陰脈絡心。

或小便

不利，

少陰脈絡膀胱。

或腹中痛，

少陰脈入小腹。

或瀉利下重者，此方加減主之。

柴胡

白芍

枳實

麩炒

甘草

炙，各等分

爲末，白飲調下三錢，日三服。

咳者加五味子、乾薑，並主下利，

肺與大腸相表裏，上咳下

利，治則相同。

悸者加桂枝，小便不利者加白茯苓，腹中痛者加熟附子，泄利下重者先

以水煎薤白，取汁二盅，入此散一兩煎服。

此陽邪傳至少陰，裏有結熱，則陽氣不能交接於四肢，故逆而不溫。柴胡所以

升內陷之陽邪，枳實所以破內滯之結熱，白芍收失位之陰，甘草和不調之氣。是證也，雖曰陽邪在裏，慎不可下。蓋傷寒以陽爲主，四逆有陰進之象，若復用苦寒之藥下之，則陽亦虧矣，是在所忌。《傷寒論》曰：諸四逆不可下，此之謂也。然此原爲冬月正傷寒言之，若溫病四逆不在此例。

按此散本爲邪熱自陽經傳入陰經而發厥。《傷寒論》曰：腹中痛者加附子。清滌中又加溫補，人未有不致疑者。竊詳四逆散腹痛加附子，與附子瀉心湯義同。蓋傷寒以陽爲主，熱證固當用蕩滌之法，而熱證但兼虛寒，又不可不急作救療，如附子瀉心湯，心下痞滿，自宜大黃黃連瀉心湯，以導除其熱。若惡寒汗出，則加附子以回陽，又何可緩也？故四逆散，邪熱傳至陰經而四逆，自宜柴胡、枳實以清解其熱。若兼虛寒遇邪而腹痛，則加附子之溫經益陽，又何可緩也？寒熱各行其性，此仲景制方之妙。況傷寒始病熱中，末傳寒中者極多，四逆雖屬陽證，已有陰進之象，兼以腹痛，則其加附子也，不亦宜乎？若溫病陽邪亢閉，隔陰於外以致四逆，非急下之不爲功，若執治傷寒之法，則誤入矣。

桂苓甘朮湯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振搖者，此飲中留結外邪之證也，此方主之。

白茯苓四錢 桂枝三錢 白朮上〔二〕炒 甘草炙，各二錢

水煎溫服。

按人身經脈賴津液以滋養，吐下津液一傷，更汗津液再傷，坐令經脈失養，身爲振搖。此湯滌飲散邪，補中益氣，則津液四布，而經脈得以滋榮矣。至久而成痿，較此更甚。仲景於此湯，豈非早已用力乎。

甘草桔梗湯 主治少陰病，二三日咽痛，此陰陽通用之藥也。若風痰挾邪，上壅咽痛，半夏散及湯，若咽中傷生瘡，不能言，聲不出者，苦酒湯，若下利咽痛，胸滿心煩者，豬膚湯。三湯補後。

甘草三錢 桔梗三錢

水煎溫服。

此二味，一借土氣以逐水，一借金母以瀉水，而少陰之邪自散矣。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太陽少陽〔二〕合病，下利而嘔，及膽府發咳，嘔苦水如膽汁，胃氣逆則嘔苦，膽液溢則口苦。此方主之。

黃芩三錢 白芍 半夏 甘草炙，各二錢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注〔二〕上 原作「生」，據掃本、德本改。

〔二〕陽 原作「陰」，據湘本及《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下》改。

水煎溫服。

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

《傷寒論》曰：傷寒本自寒（下）格，醫復吐下之，寒格，

更逆吐下，若食入即吐，此方主之。

乾薑 人參 黃連 黃芩 原文各三兩

水六升，煎三升，去渣，分溫連服。

按《傷寒論》並無寒下之病，亦並無寒下之文。玩下文寒格更逆吐下句，可知上文本自寒下句之下字，當是格字，文義始屬。註家皆釋胃寒下利，不但文義不屬，亦與芩、連之藥不合，當改之。成氏曰：仲景之意以本自寒下，醫復吐下之，治之爲逆，故用乾薑以溫裏，人參以補正氣，芩、連反佐以通寒格。與四逆湯、白通湯加人尿、豬膽汁義同。原文四味各三兩，恐傳寫之訛也。此成氏之遵經註解也，姑存以俟高明。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太陽病汗後喘，表邪未解也，此方主之。

麻黃 四錢 杏仁 去皮 甘草 炙，各二錢 石膏 八錢

水煎麻黃去沫，次入羣藥煎服。

按太陽寒邪雖從汗解，然肺邪未盡，所以喘仍不止，故用麻黃發肺邪，杏仁下

肺氣，甘草緩肺急，石膏清肺熱，即以治足太陽之藥，通治手太陰也。倘誤行桂枝湯，以致壅塞肺氣而吐癰膿，則桔梗杏仁煎可用也。太陽傷寒，誤下作喘，亦用此方。

葛根黃連黃芩湯 太陽病誤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脈數而止曰促。用葛根者，

專主陽明之表。喘而汗出者，此方主之。

葛根 四錢 黃連 三錢 黃芩 甘草炙，各二錢

水煎溫服。

喘而汗出者，因喘而汗出也，即裏熱氣逆所致。與此湯以葛根散表邪，以芩、連清裏熱，則喘息汗停而利亦止矣。

五味子湯 治喘而脈伏，及寒熱而厥，昏瞶無脈者。

五味子 十五粒，槌碎核 麥冬 去心 陳皮 各二錢 人參 杏仁 去皮尖，各一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二枚，劈

水煎溫服。

蘇陳九寶湯 治暴感風寒，脈浮無汗而喘，並老幼素有喘急，遇寒喧不節，發則連綿不已，咳嗽哮喘夜不能臥者。

桑白皮 蜜炙 大腹皮 製淨 陳皮 蘇葉 薄荷 麻黃 杏仁 泡，去皮尖 桂枝 去粗皮

甘草生，各一錢 烏梅一枚 生薑一錢

水煎溫服。

十棗湯 太陽中風，有頭痛發熱等證。

（下）不利大便小便皆不利也。嘔逆，水飲停著於內。表解者，

乃可攻之。先用桂枝解表，而後攻裏。

其人漿漿汗出，邪從汗出，表解一驗。發（作）熱有時，此邪

熱外溢也。頭痛，胃氣上逆，此裏未和者。

心下痞硬滿，引脇下痛，留飲在膈，溢於兩脇，此裏未和者

二。乾嘔短氣，伏飲上逆，射於肺中，此裏未和者。汗出不惡寒者，表解一驗。此表解裏未和也，

此方主之。此表邪已散，而種種裏證未平，彰明較著如此，然後用此湯以逐飲攻水也。

按雖有發熱頭痛，心下痞硬滿，引脇痛，乾嘔短氣諸證，乃內邪所結之本證，

裏未和也，不得以表證名之。傷寒中亦有有表證無表邪者，何況溫病。

甘遂麵包煨，去心 紫大戟出洪山者佳，醋炒 芫花醋炒

三味等分，爲末聽用，大棗十枚劈，水二盅，煎取湯一盅，調上三味藥末，強人

一錢，弱人五分，溫服。如未下，明日加五分，再調服。利後糜粥自養。

按下利嘔逆句之下字，當是不字。若是下字，豈有上嘔下利，而用十棗湯峻

劑攻之之理乎？惟大便秘利，痞硬滿痛，始屬裏病；小便不利，嘔逆短氣，始屬

飲病，乃可峻攻。發作有時句之作字，當是熱字，始與太陽陽邪熱飲相合，若無

熱〔一〕汗出，乃少陰陰邪寒飲，真武湯證也，皆當改之。此湯與大陷胸湯相倣。傷寒種種下法，咸爲胃實而設，今證在胸脇而不在胃，則蕩滌腸胃之藥無所取矣。故用芫花之辛以逐飲，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並賴大棗之甘以運脾而助諸藥，祛水飲於膈脇之間，乃下劑中之變法也。愚按開後人濕熱生痰無窮之法門，此方是也。

去芫花加白芥子，等分爲末，薑汁煮棗肉爲丸，名控涎丹。

李時珍曰：痰涎爲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人心則迷成癲癇，人肺則塞竅爲咳喘背冷，人肝則脇痛乾嘔，寒熱往來，人經絡則麻痺疼痛，人筋骨則牽引隱痛，人皮肉則癰癰、癰腫。陳無擇並以控涎丹主之，殊有奇效。此乃治痰之本。痰之本水也，濕也，得火與氣則結爲痰。甘遂能泄經絡水濕，大戟能泄藏府水濕，白芥子能散皮裏膜外痰飲，生薑、大棗利氣通經，健運脾土以固本，惟善用者乃能收奇功也。

茯苓甘草湯 水氣乘心，振寒，厥而心下悸者，火畏水故心下動也。先治其水，却治其厥。

及太陽傷寒表虛汗出而不渴者，並此方主之。此乃利水解表，而兼和中之藥也。如太陽傷寒汗出而渴者，又宜五苓散。

注〔一〕熱 原作「熱」，據湘本、掃本改。

白茯苓三錢 桂枝三錢 甘草炙，錢半 生薑三錢
水煎溫服。

橘皮竹茹湯 治傷寒胃虛有熱呃逆，或因吐利之故。並治久病虛熱，或吐、利後胃虛嘔逆不止。

橘皮二錢 竹茹二錢 人參 甘草炙，各一錢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一方有半夏、赤茯苓、麥冬、枇杷葉。

胃火上衝，肝膽之火助之，肺金之氣不得下降，故呃逆嘔噦。竹茹、麥冬、枇杷葉皆能清金和胃，肺金清則肝木亦平矣。二陳降痰逆，赤苓降心火，生薑嘔家聖藥，久病虛羸，故以參、草、大棗扶其胃氣，而諸證自退也。一方用硫磺、乳香等分，酒煎嗅之，不論虛實寒熱皆效。

汪訥菴曰：此證有因胃熱失下者，有因火鬱者，有因血瘀者，有因氣滯者，有因痰阻者，皆屬實；有因下後胃虛者，有因中氣不足者，有因下元虛損陰火上衝者，皆屬虛。寒熱虛實，要在臨證活法耳，不可造次。呃在中焦穀氣不通，其聲短小，得食則發；呃在下焦真氣不足，其聲長大，不食亦然，此為辨也。

橘皮乾薑湯 治胃寒呃逆，脈微細者。

橘皮 乾薑 肉桂去粗 通草 甘草炙，各二錢 人參七分
水煎溫服。

丁香柿蒂散 治久病呃逆，因下寒者。古方以此湯治呃逆，雖病本於寒，然亦有火也。

丁香 柿蒂各二錢 人參一錢 生薑三錢
水煎溫服。一方去人參，加竹茹、橘紅。一方去人參，合二陳湯加良薑，俱治同。

此足陽明少陰藥也。丁香泄肺溫胃而暖腎，生薑去痰開鬱而散寒，柿蒂苦瀉降氣，人參補助真元，使得展布也。

滌痰湯 治膈間痰閉呃逆者。

栝蘆搗爛，五錢 膽星 半夏各一錢 橘紅一錢五分 茯苓 枳實麸炒 黃芩 黃連 石
菖蒲 竹茹各一錢 甘草炙，五分 生薑三錢

水煎溫服。如痰閉呃甚者，用白礬一兩，水二盅煎一盅，人蜜三匙，少煎溫服即吐。如不吐，飲熱水一小盞，未有不吐者，吐後呃即止。

理中安虬散 治胃寒虬厥。

人參一錢 白朮上炒 茯苓 乾薑炒，各一錢五分 川椒十四粒 烏梅三枚，槌碎

水煎溫服。

烏梅丸 蚘厥者當吐蚘。今病者靜而復時煩，（此）非爲藏寒。時靜時煩，非比藏寒，無暫時安。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即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當自吐蚘，此方主之。
按此爲藏寒句之此字，應是非字，若是此字，便是藏厥，與辨蚘厥之義不屬，當改之。

烏梅 三十枚 黃連 兩六錢 乾薑 兩 附子 炮 桂枝 細辛 黃蘗 鹽水炒 人參 各六錢

當歸 川椒 炒去汗，各四錢

爲末，醋浸烏梅去核，飯上蒸〔一〕熟，合藥末加煉蜜杵丸，每服二錢，白飲送下。
程郊倩曰：名曰安蚘，實是安胃。故仲景云並主久痢。痢本濕熱，得苦則堅，得酸則斂，故亦通治。若陽厥吐蚘，入口即斃，又何論溫病乎？

麻黃升麻湯 傷寒六七日大下後，邪傳厥陰誤下。手足厥逆，陽氣內陷。寸脈沉遲，遲爲寒也。

尺脈不至，尺伏誤下脫陰。咽喉不利，吐膿血，肝脈循喉，餘邪上壅；又注肺金，熱甚生癰。泄利，

不止者，爲難治。陰氣欲脫而不得回，故曰難治。此方主之。散表寒清裏熱，亦兩解之變方也。

麻黃 去節，三錢 升麻 錢五分 當歸 錢五分 石膏 二錢 知母 一錢 黃芩 一錢 萎蕤 一錢

白朮 五分 茯苓 五分 白芍 五分 天冬 五分 桂枝 五分 乾薑 五分 甘草 五分

注〔一〕蒸 原作「熏」，據湘本、醉云軒本改。

水煎麻黃沸去上沫，再入羣藥煎服，連進二三劑，覆取汗出，則邪氣散而咽清利止矣。

赤石脂禹餘糧湯 論曰：自利不止下脫，此利在下焦，此方主之。

赤石脂 禹餘糧 各二兩

水煎溫服。如服後利仍不止，當利其小便，與豬苓湯。是乃膀胱不滲，一利小便，而利自止矣。

《傷寒論》曰：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以理中湯與之，利益甚。蓋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焦也，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長沙製方審於上下如此，取效自易耳。薛氏曰：一人以命門火衰而下利，令服桂、附、五味、吳茱、肉蔻、故紙之類，不信，服補中益氣湯而斃。此正利在下焦止補中焦而致敗也。噫！後人之千方萬論，孰有不出長沙者哉。

桂枝去（桂）芍加茯苓白朮湯 太陽風寒，服桂枝湯，獨治風而寒固在。而或下之，表未除而

誤攻裏。仍頭項〔一〕強痛，表邪未去。翕翕發熱，風寒勝則熱。無汗，寒勝則乾。心下滿微痛，邪

氣乘虛入裏，挾〔二〕涎飲作滿痛。小便不利者，水不下行。此方主之。按去桂應是去芍藥，若去桂加苓、朮，

注〔一〕項 原作「頂」，據醉云軒本改。

〔二〕挾 原作「狹」，據掃本改。

並無辛甘走榮衛之藥，何以治仍頭痛發熱，心下滿痛之表證乎？當改之。

桂枝 白茯苓 白朮上炒，各三錢 甘草炙，二錢 生薑三錢 大棗二枚 白芍

長流水煎，連服則裏氣實，小水利，外邪解矣。

玉泉散 治陽明內熱煩渴，頭痛牙痛，二便閉結，斑疹發黃，熱痰喘嗽等證。

生石膏六兩 粉甘草兩

爲末，新汲水或熱湯，或人參湯，調下三錢，加朱砂三錢亦妙。

六一散 治溫病及中暑，身熱煩渴，小便不利者。

桂府滑石研末，水飛曬乾，六兩 粉甘草爲末，一兩

合研勻，每服三錢，新汲水或冷飲調下三錢。加朱砂三錢取其清心，加青黛三錢

取其涼肝，加薄荷三錢取其散肺也。

《直格》曰：此散是寒涼解散鬱熱，設病不解，多服無損，但有益耳。又曰傷寒當汗則不可下，當下則不可汗，且如誤服此散，則汗自不出，而裏熱亦自有效〔一〕，亦有裏熱便得宣通而愈者。或邪在半表半裏，可和解而不可汗下者，若服此散多愈，即不愈亦減。按河間云，六一散有益無損。大抵是溫病耳，其鬱熱自內而達於外，

注〔一〕自有效 《傷寒直格·論方》益元散條作「獲不效」。

故宜寒涼蕩滌其熱，至於正傷寒還須參之脈證，不可輕投。

桂枝甘草湯

太陽病發汗過多，汗爲心液，多則心虛。又手自冒心，動惕不寧，怔忡無主。心下悸

欲得按者，心虛故欲按也。此方主之。並治太陽病小便自利，飲水多必心下悸。如小便

少者，必苦裏急，裏急者，膀胱不行水故也，宜五苓散。

桂枝 三錢

甘草 炙，一錢五分

甘瀾〔一〕水水揚萬遍而面有沸珠。煎，溫服。

桂枝加附桂湯

太陽傷寒，寸口脈浮而大，右手關前一分爲寸口，主候五藏之氣。浮則爲風，大

爲陰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其證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此方主之。

桂枝 三錢

白芍 三錢

甘草 炙，二錢

附子 生

肉桂 去粗，各一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二枚

水煎溫服，覆取微汗。

喻嘉言曰：仲景之圓機活法，即陽旦陰旦二湯，已妙不可言。陽旦者，天日清

明，春夏溫暖之稱也；陰旦者，風雨晦冥，秋冬寒涼之稱也。桂枝湯加黃芩名曰陽旦，加肉桂名曰陰旦，後人不識此義耳。即如此證，《傷寒論》一曰與桂枝湯，此

注〔一〕瀾原作「瀾」，據湘本改。

誤也。又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即是按用桂枝湯加黃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蓋寒邪在裏，用桂枝湯以治其表，則陽愈虛，加黃芩以助其陰，則陰愈無制，故仲景即行陰旦湯之法，以救其失。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耶。恐陰旦不足，更加附子以溫經，即咽中乾，陽明內結，譫語煩亂，渾不爲意，且重飲甘草乾薑湯，以俟夜半陽回足熱，後果如其言，豈非先有所試乎。惟陽旦湯入口而便厥，未幾即以桂、附、乾薑尾其後，固知厥必不久，所以可斷云夜半兩足當熱。況咽乾譫語，則津液亦爲辛熱所耗，故少與承氣以和胃而止其譫，多則爲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之，復加燒鍼，則陽之虛者必至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至於犯上，四逆湯以回其陽而恐不足，況可兼陰以爲治乎？蓋傷寒以陽爲主，陰進則陽虧矣。若溫病陽邪亢閉，陰先受傷，治法又當滋陰以瀉陽也，豈可與傷寒並論哉。甘草乾薑湯 少陰病，小便色白，吐逆而渴，動氣，下之反劇，身雖有熱，反欲踰卧 此方主之。

甘草 炙，四錢 乾薑 炮，二錢

水煎溫服。

此即四逆湯去附子也。辛甘合用，專復胸中之陽氣。其夾食夾飲，面赤足厥，

發熱喘咳，腹痛便滑，內外合邪，難於發散，或寒冷傷胃，不便參、朮者，並宜服之，真胃虛挾寒之聖藥也。

芍藥甘草湯 婦人傷寒，汗解表除，熱入血室，經水過多，無實滿者，與雜病水尅脾土，陰陽血氣不和而痛，並此方主之。

白芍 酒〔二〕炒，四錢 甘草 炙，四錢或二錢

水煎溫服。

虞天民曰：白芍不惟治血虛，大能行氣。腹痛者榮氣不和，逆於肉裏，得白芍之酸苦，行其榮氣；又以甘草之甘緩，和其逆氣，此不治之治，正所以深治之也。

本方加炮附子一錢五分，名芍藥甘草附子湯。治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白芍斂陰於內，附子復陽於外，甘草和其陰陽，而諸病自解矣。發汗後不惡寒但惡熱者，實也，與調胃承氣湯和之。按發汗病不解句之不字，衍文也。發汗病不解則當惡寒，何謂反？

惟病解惡寒始可謂虛，當刪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太陽病發汗過多，臍下悸者，欲發奔豚，此方主之。汗多心液

耗散，腎乘心虛上凌而尅之，故動惕於臍間。

注〔一〕酒 掃本、德本作「醋」。

白茯苓 六錢 桂枝 三錢 甘草 炙，一錢五分 大棗 三枚，擘

甘瀾〔二〕水煎，溫服。

茯苓淡滲伐腎以散水蓄，甘草益氣和中以補陽虛，桂枝走陰降腎禦奔豚之未至，大棗益脾助上制奔豚之上衝。

生地黄連湯 治男婦血風證。此去血過多，因而燥涸，循衣撮空，錯語失神，脈弦浮而虛者。加人參二錢更妙。陽生陰長之意也。

生地 酒浸 當歸 酒蒸 白芍 酒炒 川芎 各二錢五分 黃連 酒炒 梔子 薑汁炒黑 黃芩 酒炒，各

一錢 防風 酒潤，一錢五分

水煎溫服。脈實加大黃 酒浸。

陶氏曰：大承氣湯氣藥也，自外而之內者用之；生地黄連湯血藥也，自內而之外者用之。氣血合病，循衣抹牀證同。自氣之血，血而復之氣者，大承氣湯主之。自血之氣，氣而復之血者，生地黄連湯主之。二者俱不大便，此是承氣湯對子。又與三黃石膏湯相表裏，皆二焦包絡熾火之用〔一〕也，病既危急，只得以此降血中之伏火耳。《綱目》曰：四物湯與桂枝、麻黃、葛根、柴胡、青龍、白虎、涼膈、承氣、

注〔一〕瀾 原作「瀾」，據湘本改。

〔二〕用 原作「病」，諸本同。據《傷寒瑣言·諸方》生地黄連湯方改。

理中、四逆、吳茱萸、附子等湯，皆可做各半湯服之。此易老用藥之大略也。

茯苓四逆湯 汗下後煩躁不得眠，此方主之。

白茯苓三錢 人參 乾薑 附子生 甘草炙，各一錢

水煎溫服。去茯苓名四味回陽飲，治元陽虛脫。再加熱地、當歸名六味回陽飲，治陰陽虛脫。

按煩出於心，用茯苓以養心；躁發於腎，用乾薑以潤腎；固表生津，用人參以益虛；溫裏散寒，用附子以回陽；和中緩急，用甘草以安胃也。

導赤散

生地黃 木通各三錢 淡竹葉 甘草梢各一錢

水煎溫服。

導赤瀉心各半湯 治越經證，脈浮沉俱有力者。

黃連酒洗 黃芩酒洗 梔子薑汁炒黑 知母鹽酒拌炒 犀角鎊磨汁另入 人參 麥冬 茯

神去木 甘草生，各二錢 滑石二錢 燈心三分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知母麻黃湯 治傷寒汗出不徹後證。前論中已辨明。

知母 二錢 黃芩 酒洗 麻黃 去節 桂枝 白芍 甘草 炙，各一錢

水煎溫服。詳證加酒炒黃連一錢尤妙。

黃連犀角湯 狐惑病，咽乾聲啞，此方主之。

黃連 酒炒，二錢 犀角 鎊二錢，磨汁另入 烏梅 三枚 木香 三分，磨汁

水煎黃連、烏梅去渣，入犀角汁、木香汁和服。

雄黃銳丸 治狐惑蟲蝕藏。

雄黃 黃連 苦參 桃仁 青箱子 各等分

爲末，以艾汁丸，如棗核樣，棉裹入穀道中。

百合地黃湯 治百合病，不經汗吐下，病形如初者。

百合 七個，劈破，以泉水浸洗去沫，另用泉水五盅煎取一盅半，生地黃 二兩，洗淨，用

泉水 五盅煎取一盅半。

二汁合一處，分二服。大便下惡物如漆，中病即止。不中，再作服。

三甲散 主客交渾病。詳論中。

鼈甲 酥炙 龜甲 酥炙，如無酥，一味並用醋炙，各一錢 穿山甲 土炒黃，五分 白僵蠶 一錢，生用切斷

蟬蛻 五個〔二〕，全 牡蠣粉 五分，咽燥不用 當歸 五分 白芍 酒炒，七分 甘草 五分 麻蟲 三個，

注〔二〕個 原作「分」，諸本同，據前後用藥例改。

搗爛，入酒取汁聽用，其渣與諸藥同煎。

水煎去渣，入蠶蟲汁和服。若素有老瘡，或瘰癧者，加何首烏一錢、懷牛膝一錢，胃弱欲作瀉，宜九蒸九曬。若素有鬱痰者，加川貝母去心一錢。若素有老痰者，加栝蠆搗爛二錢，嘔則勿用。若咽乾作癢者，加知母五分、天花粉五分。若素有內傷瘀血者，倍蠶俗謂上蠶是也。無此物用桃仁泥一錢，乾漆炒烟盡，研五分代之，服後病減七八，漸進調理法可也。

桂枝加附子紅花湯 治婦女傷寒，表虛自汗，身涼，四肢拘急，經水適斷，脈沉而遲者。

桂枝二錢 白芍二錢 甘草炙，一錢 附子炮，八分 紅花七分 生薑二錢
水煎溫服。

黑龍丹 治瘀血沁於心脾，經病百出，危急惡疾，諸藥不效者。並治難產、胞衣不下，及一切瘀血不行之證。

全當歸 生地黃 川芎 五靈脂去砂 良薑各二兩

右五味爲粗末，入砂罐內，紙筋鹽泥封固，炭火煨紅，候冷取出，研爲細末，再入後五味。

百草霜 鄉外人家者佳，五錢 乳香 花蕊石 火煨醋淬七次 生硫黃 琥珀 另研，各二錢

右五味各爲細末，同前五味合研勻，用米醋煮麵糊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以炭火煨藥丸通紅，投生薑自然汁中淬之，或豆淋酒，或童便化下。

《準繩》曰：金華君產七日不食，始言頭痛，痛已心痛又作，既而目睛又痛，更作更止，如刺如割，相去無瞬息間。每頭痛作欲取大石壓之，良久漸定，心痛作則以十指抓壁，血流滿掌，稍定目睛痛又作，則以兩手指剜之，如是十日不已，衆醫無計。偶進黑龍丹半丸，痛苦稍間，中夜再服半丸，寢如平時，至晨下一行約二升許，如蝗子狀，三疾減大半，已刻又下如前，則頓愈矣。

麻仁丸 跌陽脈 在足趺之上。浮而濇，浮爲陽盛，濇爲陰虛。浮則胃氣強，陽盛多熱，則胃氣旺。濇則

小便難或數，陰虛則便難，或不禁則頻矣。浮濇相搏，相合爲病。大便則難，熱傷津液之故。其脾爲

約。胃強則脾弱，不能爲胃行其津液以潤大便，反苦「一」爲胃所約束者。此方主之。

大麻仁 去皮 杏仁 泡去皮，炒「二」 大黃 厚樸 薑汁炒，各一兩 枳實 麩炒 白芍 各五錢

爲末，煉蜜丸，白飲下二錢，連服漸加，以和爲度。

枳實梔子豉湯 病差勞復者，因勞煩熱。此方主之。若有宿食加大黃。本方去豉，加厚

注「一」苦 原作「若」，據醉芸軒本改。

「二」炒 掃本、德本作「尖」。

樸三錢，名梔子厚樸湯。加神麴六錢治食復效。腹脹痛量加大黃。

枳實熱炒 梔子生，各三錢 豆豉五錢

清漿水二盅，入梔、實先煎，後入豆豉，煎服微汗愈。勞熱以汗解。

牡蠣澤瀉散 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此方主之。腰以上屬陽，腰以下屬陰。水，陰物也，

上浸陽界則危矣。

牡蠣粉軟堅行水 澤瀉瀉堅利水 葶藶子炒研，通水道消浮腫 蜀漆散結行水 海藻瀉腎，下十二

水腫 商陸根疏通宿水 栝蒌根各等分，微胃熱而滋土，以利水道。

爲末，白飲調下二錢，日三進，小便利漸愈，不可過。

《金匱》曰：腰以下腫，當利小便，此定法矣。乃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攝水，以致水氣泛溢，用此散峻攻，何反不顧其虛耶？抑知正因水勢未犯半身以上，急驅其水，所全甚大。設用輕劑則陰水必襲人陽界，驅之無及。可見活人之事，迂疎輩必不能動中機宜。庸工遇大病後，悉行溫補脾土，自以爲善，孰知其爲鹵莽滅裂〔一〕哉。大營煎 治男子真陰精血虧損，及婦人經遲血少，或腰膝筋骨疼痛，或虛寒心腹疼痛者。

注〔一〕鹵莽滅裂 猶處事草率莽撞也。《莊子·則陽》：「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成玄

英疏：「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熟地 三、五、七錢 當歸 二、三、五錢 枸杞 二錢 杜仲 鹽炒，二錢 牛膝 錢半 肉桂 一錢 甘草 炙，二錢

水煎溫服。如寒滯在經，氣血不能流通，筋骨疼痛之甚，必加製附子一、二錢方妙。中氣虛寒嘔惡者，加乾薑炒一、二錢；營虛於上，而爲驚恐怔忡不眠多汗者，加酸棗仁炒研、茯神各二錢；帶濁腹痛者，加故紙鹽炒一錢；氣虛有痛者，加香附米二錢以行之；陽衰氣虛者，加人參二錢以補之。

五苓散 太陽膀胱本熱，小便不利，發熱口渴，脈浮者，此方主之。脈浮爲表證仍在，便秘熱渴爲府證已急，用此兩解表裏。

澤瀉 一錢五分 猪苓 茯苓 白朮土炒，各一錢半 桂枝 一錢

水煎溫服。合小柴胡湯名柴苓湯。

汪訥菴曰：猪苓湯瀉熱勝，故用滑石，五苓散瀉濕勝，故用桂、朮。但傷寒太陽宜五苓，陽明宜猪苓。

《傷寒論》曰：太陽病發汗後，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主之。又曰：多飲暖水汗出愈。成氏註曰：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脈浮者表未解也。微熱消渴者，熱未成實，上焦燥也，與五苓散，生津液和表裏，乃兩解之藥也。今之知用

桂枝者少矣，殊不知兼治表邪，必用桂枝；專用利水，則宜肉桂，以肉桂辛熱，能引諸藥直達熱邪蓄結之處。故澤瀉味鹹，所以瀉腎止渴也。二苓味淡，所以滲水滌飲也。白朮味甘，所以補脾逐濕也。兼以肉桂有化氣之功。《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濁陰既出下竅，則清陽自出上竅。又熱隨溺而洩，發熱口渴之證，不治自愈。

解毒承氣湯 溫病三焦大〔二〕熱，痞滿燥實，譫語狂亂不識人，熱結傍流，循衣抹床，舌捲囊縮，及瓜瓢、疔瘡溫，上爲癰膿，下血如豚肝等證，厥逆脈沉伏者，此方主之。加栝蘆一個，半夏二錢，名陷胸承氣湯，治胸滿兼有上證者。

白殭蠶 酒炒，三錢

蟬蛻 全，十個

黃連 一錢

黃芩 一錢

黃蘗 一錢

梔子 一錢

枳實 麸炒，

二錢五分

厚樸 薑汁炒，五錢

大黃 酒洗，五錢

芒硝 三錢，另入。甚至痞滿燥實堅結非常，大黃加至兩

餘，芒硝加至五、七錢始動者，又當知之。

按此乃溫病要藥也。然非厥逆脈伏，大熱大實，及熱結傍流，舌捲囊縮，循衣抹床等證，見之真而守之定，不可輕投。予用此方，救壞證、危證、大證而愈者甚衆。虛極加人參二錢五分，如無參用熟地黃一兩、歸身七錢、山藥五錢，煎湯人前

注〔一〕大 原作「太」，據湘本改。

藥煎服，亦素有奇驗。《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之以苦，此方是也。加人參取陽生陰長，所謂無陽則陰無以生。加熟地等取血旺氣亦不陷，所謂無陰則陽無以化，其理一也。

猪苓湯 陽明病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少陰病下利，咳〔一〕而嘔渴，心煩不眠，並此方主之。通治濕熱黃疸〔二〕，口渴便赤。

猪苓 滲下焦蓄水。

茯苓 引肺氣而右降。

澤瀉 鹹以助腎行水。

滑石 滑以利竅通淋。

阿膠 滋腎水

乾枯，各二錢

水煎上四味，去渣，入阿膠烱化，溫服。

桂枝加厚樸杏仁湯 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也，此方主之。

桂枝 三錢

白芍 三錢

甘草 二錢

厚樸 二錢

杏仁 一錢

生薑 三錢

大棗 二個

水煎溫服。

此太陽中風，誤下作喘之治法也。其太陽傷寒，誤下作喘，用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乃天造地設兩不易之良方。凡下後利不止，而加上氣喘急者，乃上爭下奪之象。但驟病之人，中氣足供上下之用，邪盡而喘利自止。若中氣素餒，加以上下交

注〔一〕咳 原作「痰」，據湘本及《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改。

〔二〕疸 原作「疸」，據湘本、德本改。

征，立盡之數矣。此證不云下利，但云微喘，表不解，則是表邪因誤下上逆，與虛證不同，故仍用桂枝湯以解表，加厚樸、杏仁以利氣，亦徹裏之意也。

梔子檨皮湯 傷寒身熱濕熱鬱於肌表，發黃者，此方主之。

梔子 三錢 黃檨 三錢 （甘草）茵陳蒿 三錢

水煎溫服。按此方之甘草三錢無著，應是茵陳蒿，必傳寫之訛也，當改之。

麻黃連軹赤小豆湯 傷寒瘀熱在（裏）表，身必發黃，此方主之。按瘀熱在裏之裏字，應是

表字，若是裏字，豈熱在裏而藥反治其表哉？當改之。

麻黃 三錢 連軹 三錢 赤小豆 五錢 生梓白皮 五錢 杏仁 一錢 甘草 炙，一錢 生薑 二錢

大棗 二枚

連軹，乃連翹根也。水煎麻黃去沫，入羣藥煎服。

金沸草散 治感冒風寒，咳嗽多痰，頭目昏痛，身熱鼻塞聲重。風熱上壅，故生痰作嗽，荆

芥解肌散風，前胡（二）消痰降氣，半夏燥痰散逆，甘草發散緩中，細辛溫經，茯苓利濕，赤則入血分，而瀉丙丁也。

金沸草 去蒂，二錢 荆芥穗 三錢 前胡 二錢 半夏 一錢 赤茯苓 一錢半 細辛 一錢 甘草 炙，

七分 生薑 二錢 大棗 二枚

注（一）胡 原作「旋」，據掃本、德本、醉芸軒本及本方藥物組成改。

水煎溫服。《局方》無細辛、茯苓，有麻黃、赤芍。熱加柴胡、黃芩，痞悶加桔梗、枳殼，頭痛加川芎、白〔〕芷。

《準繩》曰：人止知此散治風寒咳嗽，及加杏仁、五味子治諸咳嗽皆效，獨未知用之治舌腫牙痛。辛未，有人舌腫滿塞，粥藥不入，危甚，煎此散乘熱以紙籠熏之，遂愈，況服之乎！《三因》亦云：一婦人舌腫牙痛，口頰皆腫，以此散大劑煎湯，熏漱而愈。

地榆散 治傷寒溫病熱毒不解，日晡壯熱，腹痛，便利膿血甚如爛瓜肉屋漏水者。

地榆二錢 當歸四錢 白芍四錢 黃芩 黃連 梔子炒黑 犀角鎔磨汁，各二錢 薤白四錢

水煎去渣，入犀汁冷服。

桃花湯 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及少陰下利，便膿血，腹不痛者，並此方主之。

赤石脂煨，二兩 乾薑二錢四分 粳米五錢

水煎米熟去渣，再調赤石脂末二錢，溫服。

桂枝加桂湯 即陰旦湯

主太陽中風，燒鍼令出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

注〔一〕白 原作「血」，據掃本、湘本改。

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更加桂。本方去桂，加黃芩即陽旦湯。

桂枝二錢 白芍二錢 桂四錢，去粗 甘草一錢二分 生薑二錢 大棗二枚

水煎溫服。

喻氏曰：奔豚者腎邪也。腎邪一動，勢必自少腹上逆而衝心，狀若豕突，以北方亥位屬猪故也。腎邪惟桂能伐之，所以加桂一倍於桂枝湯中，外解風邪，內泄陰氣也。嘗即此例推之，凡傷寒發表，誤入寒藥，服後反加壯熱，膚起赤塊，畏寒腹痛，氣逆而喘，或出汗時覆蓋未周，被風寒復侵，紅腫喘逆，其證同者，用此方良驗。一婦病風寒外感，服表藥後，忽面若裝赤，散髮叫喘，雙手上揚，予知其少腹作奔豚也，服此方頃之即定。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少陰病，得之二三日，但欲寐無裏證者，此方主之。

麻黃二錢 附子一錢 甘草炙，二錢

水煎麻黃去沫，再入二味煎服，微發汗則愈。

此少陰病無裏證者，知表邪未悉〔二〕併陰也，故以附子溫少陰之藏寒，甘草和表

注〔二〕悉原作「患」，據掃本、德本及醉芸軒本改。湘本作「盡」。

裏之陰陽，麻黃發未盡之傳邪，而病斯痊矣。不然，大汗淋漓，則陽氣愈虛而陰邪愈盛，故戒之曰微發汗。

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一〕 少陰病下利，藏寒不瀉則下利，水性趨下故也。脈微者，陽虛也。與白通湯。利不止，用方切當，若猶不止。厥冷無脈，脈微而至於絕。乾嘔煩者，陽爲陰拒而不能入也。此方主之。反佐以和之也。服湯後脈暴出者死，陽欲熾而忽焰，勢必成灰。微續者生。氣漸回而微續，機有更生。去人尿、膽汁，名白通湯。

葱白二莖 乾薑三錢 附子生，三錢 人尿一小杯 猪膽汁三茶匙

水煎去渣，人人尿、膽汁，和勻溫服。如無膽汁，亦可用。

葱白通陽接陰，有升發之能；乾薑健脾煖胃，有化穀之長；附子溫中散寒，有回陽之善；人尿、膽汁性寒而續真陰，引薑、附而爲肝腎之嚮導。起死回生之方，造化神工之妙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風多寒少也。脈微弱者，微爲陽虛，弱爲陰虛也。此無陽也。不可發汗，此方主之。風多用桂枝二以解之，寒少用越婢一以發之。

桂枝 芍藥 甘草 麻黃各二錢五分 石膏三錢二分 生薑四錢二分 大棗一枚，劈

注〔一〕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作「白通加猪膽汁湯」。

水煎麻黃去沫，入羣藥煎服。

即此一方，知仲景酌量脈證，毫釐不差。因風多寒少，故用桂枝二以解之，越婢一以發之也。後世醫家，那得窺其萬一。

八正散 治濕熱下注，口渴咽乾，淋痛尿血，小腹急滿者。

木通 車前子妙研 瞿麥 梔子 大黃 滑石 扁蓄 甘草梢各等分 燈心一團

水煎溫服。一方有木香。

通、麥、燈心降心火，入小腸；車前清肝火，入膀胱；梔子瀉三焦鬱火；大黃、滑石，又瀉火和水之捷藥；扁蓄利便通淋；草梢入莖止痛。雖治下焦，而不專於治下，必三焦通利，水乃下行也。

太平圓酒 溫病愈後，元神未復，腰脚無力，渾身酸軟者，此方主之。

糯米酒糟曬乾，炒黃色，爲末。 二兩四錢，主溫中消食，除冷氣，殺腥，去草菜毒，潤

皮膚，調藏府，和血行氣止痛。紅麴陳久者佳，炒黃黑，爲末。 二兩四錢，主健

脾消食，養陰滋血。六神麴陳久者佳，炒黃黑，爲末。 四兩八錢，主健脾養胃，

化穀消食。小麥麴陳麥麴佳，去淨麴筋，曬乾，炒黑色，爲末。 四兩八錢，主天行溫毒，

熱極發狂，發斑疹大渴者。又主調中養氣，健人生力，助五藏，除煩悶，

利小腸。麥乃養心之穀，屬火。而麩則能退心熱與胸膈之熱，蓋取同氣相求，亦從治之意也。

白殭蠶 白而直者，黃酒炒黃褐色，爲末。 八錢，全蟬蛻 去土，爲末。 四錢。二味前已註明。加枳殼、木通治食滯飽悶，服散亦妙。

右六味合研勻，水丸。每服一兩，以冷黃酒三兩，調蜜一兩送下，隔五日如法再服，如是三次。開胃進食，健人生力，只十餘日仍如無病一般，因名其方爲太平圓酒。

升麻鼈甲湯

升麻 甘草 各一兩
鼈甲 酥炙 當歸 蜀椒 炒去汗，各五錢 雄黃 研，一錢五分
水六盅，煎二盅，分二次連服之，老小再服，取汗愈。

玉樞丹

一名紫金錠

專治暴中雜氣病，昏暈欲倒，如霍亂吐瀉，攪腸痧，背筋脹，心腹痛脹，諸般危證；並一切山嵐瘴氣，水土不服，解諸毒，療諸瘡，利關竅，通百病，奇效不可殫述。

山茨菇 洪山出者，洗去毛皮，焙，二兩

川文蛤

一名五倍子，製淨槌破，焙，二兩

紅芽大戟

去淨骨，

焙，一兩五錢

千金子

一名續隨子，用鮮者，去殼去油，一兩

朱砂

有神氣者，研末，三錢

明雄黃鮮紅

大塊者，研末，三錢

麝陳淨皮毛乾者，研末，三錢

右七味，稱準，合研勻於細石臼內，漸加糯米濃飲調和，燥濕得宜，杵千餘，以光潤爲度，每錠重一錢。每服一錠，病重者連服二錠，取通利後，以溫粥補之。

一治一切飲食藥毒蠱毒，及喫自死牛、馬、猪、羊等肉，菌中毒，並山嵐瘴氣，烟霧惡毒等證。昏亂猝倒，或生異形之狀，悉用涼水磨服。

一治陰陽二毒，瘟疫痧脹，或狂言亂語，或胸腹腫痛，並喉痺咽腫，俱用薄荷湯待冷磨服。

一治癰疽發背，對口天泡，無名腫毒，蛀節紅絲等疔，諸惡等瘡，諸風癰疹，久痔紅腫，及楊梅結毒，俱用無灰酒磨服。外用涼水磨塗，日夜數次，覺癢即消，潰爛者亦可少減。

一治男婦急病，癡邪奔走叫號，失心狂亂，羊兒猪癲等風，俱用石菖蒲煎湯磨服。

一治心胃痛，及諸般氣痛，及諸般血痛，並赤白痢，泄瀉急痛，霍亂絞腸之類，俱用薑湯磨服。

一治中氣、中風、中痰，口眼歪邪，牙關緊急，語言蹇澀，筋脈〔一〕攣縮，骨節風腫，遍身疼痛，行步艱難等證，用酒磨，頓熱服之。

一治風犬毒蛇，澗溪諸蟲傷人，及注徧身毒氣人裏，命在旦夕，俱用酒磨服。外以水磨塗之，再服葱湯汗出愈。

一治年深日久，頭脹頭痛，偏正頭風，及溫病後毒氣攻注腦門作脹者，俱用葱、酒磨服，仍磨塗太陽穴上。

一治小兒急驚風，五疳，五痢，黃疸，俱用薄荷湯磨，加蜜調服。

一治小兒遺毒，生下百日內皮塌肉爛，穀道眼眶損者，凉水磨服，並磨塗。

撥正散 專治雜氣爲病，陰陽毒，痧脹及一切無名惡證，並食厥、痰厥、氣厥皆驗。

藁撥 雄黃

精爲上

火硝

各一錢

冰片

麝各五釐

右爲細末，男左女右，以筒吹入鼻中即甦。

半夏散及湯

半夏 桂枝 甘草

炙，各等分

爲末，白飲調服一錢五分，日三次。如不能服散，以水二盅，煮五六沸，人散

注〔一〕脈 原作「服」，據掃本、湘本改。

一兩，再煮四五沸，冷，徐嚥之。

苦酒湯

半夏爲末，一錢 苦酒

以雞子一個，去黃，入半夏、苦酒於殼內，置鐵環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渣，少少嚥下，不瘥，再作三劑服之。

豬膚湯

豬毛下附皮薄黑肉 一斤

以水四碗，煮取二碗，去渣，入白蜜二兩，白粉一兩，熬香，和相得，溫分三服。

當歸導滯湯

當歸二兩 白芍二兩 萊菔子四錢 車前子炒研 枳殼麩炒 檳榔 甘草炙，各二錢
水煎，入蜜溫服。看後加味最妙。紅痢加桃仁。

此方之奇妙，全在當歸、白芍。蓋泄瀉最忌當歸之滑，而痢疾最喜其滑也；白芍味酸，入肝以和木，使木不侵脾土；枳殼、檳榔消逐濕熱之邪，車前分利其水濕，而又不耗真陰之氣；萊菔辛辣，除熱去濕，又能上下通達，消食利氣，使氣行於血

分之中，助歸、芍以生新血，而蕩滌其瘀血也；加甘草、蜂蜜以和中，則又無過烈之患。奏功之神奇，實有妙理耳。熱加黃連二錢，黃芩二錢，日夜無度，或裏急後重之甚者，再加大黃、木香；溫病後痢疾，加白殭蠶、蟬蛻。

芳香飲 溫病多頭痛身痛，心痛脇痛，嘔吐黃痰，口流濁水，涎如紅汁，腹如圓箕，手足搐搦，身發斑疹，頭腫舌爛，咽喉痺塞等證，此雖怪怪奇奇，不可名狀，皆因肺胃火毒不宜，鬱而成之耳。治法急宜大清大瀉之。但有氣血損傷之人，遽用大寒大苦之劑，恐火轉閉塞而不達，是害之也，此方主之。其名芳香者，以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重滌穢也。

元參一兩 白茯苓五錢 石膏五錢 蟬蛻全，十二個 白殭蠶酒「一」炒，三錢 荊芥三錢 天

花粉三錢 神麴炒，三錢 苦參三錢 黃芩二錢 陳皮一錢 甘草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冷服。

三和湯 加減生化、小柴胡、小清涼三方而一之。治產後溫病，大熱神昏，四肢厥逆，譫語或不語等證。若發狂燥結，量加大黃、芒硝。《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之以苦。又曰：有病則病當之是也。

當歸 八錢，酒洗 川芎 三錢 桃仁 不去皮尖，炒研，一錢 紅花 一錢，酒洗 益母草 去老梗，五錢

軟柴胡 四錢 黃芩 三錢 梔子 三錢 粉丹皮 三錢 白殭蠶 酒炒，二錢 蟬蛻 全，十二個 金

銀花 三錢 澤蘭葉 三錢 生甘草 一錢

水煎去渣，入蜜、酒、童便和勻服。

滾痰丸 老痰積飲，怪病百出，此方主之。《準繩》備言之。

川大黃 八兩，酒蒸一次 黃芩 酒洗，八兩 青礞石 火硝煨如金色，一兩 沉香 五錢

爲末，水丸，薑湯送下，量虛實服。《準繩》加百藥煎〔一〕五錢尤妙。

礞石性慄悍，能攻陳積伏匿之痰爲君；大黃蕩熱實，以開下行之路爲臣；黃芩涼心肺，以平僭上之火爲佐；沉香能升降諸氣，以導諸藥爲使也。

文蛤散

文蛤 鹹寒走腎，專於行水，一兩

爲末，沸湯調服二錢。

白散

桔梗 開胸下氣，三錢 川貝母 寬鬱利痰，三錢 巴豆 散寒逐結，炒黑去油爲霜，一錢

注〔一〕煎 原作「尖」，據湘本及《證治準繩·類方》滾痰丸條改。

二味爲末，人巴豆霜，再研勻，白飲和服。強人五六分，弱人減半，在上吐，在下利。不利，進熱粥一杯；過利不止，進冷粥一杯。

加味茵陳蒿湯 通治黃疸。

茵陳 梔子 大黃 各三錢 山藥 二錢 甘草 白朮 猪苓 茯苓 木通 黃芩 黃

檨 生薑 各一錢

水煎溫服。

跋

世嘗謂傷寒家，如戴復菴偏於溫補，劉河間偏於寒瀉，是殆循跡以求，而未深嘗其味者。蓋復菴以傷寒汗下失宜，寒涼太過，始爲熱中，末傳寒中，誠得治傷寒壞病之要訣，而非偏於溫補也。河間以傷寒爲雜病，溫病爲大病，特製雙解、涼膈、三黃石膏表裏兩解，誠得治溫病鬱熱之要訣，而非偏於寒瀉也。各擅其勝，易地則皆然矣。不得要領，而動相非議，又何怪人異其旨，家異其學耶！余才淺學疎，未入閫奧〔一〕，惟是博考先哲議論，零星輻輳〔二〕，詳辨溫病脈證與傷寒大異，病分常氣雜氣，治分氣分血分，與夫陰陽寒熱，表裏虛實，條分縷晰，而理歸一貫，其論證處方，於先哲之隱深者明顯之，詰屈〔三〕者流利之，以就淺近非，故點金成鐵也。將使因證檢書，而求治方者，寒溫補瀉各適其宜，不至多岐而惑，則幸甚。

戊子春栗山瑋書

注〔一〕閫（ken 捆）奧 猶室之深邃處。後用喻學問、事理之精微深奧處。《三國志·魏書·管寧傳》：「升堂入室，究其閫奧。」

〔二〕輻輳（fu cou 幅湊） 車輻湊集于轂上，引申爲聚集，喻人或物集聚之處。《漢書·叔孫通傳》：「四方輻輳。」顏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

〔三〕詰（jie 結）屈 猶曲折彎曲也。曹操《苦寒行》：「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傷寒瘟疫條辨 卷五

傷寒瘟疫條辨卷六

本草類辨

夫藥之為類多矣，治病不求奇，神明存乎其人。右記一百八十八種，一種連及者，又四十四味，分為十二劑。人參之外，非常不用〔二〕，平易之物，用須辨明。俗云，多不如少，少不如好。今人趨利若驚，以膺物欺人者皆是也，當局者不可不慎。再如苦菜、用苗五兩，水十盅煎三盅，分三次連服，治產後腹痛如鉅刺，並腰脚刺痛者。茅根、蘆根、

苧根、艾葉、柳葉、蔭葉、柏葉、茶葉、竹葉、竹茹、槐花、榆皮、大青、小薊、小鹽、化水洗乳癰及癰癰極驗。地錦草、紫地丁、蓼實、旱蓮草、蒺藜、鷄內金、蝸牛、地龍、搗爛，入井水攪清飲之，治溫病大熱狂言，大腹黃疸，隨宜用。並治腎風脚氣。伏龍肝、石灰、百草霜、

敗醬即苦菜也、黑墨、葱、韭、薤、蒜、生薑、大茴、花椒、紅麴、米醋、粳米、糯米、白扁豆、黑豆、赤豆、菉豆、薏苡仁

〔二〕用原作「同」，據文義改。

《金匱》方薏苡仁附子敗醬湯，治腹癰有膿。薏苡仁五錢，附子

錢，敗醬一錢五分，水煎日三服。脂蔴、蓖蔴子、浮麥、麥芽、穀芽、西瓜、甘蔗、荸薺、荔枝、元肉、橄欖、榧子、四物雖非北地上產，亦居家常有之物。白果、棗、梨、桑椹、烏梅、柿乾、柿霜、柿蒂、髮灰、尿鱗、人中黃、五穀蟲、官粉、鐵繡、銅綠、驢洩、馬勃、敗鼓之皮，附記七十四味，隨地皆有，取之甚便，察之甚明，用如其證，效如響應。世多舍近而圖遠，舍易而求難，豈非貴耳賤目乎！

陳茶芽煎 治多年偏正頭風疼。

茶芽

五錢

黑豆

五十粒

燈心

五十寸

金銀花

三錢

元參

蔓荊子

防風

天麻

各一錢

川芎

辛夷花

各五分

外用土茯苓四兩煎湯。取三盅煎服，滓再取二盅煎服，重者不過二劑。

通淋膏 治五淋瀝疼，並小便不通。

地龍

一條

蝸牛

一個

搗，敷臍上即愈。

來復丹

旱蓮草

二斤

地錦草

二斤

煮濃汁去滓，入黑豆四斤，青鹽四兩，汁沒豆一二指，細火攪煮，以汁盡為度，

曬乾。長服滋腎益肝，烏鬚明目，却病延年。

以上數方，至平至易之藥，屢試屢驗，可見治病全不在貴且異者。

補劑類

人參

反藜蘆

味甘微苦，陽中微陰，人手太陰肺，升也。陽氣虛竭者，回之於

暫敗之初；陰血崩潰者，障之於決裂之後。

獨參湯主之。

惟其氣輕而不辛，所以能固

氣；惟其味甘而純正，所以能補血。故凡虛而發熱，虛而自汗，虛而眩暈，虛而困倦，虛而短氣，虛而驚懼，虛而遺泄，虛而瀉痢，虛而頭疼，虛而腹痛，虛而飲食不運，虛而痰涎壅滯，虛而吐血衄血，虛而淋瀝便閉，虛而嘔逆煩躁，虛而下血失氣等證，是皆不可不用者。第以氣血相較，則人參氣味頗輕，而屬陽者多，所以得氣分者十之八，得血分者十之二。總之為氣分之物，而血分亦必不可少，未有氣不生而血能自生者也。

生脈散：人參五分，麥冬、錢、五味子十粒。治夏月火旺燦金，暑淫少氣，汗多口渴，病

危脈絕。蓋心生脈，肺朝百脈，補肺清心，則氣充脈復，轉危為安矣。

故扁鵲曰：損其肺者，益其氣。須

用人參以益之。肺氣既旺，他藏之氣皆旺矣。凡藏府之有氣者，皆能補之。然其性溫，積溫亦能成熱，雖東垣云參、耆為退火之聖藥，丹溪云虛火可補，參、朮之類

是也，此皆言虛火也。而虛火二字，最有關係，最有分解。若內真寒而外現假熱之象，是為真正虛火，非放膽用之不可也。參附湯主之。附減半於參是也。然有一等元陰虧乏，

而邪火燔燄於表裏，神魂躁動，內外乾枯，真正陰虛一證，誰為其非虛火？如過用人參，實能助熱，若節菴云陽旺則陰愈消，《節要》云陰虛火動者不用。又云肺熱還傷肺〔二〕等說固有此理，不可謂其盡非。而李月池輩皆極不然之，恐亦未必然也。夫虛火二字，當分實中有虛，虛中有實，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就證論證，勿以成心而執偏見斯可矣。若龍雷之火，原屬虛火，如巴蜀有火井，投以水則燔，投以火則滅，是即假熱之火，故補陽即消矣。至於亢旱塵飛，赤地千里，得非陽旺陰虛，而可以補陽生陰乎？或曰此正實火也，得寒則已。余曰不然。夫炎暑酷烈，熱令大行，此為實火，非寒莫解。而乾枯燥旱，泉源斷流，是為陰虛，非水莫濟。此實火與陰虛，亦自判然可別。是以陰虛而火不盛者，自可用參為君，若陰虛而火稍盛者，但可用參為佐，若陰虛而火太盛者，則誠有暫避人參，而惟甘寒壯水之劑，庶可收功。

六味地黃湯，大劑濃煎。或人參固本丸：熟地、乾地各二兩，天冬、麥冬、青蒿、枸杞各一兩，人參五錢。為末，煉蜜丸。

蓋天下之理，原有至是。謂之曰陰虛，必當忌參固不可，謂之曰陰虛，必當用參亦不可，要在斟酌病原，適其可，求其當而已。言聞曰人參惡皂角。東垣理脾胃，瀉陰火，人參皂角同

注〔一〕若節菴云……肺熱還傷肺 據引文，節菴疑為節齋之誤，《節要》疑為《集要》，即《本草集要》之誤。

用，是惡而不惡也。人參畏五靈脂，古方療月閉，四物湯加人參、五靈，是畏而不畏也。又吐痰在胸膈，人參、藜蘆同用，而取其涌越，是急其怒性也，此非洞達經權者不能知。

熟地黄

北方純陰，土肥力大，懷慶者佳。

味甘微溫，陰中微陽，氣薄味厚，降也。本草

言手足少陰、厥陰經藥，大補心血，滋培腎水，兼益藏血之經。此論蓋得其大略，而未盡其奧妙。夫地黄產於中洲沃土之鄉，得上氣之最厚者，其色黃，土之色也，其味甘，土之味也，得土之氣味與色，而曰非太陰、陽明之藥，吾不信也。惟是生用性寒，脾胃喜溫，固所宜慎。至於熟則性平，稟至陰之德，氣味純靜，故能補五藏之真陰，而於統血多血之藏為至要，豈非脾胃經藥耶。

仲景八味丸以熟地黄為君，脾胃兼補

也。經云飲食生化而輸於腎。

夫人之所以有生者，氣與血耳。氣主陽而動，血主陰而靜。補

氣以人參為君，而耆、朮為之佐。補血以熟地為君，而芎、歸為之佐。然在耆、朮、芎、歸，則又有所當避。而人參、熟地無有出其右者，故諸經之陽氣大虛，非人參不可，諸經之陰血大虛，非熟地不可。凡陰血虧損，有為發熱，為頭痛，為焦思，為喉痺，為嗽痰，為喘氣，或腎寒上衝為嘔吐，或虛火載血於口鼻，或水濕泛溢於皮膚，或腎枯而泄利，或陰脫而跌撲，或陰虛而狂亂，或陰虛而神散，或陰虛而火升，或陰虛而躁動，或陰虛而剛急，或陰虛而水泛為痰，或陰虛而真氣虧失等證，

舍熟地何以填精補髓，滴滴歸源，使先天後天之陰血大旺，而陽有以化乎？然而陽性速，故人參少用暫用可以成功。陰性緩，故熟地非多用常用難以奏效。而今人有畏其滯膩者，則崔氏何以用腎氣丸而治痰浮？有畏其滑濕者，則仲景何以用八味丸而治腎泄？有自蒸而用者，則帶鮮而蒸者熟，既乾而蒸者生，地頭之甑大，氣足而火候到，家常之甑小，氣薄而火候微，此生熟之有殊，而功力之有間也。有謂陽能生陰，陰不能生陽者，蓋亦偏說。夫陰陽之理原自互根，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內經》曰：精化為氣，得非陰亦能生陽乎？又若製用之法，有用薑汁炒者，則必中寒兼嘔而後可；有用砂仁製者，則必脹滿不行而後可；有用酒拌蒸者，則必經絡滯壅而後可。使無此三證，而妄用此製法，是不知用熟地者，正欲其靜重而反為動散，以逆其性，是蛇足也。余意總不如用黑豆煮湯，肉黃皮黑，補脾補腎。鮮者洗淨，乾者泡透，循環津潤，九蒸九晒九露，以熟為度耳。今人即欲用之補陰，而必兼以滲利，則焉知補陰不利水，利水不補陰，而補陰之法不宜滲。即欲用之補血，而復疑其滯膩，則焉知血虛非燥上旱極望雲霓，而枯竭之腸極喜滋潤，設不明此，乃少用之，尚欲兼之以利，又孰敢單用之，而任之以多，單用而多且不敢，又孰敢再助以甘，而盡其所長，是又何異噎而廢食也。悲夫！
生地黃甘苦大寒，氣薄味

厚，沉也，陰也。人心包、肝、腎。瀉內丁，導赤散。清燥金，消瘀通經，平諸血

逆，治吐衄崩中，淋瀝尿血，骨蒸煩躁，及傷寒溫病陽強，痘疹大熱。乾地黃性味功

用與生地略同而稍緩。滋陰退陽，涼血活血而生血，潤燥除煩而止渴，治一切陰虛

發熱之證。烏龍丸治兩目昏而復明，則他證可知。乾地、熟地、川椒等分，為末，煉蜜丸，溫酒送下。生地、熟地、

此加味犀角地黃湯，血熱嘔吐男女皆宜。犀角磨汁另入，荆芥穗炒黑用。

甘草 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大忌無鱗魚。味甘氣平性緩，生用補脾胃不足而瀉心火，

蜜炙補三焦元氣而散表寒，可升可降，無毒而善於解毒，得中和之性，有調補之功。

仲景有甘草湯。故毒藥得之解其毒，剛藥得之和其性，表藥得之助其升，下藥得之緩其

行，助參、耆成陽虛之功，人所知也，助地、萸療陰虛之危，誰其曉之。健脾胃，

堅筋骨，長肌肉，祛邪熱，隨氣藥人氣，隨血藥人血，無往不可，故稱國老。余每

用人參、熟地、甘草大劑濃煎，治氣血兩虛，陰陽將脫證，屢收奇功。惟中滿勿加，

恐其作脹。欲速下勿人，恐其緩功。惡心惡甘，嘔吐亦忌。純寒純熱之藥，必用之

以緩其力。《金匱》方，飲饌中毒，未審何物，煎甘草薤白湯，入口便活。《千金方》陰頭生瘡，蜜煎甘草末頻敷之。

梢達腎莖，止疼。小薊飲子用之。小薊、藕節、當歸、黑蒲黃、黑梔子、生地、木通、滑石、甘草梢、竹葉等分，

水煎服，治尿血血淋效。

黃耆 生涼，炙溫。

味甘氣平，氣味俱輕，升也，陽也。專於氣分而達表，故能補

元陽，壯脾胃，充腠理，長肌肉，治虛勞，除虛熱，氣虛難汗可發，表虛多汗可止。其所以止血崩血淋者，以氣固而血自止也。故經曰血脫補氣。其所以除帶濁泄痢者，以氣升而陷自起也。故經曰陷者舉之。然而氣味俱浮，專於氣分，性不純良，表實者不宜用，裏虛者宜少用，恐升氣於表，而裏愈虛也。氣實誤用，則致喘急，脹滿，關格，血虛過用，則致吐衄，痰壅咳嗽。

仲景有黃耆建中湯。

升陽益胃湯：黃耆二錢，人參、甘草、

半夏二錢，陳皮、白朮、白芍、白茯苓、澤瀉、羌活、獨活、柴胡、防風五分，黃連二分，生薑七分，大棗二枚，水煎。訥菴曰：東垣首重脾胃，而益胃又以升陽為先，故每用補中上升下滲之藥，此湯補中有散，發中有收，脾胃諸方，多從此防（一）也。

白朮 味甘瀼氣溫。氣味俱厚，可升可降，陽中微陰。乳製潤其燥，土炒竊其

氣，氣溫燥，故實脾胃，**白朮**（二）嘔逆，止瀉泄，祛勞倦，進飲食，除濕運痰，津液自生。

味瀼滯，故止汗實表，癰疽得之反多膿，奔豚遇之反增氣，上焦燥熱，氣多壅塞者

不可用。佐黃芩以安胎，君枳實以消痞。

白朮三兩，枳實二兩，水煎分三服，治心下水積，堅大如盤。

在氣主氣，在血主血，四肢困倦，目不欲開，怠惰嗜臥，不思飲食，當加用之。無汗則能發，有汗則能止。

注（一）助（[ang 紡] 始也。《列子·黃帝》：「衆助同疑。」張湛注：「助，始也。」

（二）白朮，古藥字。下同。

茯苓

雲南者佳。

味甘淡氣平，性降而滲，陽中陰也。上達肺氣，而下通膀胱。《本

草》言白行壬癸，赤瀉丙丁，故能利竅滲濕。

仲景有茯苓甘草湯。

利竅則開心益志，導濁生津，

滲濕則逐水燥脾，補中健胃。祛驚癇，厚腸藏，治痰之本，助藥之降。以其味甘，

故曰補陽，但補少利多耳。

皮專行水，蓋以皮行皮之義，治水腫膚脹。脾不能為胃行

其津液，故腫脹。

《濟生》五皮飲：茯苓皮、五加皮、桑白皮、大腹皮、陳皮等分，加生薑皮煎。此於消腫之中，仍寓補脾之

意。

茯神附根而生，專理心經，補心氣健忘，止恍惚驚悸，然總不外滲利，與茯苓

不相遠也。

茯苓皮非補劑類也，一種而性味不同者甚多，觀者勿以連皮而誤之，餘倣此。

芍藥

反藜蘆

味微苦、微甘、微酸，氣微寒，氣薄於味，斂降多而升散少，陰中

陽也。白補赤瀉，生用氣微涼，酒炒氣極平，其性降，故入血。補肝虛，瀉肝實，

固腠理，消癰腫，止泄瀉，利小便，除眼疼，緩三消，斂血虛之發熱，散血虛之腹

痛。白者安胎熱不寧，赤者能通經破瘀。按芍藥特補藥中之微寒者，非若極苦大寒

之比，乃產後補血和氣之要藥也。若謂其色白屬金，寒伐生發，產後當忌，則凡白

過芍藥，寒過芍藥者，又將何如？丹溪之言不可泥也。

仲景芍藥甘草湯，治榮氣不足腹疼甚驗。

當歸

味甘辛，氣溫，味重氣輕，可升可降。其味甘而重故補血，其氣輕而辛

故行血，補中有動，陰中有陽，血中氣藥也。頭止血上行，身養血中守，尾破血下

流，全和血不走。佐以補藥則潤，故能養榮，佐以攻藥則通，故能止疼，榮虛而表不解，佐以葛根等劑，亦能散表，衛熱而表不斂，佐以六黃之類亦能固表。惟其氣辛而動，欲其靜者當避之，惟其性滑而行，大便溏者當避之，若血滯為痢者，正所當用也，當歸導滯湯治痢神效。其要在動滑二字。人心生血，人脾統血，人肝藏血，凡血分受病必用之。血壅而不流則疼，須當歸辛溫以散之，使血氣各有所歸。諸頭疼與心腹兩脇疼，俱屬肝木，故以血藥主之耳。當歸養血湯：黃耆一兩，當歸四錢，陽生陰長之義也。

遠志

甘草湯浸，去心，炒。

味辛苦氣溫，升也，陽也。功專心腎，故可鎮心定神，

祛邪安夢，壯陽益精，強志助力，增益智慧不忘，和悅顏色耐老，治小兒驚癇客忤，療婦人口噤失音。因其氣升，同參、草、棗仁能舉陷攝精，交接水火，但可佐不可多。小草，其苗葉也。除胸痺心疼氣逆，禁虛損夢遺精滑。古方定志丸：遠志、茯神、石

菖蒲、人參為末，蜜丸。

山藥

味甘淡性瀉，健脾補肺，堅骨益心。治諸虛百損，療五勞七傷、健忘、

滑精、瀉痢、癰腫。但其氣味輕緩，難勝專任，故補心肺必主參、朮，滋腎水必主地、萸，瀉帶〔一〕濁須故紙同煎，固精滑仗茯、菟相濟，止瀉痢必借篇豆、蓮子與芡

注〔一〕帶，原作「滯」，據文義改。

實，生搗敷毒，能消腫硬耳。諸凡固本丸藥，並可煮搗為糊。安道曰：仲景八味丸用之以強陰。

杜仲

鹽水拌，炒斷絲。

味甘氣溫，色紫入肝，潤燥補虛。子能令母實，故又滋腎，

肝充則筋健，腎足則骨強，益精秘氣，除陰囊濕癢，止小水夢遺，煖子宮，固胎氣，堅筋骨，壯腰膝及足弱難行。孫琳曰：少年新娶，得腳軟病且疼甚，作脚氣治不效。予思此腎虛也，用杜

仲一兩，水酒各半煎服，六日全愈。

牛膝

川出者佳，懷次之。

味甘苦，氣微涼，性降而滑，陰也。酒蒸補髓填精，益陰

和血，療腰膝痠疼，滋鬚髮枯白。酒漬走十二經絡，助一身元氣，主手足痿痺，血燥拘攣，通膀胱秘瀉，大腸乾結。生用其性下走如奔，破血癥，通血閉，引諸藥下行。治心腹諸疼，淋瀝尿血，墮胎極速，滑洩勿設。古方地髓湯，治尿血、血淋。牛膝一兩，水

煎服。初菴曰：熱蓄膀胱，尿瀉而疼曰淋。氣淋便瀉餘淋，勞淋房勞即發，冷淋寒戰後洩，膏淋便出如膏，石淋肝經移熱於

胞中，日久熬煎精結成石，非腎與小腸病也。色鮮心與小腸實熱，色療腎與膀胱濕熱，宜通氣清心，平火利濕，不宜用補，

恐濕熱得補增劇也。牛膝諸淋要藥，血淋尤宜。又有中氣不足致小便淋瀝者，宜補中益氣，經云氣化則能出是也，忌用淋藥。

李時珍曰：虎杖根尤通五淋，破宿血。《本事方》：虎杖根二兩水煎，去渣，入乳香、麝香少許服。一婦人沙石淋已十三年，

每旋痛楚不可忍，偶得此方服之，一夕而愈，此予眼見者。又《聖惠方》：治月經不通，癥瘕腹大如甕，虛脹雷鳴，四肢沉重，氣短欲死。虎杖根一斤，剉碎，水一石，浸一宿，煎取二石，再入茜根汁二石，牛膝汁兩石，同煎如餲，每用三錢，

酒化冲服，日二夜一，宿血當下，男橫亦治。

何首烏

味苦甘澇，氣溫。夜則交籐，有陰陽交合之象。堅腎補肝，養血祛風，

消癰癰散癰腫，療五痔，止腸風，毆惡瘡，烏鬚髮，明耳目，添精神長肌肉，補虛勞強筋骨，益精髓壯腰膝，治婦人經胎產崩漏等證。老弱尤為要藥，久服生子延年，應節處方，嘉靖驗之，此七寶美髯丹之所以傳也。赤白合用，氣血兼補，黑豆拌蒸，勿犯鐵器。七寶美髯丹：赤、白首烏二斤，黑豆湯浸，蒸晒九次，牛膝酒浸，蒸晒三次，白茯苓乳蒸，歸身、枸杞子、菟絲子酒蒸八兩，故紙四兩，黑脂麻拌炒為末，煉蜜丸，鹽水送下。

山茱萸

酒蒸去核

味辛酸，澇收斂，氣平微溫，陰中陽也。人肝、腎，益精秘氣，

助水藏以暖腰膝，充精氣以利九竅，壯陽道節小便，澇帶濁斂汗止渴，調經收血，主心下邪氣，除一切風，逐一切冷。所云滑則氣脫，澇劑所以收之也。仲景八味丸用之，

其性味可知。或云畏酸者暫已之。

古方草還丹益元陽補元氣，固元精滋元血，續嗣延年之要藥也。山茱萸酒蒸去

核一斤，破故紙酒炒八兩，當歸酒蒸四兩，磨一錢，為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八十丸，酒下。

胡桃仁

味甘氣平，肉潤皮澇，其汁青黑，入肺、肝、腎、命門、三焦。溫肺

潤腸，固精秘氣，養血滋陰。佐故紙減半，治腎虛腰疼，有水火相生之妙。上而虛勞喘嗽，中而遺精滑泄，下而腰脚痿躄，內而心腹之痛，外而癰瘍之毒，皆可除也。

加味青蠟丸，治腎虛腰疼，並外邪所侵腰腿筋骨疼。胡桃仁八兩，破故紙鹽水炒，杜仲薑汁炒，牛膝酒炒，黃藥鹽水炒四兩，知母鹽水炒三兩，草薢四兩分四分，鹽、酒、童便、米泔各浸炒一分，晒乾為末，春夏米粥為丸，秋冬煉蜜為丸，任下。

女貞子 味甘微苦，氣平。其樹似桂，少陰之精。益肝腎安五藏，養精神強腰

膝，補風虛烏髮鬚，療百病聰耳明目，久服延年，占方罕用何哉。女貞子酒蒸二十兩，棋

乾十兩，旱蓮草十兩，煉蜜丸，補腎益肝，強陰壯陽，治虛損百病。如四月搗桑椹汁，七月搗旱蓮汁，不必用蜜。因其樹隆冬不凋，故又謂之冬青子，亦女貞之義也，非兩種也。

枸杞子 味甘微辛，氣平，可升可降，潤肺滋腎養肝。以其味重而純，故能補

陰，以其陰中有陽，故能補氣。陰滋則血盛，氣足則陽旺。諺云：去家千里，勿食

枸杞，謂其能壯陽也。實則壯陽而無動性，故用以佐熟地最妙。其功聰耳明目。杞

菊丸，等分煉蜜丸。益神魂添精髓，強筋骨補虛勞，止消渴，真陰虛而臍腹疼不止者，多

用神效。地骨皮即枸杞根皮也。味甘辛微苦，性寒，走血分，入肝、腎、三焦、

膽經。退陰虛血熱，療有汗骨蒸。凡不因風寒而熱在陰分骨髓者，最宜此物。涼而

不峻，可理虛勞，氣輕而平，故亦清肺。時珍曰：枸杞、骨皮佐以青蒿，甘寒退大

熱，不比芩、連苦寒之傷胃也。

菟絲子 先以甜水洗淨，浸脹，次酒浸，蒸熟，杵爛捏餅，晒乾，炒。味甘辛，氣溫，性固。入肝、

脾、腎。補髓添精，助陽起痿。《千金方》：菟絲餅五兩，雄雞肝三具，雀卵和丸，如小豆大，溫酒每下六十丸，

日二次服。煖腰膝冷疼，壯氣力筋骨，開胃進食肥肌，尤安夢寐。《局方》：茯苓丸，治精滑淋濁，及

強中消渴。菟絲餅十兩，五味子八兩，白茯苓、石蓮肉三兩，山藥六兩，酒煮，山藥糊為丸。精滑淡鹽水下，赤濁燈心湯下，

白濁白茯苓湯下，強中元參湯下，消渴米飲下。此方於補正氣中瀉腎邪也。

覆盆子

淘淨酒蒸

味甘，氣溫，入肝、腎。主腎傷精滑，陽痿不起，小便頻數，

補虛續絕，調氣溫中，安和五藏，益腎強陰，補肝明目，澤肌膚烏鬚髮，亦療中風

成驚。

古方五子衍宗丸：覆盆子、菟絲子、枸杞子、五味子、沙苑藜等分為末，煉蜜丸。余意加車前子減半，強陰益精，利水不走氣，亦猶仲景八味丸用澤瀉之義。

五味子

皮甘肉酸，性平而斂，核味辛苦，性溫而緩，兼有鹹味，故名五味。

入肺、腎。南治風寒咳嗽，北主虛損勞傷。整者用其甘酸，生津解渴，止瀉除煩，

收耗散之金，滋不足之水，斂虛汗解酒毒。敲碎用其辛溫，斂氣強陰，補虛明目，

固元陽。《千金方》：治陽痿不起，為末，溫酒調二錢，日三服，一月見功。壯筋骨，除喘滿，五味子湯，治喘而

脈伏，及寒熱而厥，昏冒無脈者。

肝旺吞酸，助木尅土。《衛生方》：〔一〕治久嗽肺脹。五味子二兩，罌〔一〕粟殼五

錢，錫炒為末，錫丸彈子大，每水煎一丸服。又丹溪方治久嗽不已。五味子一兩，五倍子、風化硝四錢，甘草三錢，為末，蜜丸嚙化。

注〔一〕《衛生方》據《本草綱目》五味子條「附方」當作《衛生家寶方》。

〔二〕罌原作「鶯」，據《本草綱目》五味子條「附方」改。

五加皮 味苦辛，氣溫。順氣化痰，勝濕祛風，堅筋健步，強志益精。去婦女

陰癢難當，扶男子陽痿不舉，小便遺淋可止，腰膝足痺能除，五加皮二兩，牛膝一兩酒浸，

木瓜二兩爲末，米飲入酒一茶匙，調服二錢，尤治小兒三四歲不能行者。逐四肢因氣不遂，祛肌膚瘀血多年。

芬香五葉者佳。按五加皮乃五車星^(一)之精也。才^(二)應五湖，人應五德，位應五

方，物應五車。故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花，有

南方之光；玄^(三)精入根，有北方之粕；黃烟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生，相轉育

成。餌之延年，服者反嬰。《千金方》四月五採莖，七月七採葉，九月九採根^(四)，合爲末，治五緩虛羸。

葫蘆巴 味苦，氣溫，純陽。本草云：番國蘿蔔子也。入右腎，煖丹田壯元陽，

毆脹滿腹脇中，退清黃面頰上。同硫黃、黑附子，療腎藏虛冷佳；三味等分爲末，煉蜜丸，

溫酒下。合桃仁、大茴香，治膀胱疝氣效；三味等分，麩炒爲末。半以酒糊丸，鹽湯下，半以散，米飲調下，

丸散相間，早晚服。長服補火滋水，健脾和胃延年。桃仁，胡桃仁也。

鎖陽 酥炙。味甘鹹，性溫，入腎。補精壯陽，滋燥養筋，療微弱，潤大便。因

注^(一)五車星 星官名。《晉書·天文志》：「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在畢北。五車者，五帝車舍也，主天子五兵，

一曰主五穀豐耗。」

〔二〕才 《本草綱目》五加條作「水」。

〔三〕玄 原避清聖祖諱作「元」，今回改。

〔四〕五月五採莖……九月九採根《千金翼方·採藥時節》及《千金翼方·本草中·木部上品》五加皮條均作「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

其固精，故有鎖陽之名。老人枯秘，煮粥彌佳。最為要藥。鎖陽三錢，肉苁蓉三錢，蘇子一錢，升麻五分，水煎，入蜜服。

肉苁蓉 味甘鹹辛酸，氣溫味重，沉也，陰也。以其味重甘溫，故壯元陽補精髓，並絕陰不生，煖腰膝堅筋骨，除下焦冷疼；以其補陰助陽，故禁虛寒遺漏泄精，止淋瀝帶濁崩中；以其味酸性滑，故驟服立通大便，必需酒蒸五錢，性與鎖陽相近。便滑瀉瀉勿攪。

骨碎補 去毛，蜜炙。 味苦，氣溫，入腎。破血有功，止血甚驗。主折傷，補精髓，療耳鳴，治周痺，固牙齒，去濕熱疼痛，及腎虛久瀉。研末，入猪腎中，煨熟食之。蓋腎主二便，久利多屬腎虛，不專責脾胃也。六味丸料加骨碎補，治腎虛牙疼效。

阿膠 味甘辛，氣平而厚，能升能降，陽中陰也。入肺、肝、腎。其性溫和，故潤肺療癰痿，益氣定喘嗽；其味甘辛，故除吐衄淋痢，扶勞傷羸瘦；其味甘緩，故安胎固漏，下血，酒煎服。理帶止崩，補肝血，滋腎水，利大小腸，並治瘀濁及逆上之痰也。楊士瀛曰：小兒驚風後瞳人不正，阿膠倍人參服最良。以阿膠育神，人參益氣也。仲景膠艾湯，治胎動血漏腹痛，並月水不調，淋瀝不斷。阿膠、艾葉、川芎二錢，當歸、生地黃三錢，白芍四錢，水酒煎服，熱加黃芩。

龜版膠 河水洗淨，槌碎入水，桑柴火熬成膏。

味甘，氣平，屬金與水，純陰無陽。補心益

腎，養陰資智。主骨蒸勞熱，腰脚痿軟，一切陰虛血弱之證。版酥炙或猪油炙。與膠功同而力微。

鹿角膠

寸斷，河水浸刮，桑柴火熬，人醋少許，再熬成膏，取角搗霜。

味甘鹹，氣平，純陽無陰。

填精益氣，大補陰中之陽。手足腰腿肩臂骨節疼痛，酒化服立效。頭旋眼黑，遺濁崩帶，大有殊功。敲碎炒珠，安胎亦神，人丸亦同此製。霜與膠功同而力微。鹿茸甘溫純陽，補命火壯元陽，養血生精，壯骨強筋，其力更峻於膠，主一切虛勞危急之證，相火旺者並忌。《醫餘》曰：一人有腰痠，赤腫而疼，用黃蘗（一）久不愈，加霜灰、髮灰、乳香之類則愈。此陰陽寒暑往來之理也。《備要》曰：龜、鹿皆靈而有壽。龜首長藏向腹，能通任脈，故

取以補心、補腎、補血，以養陰也。鹿鼻長反向尾，能通督（二）脈，故取以補命門、補精、補氣，以養陽也。此物理之玄（三）微，神功之能事。觀其（一）主陰虛血弱，（二）主陽虛氣弱之病，可悟矣。龜版、鹿角合熬去粗，人人參熬成，名龜鹿二仙膏，大益氣血，兼理陰陽。

丹砂 味甘微寒，色赤屬火，體陽性陰。離中虛，有陰也。鎮心安神，益氣明目，發

注（一）黃蘗 《本草備要·鹿茸》引《醫餘》語作「黃連」。

（二）督 原作「衝」，據《本草備要》龜版條改。

（三）玄 原作「元」，據《本草綱目》龜甲條改。

汗定驚，祛風解毒，通血脈，除煩熱，止消渴，療百病。多服久服，令人痴呆，煉熟大熱有毒。丹砂安神丸：黃連、元參、雲苓二兩，歸身、生地七錢五分，遠志、黑棗仁五錢，琥珀、犀角、甘草二錢五分，丹砂二錢為衣，為末，竹葉燈心湯丸，滾水送下。治一切神短煩躁不安，夜臥不寧，驚悸怔忡，恍惚健忘甚驗。

磁石 色黑吸鐵者真，火煅醋淬。諸石皆毒，獨磁石沖和無猛氣。

味辛鹹，沉也。色黑屬水，引肺

入腎。補精益氣，通耳明目，除煩祛熱，療虛羸周痺，骨節痛，治驚癇腫核吞鍼鐵。

時珍曰：《千金》磁辰丸（一）但云明目，而未發出微義。磁石二兩鎮養腎陰，使神水不外溢；辰砂二兩鎮養心血，使邪火不上浸，佐以炒熟神龜一兩，以斂其暴氣，生神龜三兩以生發脾胃之氣，為末，煉蜜丸，熱水送下。乃黃婆媒合嬰姪之理也。

玉竹 名萎蕤

味甘，氣平，性溫，陽中之陰。潤肺補中。主心腹結氣，腰脚冷

疼，止皆爛雙眸，逐風淫四末，澤容顏調氣血，全體康健。但性緩力微。本草言用代人參，若遇虛危證，縱加斤許，曾何益於毫末哉。惟多用常用，所主風濕虛勞之緩證耳。

潤劑類

天門冬 去心，酒蒸。

味甘苦，氣寒，沉也，陰也。上達肺氣，清金降火，益水之

注（一）磁辰丸 《本草綱目》磁石條及《千金要方》卷六均作「神龜丸」。

上源；下通少陰，滋腎潤燥。治肺痿、肺癰、吐血，痿為正虛，素感風寒，咳嗽短氣，鼻塞胸脹，

久而成痿。癰為邪實，熱毒蘊結，咳嗽膿血，胸中隱痛。治痿宜養血補氣，保肺清火。治癰宜瀉熱清痰，開提升散。痿重而

癰輕也。療虛勞內熱，定喘，除骨蒸，解煩渴，清痰嗽，並足下熱疼及骨痿難行。三才

鳳〔一〕髓丹降心火，益腎水，潤而不燥，滋陰養血。治心火旺盛，腎精易於施泄。天冬二兩，熟地二兩，人參一兩，黃蘗三

兩，砂仁一兩五錢，炙甘草七錢五分，為末，煉蜜丸。肉蓯蓉五錢酒浸，煎湯送下。

麥門冬酒浸，去心。味甘苦，氣寒，降也，陽中陰也。以其甘多苦少，故能清心

潤肺，肺中伏火，非此不除。補上焦津液，解胸膈煩渴，止胃火〔二〕嘔吐，胃火上衝則嘔

吐，宜麥冬。又有因虛、因寒、因痰、因食之不同，隨證治之，不可執一也。療手足痿躄，手足緩縱曰痿躄。陽明濕

熱上蒸於肺，肺熱葉焦發為此證。經云：治痿獨取陽明。《經疏》曰：麥冬實足陽明胃經之正藥。益精強陰，澤肌潤結，

肺痿肺癰，咳唾衄血，經枯乳汁不行，肺燥痰嗽不絕。午前嗽多屬胃火，宜芩、連、梔、槩、知

母、石膏，午後嗽及口輕夜重，多屬陰虛，宜麥冬、五味子、元參、知母、六味。降火清心，消痰補怯，金受

火囚。生脈散須加人參。便滑瀉利，胃寒二冬勿設。古方麥冬飲子治勞嗽虛熱，咳嗽痰血。麥冬

二錢，五味子、人參七分，黃耆二錢，歸身、白芍、炙甘草一錢，水煎服。

款冬花甘草湯浸味甘辛，性溫，陽也。人心、肺。主中風喉痺，治肺癰膿血腥

注〔一〕鳳 據文義作「封」似勝。

〔二〕火 原作「炎」，據掃本改。

臭，療肺咳痰唾稠粘，潤肺瀉火邪，下氣定喘促，啟久嗽。凡陰虛勞嗽，用款冬花、紫苑、百合、沙參、生地、麥冬、五味、知、檉、芩、芍。如內熱骨蒸加丹皮、地骨皮、青蒿皆宜。如嗽而復瀉，為藏府俱病，嗽而發熱不止，為陰虛火炎，皆難治。

紫苑

蜜炙

味苦辛，性溫。入心、肺。主咳逆上氣，喘嗽膿血，補虛調中，消痰

瀉熱，開喉痺之惡涎，療小兒之驚癇，散結下氣，善利小便，專治血痰，為血勞聖藥。海藏紫苑湯治肺傷氣極勞熱久嗽，吐痰吐血，肺癰肺痿。紫苑二錢，阿膠、知母、貝母一錢，人參、雲苓、甘草、桔梗五分，五味子十二粒。便澹加蓮子一錢，一方有款冬。

酸棗仁

味甘，氣平，性潤。其肉味酸，故名酸棗而入肝，其仁居中，故主收

斂而入心。不眠炒用，多眠生用。寧心志，止虛汗，解煩渴，養血安神，益肝補中，收斂魂魄，祛心腹寒熱，能安和五藏，潤劑上品也。按棗仁味酸，本入肝經，而心則其所生者也，脾則其所制者也，膽又其所依之府也，並宜入之。《聖惠方》云：膽虛不眠，寒也。炒熟為末，竹葉湯下。蓋以肝膽相為表裏，血虛則肝虛，肝虛則膽亦虛，得熟棗仁之酸溫，以助肝氣。則木乘土位，又主困倦，所以令人多睡。又《濟衆方》云，膽實多眠，熱也。生研為末，薑湯調下。蓋以棗仁秋成者也，生則得兌金之全氣，而能制木，肝木有制，則脾不受侮，而運行不睡矣。此皆自然之理也。

歸脾湯用之。

柏子仁

鮮者

味辛甘，性潤。氣香透心腎而悅脾，養心氣潤腎燥，助脾滋肝，資

智寧神，聰耳明目，益血止汗，除風濕，愈癰驚，通關竅，澤皮膚，潤劑上品也。

訥菴曰：補脾藥多燥，此潤而香能舒脾，燥脾藥中兼用最良。

柏子仁丸：柏子仁二兩，人參、

白朮、半夏、五味子、牡蠣粉、麻黃根一兩，麥麩五錢，為末，煮棗肉丸，米飲下。此養心寧神，補陽斂汗之要藥也。陰虛多汗加熟地黃、杜仲。

大麻仁

即作布之麻，去皮用。

味甘，氣平，性潤。入脾、胃、大腸。緩脾潤燥，療

胃熱汗多而便難，

二者皆燥也，汗多則津枯而便燥。仲景有麻仁丸。

麻仁蘇子粥酌量與服。破積血，通乳而

利水。又木穀也，亦能治風。

百合

白花入藥，紅花者不可用。

味甘淡，氣平。故益氣補血，安心定魄，調中潤肺，

逐驚悸，止涕淚，緩風濕咳嗽，散乳癰喉痺，解蠱毒，潤大小便秘。仲景用治百合

病，有百合地黄湯。

蓋借其平緩不峻，收失散之緩功耳。並治肺傷勞嗽，喘咳痰血。蘇菴

百合固金湯：百合、生地二錢，熟地三錢，麥冬錢半，元參、當歸、白芍、貝母、桔梗、甘草、錢，此以甘寒培本，不以苦寒傷生發之氣也。

枳椇子

味甘，氣平。潤五藏，解酒毒，除煩渴。趙以德治酒毒房勞而病熱者，

於補氣血藥中加葛根，反汗出懈怠，不禁葛根之散也，得枳椇子加人即愈。

牛乳

味甘微寒。潤腸胃，解熱毒，主噎膈反胃。按東垣云：上膈由氣，治在

和中降氣；中膈由積，治在行氣消積；下膈由寒，治在溫中散寒。氣血不足其本也，痰涎停滯其標也。非胃枯則胃寒，服香燥藥取快一時，破血散氣，是速其死也，非汁牛乳飲主之。張氏隨宜加蘆汁、藕汁、梨汁名五汁安中飲。或酌加竹瀝、萊菔汁、蘆根汁、陳米酒，佐以理中湯、八味丸加減用之，無不愈者，此其大略也，潤澤存乎一心。鄭奠一治噤口痢，服牛乳即瘥，可想其性味功用耳。凡用牛乳十分，諸汁只二分。

竹瀝

味甘，氣平。療陰虛發熱，理中風噤牙，小兒天吊驚搐，人口便定；婦

人胎產悶暈，下嚙即甦。《衍義》云：胎前不損子，產後不礙虛。却老痰，除涎飲，止驚悸，祛癰瘤。痰在手足四末，非此不達；痰在皮裏膜外，有此可毆。（一）竹瀝遠痰丸酌用六君子湯合滾痰丸為末，以竹瀝三浸三晒，竹瀝打麵糊為丸。每服二錢，竹瀝入薑汁送下，前證皆驗。世人反以為寒，疑置不用。殊不知竹之有瀝，猶人之有血也。氣味甘平，經火煅出，何寒之有？

蜂蜜

七月勿食生蜜，令人霍亂暴下。

味甘，性平。人脾、肺經。益氣補中，潤燥解毒，

法（一）《衍義》云……有此可毆。出《丹溪心法附餘·本草衍義補遺》「竹瀝一條語意，《本草衍義》無。

除心煩，通便閉，止瀉痢，悅顏色，潤藏府，和百藥，却重病。蜜酥等分，溶化一處，或湯

或酒，日數調服不拘時，治久病血枯，並潤燥止渴。

蠟味淡滲。去陳積，主下痢。古方蠟置巴豆丸，治一

切寒癖宿食，積滯癰痢。巴豆去心膜油，杏仁炒，各四十九粒，為末，熔蠟和丸，菴豆大，水下二、五丸。

灸瘡固膜。

蠟鑿丸護膜托裏解毒，成膿心煩加雄黃。

寒劑類

元參 反藜蘆

味甘苦鹹。甘能滋陰，苦能清火。因其味甘故降，性亦緩。《本草》

言惟鹹入腎經，不知其尤走肺藏，故退無根浮遊虛火，散周身經絡熱壅，逐頸項喉咽痺毒，毆男子傳尸骨蒸，解溫病潮熱晚來，及煩躁懊憹發斑，療婦人產乳餘疾，並腸中血瘕蒸堅，補腎水滋陰明目，祛勞嗽痰血渴煩。腎脈貫肝膈，循喉嚨，系舌本。腎虛則真

陰失守，孤陽飛越，此喉痺咽腫，痰嗽吐衄之所由來也。骨蒸潮熱亦本於此。元參壯水以制火，故並治之。元參、麥冬、生地、白芍、丹皮大劑煎湯，磨犀角汁對飲，治熱嗽痰血甚驗。

沙參 反藜蘆

味甘苦，氣薄體輕，性微寒。除邪熱專清肺，兼益脾、腎，滋養肝

血，散遊風瘙癢，消癰瘍瘡腫，療胸痺止頻驚，除疝疼心腹疼。但性緩力微，難勝專任。易老曰：人參補五藏之陽，沙參補五藏之陰。特以其甘涼而和，補中益氣，

故有是論。若言對待人參，相去大淵。

沙參一兩，阿膠五錢，大劑煎飲，治虛勞久嗽肺痿。《局方》沙

參五錢水煎，治肺熱咳嗽〔一〕。

苦參

反藜蘆

味苦，性寒，沉也，陰也。人胃、大腸、肝、腎。主腸風下血，及

熱痢刮疼難當，療溫病狂亂，致心燥結胸垂死，酒煎一兩，能吐天行溫毒。赤癩眉脫，毆風

除濕有力，初菴云：鄭真一用苦參、疾藜、倍胡麻，治大風癩疥屢有愈者。黃疸食勞，失饑過飽所致，

苦參、龍膽草等分為末，牛膽汁和丸，如桐子大，漸服五、七、九丸，日三次，生大麥芽汁送下，其驗。並一切癰瘍

風熱斑疹。皂角四兩，水揉濾汁，入苦參末二兩和丸，溫水送下錢餘，治通身風疹痺疼不可忍，即近隱處皆然者，亦多

痰涎，夜不能臥，甚驗。

黃連

川出

味苦，大寒，味厚氣薄。諸涼藥皆潤，而此獨燥，降中微升，陰中

微陽，專瀉諸火。

古方有黃連解毒湯。

火在上米酒炒，火在下童便炒，火而嘔者薑汁炒，

火而伏者鹽水炒，吳茱萸炒止疼，陳壁土炒止瀉。同大黃治溫病邪熱，同枳實除宿

食火脹，同花粉消痰熱煩渴，同廣木香治滯下瀉利腹疼，同吳茱萸治肝熱吞吐酸水。

黃連六兩，吳茱萸一兩，名左金丸。

清肝涼血，和胃厚腸，涼胆止驚癇，瀉心除痞滿，散陰戶

腫疼，毆食積熱疳，去惡瘡癰腫，除濕熱鬱煩，善消痔漏，亦治火眼。解烏、附、

注〔一〕《局方》沙參五錢水煎，治肺熱咳嗽。《本草綱目》沙參條引作《衛生易簡方》，《局方》無此文字。

巴豆毒，瀉血氣痰食火。若虛火犯之，反從火化助熱。仲景諸瀉心湯用之。

胡黃連 味苦，性寒。入肝、膽、心、胃。與黃連同功。治溫病痰瘧，骨蒸勞

嗽，三消五痔，五心煩熱，火毒血痢，同烏梅、伏龍肝等分為末，茶清調服。明耳目益顏色，療

胎蒸虛驚，除五疳蟲熱。胡黃連、黃連等分，丹砂減半，入猪膽內煮熟一二，取出，加蘆薈同連數，磨少許，

糯米粥丸服。

黃芩 味苦，氣寒。氣輕於味，降而能升，陰中微陽。枯者入肺，條者入大腸。

欲其上酒炒，欲其下生用。枯者清上焦之火，消痰利水，定喘止嗽，解溫疫熱毒，退往來寒熱，清咽利膈，尤祛肌表之熱，故治赤眼斑疹，鼠漏瘡瘍，條者涼下焦之熱，能除赤痢，熱蓄膀胱，大腸秘結，便血漏血。胎因火動不安，酌佐砂仁、白朮。腸因火滯為疼，可加黃連、厚樸。仲景黃芩湯治太陽少陽合病下利。

黃檗 味苦微辛，大寒。陰中微陽，善降三焦之火。但其性多沉，專入足少陰

本經，為足太陽、厥陰之引經（二）也。清胃火嘔噦虻蟲，除伏火骨蒸煩渴，去腸風熱痢下血，逐二便邪火結淋，上可解熱渴口瘡，喉痺癰瘍，下可去足膝濕熱，疼痛痿

蹙。黃檗、蒼朮名二妙散，治下焦濕熱。總之，寒潤降火最速。本草言其制伏龍火，補腎強陰。

注（一）熱 原作「熱」，據德本、掃本改。

（二）經 據文義此下疑脫「藥」字。

然吾謂龍火豈沉寒可制，水枯豈苦劣可補？陰枯水涸，得降愈亡，撲滅元陽，莫此為甚。水未枯而火盛者，用以抽薪則可；水既枯而發熱者，用以補陰實難。當局者勿泥陳言，認為補劑。瀉膀胱邪火，利小便熱結，降下焦濕腫，治痢疾便血。但脾虛胃弱者，宜慎用之。脈滑大有力，鹽水炒用。

知母

酒、鹽水炒

味苦辛，氣寒，氣味俱薄，性沉而降，陰也。上清肺金而瀉火，

下潤腎燥而益氣，漏無根之浮火，退有汗之骨蒸，潤肺解渴，消痰止嗽。治傷寒煩躁，療溫病大熱，利二便，清浮腫。按本草言其滋陰，又言滋化源者，正因苦寒滅火以救腎水，不致於涸耳。與黃蘗略同，非真補腎也。時珍曰：知母佐黃蘗，有金水相生之義，

但黃蘗入血分，知母入氣分，各一兩，肉桂二錢為末，煉蜜丸，名滋腎丸，治下焦積熱小便不通。此東垣治王善夫方也。

梔子 味苦，性寒，味厚氣浮。輕飄象肺，色赤入心。瀉心、肺邪熱，屈曲下

行，而三焦之鬱火以解，則熱厥心疼以平，吐衄痢血以息，及心煩懊憹不眠，五疸五淋，津枯口渴，目赤紫癰，皰皰瘡瘍悉除。留皮除熱在肌表，去皮却熱在心腹。仲景因氣浮而苦，極易動吐，合淡豆豉用為吐藥，以去上焦之滯痰。《本經》謂其治大、小腸及胃中熱，丹溪謂其解鬱熱行結氣，其性屈曲下行，大能降火從小便泄出。非利小便，乃清肺也。肺清而化，膀胱為津液之府，故小便得以出也。余謂助以佐使，治各不同。加茵陳

除濕熱黃疸，加豆豉除煩躁不眠，加厚樸、枳實除煩滿，加陳皮、生薑除嘔噦，加生薑汁除心胃久疼，加延胡索除疼因血結。又止霍亂轉筋，去目赤癰癤。炒黑尤清肝、胃之火，解鬱止血，服末治吐，吹鼻治衄。

連翹 去心 味苦辛，氣寒，氣味俱薄，輕清升浮，陽中有陰。入手少陰、手足少陽、陽明。瀉心經客熱殊功，降脾胃濕熱神效。去寸白、虻蟲，通月水五淋。以其味苦輕，故達肌表，散癰毒斑疹，瘡家號為聖藥。以其氣辛散，故走經絡，通血凝氣滯，結聚所不可無。河間雙解、涼膈俱用之。

青黛 波斯者良，次則福青 味甘苦，性寒。入肝、脾。除鬱火，解熱毒，散腫硬，同馬齒莧搗，敷一切濕熱瘡。止血痢，療傷寒、溫病發斑，面黃鼻赤耳聾，目直視，治小兒疳瘡蟲瘦，驚癇狂邪稠痰，唇焦渴。青黛散治發額，及兩腮腫硬。青黛一錢，甘草、蒲公英二錢，銀花五錢，

枯薑半個，酒煎。

白頭翁 近根有白茸，得酒良。 味苦，性寒。堅骨涼血，入陽明血分。主火毒血痢，仲景白頭翁湯。溫瘧發狂，癥瘕積聚，瘰癧吐衄，齒骨疼痛，男子偏疝，小兒禿癩。

石蓮子 去殼 味苦，性寒。入心、胃、膀胱。主噤口痢，濃煎石蓮湯，磨入沉香汁。及濕熱滲入膀胱，而為遺濁淋瀝，清心除煩，開胃進食。按噤口痢由元氣虛脫，大便頻數，心氣與胃不

安故也。得石蓮以通心氣，而胃氣自開矣。

川棟子

漿水煮，去核。

味苦，氣寒，有小毒。舒筋，治藏毒下血，

炒末蜜丸，大米飲下。

療腎消膏淋，

同茴香炒，等分為末，溫酒調下。

尤導小腸、膀胱之熱，引心包相火下行，通利

小便，為疝氣主藥。

按疝氣初起，未有不因內虛外襲，留而不行，其病則實。然必先疏泄其氣，所謂通則不滯不疼

矣。若驟加補益，入腹攻心，變成危證。古人用五苓散加棟子、橘核、茴香，少加木通、檳榔，立方之工穩極矣。

兼治傷

寒、溫病熱厥熱狂，心疼腹疼，療瘍疥，殺三蟲。《夷堅志》曰：棟根白皮濃煎，入

麝少許，治消渴有蟲耗其津液者，下其蟲而渴自止。

合烏梅、生薑，使君子，或煎或丸服，諸蟲

皆下。

牛蒡子

酒蒸

味苦，氣平，性寒。入十二經絡。主風濕癰疹盈肌，退風熱咽喉不

利，散癰癰瘡諸腫之毒，利手足腰膝凝滯之氣，潤肺止嗽，降氣消痰，其性通散。

溫酒調末，每服二錢，祛齒牙蟲疼，消面目浮腫。

青蒿

味微苦，性微寒，氣清香。童便熬膏，退骨蒸勞嗽，治虛勞之聖藥也。

世以茵陳蒿代之，大混。

鼻中息肉，用青蒿灰、石灰等分，淋汁熬膏點之甚效。

茵陳蒿

味苦，性寒。入脾、胃、膀胱。利濕清熱，專治疸黃，佐用梔子。黃

而濕多腫，再加滲利；黃而燥乾澇，再加涼潤。惟陰黃一證不治。

黃疸、穀疸、酒疸、黃汗

痘、女勞痘。亦有蓄血發黃，不盡脾胃濕熱。女勞痘必屬腎虛。酌用四物、茜紫、六味、知槩壯其水，四君培其氣，隨證加利濕清熱藥自效。痰火濕熱瀉痢固宜，寒熱痧瘧發黃尤效。仲景茵陳蒿湯。

山豆根

廣出者佳。

味苦寒。瀉心火以保肺金，而大腸之風熱亦清。主喉癰喉風，

齧疼齒疼，熱咳喘滿，下痢腹疼，療人馬之急黃，治蛇狗之咬傷。

桔梗甘草湯加山豆根、元

參、荊芥穗、防風，治咽喉齧腫疼甚驗。

防己

車前草對蒸晒乾，以心花黃色為佳。

味辛苦，氣寒。入十二經。尤善〔〕腰以下至足

濕熱腫盛，療風濕手脚攣疼拘急，口眼喎邪〔〕，止嗽清痰，利大小便。惟十二經真有濕熱壅閉，及膀胱積熱下注脚氣，誠為要藥。但臭味拂人，妄用令人減食。木、漢二種，木主風，漢主木，為不同。

脚氣乃寒濕鬱而為熱，治以防己為主藥。濕加蒼朮、木瓜，熱加芩、

槩，風加羌活、草薢，痰加竹瀝、南星，活血加四物，大便秘加桃仁、紅花，小便秘加牛膝、澤瀉，疼連脇加龍膽，疼連臂加桂枝、靈仙，冲心加檳榔，不可驟補。

石膏

味辛甘，氣大寒，氣味薄，體沉重。生用速，煅用緩，降而能升，陰中

有陽。以其寒散清肅，故祛肺胃二焦之火，辛能清肺解肌，最逐溫熱暑濕而除頭疼。甘能緩脾益氣，極善生津止渴而却煩熱。邪火盛不食，胃火盛多食，皆其所長。陽

注〔〕善 此下疑脫「治」字。

〔〕邪 通「斜」。

明熱牙疼，太陰火痰喘，尤當速效。仲景有白虎湯。景岳玉女煎滋少陰（一）之水，瀉陽明之火，良方也。

香薷 味苦、辛，香散氣輕，有徹上徹下之功。療霍亂中脘絞疼，治傷暑小便澹難，清肺熱撥濁四陰，降胃火鬱滯潛解，去口臭水腫，亦消除煩熱。麻黃為冬月發汗要藥，香薷為夏天散暑良劑。《局方》香薷飲（二）：香薷、白扁豆、厚樸、黃連等分。水煎，治中暑熱盛，口渴心煩。濕加茯苓、木瓜，虛加人參、白朮、陳皮、炙甘草，名十味香薷飲。

栝蒌實

反烏頭，連皮子蠟搗用，單用子誤也。

味甘 氣寒，味厚氣薄，性沉降，陰也。降

胸膈結滯痰涎，開脾胃熱鬱氣閉，解消渴定喘脹，滑大便療胸痺。仲景有栝蒌薤白白酒湯。

本草言其又能補氣治虛勞，恐未必然。天花粉即栝蒌根也。酸能生津，甘不傷胃，

微苦微寒，降火清金，陰中陽也。大宜虛熱人，最涼心肺渴熱，大降膈上熱痰，消

癰腫排膿，散跌撲瘀血，除狂熱雜疾，雜疾者，雜氣之疾也，即所謂溫病也。去胃熱黃疸，潤枯

燥利水道，止小便數，尤滌胸中鬱熱垢膩，為消渴之聖藥。古人治消渴多用之。小柴胡湯以天

花粉易半夏，仲景治少陽證口渴者。

馬兜鈴 味苦，性寒。陰中之陽，入肺經。主清肺，除咳痰氣喘，療血痔久癰。

按兜鈴主肺金，何以治痔癰？蓋肺與大腸相表裏，肺移熱於大腸，故有此證，清其

注（一）陰 原作「陽」，據德本、掃本改。

（二）飲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作「散」，方中無黃連。

裏而表自清矣。馬兜鈴散治肺熱咳嗽痰血，兜鈴錢半，阿膠、元參、生地、麥冬、錢、五味子、桔梗、甘草一錢，水煎服。

根名青木香，下氣甚速，散氣最捷。

枇杷葉

去毛，蜜炙。

味苦，性平。清金和胃而下氣，氣下則火降痰消，而熱咳嘔

逆煩渴之證悉平。

初菴曰：一婦肺熱久嗽，身如火炙，肌瘦成癆，用枇杷葉、款冬、紫菀、桑白皮、杏仁、木通等

分，大黃減半，煉蜜丸，早晚嚙化一丸，未終劑而愈。

金銀花

味甘，氣寒。白入肺，黃入脾。大益氣血，久服輕身延年。補虛止渴，

療水瀉腸澼血痢，

濃煎湯入蜜服，佐他藥兼用最良。

兼理風氣，除濕氣，尤主化毒，專治癰疽，

銀花五兩，甘草一兩酒煎，日三服盡，至大小腸通利，則藥力到毒自消矣。

未成則散，拔毒功深，已成則潰，

回生力大。此有益無損之藥也，世多忽之。

蒲公英

味甘苦，性寒。入脾、胃、腎。擦牙烏髭髮，通淋稱妙品。潰堅腫，

消結核，屢著奇功。解食毒，散滯氣，每臻神效。

蒲公英五兩，同金銀花或藤，取汁入酒，日三服

盡，治乳癰。

按蒲公英花黃屬土，質脆，斷之有白津，

涂狐尿刺。

莖如葱管而細，四時常花，

花罷飛絮，絮中有子，落處即生。稟天地中和之性，故善解毒。又名地丁者，以其

消疔毒也。白汁點之。

龍膽草

甘草湯浸，晒乾。

味苦，性大寒。入肝、膽、膀胱、胃。止瀉痢去腸中小蟲，

却驚癰益肝膽二氣，退胃中伏火及溫病發黃，除下焦濕熱，並酒疸黃胖，毆客忤疳氣，療癰疽口瘡。酒浸輔佐柴胡，上治眼目赤疼，〔一〕肉必加，〔二〕醫瘡〔三〕通用。

《局方》龍膽瀉肝湯：龍膽、黃芩、梔子、生地俱酒炒，木通、車前子、澤瀉、柴胡、當歸、甘草等分，煎服。利濕清熱瀉肝膽，諸方之準繩也。龍膽為末，以豬膽汁點溫酒，每調服一錢，治傷寒後盜汗。

夏枯草 味苦辛，性微寒。入肝經。主癰癰癭瘤，療濕痺脚腫，肝虛目珠夜疼，

夏枯草、香附等分，甘草減半，水煎服。兩眼冷淚羞明，散血破癥，生肌解〔三〕毒。按夏枯草冬至生苗，三月開花，正厥陰風木主令，其為肝經之劑無疑矣。丹溪云：夏至即枯者，蓋烹純陽之氣，得陰氣則枯也。

益母草 紫紅花者佳，白花不堪入藥，去老幹。 味辛苦，氣寒，性滑利。調婦人經胎產諸證，

故有益母之名。安生胎，落死胎，生新血，行瘀血，消乳癰，散熱毒，除小兒疳痢，水煎五錢，人蜜和服。男婦下血，癰疹作癢，堪作浴湯，且善下水，又能消脹。本草又云：能益精輕身。按血有瘀滯則胎不安，瘀去新生胎自安矣。故用其滑利之性則可，求其補益之功則未也。益精輕身之說，殆不足信，惟其氣輕不甚消耗，故宜於胎產。

注〔一〕醫 原作「努」，據文義改。

〔二〕醫瘡 疑為「醫障」之誤。

〔三〕解 原作「鮮」，據文義改。

若虛寒者宜忌。子名茺蔚，益精明目，行氣消瘀，療血脹血逆，心煩頭疼，但行中有補，較勝於草。益母草花子一斤，采桑枝三斤，寸斷，慢火同煎濃汁，去粗熬膏，溫酒和服。益血明目，潤皮

膚活筋脈，去癰疼瘰癧，男婦皆宜，並治紫、白癰風。

牡丹皮 味辛苦，氣寒，味薄氣輕，陰中陽也。人心、腎、心包、肝。瀉血中伏火，退無汗骨蒸，除產後滯血寒熱，祛腸胃蓄血堅癥，和血涼血而生血，定神志通月經，止吐衄療瘡癰，治驚癇搐搦，皆因陰虛血熱，風火相搏，痰隨火湧所致。下胎胞住疼。本草言其善補而實無補性，但氣味和緩辛涼，善行血滯，滯去則瘀熱解勞蒸退，雖行滯而不峻也。心藏神，腎藏志，心腎不足，則神馳而志衰。仲景八味丸用丹皮定神志也。

桑白皮

蜜炙

味甘辛，氣寒。入肺，升中有降，陽中有陰。辛瀉肺中伏火，甘故

緩而不峻。止喘嗽唾血，解煩渴除痰。又水出高源，清肺亦能利水。古方瀉白散：桑白皮、

地骨皮、甘草、粳米。水煎服，此瀉肺諸方之準繩也。

桑葉甘寒。入陽明經。燥濕涼血，去風明目，

帶露炒末，米飲下，止盜汗。經霜水煎，早洗眼，去風淚。

代茶治消渴。扶桑丸：桑葉、黑芝蔴等分為末，煉蜜丸。

長服補腎養肝，去風勝濕，烏髮明目效。

桑枝除風濕潤藏府，壯筋骨明耳目。桑枝煎：採桑條桑（一）嫩

者寸斷，五兩炒香，水煎日三服盡。治手臂癱瘓，散脚氣，潤枯槁，去濕癢。許叔微（二）曰：予病手臂疼數年，諸藥不效，

注（一）柔 原作「桑」，據掃本改。

（二）許叔微 原作「孫叔微」，據此下引文及《普濟本事方》卷七「服桑枝法」改。

服此數劑，尋愈。

代赭石

火煨醋淬

味苦辛寒，沉也，陰中陽也。人心包、肝。養血氣，平血熱。

療小兒慢驚風，

冬瓜仁煎湯，調赭石末一錢服，自愈。與急驚實熱不同。若急驚風，則升降、涼膈，證須辨之。

並吐衄崩帶，產難胎動，及心下痞硬噯氣。

仲景代赭旋覆湯（一），取其重以鎮虛逆，赤以養陰血也。

後人用治噎膈，因痰氣阻塞故。

羚羊角

磨汁

味苦鹹，性寒。入肝，並入心、肺。療風寒熱在肌膚，溫毒伏在骨

間，驚夢狂越，魂魄不安，男女猝熱（二）搐搦，產婦敗血攻冲，清心涼肝，舒筋明目，

磨汁消怒菀於上，燒灰主食噎不通。

《本事方》羚羊角散（三），治妊娠中風，涎潮僵僕，口噤搐掣，名子癇。

羚羊角磨汁，人當歸、茯神、黑棗仁、薏仁一錢，杏仁、防風、獨活、川芎六分，木香磨汁，人甘草二分，薑煎。

犀角

磨汁

味苦辛，氣寒，氣味俱輕，陽中陰也。其性走散而升，色黑功力在尖，

涼心清肝，除胃中大熱，辟邪解毒，祛風利痰。時珍曰：五藏六府皆稟氣於胃，風

邪熱毒必先干之，飲食藥物必先入之。犀角之精華所聚，直入胃中，能解一切毒，

療一切血，並治傷寒、溫病發狂，發斑發黃，驚悸惺惺譫妄之證。故傷寒熱毒表閉

注（一）代赭旋覆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並治中》作「旋覆代赭湯」。

（二）熱 原作「熱」，據掃本改。

（三）羚羊角散 《普濟本事方》卷第二與此方名同而藥味異。

而非汗不解者，磨尖攪人發散藥中取汗，速如響應。今人止知犀角能解心胃熱，而不知其涼而升散，尤速於升麻也。《活人書》治吐衄血，用犀角地黄湯，無犀角代以升麻，蓋亦有理，朱二允非之，殊不盡然。但升麻純陽氣浮，有升無降；犀能分水，陽中有陰，升而能降，代治大小便下血則得矣。若吐衄恐血隨氣升，湧出不止，如氣平火不上炎者，亦可代。孕婦切忌之。

童便 味鹹，氣寒，沉也，陰也。鹹走血，寒涼血，故善清諸血妄行，吐衄能止，陰火自退。定喘促，降痰氣，解煩渴，利大小便，要之非用童便也，實則用本人小便耳。不然，《內經》何以謂之還原湯，《綱目》何以謂之輪回酒乎？以自己之小便，治自己之病痛，入口下嚥，引火下降甚速也。其如愚夫愚婦，執而不用何哉？煉為秋石，反失其性。

熱劑類

附子

反半夏、桔梗、貝母、白芨、白薇，中其毒者以犀角、黃連、甘草、黑豆煮湯解之，是其所畏者也。

生者

味辛甘，醃者味辛鹹，性大熱，有大毒，陽中之陽。其性浮中有沉，走而不守。除表裏沉寒，厥逆口噤，仲景有四逆湯。且能引火歸原，制伏龍火，仲景有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一）。

注（一）白通加人尿猪膽汁湯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作「白通加猪膽汁湯」。

善助參、耆成功，尤贊地、莢建效。無論表裏，但虛寒脈細無神者，皆當急用。仲

景有附子湯。孕婦切忌之。川烏頭即春間所採附子之嫩小者，主中風洗〔一〕洗出汗。烏

頭、梔子等分，鹽水煎服。治疝氣，內鬱熱而外束寒者。側子，即附子旁出小顆，其性輕揚，主發散，

為風疹及四肢發散要藥，反、惡、性味相類。辨附子制法：稽之古人，有單用童

便煮者，有用薑汁、鹽水煮者，有用黃連、甘草湯煮者，有數味兼用製之者，其中

宜否，最要詳辨。夫附子之性熱而剛急，走而不守，士人以鹽醃之，故其味鹹而性

降。今人所以用之者，正欲用其熱性，以固元陽，以補脾胃，以行參、耆、地、莢

等功。若製以黃連，則何以助其回陽？若製以鹽水，則更以助其降性。若製以童便，

則非唯更助其降，而脾胃大虛者，尿臭一人，極易動嘔，是藥未入口而先受其害，

且令沉降尤速，何以達脾？唯薑汁製，直中陰寒者用之最良。若常用而欲得其補

性者，又不必用此。余意總不如用甘草，酌附子之多少對用，煮極濃湯，先浸三、

二日，剥去皮臍，切為四塊，再易甘草濃湯，浸三、二日，捻之軟透，切為薄片，

入鍋文火炒至將乾，口嚼尚有辣味，是其度也。若炒太乾，則過熟而無辣味，其熱

性全失而無用矣。其所以必用甘草者，蓋以附子之性急，得甘草而後緩，附子之性

注〔一〕洗「酒」的通假字。《說文》段玉裁注：「今人假洗為酒，非古字。」

毒，得甘草而後解；附子之性走，得甘草而後益心脾；附子之性散，得甘草而後調榮衛。此無他，不過濟之以仁而成其勇耳。若急用，則以麵裹而火炮者亦可。直中陰寒厥逆將危，緩不及待，則單用炮附，不必更用他法。夫天下之制毒者莫如火，火之制毒者，以能革物之性，故以氣遇火則失其氣，以味遇火則失其味，剛者革其剛，柔者革其柔。如但煮之極熟，全失辣味，狀若蘿蔔之可食矣，尚何補益之有？今人祇知附子之畏，而不知過熟之無用也。

肉桂 味辛甘，性大熱，陽中之陽。氣味沉重，專補命火，引火歸原。桂為木中王，故平肝，味甘故補脾生血。凡木勝尅土而無大熱者，用之極良。與參、附、地、英同用，最降虛火，治元陽虧乏，陰虛發熱。黃香湯加肉桂（一）為虛勞聖藥，一味加入參、

草是也。但善於動血墜胎，觀仲景治蓄血證，桃仁承氣湯用肉桂可知矣。桂枝味辛

甘。氣輕故能走表，調和榮衛故能發汗，又能止汗，四肢有寒疾非此不能達。仲景桂

枝湯，治冬月中風，頭疼發熱汗出脈緩者，此千古良方也，治病多多矣。

乾薑 味辛，大熱。生用發汗，炮熟溫中調脾，通神明去穢惡。凡脾寒而為嘔吐者，鮮者煨熟用之；凡虛冷而為腹疼瀉泄者，乾者炒黃色用之；仲景理中湯皆治之。產

注（一）肉桂 原作「桂肉」，據掃本乙轉。

後虛熱者，炒黃黑色用之；虛火盛而吐血痢血者，炒黑灰用之。按乾薑炒為黑灰，已將失其性矣。其亦可以止血者，取血色屬火，黑色屬水之義，亦取薑灰性瀉之義耳。若陰盛格^{〔一〕}陽，火不歸原而上見血者，仍留性為妙，汗多者忌之。丁香純陽，泄肺溫胃，療腎虛，壯陽煖陰，去胃冷脹嘔呃忒。

益智子

鹽炒

味辛，氣溫。人心、腎。主君相二火，以補脾胃之不足，治遺精崩

漏泄瀉^{〔二〕}，小便餘瀝。

同烏藥酒煮，山藥丸，名縮泉丸。

開鬱散寒，建中攝涎。

合六君子湯按益

智辛溫，善逐脾胃之寒邪，而土得所勝，則腎水無冷尅之虞矣。

破故紙

鹽炒

味苦辛，氣大熱，性燥而降。壯元陽，煖水藏，治命火不足而精流

帶濁，脾腎虛冷而溏瀉滑痢。以其補陽，故煖腰膝酸疼；以其性降，故能納氣定喘，然氣微宜避之。古方補骨脂丸，益元氣壯筋骨，治下元虛敗，手足沉重，夜多盜汗，此恣慾所致也。破故紙四兩，菟

絲餅四兩，胡桃仁一兩^{〔三〕}，沉香一錢五分。為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鹽水溫酒按時令送下，自夏至起冬至止。

唐·張壽知廣州得方於南番，詩云：三年時節向邊隅，人信方知藥力殊，奪得春光來在手，青娥休笑白髭鬚。

淫羊藿

辛香甘溫。入肝、腎、命門。治絕陽不生，絕陰不成。

注〔一〕格 原作「隔」，據掃本、德本改。

〔二〕泄瀉 原作「瀉泄」，據文義及後「石硫黃」文乙轉。

〔三〕兩 此下《本草綱目》補骨脂條引本方有「乳香、沒藥」。

石硫黃

番舶者良

味酸，性大熱，陽中之陽，有毒。

與大黃並號將軍。

補命門真火，桂、

附不如也。性雖熱而能疏利大腸，與燥瀉者不同。如元陽暴絕，脾胃虛冷，久患泄瀉寒澼遺漏精滑者，用之大有起死回生之功。古謂熱劑兼補，此類是也。古方玉真丸：

硫黃入猪大腸頭內，爛

煮三時，取

出曬乾為末，

蒸餅和丸，

名來復丹。

補命門真火

大有功效。

石硫黃二兩，半夏、石膏、硝石一兩。為末，薑汁糊丸。治寒厥頭疼，與仲景白通湯加入尿猪膽汁義同。古方花蕊石散：石硫黃五錢，花蕊石二兩為末服，下胞衣惡血。

米酒

味甘、辛、苦。大冰凝海，唯酒不凍，陽中之陽，過則傷人，少則養氣

和血，大有補益。入口下嚥，上至天下至泉，內藏府外皮毛，無處不到，能引諸涼藥至熱所，敵逐邪氣外散，尤為溫病聖藥。《易》曰火就燥是也。

燥劑類

白附子

新羅者佳，泡用。

味甘辛，純陽，大熱有毒。入肝、脾。去頭面遊風，可作

面脂。主血痺心疼，且行藥勢，敵諸風冷氣，解中風失音，磨醋擦身背汗斑，尤去

疥癬，用茄蒂裹〔一〕邊，燃〔二〕藥擦三日，愈忌深洗。研末，收陰囊濕癢，並滅斑痕。奉正散治中風口眼

喎斜。白附子、白殭蠶酒炒，全蝎炙，等分，溫酒調末服。脾胃燥熱者忌之。

注〔一〕裏原作「如」，據掃本、德本改。

〔二〕燃 手捏曰燃，與捻通。

蛇床子 味辛苦，氣溫。腎、命、三焦氣分之藥。強陽益陰，補精散寒，祛風燥濕。主男子陽痿囊濕，女子陰疼濕癢，同吳茱萸煎湯薰洗，或同白礬煎洗。子藏虛寒，產門不閉，及腰酸體痺，帶下脫肛，濕癢惡瘡，一切風濕之證。

吳茱萸

湯泡

味辛苦，氣溫性燥。氣味俱厚，升少降多，有小毒。雖入脾、腎，

實肝家主藥。胸膈停滯而為嘔逆吞酸，

同白茯苓為末，煉蜜丸，名吳仙丹，吞酸醋心為嚮導。

腸胃陰

寒而為臍腹脹疼，及小腸、膀胱寒疝寒疼，少陰下利，厥陰頭疼，皆其所長。

仲景有

吳茱萸湯。東垣曰：濁陰不降，厥氣上逆，膈塞脹滿，非吳茱萸不可治也。其性雖熱，而

能引熱下行。

古方導氣湯，吳茱萸錢半，小茴二錢，木香三錢，川楝子四錢，荔枝一個，長流水煎，治小腸、膀胱寒

疝寒疼。

根殺寸白三蟲，煎服即出。

枝療二便關格，入口立通，並向東南方取之

方獲實效。本草曰：凡用樹根、樹皮，宜採向東南方者，凡採根皮，出土上者殺人。

肉豆蔻

麵包煨熟，去油切片，酒炒。

味辛，氣香。理脾燥濕，行氣調中，逐冷祛痰，瀉

腸止瀉。治積冷腹內脹疼，惡心吐沫，療小兒胃寒吐瀉，乳食不下。因其固腸，則

元氣不走，故曰能健脾胃，非真補益也。性尤善於下降，得中則和平，過用則泄氣

耳。古方四神丸，治元陽衰憊，脾瀉腎瀉。肉蔻二兩，五味三兩，故紙四兩，吳茱萸一兩。《準繩》加木香五錢為末，生

薑四兩，大棗百枚同煮，以棗肉丸，任下。

白豆蔻 味辛，氣溫，味薄氣厚，升也，陽也。流行三焦，溫暖脾胃，實肺家本藥。別有清爽之氣，散胸中冷滯，溫胃口止疼，除嘔逆反胃，祛宿食脹膨，退目皆紅筋，去白睛翳膜，消痰氣，解酒毒。欲其速效，嚼嚙甚良。

草豆蔻 味辛，氣燥，升也，陽也。入脾、胃。消痰食除脹滿，祛寒濕止霍亂瀉痢，辟山嵐瘴氣。但其性燥急，不如白蔻有清爽之氣，而辛溫發散，又與草果相似。同砂仁溫中，佐常山截瘧。胃燥發熱三蔻並忌。

蒼朮 茅山者佳，米泔浸炒。 辛溫燥烈，氣味俱暴，可升可降，陽也。然性不純良，能溫散，故發汗寬中，却心腹脹滿，散風眩頭疼，消痰癖氣結。能燥濕，故強脾勝濕，止吐瀉消腫，斂足痿帶濁，去水飲癖囊。蒼朮一斤，茯苓四兩，為末，以薑煮藥用肉、人脂麻汁搗丸，任下。 又能總解六鬱，有燥熱者大忌。

瀉劑類

蓮子 福建者佳。 味甘澹，氣平。益十二經脈氣血，瀉精氣，厚腸胃，除濕熱，治脾瀉久痢，白濁夢遺，血淋吐衄崩漏。蓮子、茯苓等分，入雄豬肚內，煮爛搗丸，蓮葉湯下，治前證悉效。 此脾之果也，交水火而媾心、腎，安靜上下君相二火，猶黃婆媒合嬰兒姘女之理也。

蓮藕生甘寒，涼血散瘀，止渴除煩；熟甘溫，益胃補心，止瀉平怒。蓮鬚清心滋

腎，益血固精。蓮葉色青中空，形仰象震，補脾胃而升陽，散瘀血而生新。主一

切血證，洗腎囊風濕，療夢遺泄精。莫一云：蓮葉為末，酒調服三錢，龍骨、牡蠣

不若也。治濁固本丸：蓮鬚、猪苓、黃連二兩，黃檗、砂仁、益智仁、半夏、茯苓二兩，甘草五錢，為末，煉蜜丸，蓮

葉湯下。此固本之中兼利濕清熱，解鬱調氣而除痰也。余丙子夏在亳，一少年張姓，咳血遺精已經二年，狼狽之甚，診其脈

沉細而數，用紅蓮花十八片，蓮子、蓮鬚、蓮房、蓮葉、藕節俱二錢，水煎七服而吐遺止，後用六味丸加蓮子、芡實子、金

櫻子、蓮葉湯下，服百日康健如故，因名愛蓮湯。

芡實子 嬰兒多食，能令形體矮小，慎之。味甘，氣平。入脾、腎經。能健脾養陰，故治

腰膝疼痛；強志益精，能補腎益髓，故令延壽耐老，目明耳聰，且收脫住瀉，秘氣

瀦精。但其性和緩，難收速功。芡實散：芡實粉、金銀花、乾藕、蒸熟曬，等分為末，冬湯夏水調下，久服却

病延年。

木瓜 味酸瀦，氣溫。斂肺平肝，理脾和胃，化食止渴。氣脫能收，氣滯能散，

調榮衛，利筋骨，去風濕。治霍亂轉筋，腳氣瀉痢，肩臂腰足無力之證。木瓜酒方治肩

臂腰疼，並風濕痰氣，手足腿膝麻木疼。木瓜、川續斷、威靈仙、鉤藤鉤、防風三錢，鑽地風、金銀花、歸身五錢，紅花、

熟地黃為妙。桂枝、升麻一錢，煮黑紅谷酒四觔，早晚服。若腰以下疼木，去升麻，加杜仲、牛膝三錢，此和榮衛利筋骨之要藥也。

〔批〕

愚意腰腿疼
屬腎虛，加

秦皮

漬水碧色，青紙不脫。

味苦，氣寒，色青，性瀉。補肝、膽而益腎。以其平木，

故治目疾驚癇；以其收瀉而寒，故治崩帶血痢；

仲景白頭翁湯用之。加阿膠三錢，炙甘草三錢，治產

後痢虛極者。以其瀉而秘氣，故益精有子。時珍曰：天道貴瀉，惟收瀉故能補。

川續斷

酒浸，川出者佳。

味苦而瀉，氣微涼。入肝、腎。他產者味甘、辛，苦少瀉

少不效。其味苦而重，故調血脈續筋骨，療跌撲折傷，消腫毒生肌膚，理金瘡癰瘍，乳結瘰癧殊功，腸風痔漏立效；其味瀉而收，故治腰疼，煖子宮，止胎漏崩中，調血痢縮小便，固夢遺精滑。佐以人參、甘草、熟地、山藥之屬，其效尤捷。初卷曰：貫

墮胎者，受孕一兩月，川續斷酒浸，曬乾二兩，杜仲搗汁浸炒斷絲八兩，山藥六兩煮糊丸，米飲送下。大補腎氣，托住胎元，

何墮之有。血熱者又當別論。

沙苑蒺藜辛溫，瀉肺氣而散肝氣，苦溫補腎，治三經虛勞之證。

訶子

去核

味苦酸瀉，苦重酸輕，性急善降，陰也。入肺、肝、脾、胃、大腸。

生用清肺，煨熟固腸，消宿食去腹脹，通津液破結氣，逐滯開胃，驅風降痰。因有收斂降火之功，故定喘止嗽，下氣除滿。若上焦元氣虛陷者，煨熟少用，雖欲固下，而苦降之性在所當避，蓋能瀉腸，又能泄氣故也。丹溪曰：文只有六路為真，東垣訶子散，治久瀉久痢虛脫，訶子煨，乾薑炮，罌粟殼蜜炙等分，橘紅減半，調末服。即訶黎勒。

罌粟殼

泡去筋膜，醋拌浸炒。

味微甘，性多瀉。入肺、大腸。久痢滑泄必用，須加甘

補同煎，久虛咳嗽劫藥，欲用要當知慎。三元湯，治虛痢、久痢、久瀉滑脫不禁。罌粟殼蜜炙三錢，蓮子十枚，元肉十枚，小棗十枚，竹葉二十片，燈心三十寸，水煎，入蜜服。

椿樗白皮

去粗，蜜炙。

苦燥濕，寒勝熱，瀉收斂。椿人血分，樗人氣分。去肺胃陳痰，主濕熱為病，久痢滑瀉，遺精便數，腸風崩帶，含滑石為末，粥丸，米飲下，治白帶效。大有斷下之功。時珍曰：婦人痢年餘，素耽飲，好食魚蟹，積毒在藏，便與膿血雜下，肛門疼甚，諸藥不效，用人

參、枳皮等分為末，溫酒或米飲調下二錢，數服尋愈。樗根白皮半觔搗汁，入水少許，用小棗四兩，煮三柱香去棗，量調蜜數匙，露一宿，早服，治大便下血年久者。

五倍子

炒

味鹹酸，其性瀉斂肺，其氣寒降火，生津化痰止嗽，

黃昏咳嗽，乃火浮肺中，

宜五倍、五味斂而降之。

斂汗，

以白己漱口水調末，敷臍上效。

療瀉痢五痔，下血脫肛，膿水濕爛，子

腸墜下。色黑烏鬚。

《醫學綱目》云：王元珪虛而滑精，諸藥不效，後用五倍子一兩，白茯苓二兩，為末，丸服，

遂愈。初卷曰：凡用秘瀉藥，必能通而後能秘，此方茯苓倍於五倍，一瀉一收，是以能盡其妙也，世罕知此。

地榆 味苦酸澇，性寒，氣味俱薄，陰中陽也。入肝與大腸。雖理血病，惟治

下焦。禁腸風下血，塞痔瘻來紅，療月信不調，並帶下崩中，却疳熱瀉痢，及積瘀

時行。

《綱目》曰：地榆三兩醋煎，日三服盡，治下血痢血不止，並婦人漏下，赤白帶下。加鼠尾草三兩水煎，如前法

服，治下血二十餘年者驗。又曰：地榆三錢，炙甘草三錢，砂仁一錢水煎，治結血下血腹疼。

赤石脂 味甘溫酸澇，性平。色赤入心養血，甘溫益氣生肌而調中，酸澇收濕

止血而固下。療久痢腸澼，仲景有桃花湯。崩帶遺精，癰痔脫肛，合伏龍肝、白礬等分，為末敷之。

催生下胞。東垣曰：固腸胃有收斂之能，下胞衣無推蕩之峻。

牡蠣 煅粉。

味鹹澇，入腎。澇收斂，鹹軟堅。同熟地、山萸肉固精秘氣；同杜

仲、麻黃根補陰止汗；柴胡為引，療脇下硬疼；茶芽為引，消頸下結核。禁夢交淋

瀝，止精滑崩帶。牡蠣粉兩半，苦參二兩，雄豬肝煮爛，搗末和丸，酒下二錢，治婦女赤白帶下。

龍骨 五色者佳。

味甘，性澇。入心、肝、腎、大腸。收斂浮越之正氣，治驚癇風

熱，祛崩中帶下，止腸風下血，療瀉痢便滑，斂虛汗縮小便，皆澇以止脫之義。

龍齒澇涼，鎮心安魂，主驚癇癲狂熱。《寶鑑》所謂虎屬金定魄，龍屬木安魂是

也。仲景柴胡牡蠣龍骨湯（一），治少陽病誤下，胸滿煩驚，譫語身重，小便澇。

消劑類

縮砂仁 味辛溫，氣香竄。入肺、脾、胃、大小腸、膀胱、腎。補肺益腎，和

胃醒脾，行氣消食，醒酒逐寒，祛痰嗽逆咳立止，療霍亂大除惡心，消脹滿安氣滯

注（一）柴胡牡蠣龍骨湯 《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上》作「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之胎，

同枳殼服。

却腹疼，

同乾薑、五味服。

治瀉痢嘔吐膈噎，散咽喉口齒浮熱。

欲其溫散薑汁炒研。益智、人參為使，人脾、胃；白蔻、檀香為使，人肺；茯苓、黃檗為使，人膀胱、腎；赤石脂為使，人大小腸。總之，砂仁為行散之藥，故能引人七經。性溫而不傷於熱，行氣而不傷於尅，尤為太陰脾之要藥。常嚼最妙。《尊生書》

曰：漫言水穀消融，且化骨髓〔一〕銅鐵，因收入消劑。

安胎散治跌墜損傷。凡因所觸，致胎不安，

痛不可忍者，砂仁炒熟，去皮為末，溫酒調服二錢，覺腹內胎動極熱則安矣。又方：砂仁、威靈仙、砂糖、醋煎服，治諸骨

髓〔一〕。

沉香

忌火。

味苦辛，氣溫，可升可降，有陽有陰。其性緩，故抑陰扶陽，補助

相火，其氣香，故通天徹地，條達諸氣。

《談楚〔三〕翁試驗方》：沉香五錢，芫花三錢，月季花頭二錢，

剉碎，人大鯽魚腹中，就以魚腸封固，水酒各半煮熟，食之即愈。所用之魚，須安養水內游死者方效。原文曰：此家傳方，

治瘰癧未破者，活人多矣。

行氣不傷氣，溫中不助火，除心腹疼痛，治噤口毒痢，墜痰涎平

怒，調翻胃嘔逆。

古方攝生飲，治中風、中痰、中氣、中食，上壅垂危。沉香五分磨汁，入木香、半夏、南星錢半，

枳實、細辛、石菖蒲一錢。痰盛加全蝎二枚，生薑水煎。一方有蒼朮。

注〔一〕髓 原作「硬」，據文義改。

〔二〕髓 原作「硬」，據文義改。

〔三〕埜 野的異體字。

廣木香

忌火。

味苦辛微甘，氣味俱厚，降也，陽中陰也。行肺、肝、脾氣滯如

神，去心腹脇氣疼甚捷，和胃氣止嘔瀉，散逆氣除脹滿，氣順癥癖自散，氣調胎孕亦安。佐黃連治暴痢，固大腸。本草言其性補，或以滯去食進，而脾自健耳，非真能補也。

子和木香檳榔丸，推蕩一切實積，瀉痢食癥咸宜。木香、檳榔、青皮、陳皮、枳實、黃連、黃蘗、三稜、莪朮五錢，香附、大黃一兩，牽牛二兩。為末，芒硝水丸，量虛實服。清火利氣破滯，為推堅峻品。濕熱積聚去，則二便調，而

三焦通泰矣。蓋宿垢不淨，清陽終不能升也。

枳實、枳殼

熬炒

時珍曰：實、殼上世未分，至魏晉始分用，乃一物也。小如指

頂而實者為實，長成而空者為殼。枳實，味苦酸微寒，氣味俱厚，陰中微陽，性沉急於枳殼。除脹滿消宿食，削堅積化稠痰，逐瘀血破滯氣，療結胸胸痺。

仲景枳實薤白

湯〔一〕，治胸痺結胸。

其證心下痞堅，留氣結聚脇下，逆氣搶心。枳實五錢，厚樸五錢，薤白一兩，肉桂〔二〕一錢，栝實

一枚，連皮子蠲搗爛，水煎分二服，連進。熱加黃連。

佐白朮能健脾，佐大黃能推蕩，但損真氣，虛

者忌之。下氣瀉痰滑竅，有推墻倒壁之功。故心下痞，脾血積也，東垣有枳實白朮湯；若胸中痞，肺氣結也，《活人》有枳殼桔梗湯。皆取其疏通快泄，破結散滯之義。枳殼，其氣略薄，味亦稍輕，性亦稍緩，功亦相類。但枳實性重，多主下行

注〔一〕枳實薤白湯

《金匱要略·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作「枳實薤白桂枝湯」。

〔二〕肉桂

《金匱要略·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作「桂枝」。

心腹削堅，而枳殼氣輕，多主上行胸膈破氣。因其性緩，故用以束胎，虛者亦忌。治胸中痞塞，泄肺氣，凡刺疼皆宜用，破滯氣亦用，看何經分，以引經藥導之。

青、陳皮

皆橘子皮也。

陳皮味苦，氣辛氣實，痰滯必用。留白味甘緩，去白味辛速。瀉脾胃濁痰，散心腹滯氣，飽逆脹〔一〕滿堪除，嘔吐惡心皆效。解酒除煩，利水破積，通達上下，統治百病，皆理脾燥濕之功。丹溪曰：二陳湯能使大便潤而小便長，豈獨治痰一節

乎？

橘核治疝氣。

橘葉散乳癰。

橘葉七片，青皮二錢，石膏八錢，甘草節一錢八分，桔槩實一枚，酒煎

服。方加蒲公英三錢，金銀花三錢，連翹二錢，川芎錢半，並治吹乳寒熱交錯者。

青皮即橘之嫩小者，苦能

去滯，辛能散氣，酸能入肝，又入三焦、膽。消堅癖除脇疼，毆惡瘡散乳癰，解鬱怒劫疝疏肝，破滯氣寬胸消痰。肝虛者忌之。蓋有滯氣則破滯氣，無滯氣則損真氣也。

厚樸

薑炒。

味苦辛，氣溫，氣味俱厚，可升可降，有陽有陰，有小毒。治霍亂

轉筋，消膨脹下氣，止嘔逆吐酸，除腹疼瀉痢，能緩脾，導走氣。與蒼、陳、甘草同用謂之平胃，能除濕滿。與枳實、大黃同用謂之承氣，能瀉實滿，孕婦忌之。按

脹滿證治各不同，氣虛血虛宜補，濕熱宜清利，痰食宜消導，寒鬱散寒，怒鬱行氣，蓄血消瘀，清補貴得其宜，不可專用行

注〔一〕脹原作「服」，據掃本改。

散藥，亦不可概作脾虛腎虛治也，臨病宜致詳焉。

藿香葉

廣出

味辛甘，氣溫。氣味俱薄，香甜不峻，快脾順氣，開胃進食，除口

臭水腫，止霍亂吐瀉。

藿香五錢，陳皮五錢，黃上澄水煎服。

理脾滯同烏、沉等劑，健脾土入六

君同煎。

桔梗

味苦辛，氣微涼，氣輕於味，陽中陰也。載藥上浮，有舟楫之名。入心、

肺、胸膈上焦。載散藥清理風寒頭目，載寒藥冷利齒牙咽喉，載肺藥解肺熱，療癰

痿唾膿咳嗽，載痰藥消痰涎，止喘嘔利膈寬胸，引大黃可使上升，引青皮平肝止疼。

檳榔

海南子佳，今所用者皆大腹子。

味辛瀋，微苦，氣微溫，味厚氣薄，降也，陰中陽

也。攻堅去脹，逐水除痰，消食醒酒，溫中快氣，療瘴癘瘧痢，腳氣沖心，童便、薑汁、

溫酒調檳榔末二錢，連服。

殺三蟲，開停滯，止心疼，墜胸中至高之氣至於下極。按《本草》

言治後重如奔馬。夫後重，乃毒聚大腸而氣陷所致。此物性降，氣必愈降，味瀋，毒必不散，恐非後重所宜。本草又言泄氣極速，較枳殼、青皮尤甚。而廣南之人終年朝夕啖噉，似非泄氣極速者。兩說極言其效，皆未盡其妙。蓋此物辛溫而燥，故

注〔一〕桔梗甘草湯 《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並治》作「桔梗湯」。

能解毒利氣，逐脹導滯。然其味澇，故行中有留，氣薄，故降中有升，雖泄氣散毒而不傷氣，故治後重，長啖噉皆無妨也。《林玉露》〔一〕曰：飽能使之饑，饑能使之飽，醉能使之醒，醒能使之醉。詳味斯言，可得其性味矣。大腹皮，大腹子皮也。搗碎，黑豆湯洗。辛瀉肺，溫和脾，下氣行水，通大小腸。治瘴瘧霍亂，痞脹痰隔，水腫脚氣。氣虛者忌。

烏藥 味苦辛，性溫。入胃、腎。諸冷能除，凡氣堪順，止翻胃，消食積作脹，縮小便，逐氣衝致疼，辟瘴癘時作，解蠱毒卒中，攻婦人凝滯血氣，去小兒積聚蚘蟲。又療癰癤疥癩，猫犬病磨汁灌效。嚴氏四磨湯：烏藥、沉香、枳殼、檳榔等分，磨汁煎服，治七情氣逆。虛加人參磨，若暴怒氣厥，加枳實、木香、白酒磨服。

香附 海南者佳。 味苦辛，性溫，氣味俱厚，陽中有陰，氣中血藥也。童便炒下行，醋炒理血滯，酒炒散氣疼。行氣開結，和血解鬱，去皮膚搔癢，消腹脇脹疼。治經胎產諸證，號為婦女聖藥。若陰虛燥熱，汗出血妄〔二〕者忌。紺珠正氣天香散：香附四錢，烏藥、蘇葉、陳皮、錢，乾薑五分，水煎服。平肝行氣，則氣順血和而經自調，疼自止矣。

滑石

桂府者佳。

味甘淡，氣寒性滑，降也，陰也。入膀胱、大腸。利六府之澇結，

注〔一〕《林玉露》《本草綱目》檳榔子條引作「《羅大經鶴林玉露》」。

〔二〕妄 原作「忘」，據掃本改。

六、散：滑石六兩，甘草一兩為末服。分水道逐凝血，行津液利九竅，實大腸清熱降火，墮胎亦捷。

鍊石丹，治痧脹屢效。滑石三錢，琥珀三錢，陳石灰一兩，為末，水丸。茶清送下。二錢，煩躁肯驚為衣，心悶亂丹砂為衣。

猪苓 味淡而苦，氣平，降也，陽中陰也。入膀胱、腎。通淋消腫滿，除濕利小便。因其苦故瀉滯，因其淡故滑竅。

仲景有五苓散用之。

按五苓為治水之總劑。別菴謂曾世榮治驚風，亦用五苓。蓋以茯苓安心神，猪、澤

導小水，水利則火降，金得木而旺，木得桂而枯，抑木則風息，風火寧而驚自定。曾可謂善用五苓者矣。可知仲景製一方，即可通百病，人特不善體會耳。

澤瀉 味苦淡微鹹，氣寒，氣味頗厚，沉而降，陰中微陽。入膀胱、膽。滲水

去濕利小便，瀉伏火收陰汗，引藥下行。經云除濕止渴聖藥，通淋利水仙丹。若濕熱壅閉而目不明，非本草久服昏目之說也。

澤瀉三兩，白朮二兩，水煎分三服，治心下有水。久服澤

瀉，未有不與熟地、山萸同用者。古人製方，有補必有瀉，此仲景八味丸用澤瀉之微義也。後人處方，多填塞補藥，何益之有？當局者悟之。

木通 味苦，氣寒，沉也，降也。瀉小腸火鬱，利膀胱熱淋，導痰濕嘔噦，消

腹疼壅塞，

木通二兩，水煎服。通則不壅不疼矣。利血脈九竅，通達上下，以其利水故也。小水

利則心火降，故導赤散用之。古謂消劑兼通，此類是也。通靈散，治血瘀繞臍腹疼甚驗。木通、

五靈脂、赤芍三錢，水煎服。

車前子 味苦，氣寒。入膀胱與肝。祛風濕目赤翳膜，通尿管熱淋瀝疼，炒末、

米飲調服二錢，並治水瀉皆效。利水除濕，性滑善催生，涼血止吐衄，強陰能益精。 莖、

葉治淋瀝癃閉，並尿血衄痢。生，搗汁頻服。更妙，不走腎氣。子、葉性味無異。古方：奇丸

治目內障。車前子、麥冬、熟地等分為末，煉蜜丸服。

燈草 味淡，性寒。入心、小腸。通陰竅利小水，除癃閉成淋，消水濕作腫，

燒灰敷金瘡止血，療小兒夜啼，少加冰片，吹喉中治急喉痺，再加珠子煅研，其效更捷。鉢插乳香，少入油潤全無，罐藏冰片，多加分兩不耗。

山楂 味甘酸，性消導，然其氣輕，故不耗真氣。解宿食，化痰滯，去瘀血，剋肉積，除頰疳，祛膨脹，發痘疹，潤腸胃，健脾土。保和丸：山楂二兩，神麴、麥芽、半夏、

茯苓二兩，陳皮、萊菔子、連翹五錢，蜜丸。此內傷氣未病者，但以平和之味，消而化之，不必攻補也。加白朮二兩，名大安丸，則兼補矣。

六神麴 味甘，氣平。生發脾氣，熟斂暴氣。走脾、胃二經，助中焦土氣。逐痰消積，化滯調中，運化水谷，開胃破癥。其氣腐故除食熱，其性濇故止瀉痢。療

婦人胎動因滯，治小兒腹堅因積。化生丹：神麴半生半炒五兩，香附三兩，陳香椽二兩，蘆子半生半炒，三

稜、莪朮、橘紅、茯苓、澤瀉一兩，山楂、青皮五錢，為末，蜜丸，米飲下。治氣蠱、血蠱、食蠱、水蠱。

附：造神麴法 白麵五觔，杏仁炒研五兩，赤小豆四兩煮熟，搗爛。外用蒼耳

草、野蓼、青蒿，俱取自然汁，及河水各一小碗，於六月六日合一拌勻，乾濕得所，握團以繸葉裹之，懸風處，經年用。

使君子

忌茶。

味甘，氣溫。健脾、胃，除虛熱，殺藏蟲，治五疳瀉痢，同蘆薈為

末，米飲下。

白濁瘡癰，渾身頭面陰囊虛腫，蜜炙為末，米飲調服。小兒尤宜。上證皆由脾胃虛弱，因

而乳停食滯，濕熱癰寒而成，脾胃健則諸證悉平。消癰丸，治小兒痞塊腹大，面黃肌瘦，漸成疳疾。使君子仁三錢炒，木鱉

子仁炒五錢，為末，水丸，龍眼大，雞子一箇，破頂入藥，丸，封固蒸熟食之。肥兒丸，治小兒脾弱疳積諸大證。使君子肉

炒、芡實粉、黃連、神麴、麥芽、青皮五錢，陳皮一兩，胡黃連、白茯苓、蘆薈三錢，木香、人參二錢五分，為末，飴丸如

芡實大，米飲化下一丸，冬薑湯化下。加五穀蟲、山楂、枳實各五錢更妙。瀉，加建蓮子五錢，蜜丸。

萊菔子

味大辛，氣溫，氣味俱厚，可升可降。入脾、肺。下氣消痰食，有推

牆倒壁之功。

搗汁攪薄荷汁服，立吐痰食。磨墨服止血。凡胃有氣、食、痰飲停滯，致成膨脹者，

非此不除。

合皂角燒去皮，子、弦等分為末，薑汁入，煉蜜丸，白水下二錢，治一切痰氣。生升氣，炒降氣。升

則散風寒，吐痰食，寬胸膈，降則定痰喘，止咳嗽，却內疼除後重，皆利氣之功。

萊菔 即蘿蔔也。生搗汁調蜜服，治噤口痢，重者用黑豬羊肝一頁，以箸戳數十孔，入甘草末四兩，煮熟，續

喫效。止消渴，塗跌傷燙火傷；炒熟用寬中降氣，化痰消痰，治吐衄咳嗽，吞酸利便，制麵毒、豆腐積。服何首烏、熟地忌之，恐白鬚髮，以多食滲血故也。古方滋補丸：萊菔

汁、藕汁、梨汁、人乳各一碗，熬成膏，入煉蜜一觔，用小黑藥豆炒焦為末，同蜜膏和令得所，每丸重一錢五分，丹砂為衣，細嚼，滾水送，日三服。

白芥子 味大辛，氣溫。調五藏消痰癖，除脹滿平喘急，寬中利膈開結散滯，辟除冷氣。然味厚氣輕，故開導雖速，而不甚耗氣。能去脇肋皮膜之痰，則他處可知，過煎則無力。三子養親湯：白芥子、紫蘇子、萊菔子。合二陳湯更妙。

旋覆花 即金沸草。味甘鹹，性溫。入肺、肝、大腸、膀胱。主結氣、風氣、脇下氣，膈上痰如膠漆，下氣利大腸，逐水濕。丹溪曰：走散之藥，虛者少服。金沸草散

加杏仁、五味子，下氣降痰，治諸咳嗽皆驗。

前胡 味苦，氣寒，性降。下痰氣如神，開結滯亦速，去胸中喘滿，消風熱霍亂，除肝膽風痰，解嬰兒熱疳。己卯歲試，商邑庠生宋知，年四五十歲一子，其（一）子內得疳熱已經三歲，

骨蒸肌瘦危迫極矣。余用前胡、柴胡、秦艽、青蒿、黃芩、梔子、龍膽草、膽星、生地黄一錢，人參、甘草五分，生梨、生

注（一）其原作「月」，據德本、掃本改。

藥二片，服熱退神清而愈，快哉。

半夏

反烏頭，生嚼載喉閉氣，生薑製。

味大辛，氣溫，能走能散，可升可降，陽中陰

也。體滑性燥，和胃健脾，補肝潤腎，發表開鬱，下逆氣止煩嘔，發聲音利水道，除痰涎脇疼、嘔惡氣結，消痰核腫突、脾濕泄瀉，祛痰結頭疼、眉棱骨疼。經云，半夏和胃而通陰陽。若嘔吐不止，加薑汁微炒，即孕婦服之亦無妨也。

陳湯加枇杷

葉，去毛蜜炙，三錢，治孕婦惡阻。

古有三禁，血家、汗家、渴家，然間有用之者。按《局方》

半硫丸：半夏、硫黃等分，薑汁糊丸服，治老人虛秘，取其潤滑也。《內經》云：胃不和則睡不安，治之以半夏湯。半夏二

升，秫米二升，水煎服。是果性燥者乎？不知濕去則上燥，痰涎不生，非半夏之性燥也。也徒以性燥而治濕痰，則半夏之功
用不彰矣。

川貝母

反烏頭。

味辛，氣寒，氣味俱輕，用須加倍。解肝經鬱怒，散心中逆氣，

祛肺癰痰膿喘嗽，降胸中因熱結胸。足生人面瘡，燒灰油調頻敷，產難胞不下，研末用酒和吞。亦除瘰癧喉痺，亦止消渴煩熱，赤眼翳膜堪點，脾鬱黃疸能敷。但貝母治肺燥之痰嗽，與半夏治脾濕之痰嗽為不同耳，須辨之。

膽星

九套者佳。

味苦，性沉而平。降痰涎因火動如神，療急驚有痰搐必用。總之

有實痰實火壅閉上焦，而氣喘煩躁，焦渴脹滿者，非此不除。占一萬金星散治大人小兒犯鹹

哮喘者 膽星一錢，紫蘇葉一錢，甘草五分，水煎，調雞內金末七分服。

南星祛風散血，勝濕除痰，下氣

破癥，攻積拔腫，性更烈於半夏。

鬱金

楚產蠟肝者佳。

味辛苦，性寒，純陰之品。入心、肺。主順氣破血開鬱，治尿

血吐衄，敗血氣作疼，消血積歸經，

經不下行，上為吐衄。鬱金二錢，和韭汁、薑汁，煎便服，血自下行。

有痰涎入竹瀝。且善治蠱毒。

同升麻煎服，不吐則下矣。

其性輕揚上浮，故散鬱遏有功，入血分兼

入氣分，行滯氣不損正氣，破瘀血亦生新血。

白金丸，治產後敗血攻心，癲狂失心者。鬱金七兩，白

礬三兩為末，米粥丸服。蓋鬱金入心散惡血，白礬化頑痰故也。

薑黃

廣產。

性味與鬱金相似，然較烈。下氣最捷，破血立通，調月信，消瘴腫，

升降散用為佐。但稍損真氣，用宜慎之。

丹參

反藜蘆。

味苦，性微寒。入心定神，破瘀除癥，消癰散腫，生肌排膿。治風

邪留熱，眼赤狂悶，敗骨節疼痛四肢不遂，破宿血生新血，落死胎安生胎，理婦女

經脈不調，血崩帶下。鄭奠一曰：養神定志，通利血脈，實有神驗。一味丹參散，

功同四物。

溫酒調末三錢，治婦人經、胎、產諸證。

五靈脂

去砂。

味甘，性溫。入心、肝。主心腹冷氣疼痛，腸風產後血暈，去疳

蚘，

疳熱有蟲肚脹，同胡黃連為末，丸服。

散目翳，解蛇毒。酒浸行血，醋炒止血，其功最捷。

失笑散，散瘀結甚驗。

延胡索 味辛苦，氣溫。入肺、脾、心包、肝。行血中氣滯，氣中血滯。止腹痛通經，調月水淋閉，除跌撲凝血，散癥瘕疝氣，一切因血作疼之證，悉治之。生用破血，炒用調血，酒炒行血，醋炒止血，但其力迅墮胎，血枯勿加。延胡索、當歸、肉桂等分為末，溫酒調服三錢，治肢體拘疼，並冷氣腰疼，皆氣血凝滯所致也。

紅花 酒炒。味甘，微苦，氣微寒。陰中微陽，唯入血脈，尤宜女科。少則和血行經，多則破血通瘀，瘀行則血活，熱結於中，吐紫黑血者，吐出為妙。吐未盡，加桃仁、紅花以行之。大抵鮮血宜止，瘀血宜行也。能下〔一〕死胎，亦療血暈，達痘瘡血熱難出，散斑疹〔二〕血滯不清。

《金匱》紅藍花酒云：治婦人三十二〔三〕種風。子能解消渴。與麥門冬同煎更妙。

澤蘭葉 味甘苦，性微溫。入小腸，通肝、脾之血。治經胎產百病，通九竅利關節，散頭風目疼，療吐血鼻紅，消癰癰排膿。按澤蘭葉通利小腸，則脾、肝無壅閼之患，故透竅以理血脈，行血無推蕩之苦，養血無滯膩之虞，女科為聖藥有自來矣。癰疽由血熱，故亦治之。澤蘭葉湯治產後陰戶燥熱成翻花，名曰陰翻。先以澤蘭葉四兩煎湯，先三次，再

注〔一〕下 原作「不」，據掃本改。

〔二〕疹 原作「疼」，據掃本改。

〔三〕三十二 《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第二十二作「六十二」。

加枯礬五錢煎洗之即安。又方治產後水腫，澤蘭葉，防己等分為末，酒、醋調服二錢。

紫草茸 味甘鹹，氣寒。茸初得陽氣，和血涼血，利九竅通二便。治溫病邪熱，

小清涼散用之。蓄血黃疸，痘疹血熱，惡瘡癰癤，皆血分濕熱所致也。

桃仁 味甘苦，氣平，陰中有陽。入心包、肝。甘緩肝氣而生新血，苦瀉血滯

而破瘀血。生研用行血，治血瘀血閉血結，通血隔，破血癥，逐血疼，皮膚血熱燥

癢，蓄血發熱如狂；仲景桃仁承氣湯悉治之。炒研用和血，治熱入血室，小柴胡湯加生地、丹皮、紅

花、桃仁。潤秘結大腸。血枯不可妄用，雙仁有毒難當。《尊生書》曰：桃仁不可去皮尖，以皮紅取

其入血，尖取利氣而行瘀也。花治陽狂。

杏仁 炒研。味苦甘辛，氣溫平，味厚於氣，降也，陰中陽也，有小毒。入肺、

胃、大腸。其味苦降，故定氣逆氣喘上冲，通大腸氣閉乾結；其味辛甘，故瀉肺中

滯氣，逐膈上痰涎，佐以半夏、生薑尤散風寒咳嗽。仲景麻黃湯、大青龍湯俱用之。按桃仁、

杏仁俱治大便秘，但當以血氣分之。脈沉在血分，桃仁、陳皮治之；脈浮在氣分，

杏仁、陳皮治之。賁門上主往來，魄門下主收閉，故言肺與大腸為通道。

茜根 味鹹，氣寒，陰中微陽，血中要藥。或云茜草、蘭茹一物也，非也，破瘀同。《內經》

茹合烏鰂骨等分為末，雀卵為丸，鮑魚湯下，治婦女血枯甚驗。味鹹故能通經閉，氣寒故能止動血。惟能

通，故能止。治勞傷吐衄時來，除血虛崩漏不止，散跌撲血凝瘀聚，解蓄血疔黃燥肝，有胎須忌之。凡血閉、酒煎服一兩效。血枯、血熱、血動並建奇功。八珍湯加茜根五錢，治

脾虛而吐衄崩漏（一）尿血便血者。

雄黃 味辛，性溫。得正陽之氣，搜肝強脾，殺百毒。治驚癇痰涎，暑濕瘧利，化瘀血為水，散白節大風，除勞瘵瘡疥，破結滯殺蟲。孕婦佩之生男，姑存此說。

解毒丸，治纏喉急痺。雄黃一兩，鬱金一錢，巴豆七粒，為末，麵糊丸，津嚥三五丸。如不能嚥，先吹末喉中，後自下。

散劑類

白殭蠶

去絲，酒炒。

味辛鹹，性平，氣味俱薄，升也，陽中之陽也。二眠三起，

生於甲木，成於丙火，胎於午上，殭得金水之化，色白而不腐，喜燥惡濕，食桑葉而不飲，有大便無小便。余因其不飲，而用之不飲之病；邪熱渴飲非正味之飲也。因其有大

便，而用治大便不通之病。火瀉無度亦治之。蓋以天地清化之氣，滌疵癘旱潦之氣，於溫病尤宜。可見溫病乃天地之雜氣為病，非四時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為病也。熱病即溫病，特以春夏分別言之耳，所以世人多誤以為時氣。知此者稀矣。陶宏景曰：人家養

注（一）「漏」原作「滿」，據補本改。

蠶，時有合簿皆殭者。余因合簿皆殭之蠶，而用治合家皆病之疫。李時珍曰：蠶病風，其色白，死不朽，故曰殭。余因病風之蠶，而用治病風之人，古謂因其氣相感而以意治之者也。又曰：散風痰頭疼，風熱齒疼，咽喉痺疼，皮膚斑疹，風瘡丹毒風癢，一切風熱腫毒。觀此則殭蠶之升陽散火，祛風勝濕，清熱解毒可知。《普濟方》誇其善於治腹內之疼，余謂腹內之風熱火毒可知。《聖惠方》稱其長於去頭上之風，余謂大頭溫、蝦蟆溫，用升降散，加味涼膈散立消，以方有殭蠶、蟬蛻也。張元素曰：此物氣味俱薄，輕浮而升，陽中之陽，故能去皮膚諸風如蟲行。余謂升其清陽之氣，而濁陰之氣自降也，故止渴除煩並驗。朱丹溪曰：此物屬火，兼木與土，老得金氣，殭而不化。上治咽喉，取其清化之氣，從治相火，散濁逆結滯之痰也。余謂春夏多溫病，勢如火炎土燥，焚木灼金，一得秋分之金氣，而炎熱自退，故殭蠶為溫病之聖藥。時珍又曰：蠶屬火，喜燥祛風勝濕，主療溫病風濕之證。余謂若溫病而誤用麻黃、桂枝、羌活、獨活、細辛、白芷、蒼朮等味，辛溫發汗以散風濕，則煩躁益甚，而熱毒愈熾，此麻黃湯、桂枝湯、沖和湯、人參敗毒散，治溫病之所以壞事也。千年長夜，萬古遺憾。世人何曾夢見，余經閱歷而悟此。

蟬蛻 味甘鹹，性寒。上木餘氣所化，升也，陽中之陽也。夫蛻者退也，脫然

無恙也。豈獨能療驚癇，除失音，止夜啼，發痘疹，殺疳蟲，為小兒要藥已哉？又豈獨退翳膜侵睛，祛翳〔一〕肉滿眇，為眼科要藥已哉？吸風飲露而不食，有小便無大便秘。余謂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肺氣不下降，膀胱不氣化則死。腎虛膀胱不約則遺尿亦死。因其不食，而用治不食之病；因其有小便，而用治小便不通之病。短赤淋遺亦治之。以意治病，其義深，其理微，與蠶之食而不飲，有大便無小便，彼此相資，化育流行，天然配偶，此造物神功之妙，皆溫病之聖藥也。宗奭曰：蟬性善脫，胎前禁用。余謂有病則病當之。《內經》云：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孕婦患溫病，余屢用之，每收奇功，未見動胎，此閱歷之言，不必致疑於禁用二字矣。時珍曰：主治頭風眩暈，皮膚壯熱，斑疹作癢。余謂溫病有頭目眩暈者，有皮膚發熱斑疹雜出作癢者，總是熱毒攻衝，所以用之大驗。又曰：主治驚癇狂亂，癰瘰心悸。余謂風熱生驚，驚則癰瘰心動，去其風熱，則肝氣和心神安，驚搐自定，瞤惕自止，發狂奔叫自息矣。又曰：主治頭風疼痛。又曰：去壯熱，治腸中幽幽作聲。余謂蟬乃清虛之品，處極高之上，與肺相似，肺熱移於大腸，肺熱去而大腸之熱自去，而聲亦無矣。頭疼目眩，風熱上攻，故並治之。《衛生方》中有清膈散，治胃

注〔一〕簡原作「弩」，據文義改。

熱吐食用蟬蛻^{〔一〕}、蜂蜜。余謂嘔噦吐食皆胃熱也，故亦用蟬蛻、蜂蜜，古人有先得我心者，非余之杜撰也。

淡豆豉 味苦辛，形腐類腎，性寒瀉肺。雖理瘴氣，專治傷寒。佐葱白散寒熱頭疼，助梔子除煩躁懊憹，足疼酒浸速嘗，痢疾薤白同煎，盜汗炒漬酒飲。按豆豉之人肺，《內經》所云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之意也。毒丹臭霧，山嵐瘴氣，以及雜氣流行，風寒暑濕，皆肺先受之，喘吸燥悶，亦肺氣有餘耳，何弗治之耶？

附：造豆豉法 黑豆水浸透，淘蒸，攤勻蒿覆。候生黃衣，取曬簸淨，水拌得所，築甕中，桑葉厚蓋，泥封，曬七日，取出再曬，即水拌入甕如前法七次，再蒸收用。

石菖蒲

九節者佳，米汁浸蒸。

味辛微苦，性溫。入心、肺、膀胱。主手足濕痺，可使屈伸，開心氣洞達，能出聲音，通九竅，明耳目，益智慧，除健忘，溫心腹，堅齒牙，療惡瘡疥癬，歐上氣咳逆。本草又言常服成仙，此醫家誇張之說，殆不可信。

菖蒲補心丸：石菖蒲、茯苓、茯神、遠志、酸棗仁、柏子仁、地骨皮、熟黃精、山藥、枸杞子、預知子等分，人參、硃砂減半，為末，煉蜜丸，如芡實子大，每嚼一丸，人參湯下。治心氣不足，精神恍惚，語言錯妄，忪悸煩鬱，健忘少睡，憂喜慘悽，夜多異夢，寐即驚魘^{〔二〕}，或發狂眩暴，不知人等證。

注〔一〕蟬蛻《本草綱目》蟬蛻條引《衛生家寶方》方，此下有「滑石」。

〔二〕魘（yǎn）掩，《說文》：「夢魘也。」

甘菊花 味甘，性平，可升可降，陰中陽也。入肺、脾、肝、腎。以其味甘補陰血，故敲頭風眩暈，清腦第一，收眼淚翳膜，明目無雙，利一身血氣，逐四肢遊風。冬芽秋花，多得金水之化。冬春採根，夏秋採葉，疔腫垂死，取汁頓服立活。

甘菊丸，治腎水枯竭，肺、肝受傷，五藏俱損，瞳人倒背者。甘菊花四兩，枸杞子二兩，五味子二兩，肉蓯蓉二兩五錢，巴戟天二兩五錢，為末，煉蜜丸服。余謂加車前子七錢五分更妙。

威靈仙

忌茶。

辛泄氣，鹹泄水，氣溫屬木。其性善走，能宣疏五藏，通行十二

經絡。中風，痛風頑痺，癥瘕積聚，隔噎，靈仙一兩，生薑二兩，水煎去渣，入砂糖一兩，再煎數沸，溫服。痰水瘡疾，黃疸浮腫，大小便秘，一切風濕痰氣之證。性極快利，積疴不痊者服之有捷效。然疏泄真氣，虛人慎用。按頑痺由濕熱流於肢節之間，腫屬濕，疼屬熱，汗多屬風，麻屬氣

虛，木屬濕痰死血。四（二）肢麻木亦是胃中有濕痰死血，以脾主四肢故也。痛風當分新久，新疼屬寒，宜辛溫，久疼屬熱，宜清涼。河間所云暴病非熱，久病非寒是也。《威靈仙傳》曰：「人手足不遂數十年，遇一人令服威靈仙而愈。」

鉤藤

用有鉤者，過煎無力。

味甘苦，性微寒。人十二經。主肝風相火，療癰癤驚

癇，胎風客忤，熱壅痰喘，中風失音，煎湯頻服。夜啼不眠，舒筋活血，頭旋目眩。蓋風靜火自熄矣。

荊芥穗 味辛，氣散，浮而升，陽也。其味辛，散血中之風，故解肌表，消頭目發痘疹，通血脈療疼癢諸瘡，去皮毛諸風；其性升，故提血崩眩暈；其氣散，故行五藏瘀血。華陀愈風散：荊芥穗醋炒燥為末，豆淋酒調服三錢，治產後血暈不省，並中風危篤，及妊娠腰疼，且能發表。《千金》曰：一以去風，一以消血結。後人加芎、歸煎，並驗。

薄荷 蘇出者佳。

味辛微苦，升也，陽也。涼散透竅入肺、肝。清六陽會首，散

一切毒風。其氣辛香，通竅發汗，引諸藥入榮衛，開風涎透利關節，下氣消脹。薄荷煎

湯調服蟬蛻末一錢，治小兒久疳，天柱骨倒。

辛夷花辛溫，入肺、胃。助胃中清陽上升通於頭腦，

主九竅風熱之證。

柴胡 南出者佳。

味辛，氣溫，升也，陽中之陰也。辛者金之味，故平肝；溫者春

之氣，故就之以入膽。專主往來寒熱，肌表潮熱，肝膽火炎，胸脇疼結。又主升散火鬱，傷寒邪熱，溫瘧寒熱，少陽頭疼，肝風鬱結。尤善理熱入血室，月經不調。

雖引清氣上升，中氣虛寒宜避。

仲景有小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芒硝湯〔一〕，酌定前證皆驗。

川芎 味大辛，氣溫，升也，陽也。專入膽，並入心包、肝。氣中血藥也，助

清陽而開諸鬱，四物湯用以宣血氣之滯耳。行氣和血而通陰陽，散風寒頭疼，破瘀

注〔一〕柴胡芒硝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並治中》作「柴胡加芒硝湯」。

血經閉，解氣結逐腹疼，補肝虛脇風，排癰膿消腫。同艾葉服驗胎孕有無，合細辛煎治金瘡作疼。然升散太過，故風寒頭疼極宜。若三陽火壅於上而頭疼者，得升反甚。今人不明升降，一概用之誤矣。多服久服致暴亡，極言其辛散太甚也。

天麻 煨熟，酒炒。

味辛，氣平。入肝。療風熱眩暈，治驚悸癰癥，祛風濕痹〔一〕痺

不仁，主癰瘕語言不遂，和血脈疏痰氣，強筋骨利九竅。《內經》曰：諸風眩掉，皆屬肝木是也。易老曰：頭旋眼黑，非天麻不能定是也。

古方天麻丸：天麻、川芎等分為末，

煉〔二〕蜜丸，茶酒任下。主消氣散痰，清利頭目，寬胸快膈，治心忪煩悶，頭暈欲倒，項急肩背拘攣，神昏多睡，肢節煩疼，皮膚瘙癢，偏正頭疼，鼻鼾〔三〕，面目浮腫並驗。河間曰：中風非外來之風，良由將息失宜，心火暴甚，腎水衰敗，不能制之，故猝倒無知也。莫如地黃飲子，補水火和臟府，養氣血通經絡，其證自愈。熟地四錢，肉桂、附子、茯苓、遠志、石斛、石菖蒲、麥冬、五味〔四〕子一錢，薄荷七分，水煎服。亦可煉蜜丸服。此口噤身冷，四肢不收之良劑也。古人云：治風先活血，血活風自滅。非此之謂乎？

秦艽 味辛苦，散風勝濕，去腸胃之熱，益肝膽之氣，養血榮筋。主風寒濕痺，

注〔一〕痺（wǎn 頑）原作「瘰」，據文義改。瘰，《字彙》：「手足麻痺也。」

〔二〕煉 原作「燥」，據掃本改。

〔三〕鼾（hā 訖）《字彙》：「鼻塞曰鼾。」

〔四〕味 原作「桂」，據掃本改。

周身攣拘，虛勞骨蒸，和血便利，去下牙疼。

《直指》秦艽扶羸湯，治肺痿骨蒸，勞嗽聲啞，體倦自

汗。秦艽、鱉甲、當歸、地骨皮錢半，柴胡二錢，半夏、紫苑、人參、甘草一錢，生薑一錢二分，棗二枚，水煎。此肺勞蒸嗽之劑也。

升麻

味苦辛，氣味俱薄，浮而升，陽也。入肺、脾、胃、大腸。升清陽之氣

於濁陰之下，提胃氣之下陷，舉大腸之滑脫，散皮膚肌熱斑疹，解腹內下痢後重。引石膏毆齒牙熱腫，使葱白除陽明頭疼。《內經》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天地不交，則萬物不通也。

升麻葛根湯：升麻、葛根、白芍二錢，甘草一錢，葱白，水煎服。此錢仲陽治陽明

傷寒，發熱頭疼無汗，升發表邪之劑也。

葛根

味甘寒，氣輕浮而升，陽中微陰。以其涼散，故雖達諸陽而陽明為最；

以其涼甘，故雖主發表而瀉熱獨良。

仲景有葛根湯。

發痘疹解肌，祛酒毒熱痢。仲景有葛根

黃連黃芩湯。

古謂散劑發汗，此類是也。

白芷

味辛，氣溫，味薄氣浮，升也，陽也。以其溫散祛毒，故逐陽明寒邪以

止頭疼，去肺經風熱以發斑疹；以其辛香達表，故消癰瘍排膿，止癢定疼，托腸痔久瘻，生肌長肉。炒黑提婦人漏下赤白，血閉陰腫。欲去面斑，仍須生用。為末，煉蜜

丸彈子大，煎荊芥湯，點臘茶嚼下，治諸風頭疼。

羌活 味微苦，氣辛微溫，氣味俱輕，升也，陽也。以其溫散定疼，雖入諸經而太陽為最。散肌表之邪熱，利周身之疼痛，逐新久之風濕，排太陽之癰疽。氣雄力健，大有撥亂反正之功，虛者禁用。羌活勝濕湯治濕氣在表，頭腰疼且重者。羌活、獨活錢半，藁本、

川芎、蔓荊子、防風、甘草八分。寒濕加炮附子，防己六分，水煎溫服。

獨活 味苦，氣香，性降微涼。入腎與膀胱。理下焦風濕，除兩足疼痛。因風濕而頭眩齒疼，亦以此降之。文顯博方：生地二兩，獨活二錢，治牙疼甚驗。

細辛 選出者佳。 味大辛，氣溫，氣味俱厚，升也，陽也，有小毒。入肝、腎。散

陰分寒邪，逐本經頭疼，仲景有麻黃附子細辛湯。辛散利竅，除諸風濕痺，驅風淚眼疼，口臭牙疼煎含。多服大散真氣。按此物辛甚，故能大散陰分之寒邪。陰分且然，陽分可知，亦豈有辛甚而不入陽分者？但陽證忌熱，當慎用耳。蔓荊子辛苦，入肝、胃。通利九竅，主頭面風熱之證。

防風 味甘辛，微溫，氣平，升也，陽也。雖脾、胃、膀胱經藥，然隨諸藥各經皆至，為風藥卒徒。發脾中伏火，於土中瀉木。氣味俱輕，故散風邪，治周身之疼痛，性能勝濕，故去濕熱，除遍體之濕瘡。雖云風藥中潤劑，亦能散上焦元氣。

瀉黃散：防風一兩，甘草五錢，梔子二錢五分，石膏、藿香二錢，為末，炒香，蜜酒調服三錢，發脾胃鬱火，治口爛唇焦甚驗。

汗劑類

麻黃 味辛，氣溫，氣味俱薄，輕清而浮，升也，陽也。入心與大腸、膀胱，實肺家專藥。發汗解表，治冬月正傷寒果勝，瀉衛實去榮寒，利血脈通九竅，開毛孔除身熱頭疼，療咳逆氣喘。春夏溫病最忌，秋燥瘧疾切減。或醋泡，或蜜炙，陳久者良。根止汗固虛。按麻黃專主冬月傷寒，發汗解表，春、夏、秋不可妄用。即傷寒六脈不浮緊者，亦不可輕投。蓋汗乃心之液，若不可汗而汗，與可汗而過汗，則心血為之動矣。或至亡陽，或至口、鼻、目出血，而成大患。丹溪以麻黃、人參同用，亦攻補兼施法也，當局者宜悟。仲景有麻黃湯，又麻黃升麻湯。

紫蘇葉 味辛入氣分，色紫入血分。以其辛香氣烈，故發汗解肌，祛風寒甚捷；開胃益脾，療脹滿亦佳。和血下氣，寬中消痰，止疼安胎，去風定喘，利腸宜加，口臭能辟。嚴氏紫蘇飲子，治子懸。紫蘇葉錢半，大腹皮二錢，當歸、川芎、白芍、陳皮、人參、甘草一錢，青蔥五葉，水煎服。

子降滯氣，消痰喘潤大便。 梗性緩而和，順氣安胎，虛人最宜。《局方》有

蘇子降氣湯，氣降則痰行。蘇子、前胡、橘紅、半夏、厚樸二錢，當歸、甘草一錢，沉香五分。虛極加五味。

蒼耳子 去刺，酒蒸。味甘苦，氣溫，善發汗散風濕，通腦頂行足膝，達皮毛。治

頭疼目暗，鼻淵肢攣，乳癰瘰癧瘡癢之證。

蒼耳散，治鼻淵。蒼耳子二錢，薄荷四錢，辛夷四錢，白芷

八錢，為末，任調下。《內經》云：中氣不足，九竅為之不利。治以補中為主，專用行散藥，恐不可救。《斗門方》云：一

婦人血風攻腦，頭旋悶絕倒地，不省人事，用喝起草為末，溫酒調服錢許，其功甚捷。此物普通頂門連腦，蓋即蒼耳也。

水萍

紫背者佳，青色者不堪用。

辛散輕浮，入肺達皮毛，通脈利竅。其發汗甚於麻黃，

止消渴

搗汁服。

浴瘙癢，

煮汁。

又能下水氣利小便，治一切風濕癱瘓。

為末，煉蜜丸，酒服，治

三十六種風。高供俸採萍歌云：不在山不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癱風與緩風，些

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下三五丸，鐵撲頭兒也出汗。

下劑類

大黃

川產者良。

味辛，氣大寒，氣味俱厚，陰中之陰，降也。推陳致新，走而不

守，酒浸上下通行，清藏府蓄熱，奪土鬱壅滯，逐堅癖滌痰食，導瘀血療吐衄，

景有大黃黃連瀉心湯。通月閉消癰腫。因其峻烈威風，號為將軍，故積聚能蕩之頃刻。水

漬便飲，生瀉心下痞氣；

仲景瀉心湯類。

入湯煎服，熱除腸胃熱瘀。

仲景承氣湯類。

氣虛同人

參名黃龍湯，

承氣湯加入參，減大黃之半。

蓄血同四物名玉燭散，

四物湯合調胃承氣湯。

佐甘草、桔

梗可緩其行，佐枳、樸、芒硝益助其銳，多寡量入虛實，誤用與鳩為類。

按陽藥用氣，

陰藥用味。大黃味厚，屬陰中之陰，水漬生用，為心下痞，恐味厚傷中氣也。煎熟無力之說，《續論》錯悟，一唱百和之失，誰其辨之。或問心氣不足而吐衄，何不補心而反瀉心？丹溪曰：少陰不足，元陽無輔，致陰血妄行，故以大黃瀉其亢甚之火。又心本不足，肺、肝各受火邪而病作，故以黃芩救肺，黃連救肝。肺者陰之主，肝者心之母，血之舍也，肺、肝火退，則血歸經而自安矣。李士材所謂，濁陰不降，則清陽不升，瘀血不去，則新血不生是也。古人精義入神，豈後人所能及乎？《本草匯》曰：治實火之血，順氣為先，氣降血自歸經，治虛火之血，養正為先，氣壯自能攝血，此虛實所由分，而治法之不同也，臨證者宜詳之。《千金方》治婦人嫁痛，即陰戶腫痛也。大黃一兩，酒三盅，煎二三沸，頓服。

芒硝 味辛苦鹹，氣大寒，降也，陰中之陰也。有毒。性峻速，柔金化石。鹹能軟堅，推逐陳積，去藏府壅滯，破瘀血癥瘕。治傷寒溫病，瘧疾脹閉，熱積譫妄。凡屬各經實邪，悉可瀉除。《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芒硝是也。佐之以苦，大黃是也。一味合枳實、厚樸，即大承氣湯。合甘草即調胃承氣湯。孕婦忌之。然有故無殞，亦無殞也。

巴豆

不去心作嘔，不去膜傷胃，燒存性，去油為霜。中其毒者，以大黃、黃連，或黑豆、甘草，或涼水解之，皆其

所畏者也。

味辛熱，有大毒，可升可降，能行能止。生猛熟緩，峻用大可却病，緩用亦可和中，通經墜胎，主開竅宣滯，去藏府陳寒，為斬關奪門之將，破痰食癥癖，血瘕聚積，生冷硬物，治癰瘤瀉痢，口喎眼斜，耳聾喉痺。但屬峻劑，不可輕投。

按大黃、巴豆同為峻下之劑，但大黃性寒，府病多熱者宜之；巴豆性熱，藏病多寒者宜之。故仲景治傷寒傳裏用大黃，東垣治五積屬藏用巴豆，各有所宜也。

甘遂

反甘草，蠶裹煨。

味苦，氣寒，有小毒。瀉腎及隧道水濕，直達水氣所結之處，

以攻決為用，為下水之聖藥。主十二經水。凡大腹水腫，邪熱結胸，留飲宿食，痰迷癰瘤之證。仲景大陷胸湯治之。孕婦切忌。丹溪曰：治水腫健脾為主，脾實氣運則水自

行，以四君子湯視所挾證加減之，不可徒恃利水藥。

仲景方治婦女血結，小腹滿如敦狀，小便微難

不渴，此為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甘遂二兩，阿膠一兩，大黃二兩，水碗半，煮半碗，頓服，其血當下。

紫大戟

反甘草，杭產，蠶裹煨。

味苦，性寒，有小毒。入十二經。主水腫蠱毒，癥結

腹滿腹疼，利小便，通月經。

苗名澤漆。退皮膚邪熱，却面目浮腫，大腹水氣立

遣。孕婦並忌。

芫花

反甘草，醋煮。

味苦辛，氣溫，有小毒。去水飲痰癖，散皮膚五藏水腫，消胸

膈痰沫善唾，咳逆上氣能除，咽腫短氣可噉。

仲景十棗湯：芫花、大戟、甘遂等分為末，十棗湯調服

錢。經云：潔淨府去陳莖是「一」也。

葶藶子

糯米泔炒，再酒浸。

味辛，氣大寒。屬火性急，大能下氣，行膀胱水，肺中

注「一」是原作「府」，據掃本改。

有水氣奔急者，非此不除。所謂大黃瀉血分，葶藶瀉氣分是也。仲景葶藶大黃瀉肺湯治肺氣喘急不得卧。葶藶為末，用大棗十枚煎湯調服一錢，輔以大棗補土，所以制水，與十棗湯義同。

牽牛子

白屬金，黑屬水，炒取頭末。

味辛，性寒〔一〕，有小毒。達右腎走精隧，入肺與大

小腸。主下氣通二便，祛壅滯氣急，退水腫消風毒，療膀胱疼痛，有孕婦忌，殺寸白蟲。肉湯調末二錢。

按牽牛自宋以後，劉河間、張子和始倡為通利下藥，漢以前未入本草，此仲景所以無用法也。如順氣丸治一切積氣宿食不消。黑牽牛頭末四兩，蘿蔔剉空，安末於內，蓋定蒸熟，入白蔻末二錢，搗丸，白湯送下錢許。古方牛郎散：牽牛末

兩，檳榔末五錢，紫蘇葉湯調服二錢，治氣築奔衝，疼不可忍，並能追蟲取積。煉蜜丸，陳皮、生薑湯送下，治五積神效，再輔以補脾之劑。時珍曰：予甥素多酒色，二便不通，脹疼呻吟七晝夜，通利之不效。予思此濕熱之邪在精道，壅隧路，病在二陰之間，前阻小便，後阻大便，不在膀胱、大腸經也。用川棟子、大茴香、穿山甲一錢，牽牛子二錢，水煎，一服減，三服平。亦可丸服。

攻劑類

穿山甲

土炒或油煎，色宜黃。

味甘鹹，微〔二〕寒，有小毒。入肝、胃。以其穴山寓水，

注〔一〕寒 原作「氣」，據《本草綱目》牽牛子條改。

〔二〕微 原作「微」，據掃本改。

故能出入陰陽，貫穿經絡，直達榮衛至於病所，以破邪結。治風濕冷痺，通經下乳，消癰排膿，和傷發痘〔一〕，尅血積，攻痰癖，瘡家、瘧家須為上劑。又治痔漏蟻癭，山甲燒存性，數之立愈。去皮風。復元和血湯治跌墜損傷，停滯瘀血痛疼，至不敢喘咳唾者。穿山甲、當歸、桃仁、紅

花、茜根、天花粉、香附、甘草一錢，柴胡二錢，川大黃三錢，酒煎，連進效。

鼈甲

忘馬齒見，酥炙，醋炙。

味鹹，性屬金與土。色青入肝，並入肺、脾。主骨蒸勞

嗽，化積聚癥瘕，除息肉陰蝕，痔疽血瘡，且愈腸癰消腫。並治溫瘧寒熱，及婦人五色漏下，催生墜胎。時珍曰：介蟲陰類，故皆補陰。謙甫鼈甲秦朮散：鼈甲、歸身、柴胡、地

骨皮二錢，牡丹皮、知母、秦朮、元參、青蒿一錢，烏梅一枚。汗多加黃耆，此勞嗽骨蒸，退熱斂汗之劑也。

乾漆

炒令烟盡。

味辛鹹，氣溫。入胃、大小腸。追積殺三蟲，補中安五藏。療男

子風寒濕痺，時作癢疼；治婦人癥瘕堅結，和脈通經。痞積腰疼可驅，血風心疼能除。丹溪曰：漆性急而飛補，用之中節，瘀去新生，人所不知也。指南萬應丸，治月經瘀

閉，繞臍疝氣疼痛，及產後血氣不調，痞積癥瘕。乾漆炒透，牛膝酒浸等分，為末，生地黃取汁熬膏，入藥和丸如桐子大。

初服二丸，漸加五、七、九丸，溫酒或米飲下。

京三稜

味苦辛。入脾、肺。主行氣行血，多年癥癖如石能化為水，為血中氣

注〔一〕痘 原作「豆」，據文義改。

藥。蓋氣隨血行，氣聚則不流，故生癥癖之患，非此不能治也。然有斬關之勢，欲先入血醋炒，欲先入氣火炮，與莪朮同，虛人並忌之。

莪朮 味苦辛，性溫。開胃進食，療心腹疼，行瘀血破積聚，利月水除奔豚，定霍亂，下小兒食積。性亦猛厲，大能開氣，不能益氣耳。古方三稜莪朮散治渾身燎泡如棠梨狀，每個出水，有石如片，如指甲蓋大，其泡復生，抽盡肌肉，即不可治。三稜醋炒，莪朮醋炒等分，為末，每服一兩，日三夜一，溫酒調，連進以愈為度。一方加穿山甲減半。

青礞石

硝石、礞石等分，打碎拌勻，煅至硝盡，礞色如金為度。

味甘鹹，有小毒。體重沉墜，色

青入肝，並入肺、大腸、胃。主蕩滌宿食，消磨陳積，平肝下氣，為治驚利痰之聖藥。王隱君〔二〕滾痰丸，千古良方也。礞色藍生劉微郭，年近六旬，因驚氣裹痰，致怪病白出，百藥不效，七年不能起於床，自分必死。丁亥秋，余診之脈沉滑，枯瘦而聲宏，令服滾痰丸錢半，竹瀝入薑汁送下，大便下惡物傾盆，兩服而足能行，病如掃，快哉。

按攻積諸藥，如萊菔子、麥芽攻麵積；六神麴、穀芽攻米積；山楂、阿魏攻肉積；陳皮、蘇葉攻魚蟹積；枳椇子攻酒積；當門子攻酒果積；甘遂、大戟攻水積；雄黃、膩粉攻涎積；礞石、蛤粉攻痰積；木香、檳榔、枳殼攻氣積；肉桂、乾漆、

注〔一〕君 原作「若」，據《本草綱目》礞石條引文改。

桃仁攻血積，三稜、莪朮、穿山甲、鷄內金攻癥瘕，巴豆攻冷積，大黃、芒硝攻熱積。認證施藥，各從其類也。又按《內經》云：諸疼為實〔一〕。此實字要參酌，不必虛實之實為實也。凡有痰水、寒熱、酒食、氣血之實邪，皆可言實。《內經》又曰：疼隨利減〔二〕。則滌痰逐水，瀉熱祛寒，解酒消食，破氣攻血，皆可言利。邪氣去，正氣復，何虛之有？若真虛疼而無實邪，獨參湯可矣。有寒加附子，有熱加黃連，大便不通加酒炒大黃。總當斟酌輕重，隨證攻補，自得之矣。

吐劑類

瓜蒂 味苦，有毒。入口即吐，實熱痰涎多用之。《類編》曰：一女子病胸喘不止，遇一人令取瓜蒂七枚為末，調服其汁，吐痰如膠之粘，三進而病如掃。仲景有瓜蒂散。子和用瓜蒂、藜蘆、防風等分為末，名三聖散，李薺汁調末一錢，吐風痰。

白礬 味酸鹹寒，性瀉而收。燥濕追涎，化痰墜濁，解毒生津，止血定疼，通大小便。主疳疾，生好肉蝕惡肉，除痼熱在骨髓。時珍曰：能吐風熱痰涎，取其酸

注〔一〕諸疼為實 非《內經》語，文見《類經·諸卒痛》張景岳按語云：「觀王荊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諸痛為實，痛隨利減。」

〔二〕疼隨利減 非《內經》語。見前「諸疼為實」注。

苦湧瀉也。白礬、茶芽為末，冷水調服，吐一切毒。古方白礬滑石湯，治熱毒怪證，目赤鼻脹大喘，

渾身生斑，毛髮如鐵，此熱毒氣結於中下焦也。白礬二兩，滑石二兩，水三碗，煎減半，不住飲之，飲盡再作。鶴頂丹，治

結胸胸痺，痰火聲嘶。白礬三錢，銀朱（一）一錢五分，同研，入瓦蓋，置炭火上焙化，去火，候乾為末。每服一錢五分，薑

茶煎湯調下。聽其心上隱隱微聲，結者自散。白礬化痰解毒，銀朱破積消滯也。鐵化湯，洗一切眼疾，痘後翳膜侵睛，赤爛

雲點尤妙。生白礬、枯白礬、膽礬、青礬、五味子二錢，川椒五分，烏梅二枚，杏仁七粒，新鐵七個，無根水泡七晝夜，鐵

亦化為水矣，一日三洗效。

牙皂 味辛鹹，性溫，有小毒。入肝、腎。主風痺死肌，頭風目淚，通關竅理

癰疽，婦人吹乳及乳癰，牙皂燒灰同蛤粉研末，調服二錢。消脹滿化水穀，除咳嗽療骨蒸，搗鼻噴嚏

立至，敷腫疼痛即除。和白礬可吐風痰，拌蜜煎名為導箭。刺主厲風，鼻梁崩倒，

眉髮自脫。又主癰疽未潰者能發空竅，已潰者引藥排膿，直透達膿處成功。諸般惡

瘡咸不可缺。《千金方》治：便關格，皂莢燒末，米飲調服二錢立通。《宣明》酒打麵糊丸如桐子大，溫酒下二錢。

又方鐵角散，治痰喘咳逆，及哮喘神驗。長皂角三條，一條入半夏十粒，一條入杏仁十粒，一條入巴豆十粒，用蜜炙入半夏

條，薑汁炙入杏仁條，麻油炙入巴豆條，俱黃色為度，去皮子研為末，每服二三分，安手心以薑汁調之，舌銜（一）嚥下。

常山 味辛苦，微寒，有小毒。能引吐行水，祛老痰積飲。痰有六：風痰、寒

注（一）朱原作「珍」，據掃本、德本改。

（二）銛（+ing，銛）取也。《孟子·盡心下》：「是以言銛之也。」注：「銛，取也。」

痰、濕痰、熱痰、氣痰、食痰。飲有五：流於肺為支飲，於肝為懸飲，於心為伏飲，於經絡為溢飲，於腸胃為痰飲。常山力能吐之下之。同甘草用則吐，同大黃用則下，多用生用亦必吐。若酒浸炒透，但用錢許能起沉疴，每見奇功，未見其或吐也，勿泥雷公久病忌服之說。詡菴曰：常山吐瘧痰，藜蘆吐風痰，瓜蒂吐熱痰，附子尖吐濕痰、寒痰，萊菔子吐氣痰、食痰。若體虛人湧吐痰涎，惟人參蘆為最。

藜蘆

反細辛、芍藥、諸參。取根去頭。

味辛苦，性寒，有大毒。人口即吐，善通頂，令

人嚏，風癰證多用之。

藜蘆一錢，鬱金五分，為末，溫漿水和服探吐。通頂散治諸風頭痛。藜蘆一錢，黃連一分，

為末，搐鼻。子和曰：一婦病癰數年，採食百草，狀若蔥苗，誤蒸食之，覺不安，吐膠涎數日，昏困汗出後，輕健如常，以所食訪人，即藜蘆也。

人參蘆

味苦，氣輕。以逆流水煎服五錢，

或人竹瀝。

湧出痰涎，虛人無損。《千金

方》燒鹽熱湯調服，以指探吐，凡病皆宜，亦無損也。

按《內經》云：其高者，因而越之，在上者湧

之，木鬱奪之。越以瓜蒂、豆豉之苦，湧以赤小豆之酸，奪去上焦有形之物，而水得舒暢，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丹溪曰：吐中就有發散之義，以吐發汗，人所不知也。詡菴曰：汗、吐、下、和治療之四法。仲景瓜蒂散、梔豉湯並是吐法。子和

治病用吐尤多。丹溪治許白雲大吐二十餘日，小便不通，亦用吐法。甚至四君、四物以引吐。成法具在，今人惟知以和為上，汗下次之，而吐法絕置不用，遇邪在上焦當吐不吐，致結塞而成壞病，背棄古法，枉人性命，可痛也夫！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伤寒瘟疫条辨

作者 = (清) 杨璇撰

页数 = 3 4 7

S S 号 = 1 0 2 6 5 6 4 4

出版日期 = 1 9 8 6 年 0 9 月 第 1 版

历代中医书籍大全分享

你好，我是**逢原**，你现在看到的这本资料是我从网上收集整理的。

本人自学中医多年，耗时多年搜集珍藏了众多的中医资料，包括了目前已经出版的大多数中医书籍，以及丰富的视频教程，而这些中医资料，是博览群书，勤求古训之必备。

如果有你也喜欢中医，需要一些学习中医的资料；或者是学习中医的路上碰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交流；或者碰到一些疾病的困扰，需要求助，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

一、发邮件：fyzy999@qq.com

二、加我 QQ/微信：**2049346637**

三、关注微信公众平台——逢原中医，经常有中医文章更新。

四、关注我的空间：<http://user.qzone.qq.com/2049346637>

不管哪种方式，看到你的信息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尽全力帮您！

加微信可以扫描以下二维码加我！



私人微信号：2049346637



公众平台：逢原中医